
儒藏

精華編二一九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一九/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1-11937-2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344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一九）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武　芳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37-2/B・0623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492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九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况。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九册

集部

太史范公文集

〔北宋〕范祖禹 撰

賈二强

高葉青 校點

焦 傑

目録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一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 …… 二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四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五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七……八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八 …… 一〇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 一一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一五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一六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一八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二三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五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二六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五……三〇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六……三二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 三三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 三四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一……三九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八……五一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八……六四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九……六五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六六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一……六八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二……六九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三……七〇七

附録

校點説明

范祖禹（一〇四一—一〇九八），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市雙流縣）人，學者號華陽先生。宋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進士。初仕知資州龍水縣（今四川資中西北），入朝歷任編修官、秘書省正字、右正言、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禮部侍郎等，宋哲宗元祐時官至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今河南三門峽），提舉亳州（今安徽亳縣）明道宫。後以入黨籍遭斥，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復貶昭州（今廣西平樂）别駕、賀州（今廣西賀縣東南）安置，又移賓州（今廣西賓陽東北）、化州（今廣東化州），旋卒於貶所，終年五十八歲。哲宗元符、徽宗宣和、高宗建炎時，先後追復朝散大夫、徽猷閣待制、龍圖閣學士，南宋寧宗時賜謚正獻。《宋史》卷三三七、《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十九有傳。

范氏爲北宋成都著姓，范祖禹與其叔祖范鎮、季父范百禄有「三范」之稱（見《小學紺珠》卷七氏族類「三范」條）。范鎮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百禄官至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父范百祉，官太常博士，早逝。范祖禹幼時受學於范鎮，鎮精於史，曾奉詔參修《新唐書》。范祖禹受其影響，亦以史學見長，終成一代史家，嘗參與修撰《資治通鑑》；又自撰《唐鑑》十二卷，前人譽其書深明李唐三百年治亂之緒，由是學者重之，目爲「唐鑑公」。

范祖禹富撰述，見於歷代公私書目著録者有《帝學》八卷，《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司馬光撰，范祖禹説），《仁皇訓典》六卷，《五臣解孟子》十四卷（范祖禹、孔武仲、吴安詩、丰稷、吕希哲元祐中同

在經筵所進講義)，《顔吴范司馬無逸説命解》三卷(吴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顔復説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説)，《論語説》十卷，《詩解》一卷及《三經要語》、《史院問目》、《范氏家祭禮》等，並參修《神宗實録》二百卷。惜除《資治通鑑》、《唐鑑》、《帝學》、《古文孝經指解》外，餘皆散佚。

《太史范公文集》(又名《范太史集》、《范正獻公文集》)五十五卷，初由南宋初汪應辰編集刊行，汪氏《題范太史集》曰：「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七月，止紹聖改元(一〇九四)，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按：當作七年六月，參見本書卷五《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於卷末。」(《文定集》卷九)汪應辰知成都在孝宗乾道元年至四年(一一六五—一一六八)，則是集初刻當在此數年間。後魏了翁又作《范正獻公文集序》，稱：「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於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敘。」(《鶴山大全集》卷五三)書名既以寧宗時所賜謚稱，則此潼川本必刻於寧宗或理宗時。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著録《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六《經籍》、《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同。

今傳五十五卷本《太史范公文集》，「與《宋史·藝文志》卷目相符，蓋猶當時舊帙也。」(《四庫全書總目》)范祖禹長於講論，深得時譽，蘇軾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宋李廌《師友談記》)南宋岳珂稱其「忠鯁之氣，磅礴宇宙；道義之藴，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還，世未嘗復睹斯人也」。(《寶真齋法書贊》卷一六《宋名人真迹》)《四庫全書總目》亦謂：「祖禹平生論諫不下數十萬言。其在邇英守經據正，號講官第一。史稱其開陳治道、區別邪

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藴，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其大端伉直、持論切當，要自無愧於醇儒。」范祖禹與司馬光、蘇軾、黄庭堅、秦觀、邵雍、富弼、程顥、程頤等其時名賢多有交往；又與吕希哲、劉恕等談論經書，探究「誠」「性」，彼此切磋，相得益彰，有「華陽學派」之稱。由於范祖禹長期身居諫職，論事多涉其時重大史事，誠爲第一手記載，史料價值亦當重視。

明《文淵閣書目》卷九載「《范太史文集》一部，十二册，殘闕」，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三著録「《范太史文集》六册」，版本情況均不詳。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及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謂是集有「明刊小字本五十五卷」，未知何據，今亦不見著録，當已亡佚，故世無舊槧，唯存傳鈔本。

《四庫全書》所收之《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底本係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原名《太史范公文集》，爲清鈔帙，今藏日本大倉集古館。民國時商務印書館曾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清季陸心源嘗得明張位手録本，亦名《太史范公文集》，陸氏跋稱：「凡遇仁宗、英宗、神宗，明肅慈聖文母太皇太后、皇帝及二聖、累朝，陛下字皆空一格，『煦』字注『哲宗舊名』，『佶』字注『徽宗御名』。蓋從宋本傳録者。」（《儀顧堂題跋》卷十一）該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

又有十八卷本行世。《四庫全書總目》曰：「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秘閣借閲，因爲摘録刊行，非其完本。」程氏摘鈔本有休寧汪氏摛藻堂鈔本，名《太史范公文集鈔》，民國間藏吴興劉氏嘉業堂（見《嘉業堂藏書志》卷四），今藏黑龍江省圖書館。

另有五十五卷清鈔本若干種存世，國家圖書館即入藏三部。二〇〇四年綫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收入之清鈔本，凡空格、宋諱與陸心源藏本皆同，又「貞觀」多作「正觀」，或存撰者舊式，

知亦當源出宋本。

《四庫全書》本雖文字較爲優長，然頗多改竄，故此次校點以文字多存宋本原貌之《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爲底本，而以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對校，人名、地名、官爵名等專有名詞之異文，則以《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酌予參校。四庫本因避清諱改字所致異文則概不出校。底本多用簡體字，今酌改爲通行繁體。

爲方便研究者全面瞭解范祖禹生平及本集流傳情況，今將前代有關傳記及其文集提要、題跋編爲附録，置於卷末，以備參考。

倘有不當，敬祈指正。

校點者　賈二强　高葉青　焦　傑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一

詩

樂通神明御試

世治興和樂，陽來符正聲。純能格天地，幽可逮神明。協氣流無外，靈心識太平。九歌人鬼享，八變地祇迎。翕縱多祥集，欣歡萬祉生。須知勳德大，聖作掩英莖。

春鮪初登錫慶院試❶

風煦陽和候，冰消水澤春。乘舟施密罟，登鮪薦明神。大壑翻紅鬣，長波失錦鱗。味參籩實美，羞與澗毛新。事異觀棠日，時非濫泗辰。猗歟潛有頌，率職自歔人。

游先主祠堂置酒

驅車出郊坰，涉谿上青岑。峰頭野寺不足到，先主祠堂猶可尋。祠堂之前流水長，翠屏重疊摇清光。老松窈窕入雲漢，五月鬱鬱炎天凉。廟中女巫日歌舞，神去神

❶「錫慶院試」，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來何處所。龍吟虎嘯生風雲，未似當時臣遇主。三分割據霸業開，山河氣象皆西來。功名烜赫陵宇宙，顧盼可使彊敵摧。西南歷數俄遷改，岷峨霸氣今何在。萬里浮雲卷壯圖，空餘江水東流海。山風吹月海上來，松間雲氣噓酒盃。高歌且醉一盃酒，昔日英雄安在哉。此時分散已陳迹，何足慘愴令心哀。

四皓

南山石壁陵蒼蒼，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龍虎困格鬬，九霄鸞鳳高飄翔。赤精斬蛇入咸陽，南極老人轉遁藏。一朝相顧下雲巘，共爲羽翼安儲皇。白雲黃鵠高飛揚，雖有矰繳安能傷。君王慷慨但飲酒，戚姬起舞無輝光。古人不見雖已遠，吾將杖策登崇岡。

席上探題二首

紅蕉花誰植，風流太守家。爍爍犀燈燃晚雨，亭亭蜜炬照晴霞。❶

秋夜雨點滴，梧桐亂人語。幾行寒鴈起沙汀，萬里漁舟泊煙渚。

資水

資水通巫峽，誰家萬里船。隨雲排楚氣，隱几上吴天。神女迷朝雨，湘娥泣暮煙。何時一飛檝，長嘯下牢邊。

❶「蜜」，原誤作「密」，今據四庫本改。

資中八首

劍閣橫空鏁蜀門，資中岩岫若雲屯。天傾白日千山底，峽束長江萬里奔。

資山巖谷多神仙，鸞車鳳馬隨飛煙。神女蕭蕭來暮雨，浮丘往往下雲軿。

醮壇高倚碧天開，中有清都白玉臺。霧擁霓旌乘月去，風吹仙樂下天來。

五月江流萬賈船，迅如飛電擘群山。荆雲峽雨須臾過，白帝江陵朝暮間。

六月炎蒸烈火高，黑雲驅雨駕波濤。千崖雪浪飛泉吼，萬壑陰雲古木號。

風定江澄景象閒，❶水清波影倒雲山。漁舟蕩漾清光裏，白鷺驚飛杳靄間。

夷界荒山幾萬重，西窮月窟與天通。何時漢使還持節，從此乘槎上碧空。

武侯祠廟徧空山，萬古名垂宇宙間。昔日南人皆稽首，至今歌舞聚夷蠻。

資州路月山亭

軒亭枕蒼峰，縹緲視空闊。長江翻天去，迴斡地軸折。❷洪濤破山門，崖谷盡争裂。孤雲行無蹤，飛鳥去自没。游子怨路長，煩襟此披豁。昔觀黄河流，浩蕩窺禹穴。乾坤何壯觀，❸永歎舊遊絶。兹亭雖非匹，山水頗秀發。茫茫八紘内，所歷但毫末。安得乘飛飈，人寰恣超越。

❶「景」，四庫本作「境」。
❷「斡」，原誤作「幹」，今據四庫本改。
❸「觀」上，原衍「麗」字，今據四庫本删。

資州路東津寺❶寺有古佛殿，唐乾寧元年所建。

山行無晨暮，日暝崖谷昏。哀猿落客淚，永路驚旅魂。憑陵高山巔，俯視大江奔。迴環島嶼合，縈轉洲渚屯。行雲赴楚天，飛鳥下蜀門。地遐怪物聚，寺古深殿存。憶昔李氏末，煙塵暗中原。姦雄競草竊，割據窮海根。干戈百年後，見此敗屋垣。我來屬清秋，登覽無俗喧。山深虎豹歸，水静蛟鼉騫。臨風獨笑吒，浩蕩欲飛翻。

月夜船行入資州

憶昨卧碧山，蒼蒼叢桂間。白雲爲屏石爲枕，緑蘿長掛明月間。忽乘輕舟泛江水，山月隨人還在此。白鷺驚飛宿靄間，青山倒卧滄波底。此時孤棹發中流，川後停波聽棹謳。不學子猷中夜返，欲乘明月向資州。

七月五日熱退喜凉資中有懷二十四韻

仲夏金火争，陰陽勢相奪。乾坤鼓洪鑪，夸父死奔渴。普天無纖雲，厚土萬丈裂。亭亭太陽午，安得日車跌。清冷想寒門，浩蕩思舞雪。歎彼老農耕，有苗不得活。乞雨禱潭龍，望雲驅旱魃。帝車俄迴指，四序苦飄忽。木落天地秋，清霜洗空闊。凉風破閶闔，勢欲捲溟渤。衆鳥盡不飛，峥嶸見孤鶻。登臨滌魂神，颯爽動毛

---

❶「寺」，原誤作「亭」，今據四庫本改。

骨。因懷京洛間，車馬塡城闕。紅塵暗天宇，愚智共汩没。出門無所適，肝肺爲枯竭。平生喜林泉，瀟灑愛風月。滄浪有漁父，逸步脱羈紲。超然思遠遊，萬古訪遺轍。安能公侯間，俯僂事干謁。及來山水縣，❶素志得少豁。白石拂雲眠，芳蓀乘露擷。尋山喜幽勝，照水翫澄澈。雖無巢許操，夙慕夷齊潔。庶以保吾真，無爲事其末。

文潞公生日

天監仁皇德，惟時嶽降神。英姿備文武，賢業富經綸。夢賚求巖野，于畋載渭濱。三朝瞻上宰，四海入洪鈞。謨烈重光啓，樞衡萬化新。珪璋扶日月，劍履上星辰。述職分東陜，宣威震北垠。長城萬里遠，奠枕四夷賓。自昔登儲后，惟公秉國均。川河賴舟檝，霜雪見松筠。閶闔朝黄道，雲龍對紫宸。忠勳藏廟祏，異禮冠臣鄰。風雨王城會，煙花洛苑春。麾幢近泉石，衮繡出埃塵。照社祥光盛，充閭慶旦臻。御爐熏黼黻，天厩輟騏驎。帝念深元老，邦基屬柄臣。公雖慕前哲，天欲覺斯民。左右蕭何手，安危晉國身。濟時歸壽域，遐筭等靈椿。

送趙清憲入蜀

上聖隆西眷，中朝報鉅賢。❷三刀重夢寐，四國賴蕃宣。自昔方隅遠，惟公惠澤

❶「縣」上，原衍「遠」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報」，依文義或當作「輟」。

偏。絃歌初撫字，使節再聯翩。召父深仁浹，文翁美化全。南圖迴海浪，北極上星躔。霖雨蘇群物，卿雲被八埏。從容方論道，引避不居權。忠馭何頻叱，行帷又一褰。漏天開霧雨，燒棧掃雲煙。玉壘山橫雪，羅江水映綿。閭閻瞻冕服，父老識旌旃。清靜嘗能理，煩苛冀盡蠲。銷兵無吠警，含哺但安眠。富庶寧加此，功名固有焉。豈惟私蜀土，佇更秉陶甄。

送聖徒入京兼呈紀常子進

二年隔京洛，思見亦已久。驪駒將戒行，姑共一盃酒。君來買園林，山川既富有。顧我猶旅人，安排卧林藪。不意嵩嶺雲，輸君先入手。謀生已知拙，高遁慚居後。富貴等浮雲，❶名聲似箕斗。終當結茅屋，鄰舍聞雞狗。杖屨作往還，過從惟野叟。愛君修竹間，一水似崖口。掃除石上月，寒檜摇青箒。早賦歸去來，無爲事奔走。前期知非遠，同集待諸友。寄我思洛詩，東風想回首。

大雪入洛陽

昨夜關山雪，僕夫晨起驚。揮鞭騎紫馬，曉入洛陽城。川原渺茫茫，長嘯視八紘。有如乘風馭，迢遞奔玉京。伊水象天河，雲濤向東傾。喧然古都市，沽酒吹玉笙。予心正浩蕩，萬里赴歸程。遥望嵩峰頂，連天凍峥嶸。欲攀玉女牕，舉手摩太清。思之不可去，悵望空含情。

❶「富貴」，四庫本作「貴富」。

寄名山李著作

劍外雖云遠，名山信日聞。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萬里飛鳧舄，三年隱豹文。茗芽春後好，應許故人分。

底柱四首

黄河傾落九天來，底柱三山立欲摧。崖谷吐吞成霧雨，蛟龍戰鬬作風雷。

巨靈贔屭兩山開，東放黄河萬里來。地軸横斜争斡轉，天維欹側恐傾摧。

禹開底柱放河奔，濁浪軒軒日月昏。唯有三門君不見，驚波一起動乾坤。

底柱初開禹力窮，黄河從此去朝宗。長鯨一噴連山起，岌嶫高於太華峰。

望嶽

客行西入函關道，秀氣東來滿關好。北顧黄河天際流，回望荆山欲傾倒。前瞻太華三峰高，中天屹立争雄豪。群山朝嶽皆西走，勢似長風驅海濤。金天殺氣何蕭爽，羽駕飈輪應可往。安得雲梯倚碧空，上拂煙霞看仙掌。

希夷陳先生祠堂

太華朝紫清，蓮花開緑烟。嘗聞希夷隱，欲學南華仙。道與寥廓友，形隨變化遷。餐霞倚八極，御氣遊九天。静夜披蘂笈，清晨漱瑶泉。閒臨日谷嘯，下拂雲牕眠。一朝玉棺墜，委體同蜕蟬。霓旌自宛

轉，羽駕何飄翩。空餘故館在，遺像猶依然。嗟吾生已後，不得見當年。扶摇若可借，永謝區中緣。

望朝元閣❶

昔年曾上閣邊行，步步凌霞出太清。鶴駕不歸雲縹緲，鳳簫空斷月分明。秦川錯繡孤煙媚，渭水浮銀落日横。惆悵重遊今未遂，參差天半望飛甍。

長安

東風吹塵客心起，京華去蜀三千里。我來踏雪走函關，下視秦川坦如砥。曉登太華三峰寒，憑高始覺天地寬。却惜京華不可見，烟花二月過長安。長安通衢十二陌，❷出入九州横八極。行人來往但西東，莫問興亡與今昔。昔人富貴高臺傾，今人歌舞曲池平。終南虚繞帝王宅，壯氣空蟠佳麗城。黄河之水東流海，漢家已去唐家改。茂陵秋草春更多，❸豪傑今無一人在。細觀此事何足愁，不如飲酒登高樓。秦王何苦求九鼎，魏武空勞營八州。當年富貴一時事，身後寂寞餘高丘。春風開花不易得，一醉何必封公侯。

過朝天嶺二首

夜上朝天曉不極，舉頭唯見蒼蒼色。

❶「元」，原誤作「天」，今據四庫本改。
❷「長安」，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草」，原誤作「早」，今據四庫本改。

迴看初日半輪明，下視嘉陵千丈黑。

地坼天開此險成，飄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此，歎息何時險阻平。

游李少師園十題

松　島

孤嶼何亭亭，蒼松鬱相對。池中蛟龍起，天際風雨會。

芡　池

向日鋪青蓋，浮波散緑盤。明珠洛浦珮，白玉水仙丹。

笛　竹

鳳食實已美，龍吟聲更奇。❶ 惜無蔡邕識，那得馬融吹。

鶴

王子吹笙去，仙禽下雲端。夜棲松月静，朝舞檜風寒。

水　輪

崩騰噴雪浪，晝夜無停息。迴旋天磨轉，運動日卓側。

❶「吟」，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竹逕

整整植翠旗，森森列羽衛。微風群玉動，赫日蒼雲翳。

蓮池

藻荇徧迴塘，芙蕖出清水。紅燈迭照映，翠蓋相磨倚。

月桂

天寒桂子墮，花發向庭中。月華十二滿，常照此芳叢。

鴈翅柏

高枝含煙霧，密葉張羽翼。參差隨風勢，慘澹入雲色。

茅庵

結茅深林下，開户流水邊。曉聽松風坐，夜枕雲濤眠。

和張二十五游白龍谿甘水谷郊居雜咏七首

君家瀟灑住園林，更入青山徑路深。唯有白雲爲得侶，祇應流水是知音。

松姿鶴性自宜閑，天與幽奇避俗喧。謝客風流臨海嶠，秦人歌嘯入花源。

南牕高卧看雲生，日暮迴風動紫荊。鼓吹不須過野塢，青蛙雨後自能鳴。

田家何所樂，野老飯蒿藜。沙月鷺投宿，松風猿亂啼。侵衣青竹冷，拂面綠蘿低。幽步無車馬，唯應杖可攜。

石徑人行少，山雲袖拂看。水流情共遠，天闊望隨寬。笙磬珍禽響，龍蛇怪蔓盤。洛川回首處，煙靄暮漫漫。

夜静月明谿水喧，先秋風物已蕭然。藤蘿作帳雲爲枕，冷掛絺衣石上眠。

青山跬步去無由，唯有登臨可散憂。浮世只知軒冕樂，幾人能得少時休。

西　街

西街春日永，輦道與天通。御水横銀漢，仙橋掛綵虹。草荒平樂館，花發上陽宮。擾擾都門路，輪蹄日向東。

和子進六言二首

夜静碧天如水，山空明月隨人。此興庾公非淺，遠遊王子何頻。

蕭散獨遊何處，寂寥四顧無人。月露霑衣覺久，水風吹面宜頻。

和子進千春院觀桃花二首

西度天津水見沙，輕風飛蓋綠楊斜。相逢喜到千春寺，最後方開第一花。富媪英華當間出，東君照育想非賒。神仙高格黃裳色，安得深根植帝家。

鳳刹花光照碧霄，龍樓柳色暗朱橋。夸娥素月人疑近，姑射仙山路豈遥。琮玉

温姿輕拂拂，鞠衣嘉色宛飄飄。都人莫怪芳華晚，如隔煙霞在泬寥。

三月十八日雨後訪張二十五以詩見寄次其韻

池上魚相樂，林間鳥不驚。雨餘荷氣濕，風動水紋生。俗客心猶爽，高人興自清。何時作鄰里，卜宅翦榛荆。

又和再寄二首

青春忽已過，白髮不須驚。招隱尋居士，論文訪友生。到來塵慮息，歸去夢魂清。尚想穿幽徑，楸花間紫荆。

花落春臺静，鶯啼曉枕驚。竹間流水過，牕外白雲生。襟抱懷冰爽，詩篇叩玉清。荒唐漆園吏，環堵但披荆。

張三十病愈久不相見以詩寄問❶

公幹清漳卧，維摩净室居。作詩心在否，問法意何如。臺榭花飛盡，池塘雨洗初。劇談能强起，便欲駕柴車。

和張二十五春日見寄五首

綽約花無語，間關鳥自吟。及時須賞翫，風雨不能禁。

莫恨生華髮，唯須不負春。風光無老少，祗屬有情人。來詩云：未分生華髮。

瀟灑幽棲地，山嵐日夕昏。松風吹緑

❶「相見」，原誤作「見相」，今據四庫本改。

綺，溪月湛清樽。

白日春臺上，歡娯莫訴盃。飛花留客醉，啼鳥近人來。

流水家家入，修篁處處同。城南履道宅，白傅有遺風。

和子進夏日憶寶上人

徑蘚鋪蒼錦，林花落絳趺。山光入户牖，雲氣起瓶盂。宴坐期三月，迷行有萬途。寥寥方丈室，一物更應無。

秋　夜

月上霜威重，煙消霽景分。嶺猿寒嘯侶，澗鹿夜呼群。天静纖毫見，山空落葉聞。此時真吏隱，高卧看浮雲。

送廷珍殿丞兄通判閬州

十年京洛弄殘書，喜見西歸别駕車。錦里追遊貧莫厭，綵衣榮侍樂何如。詔條安遠民爲本，才刃如君地有餘。不日還趨宣室召，伊川重訪野人廬。

寄題傅欽之濟源草堂

傅公有幽居，近在盤山下。清濟出其間，白石明可把。盈科赴溟渤，習坎日傾瀉。竹色洗娟嬋，松姿照蕭灑。室有古詩書，門無俗車馬。公居雖畎畝，寤寐惟朝社。雲山聊嘯傲，❶魚鳥同遊冶。在我本無

❶「傲」，四庫本作「遨」。

心，群生繫用舍。終當入帝夢，肖象求巖野。題詩寄林垌，俚調慚非雅。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

詩

和蜀公紫薇花再發寄中書舍人

幾年幽獨飽風霜，一日榮觀似堵墻。地養深根成異産，天迴淑氣發新陽。賓朋須醉千鍾酒，蜂蝶争偷百和香。留得青氊真舊物，于今鳳閣有名郎。

和五十四翁登恩第後贈楊君章

力穡良農晚歲收，英名初喜動凝旒。光如劍氣斗間没，文似河源天上流。莫歎黄金纔易第，安知布被不封侯。❶平津侯年六十方對策擢第。暮年烈士心方壯，雙鶚搏風向九秋。

孫秀才下第暫還京口留别起居邀余和以贈行

翔鸞戢翼下層空，南浦歸帆逐曉風。夢寐蘭陔清露白，嘯歌江國火雲紅。王畿結綬來無久，天漢乘槎去可通。莫爲淹回

❶「不」，原重文，今據四庫本删。

銷壯節，力行須與古人同。

和蜀公八十歲自咏

衛武年將百，僖公壽有千。形方通帝夢，兆始見王田。白髮高山雪，新詩清水蓮。福綏真樂只，燕處自超然。濁酒中徐聖，泠風御列仙。勁松臨絶壁，獨鶴在青天。出處邦之望，清虚性所便。老謀方眷用，微物正思憐。漢室求園綺，周家重夭顛。雖懷箕潁志，應未許終焉。

答孫莘老病中寄謝諸同舍

言有逆耳忠，藥有苦口利。康强本危慮，憂患生逸意。先生蹈周孔，陋巷樂仁義。新命登諫垣，四方想平治。舞雩逐清爽，伏枕送炎熾。作詩存警戒，教告在同志。蒼生繫正人，丹扆渴高議。矧當敷經訓，勸講日嚴侍。桓榮大師尊，鄭公三鑑備。天衢進方亨，王路坦無陂。告猷補袞職，正色伏蒲地。陽城可以起，醇酒毋數醉。

春日有懷僕射相公洛陽園

闕塞當門外，伊流遶舍西。松筠不改色，桃李自成蹊。稺筍穿堦迸，珍禽拂面棲。公歸卧林壑，好作釣璜溪。

和吕龍圖賀僕射相公

鼎鉉承家有慶基，蒼生翹首聖神知。韋賢世德傳經遠，衛武年華入相遲。霖雨

八方隨説命，帶河千古誓蕭規。行看鳳沼原鴿集，❶莫爲旌麾滯朔陲。

蜀公懇辭經席改領嵩宮賦詩以代獻壽

累詔褒優免造庭，兩宮虛竚想儀形。千年遼鶴高華表，萬里雲鴻獨杳冥。綺皓採芝終佐漢，桓榮稽古舊傳經。真宮岑寂煙霞外，南極光中作壽星。

和門下侍郎東省夜直寄左丞光禄

黃閣訏謨作帝龍，門下之職蓋古納言。文昌綱轄振邦風。群才藻鑑歸能哲，萬事鈞衡仰至公。連璧光輝時共美，❷斷金情契昔相同。折衝千里精神壯，❸正似山河繞漢宮。

和子開從駕朝謁景靈宮

雨師汎灑霽光勻，華蓋香風不起塵。億兆歡呼真帝啓，謀猷左右盡君陳。雲隨仙馭三山遠，日出咸池六合新。一別都門變桑海，來瞻原廟祗悲辛。

瑤池真氣降東萊，營室新臨渭北開。載見辟王遐邇至，思齊任姒肅雝來。龍胡尚泣遺弓劍，燧火俄驚變柳槐。誰識九重宵旰意，中天雲漢望昭回。

❶「沼」，原誤作「詔」，今據四庫本改。
❷「璧」，原誤作「壁」，今據四庫本改。「光輝」，四庫本作「輝光」。
❸「衝」，原誤作「衡」，今據四庫本改。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次韻經父舍人送子敦都運待制赴河北

去年使河東，飲餞天始秋。今年使河北，復作蕭寺遊。愧我燕居息，送公頻按州。雍容鵷鷺列，環珮鳴琅球。豈知勤徒御，與國揚王休。譬如果適口，安問梨與榴。此行功名會，肯使歲月流。載酒都門餞，行當迓歸輈。

同子瞻送子敦赴河北都運次韻

顧公涉滄海，宇宙觀奇偉。十年守沈溟，應笑柱下史。動静雖有殊，要之蓋棺已。邇來拜東臺，❶岩穴彈冠喜。昂藏出風塵，壯志在千里。忽持膚使節，急病仁爲美。翰林出新詩，風霆奔落紙。朝廷日清明，君子慎所履。行當繼禹功，灑災澹洪水。過我伊洛間，松風醒俗耳。

和張給事喜雨

玉座焦勞側席居，侍臣憂國盡應徐。宸心有感先離畢，星使分祈未下輿。觸石寸雲寰宇徧，稽天巨浸百川趨。不才太史那能頌，唯待豐年以喜書。

又和張給事喜雨

瞻望昭回每夜分，崇朝忽起泰山雲。乾坤蕩暑如醒醉，江海生波想織紋。禁漏

❶「來」，原誤作「東」，今據四庫本改。

深迷天闕曉，朝衣凉帶御爐薰。時清封奏何妨簡，獻納賡歌見愛君。

席上分韻送天覺使河東以登山臨水送將歸爲韻分得臨字

唐堯茹藜藿，民俗猶憂深。晉國壯山川，羌虜皆外禽。宸心敬折獄，使節慎所臨。大君臺閣舊，空老翰墨林。❶松柏飽歲寒，鵰鶚候秋陰。攬轡上太行，北風爽煩襟。當令桑棗地，愁歎爲謳吟。二江帶雙流，三峨聳危岑。何時早歸耕，杖屨日相尋。

謝賜御書詩五言十韻❷并序

臣今月十五日，賜燕東宮，伏蒙聖恩，就賜御書詩一首。臣不揆荒淺，謹賦五言詩十韻，少謝榮遇之萬一，謹隨表上進。

聖志探淵學，皇慈示至仁。論經窮古訓，錫燕比嘉賓。天醴堯觴舉，簫韶舜樂陳。隆恩均近輔，賜札下嚴宸。灑墨星辰爛，飛毫日月新。聰明欽作后，氣志儼如神。龍馬觀羲迹，伏羲氏畫八卦，始作書契。延陵識聖真。孔子親書「有吴延陵季子」字。❸受藏輝蔀室，❹榮遇極儒紳。方講三王治，思還四海淳。顧慚愚陋識，何所補涓塵。

❶「老」，原誤作「勞」，今據四庫本改。
❷「詩」，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吴」，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字」上，原衍「書」字，今據四庫本删。
❹「室」，四庫本作「屋」。

殿試覆考和子由侍郎

十五年前宿殿廬，伊川一紀卧巖居。雕蟲尚憶長楊賦，汗簡猶殘太史書。日月當天瞻法座，煙霞落紙看華裾。品題幸預諸公末，更許追隨侍玉除。

和子瞻禁林鎖院詔賜燭酒

晨入金華暮浴堂，聲容不動筆奔忙。星間忽降龍銜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邇英講讀退，以風寒賜執政、講筵官御酒。是夜翰林又被燭酒之賜。欲灺寒宵宮漏永，❶半酣歸夢蜀山長。起看絳闕銀河曉，山立官千拱未央。❷

送周思道再知漢州三首

千山行盡見平川，❸雞犬相聞俗晏然。父老共知仁聖意，十年重借使君賢。

使君昔日撫疲羸，❹曾奏囊封有直詞。一卧家山今白首，重來猶擁舊旌旂。

兩川相望各繁華，二牧蕃宣出一家。衣繡聊爲鄉社寵，行看召節向天涯。

送周正孺知梓州

先朝直節貫秋霜，殿壁於今有諫囊。

---

❶「灺」，原誤作「地」，今據四庫本改。
❷「官千」，四庫本作「千官」。
❸「川」，原誤作「州」，今據四庫本改。
❹「羸」，原誤作「羸」，今據四庫本改。

汲黯猶煩卧居郡，馮唐何事老爲郎。山川壯麗開戎幕，草木榮華過故鄉。青蓋從來宜白髮，行看高步入明光。

寄題蒲氏清風閣

閬山錦屏秀，閬水碧玉寒。高閣俯城邑，飛甍出雲端。惟昔隱君子，卜築兹考槃。圖書侔藏室，一一手自刊。山園養松桂，庭砌被芝蘭。❶霧深豹文蔚，風壯鵬翼搏。來爲廊廟重，歸爲里閭歡。乃知哲人訓，基構自艱難。我昔侍先君，借書嘗縱觀。題詩尚可記，手澤想未乾。爾來三十載，感事一汍瀾。側身西南望，安得陵風翰。

久雨中廚屋壞

我從山中來，安宅豈敢卜。❷窮秋積霖潦，陋巷没車轂。環堵不蔽風，下牀每塗足。竈鼃日已長，釜魚時可漉。瓦解豈一朝，糞土扶朽木。中夜若崩山，微軀憂壓覆。晨炊無尺椽，慨歎食重肉。益思反蓬茅，終老依松竹。雲居蔭薜蘿，野性狎麋鹿。澗溪可濯飲，薇蕨餘肴蔌。寧惟此寓館，薄宦同旅宿。吾食敢求飽，❸民生猶歉腹。囊空庶無寇，困竭尚有粟。墨突不暇黔，誰能憂破屋。

❶「砌」上，原衍「破」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豈」，原誤作「取」，今據四庫本改。
❸「敢」，原誤作「甘」，今據四庫本改。

寄題潁昌王氏巽亭二首

危檻跨層城，憑高俗慮醒。鵬飛適莽蒼，鴻去上青冥。隱地臨箕嶺，賢遊會德星。躋攀何日共，遠目寄郊坰。

舊館懷賢躅，先朝翊帝圖。虹梁引層構，血汗出奇駒。几杖延鄉老，詩書問魯儒。南天望雲氣，應泣舜蒼梧。

送道純歸南康

平生聞廬嶽，夢想入松門。京華走塵土，歲月空崩奔。緲思放巖壑，枕石清心魂。羨君歸舊隱，山水當高軒。雲林對寢食，煙靄變朝昏。晴空天池溢，瀑布銀河翻。奇觀窮宇宙，夢澤可以吞。少年負志氣，海運期鵬鯤。晚登桂堂籍，燕石笑璵璠。飄飖考城吏，❶放浪彭澤園。迴首出都邑，仙禽謝籠樊。顧我老文史，望天方戴盆。俛仰半世間，同僚念金昆。存亡已永隔，風義古所敦。寄語謝嵇紹，終慚山巨源。

珍臺閒館切昭回，笙鶴應無俗駕陪。天浸祥池三島向，春迷神囿百花開。沙鷗汎汎人相近，風燕飛飛隼莫猜。清洛故園荒徑在，與君何日賦歸來。

同安誕日賦小詩祝延

海上蟠桃方結子，月中仙桂欲生枝。

❶「飄飖」，四庫本作「飄飄」。

須知陰德多餘慶，仁者從來與壽宜。❶

又

奕世登公衮，群生入化鈞。須知盛德後，宜有正家人。令日垂門帨，清風采澗蘋。兒孫環坐側，歲歲祝千春。

送吕通直致仕南遊歸壽州

揆天疇昔阻雄飛，未及耆年早拂衣。白日浮丘仙袂遠，清秋范蠡片帆歸。京華歲月雙奔轂，淝上滄浪一釣磯。況有孟光爲道侶，散花諸國叩巖扉。

答劉中叟

十年卧伊洛，半世老鉛槧。君恩還故棲，蠹簡幸窺覘。濫陪英雄遊，自覺山野僭。有美劉夫子，相逢樂無厭。騰騫入霜臺，便若阻城塹。朝言渴蹇諤，民瘼待鍼砭。清詩叩哀玉，孤秀出群艷。❷伐木激頹風，佩蘭起幽念。顧我久羈寓，來如水凫汎。晨興想三川，夕夢越雙劍。終當出都門，瘦馬摇破韂。事業付公等，斯言免爲玷。

❶ 此下，四庫本空三行，注「闕」。

❷ 「孤」下，原衍「峰」字，今據四庫本删。

和劉莘老贈王聖美三子姪補試太學聯中高等

風流江左並淮原，王氏衣冠不乏賢。文似三珠才競爽，名如群玉氣相連。九秋鴻鴈方遵陸，萬里驊騮始下鞭。白髮星郎推雅量，似聞折屐喜成顛。

黃魯直示千葉黃梅余因憶蜀中冬月山行江上聞香而不見花此真梅也魯直然余言曰不得此樂久矣感而賦小詩

江上清香隔水聞，林間不見雪紛紛。春寒忽憶登山屐，歸夢猶尋谷口雲。

水紋扇

翦出瀟湘一片秋，動摇君手向空流。微風自有雲濤氣，夢入江天一釣舟。

寄蜀州吴廷珍太守

紅旆前驅一舍間，里閭相望俗安閒。春風城郭千家柳，落日樓臺四面山。南畝勸耕丹詔遠，北堂侍膳綵衣斑。梁園倦客思歸久，五馬何時命駕還。

臘後一日雪晴西郊

臘後寒威壯，春回歲律窮。薄雲霏小雪，愛日解嚴風。銀闕千門迥，瑶林萬里

同。誰能拂毫素，移入畫屏中。

寄華州提舉崇福李侍郎

洛社曾陪祭酒閒，承明復接侍臣班。論交晚見松筠操，駐景長思冰雪顏。純之服兔絲，老而有少容。華嶽閉門窮簡册，來書云：閉門讀書，所樂甚多。邵堂隱几看河山。相逢一笑知何日，心逐飛雲出故關。

李方叔饋潭筍

穿雲斸石遠林空，來涉烟波幾萬重。實比梧桐堪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

和李方叔惠嵩山朮煎松黄

八公淮水留丹竈，四皓商山餘紫芝。嵩嶺今成花鍊朮，周原空詠堇如飴。容顏冰雪端能變，心肺塵埃信可治。多病直疑生羽翼，更紆仙客上清詞。

右朮煎。

直幹千年老雪霜，不隨群木四時芳。冥冥黛色凝寒碧，冉冉雲英末嫩黄。仙桂一枝聊比德，幽蘭九畹幸同香。移文應怪歸來晚，安石東山興未忘。

右松黄。

石耳

廬山五老峰，下臨大江水。絶壁千餘仞，青冥洞無底。烝雲自太古，流雨灑千里。白日照層顛，陽崖生石耳。採之懸繩梯，磴蘚滑屐齒。朱門登華筵，味敵蓴絲美。小人勇趨利，所得僅刀匕。鴻毛輕軀命，一墜即已矣。吾思窒群欲，豈獨艮其趾。高深有前戒，來者慎所履。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

詩

和張芸叟左司被賜資治通鑑

六世承平有史臣，班固稱六世史臣，謂司馬遷。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佚三千載，採擷精華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辭讎校，頭白空餘汗簡人。芸叟同校定，以執憲先罷。

送鄭閎中待制提舉洞霄宮

成均祭酒出儲胥，歎息東門祖二疏。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諸生共惜陽城去，三徑重開蔣詡居。琳館遥瞻霄漢外，秋風一鶴上空虛。

和呂原明上清宮落成❶

炎歷儲祥億萬年，宮成四海共熙然。玉虛真境朝群帝，金闕泠風下列仙。初日翠華來照耀，半天碧瓦欲飛騫。已瞻聖孝勤三殿，有司定儀，本命殿遣官分獻，是日有旨，親獻三本命殿。更寫歡聲入五弦。

❶「成」，原誤作「城」，今據四庫本改。

送李邠州

文昌冠劍輟名卿，書殿丹青得老成。曉日旌旗熊虎動，秋郊組練雪霜明。邠郊風教農桑國，秦帝山河屛翰城。竹馬兒童應借問，使君攬轡舊澄清。

和門下相公從駕視學

堯天雲漢炳文章，親學嚴師款上庠。萬乘及門先降輦，諸生望日儼成行。三雍盛典遵前訓，千古元龜鑑逸王。儒服觀光真幸會，爲容深愧魯高堂。

興龍節傳法院譯經御筵

誕聖千年日，祈祥億劫尊。祕言翻貝葉，勝事集祇園。寶蓋天香住，銀璫詔語温。曾無了義學，空愧酌堯樽。

送文周翰出守陝郊

維師謝公袞，稷契仰高躅。公子睠庭闈，西郊作侯牧。飄飄丹穴鳳，燦爛文昌宿。雅望冠朝端，妙年分陝服。綵衣照洛水，紅旆驅崤谷。荆山連太華，翠氣堆群玉。長河從天來，迴斡卷坤軸。東奔觸砥柱，北向摧平陸。壯哉山河固，屛翰神明隩。秦人亦勞止，生氣日已蹙。兵戈困瘡痍，賦斂苦敲扑。使君得召父，庶可飽饘

粥。耕桑徧南畝，禮義興比屋。門前長安道，日夕擊征轂。念昔西徂東，經過厭結束。爾來卧巖谷，十載歸天禄。猶如閉樊籠，恨未隨鴻鵠。隱几思故山，側身望喬木。何時拂塵衣，假道西走蜀。駐馬問甘棠，歌謡聽淳俗。

守歲

歲逐更籌盡，春隨斗柄迴。和風先傍柳，薄雪暗驚梅。坐對燈花結，歡吹酒蟻開。莫嗟華髮短，且喜一年來。

和吕子進元夕

何處元宵好，天街第一坊。九重金闕外，萬壽綵山旁。扈蹕凝祥島，十四日。迎鑾資善堂。十五日。帝城燈火滿，歸坐若禪房。

原明官閒以余兼職良苦作詩見勞次韻二首

忘言象外已無求，應物環中自不憂。匠石旁觀傷手斵，尚應皮裏有陽秋。右原明。

野性從來麋鹿遊，强加冠服祇爲憂。何時放出樊籠去，定似飛鴻上九秋。右言志。

送秦主簿赴仁和

我思適吴越，懷古意如何。太伯振高風，仲雍揚清波。緒餘有季子，飢食玉山禾。山水發奇秀，古來英俊多。秦君淮海彦，文鋒雄太阿。早依蘇揚州，匠手爲礲磨。光芒侵星斗，氣象奔江河。青衫拾科第，試邑佐絃歌。春水生南國，扁舟浮緑

羅。方將剖蚌璞，焜燿隨與和。我病久廢詩，緬思眄庭柯。徬徨戀紫闥，歲月屢蹉跎。看君登朝廷，奏頌助猗那。爲我謝蘇公，先歸待江沱。

和錢穆父尚書蔣潁叔侍郎從駕景靈宮二首

紫嵩清洛映重闉，紫嵩、清洛，西都二館。舊隱荒蕪白髮新。麋鹿未能馴野性，鸞凰何敢望前塵。分班拜舞趨文陛，扈蹕賡歌紀慶辰。共助成王朝太室，慚非史佚奉明禋。

寢廟威神挾正元，天興殿左右門名曰正元。初晨天仗下端門。寒生碧瓦氣葱鬱，日麗琱輿景晏温。霜露感時知世遠，❶星辰拱極見君尊。自憐多病思歸客，唯有山川役夢魂。

子瞻尚書惠涵星硯月石風林屏作歌以送之賦十二韻以謝

端溪千仞涵明星，號山木古藏陰靈。蘇公贈我此二寶，使我坐卧瞻雲屏。我觀天地間，有物皆流形。或從清空入幽谷，中夜隕石翻堦蓂。齊諧志怪不能狀，欲説但恐同優伶。公遊浙江探禹穴，長嘯宇宙臨滄溟。手攀天河弄星月，醉落大筆還微醒。故分星月入我室，光照牕户風生庭。長林偃絶壁，晚色寒青冥。似聞洪濤卷萬木，直榦不折當風霆。玄雲欲落雪，夜久孤燈熒。報贈愧無青玉案，苦吟徒使鬼神聽。

❶「感」，原誤作「咸」，今據四庫本改。

送蔣頴叔赴熙州

詩書謀帥得豪英，去擁洮河十萬兵。舒卷風雲爲號令，笑談樽俎是功名。胡塵不近彈箏峽，漢月長懸細柳營。莫謂安邊無上策，農桑千里見昇平。

和王都尉押高麗人燕射北園

天上星弧日射狼，副車衣袂得餘香。朔雲曾落雙鵰羽，遼海將歸萬里航。酒灩堯觴賓已醉，春迴漢苑漏初長。何郎拜舞恩波渥，花簇金鞍道路光。

謝子瞻尚書惠墨端溪硯二首

禹平洪流錫玄圭，班于群神朝會稽。遼東飛煙過滄海，徂來古氣臨天齊。❶丹砂化出黄金鼎，雄麝焚身何噬臍。魚膠清堅豈易致，燕支山北隨佩觿。雙龍蛇蟠戲缺月，吴軍破甲光水犀。黑雲如輪起端溪，揮灑倏忽奔鯨鯢。先生海内文章伯，窮年菁目憂黔黎。玉堂新製自心巧，想見星象躔寶奎。落毫無脛走珠玉，雨雹霽止垂虹蜺。陋儒窮經脣欲腐，石室汗簡空沈迷。眼昏畫紙僅成字，何異月闇投玻瓈。唯當藏作篋中寶，併荷蓑笠歸鋤犂。

右墨。

❶「來」，四庫本作「徠」。

端溪清冥幾千尺，玄潭噴雲噓紫石。層空飛溜瀉珠璣，大古陰崖摧霹靂。翦裁巖屏作風字，琢磨水鏡成月魄。似聞松上颼颼聲，一洗塵埃傾七澤。先生每思窮禹穴，東叱天吴掛帆席。山祇水若獻幽寶，贈我不啻千金璧。玉堂金井汲寒泉，坐視青天浸虛碧。豈知來從海嶠外，鳥道穿雲下絶壁。嗟我本自山中人，❶慚無詞藻對卿客。鄉人子雲思奇苦，終老漢庭長執戟。至今舊宅有墨池，何怪著書玄尚白。行當提携返敝廬，更廣牢愁弔遺迹。

右端溪硯。❷

初到玉堂

舊廬風雨暗柴荆，丘壑元無紱冕情。一紀周南陪太史，八年書殿厠桓榮。陳編豈待傷麟止，藻思那能倚馬成。空愧朱衣華髮吏，玉堂三世見題名。院有老吏，嘗引接叔祖忠文公、叔父資政，今又引接入院。

翰林寓直

雨冷絺衣初覺單，清秋寓直玉堂寒。濛濛宿霧昏鳷鵲，獵獵光風轉蕙蘭。薜積書筠塵不落，雲生硯水墨無乾。十年曾向伊川卧，長憶閒中夢寐安。

夜直聞御溝聲

銀河秋瀉月明中，雲卷風吹下碧空。

❶「自」，四庫本作「是」。
❷「右端溪硯」，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終夕玉堂魂夢冷，蜀江聲繞水晶宮。

送陳元輿侍御赴廬江

憶昔仁皇憑玉几，延和春晝神龍起。赭袍黃傘放諸生，却下紅簾半天裏。君爲第二驚衆人，愧我非才居後塵。題名桂籍皆年少，有似鶴鴻毛羽新。❶爾來四朝三十載，相逢何怪容顏改。昭陵拱木鬱參天，麟閣名臣幾人在。侍從同登白玉除，每思夙昔夢華胥。君今出作八州牧，千里旌旂引舳艫。淮陽卧治豈當久，宣室夜召終非疎。下車先表崔節婦，助我汗簡成新書。包孝肅公崔節婦居廬江。

八月十一日夜玉堂對月

銀雲櫛櫛玉堂明，奩鏡初開六合驚。天卷纖毫光不隔，風收萬籟夜無聲。蓬萊想像皆雲氣，宮殿虛無盡水精。一夕夢飛雙劍外，已疑身到雪山清。

送七主簿赴龍水

山行水逶迤，鬱屈如盤龍。緣谿夾修竹，被嶺多長松。懸門倚巖石，終日對青峰。初仕昔爲宰，讀書過三冬。忘機狎鷗鳥，勸稼親老農。訟庭可羅雀，銅印蒼蘚

---

❶「鴻」，原誤作「渚」，今據四庫本改。

封。爾來三十年，夢想幽人蹤。❶風塵京洛間，邑子或相逢。晚歲上玉堂，天門深九重。緬思寒潭碧，一洗我心胸。送子西南歸，恨無羽翼從。爲我謝邦人，今愧白髮容。

和子瞻尚書儀曹北軒種栝

蘇公滄洲趣，日夕懷山陰。公堂植珍木，寄夢天姥岑。亭亭碧玉榦，氣象俯喬林。雷霆已難拔，霜雪何敢侵。蒼皮卷鱗甲，細葉抽鋒鋮。稍出珊瑚枝，中含笙磬音。鸞鳳待棲息，詎肯容凡禽。西風蕩積雨，畏日方流金。潭潭宗伯府，窈窕巖谷深。北牕卧羲皇，笑語合朋簪。蒼生望安石，出處本無心。萬象入毫端，四溟納胸襟。文房俎豆列，武庫矛戟森。甘棠愛召伯，勿使螻蟻尋。世俗多貴遠，豈知古猶今。他年老東山，應記梁父吟。

吏部彭侍郎召會馮少師園亭即席賦詩

門生猶記鑿龍登，載酒東堂命友朋。終日清談陪几杖，赤松況是坐禪僧。

多病

多病心牢落，驚秋髩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舊隱方江漢，❷新居俯澗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歸田。成都，西都也。

❶「蹤」，原誤作「縱」，今據四庫本改。
❷「方」，四庫本作「荒」。

九日寄諸弟

白髮宜新酒，黄花似去年。懷歸雙劍路，極望九秋天。喬木西山外，觚稜北斗邊。遥知行樂處，藥市隱真仙。

挽歌詞

綵旆籃輿訪隱扃，雲松雪竹想儀形。函關應望真人氣，傅野今無處士星。猶憶九臯聞鶴唳，徒勞雙目送鴻冥。將迴俗駕頻搔首，深愧山文舊勒銘。

永州作

京華驛候遠，楚越山川分。心馳桂江水，夢繞蒼梧雲。夕與木石居，朝遊麋鹿群。聖治踰繩契，❶皇明軼華勳。炎陬暨海表，休氣塞無垠。羈臣苦幽縶，❷何以答恩勤。

御製太皇太后挽詞四首

任姒基王迹，塗莘首化風。德超千古上，治定九年中。日月無私照，乾坤不宰功。寧神登太室，永保宋無窮。❸

定策元豐末，勞謙聖烈光。外家深自抑，俊德盡明揚。恭儉隆三世，寬仁覆萬方。功成身不處，仙駕白雲鄉。

---

❶「繩」，原誤作「純」，今據四庫本改。
❷「苦」，四庫本作「此」。
❸「保」，四庫本作「佑」。

天祐周邦世世仁，篤生文母濟斯民。嗣徽慈后光宗祖，❶配極英皇育聖神。崇慶垂衣寧寶座，延和負扆翊冲人。長言永慕遵遺訓，要在齊家與正身。

八荒同軌壽原成，雨露俄悲歲律更。曉日曈曨開鳳翣，春風縹緲轉龍旌。晨朝尚想趨金殿，飈馭難留返玉京。寶册形容雖四字，誰知盛德莫能名。

臣奉御寶批撰挽詞四首進入。内兩首七言，兩首五言，謹依聖旨撰進。古今體詩多以五言在前，❷伏乞裁酌。

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誕保天基命，光開帝永圖。軒星臨斗極，堯日上雲衢。美化形風雅，成功入典謨。群生何以報，損壽濟寰區。

授几咨元老，垂帷攬衆賢。舜功成二十，周士得三千。德澤流終古，規摹遺億年。寧唯照形史，石室爛青編。

又三首

九載扶皇業，三朝賴母儀。成乾功不有，並日照無私。天上軒星暗，人間薤露悲。君王自仁孝，舊典奉元龜。

治道初無事，齊家與正身。練繒躬至儉，行葦被深仁。受册辭隆禮，爲霖屬老臣。太平遺德在，白首泣堯民。

能助君成聖，惟知諫必從。徽音推二后，盛治見三宗。虚扆翔丹鳳，仙輤駕玉

❶「徽」，原誤作「嶶」，今據四庫本改。
❷「體詩」，四庫本「詩體」。

龍。凄凉厚陵路，墓木拱高峰。

王岐公挽詞三首

景運光華際，洪鈞十六年。文明憲前古，禮樂被敷天。有美經邦業，無成載物權。《易》曰：地道無成，❶而代有終。君臣時契會，俯仰逐流川。

乘雲仙馭遠，出震帝圖新。百辟瞻元宰，繁机仗老臣。中天扶日月，拱極失星辰。終始先朝遇，勤勞至没身。

王儉風流相，岐公博贍資。唐相杜佑封岐公。敷文成國典，亮采作官師。劍佩空黃閣，音容想赤墀。元臣葬禮盛，簫吹朔風悲。

王開府挽詞三首

聖曆當千運，天庭第一人。榮光親日月，優寵極臣鄰。賈馬推先進，夔龍接後塵。藩垣賴耆德，宣力至終身。

康寧五福備，出入四朝安。劍佩逼台室，旍旄登將壇。天池將浴鳳，雲漢擬驂鸞。縹緲凌霞意，今成逝水歎。

連帥諸侯長，維師列爵隆。儀刑憲萬國，眷禮視三公。白日年華盡，浮雲世事空。九原伊洛上，松柏自悲風。

❶「地」，原誤作「天」，今據四庫本及《易·謙》改。

司馬温公挽詞五首

伊呂爲時耦，夷齊得聖清。精忠貫日月，至行格神明。微物霑仁澤，窮荒服德名。須知千載後，瞻仰重嵩衡。

文母扶皇運，成王紹慶基。蕭公翼左右，裴相繫安危。❶共恨登庸晚，俄成殄瘁悲。旂常紀勳業，長與日星垂。

上相經綸日，群生化育中。初開仁壽域，重立太平功。海寓還淳俗，❷朝廷復古風。英靈在王室，應佑宋無窮。

盡瘁憂民瘼，孤忠簡聖心。忘身甘首疾，報國競分陰。天奪楊公速，人思召伯深。秋風咽笳鼓，行路泣成霖。

自昔龍門峻，叨蒙國士知。紬書陪太史，問學仰宗師。一紀依林壑，千秋隔履綦。餘生愧簪紱，無路送靈輀。

韓獻肅公輓詞三首

孝友天生德，公忠世象賢。八元推亮采，四海入陶甄。枌社棠陰老，槐庭棣萼聯。諮詢賴黄髪，零落已重泉。

舜禹勤勞治，臯夔翊贊功。秉鈞瞻上宰，憲老佚三公。壽考登耆耋，哀榮備始終。凄凉潁川路，簫鼓怨南風。

東閣開無倦，❸西園宴不疲。蒼生望安石，多士美當時。功業歸青史，音容閟繐帷。烏衣門巷在，過客有餘悲。

❶「裴」，原誤作「裘」，今據四庫本改。
❷「寓」，原誤作「寓」，今據四庫本改。
❸「閣開」，原誤作「開閣」，今據四庫本改。

李朝議挽詞二首

美行商山老，高年渭水翁。政留循吏跡，家有古人風。操几門庭在，安車里巷空。子孫皆孝養，餘慶自無窮。

解組紅塵外，忘機白日遲。煙霞隨步武，松竹想風姿。流水流清範，盤山厚福基。鄉人應配社，猶恨不期頤。

鮮于諫議挽詞二首

西蜀文章老，中朝侍從臣。諫垣風烈在，書殿寵光新。宣室虛前席，清漳歎病身。致君才未展，青史迹空陳。

白首方登用，忠規溢皂囊。仲山違衮職，汲黯卧淮陽。墓劍知誰掛，人琴竟兩亡。猶思挺直操，松柏凜秋霜。

哭司馬公休

昔在西都日，趨庭見伯魚。金華同勸講，石室共紬書。鮑叔深知我，顔淵實喪予。衰年哭心友，忍復望靈車。

中書侍郎傅公挽詞

巖野爲霖後，千年復有人。累朝推鯁直，二聖倚經綸。盡瘁憂民色，孤忠許國身。徐公德不變，可使俗還淳。

洛社瞻賢躅，書筵繼老成。公昔免講改侍讀，祖禹承乏是職。音容陪夙昔，❶論議想平生。

❶「音」，四庫本作「聲」。

節與盤山峻，名隨沇水清。草堂空舊隱，松月爲誰明。

常大夫挽詞

禮樂追先哲，文名動搢紳。忠勤白首節，惠愛遠州民。石室詩書在，天衢日月深。九原何所憾，有子嗣芳塵。

王承事挽詞

井絡西南奥，今無處士星。天真養恬漠，世累俗塵冥。❶ 松菊陶公徑，詩書孔氏庭。傳家清訓在，潛德繼先銘。先生考官教蜀郡，忠文公爲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

❶ 「俗」，四庫本作「絶」。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

表　狀　劄子❶

辭免兼侍講狀一 元祐元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除臣兼侍講者。臣伏以邇英勸講，職參近侍，必得耆哲之士，端方之人，日新輝光，仰備顧問。臣語學則不足，議行則無取，承命愧恐，不知所爲。矧今名儒碩德，並在左右，啓發聖學，不無其人。而臣自知最爲淺陋，頻蒙識擢，未有報稱，輒玷兹選，實非所堪，恐無補聰明之萬一，適足以累朝廷之公舉。乞還誤恩，庶厭清議。

二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兼侍講者。臣不惟學不稱職，恐無以塞責，而義有未可，不敢不言。伏以陛下深居九重，不見聲色，唯以大公至正，身先天下，進退黜陟，以明好惡，將使人知廉耻，興禮義也。至於風俗厚薄，人情美惡，則凡爲士者皆預其責。是以臣之素心，官不敢虚受，利不欲苟處，恐傷廉耻，則敗風俗，上累國體，罪之大者也。而臣擢於小官，無尺寸之長，朞歲之間，薦蒙褒序，史闈記實，濫備討論，

❶「表」，原誤作「奉」，今據四庫本改。

經幄敷言，復俾陪侍。雖陛下選用，義不及私，而臣有姻戚之嫌，敢不自列？臣妻父吕公著方秉國政，雖在臣職業所不當避，而於臣情分則有未安。竊恐仰累至公，下負夙志，豈可冒昧先諸儒而進乎？伏乞聖慈，特賜矜察，追寢成命，庶使迂拙，少安分守。臣不勝拳拳之愚，謹再具陳免以聞。

實録院乞避親狀

右臣伏覩已降勅命差尚書右僕射吕公著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録》。伏緣公著是臣妻父，於條合該迴避，伏乞罷臣檢討之任。謹録奏聞。

乞給假至潁昌狀 二年六月五日

右臣伏爲臣親叔祖端明殿學士鎮，❶行年八十，居潁昌府，多苦腹疾，近以次子喪亡，憂傷尤甚，臣之私情，實所不安。欲望聖慈特賜給假旬日，暫往省見，不敢久妨職事。謹録奏聞。

謝賜銀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請假往潁昌府，特降中使宣問，賜臣銀一百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❶ 下「臣」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奏知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李正臣至臣家傳聖旨，❶以臣請假往潁昌府，賜臣叔祖鎮實封御前文字一封，實封銀合一具，❷令臣齎賜。臣已依聖旨收領，謹録奏聞。

奏爲將到臣叔祖鎮謝恩表狀❸七月

右臣昨蒙給假往潁昌府，準中使傳聖旨，賜臣叔祖鎮實封詔書一道，龍茶一銀合，因令臣宣問。臣今將到臣叔祖鎮謝恩表二道，詣通進司投進。

謝講論語畢賜燕表九月

聖人之言，高弟所記，王者之事，大學爲先。永惟百世之師，實首六經之訓。顧慚譾陋，獲侍清閒，方迨終篇，曲蒙飫賜。恭惟皇帝陛下務學時敏，作德日新，親邇儒臣，懋昭聖志，以爲舉直錯枉，則萬民咸服；克己復禮，則四海歸仁。取法於堯，必則天之惟大；思齊於舜，當恭己以無爲。尊其所聞，終之不倦。式頒禮食，昭示龍光。臣等咸備邇聯，預霑慈宴，屬厭知愧，盡瘁爲期。

❶ 上「内」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 「合一」，原誤作「一合」，今據四庫本改。
❸ 「謝」，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又謝賜御書詩表

宸暉照爛，聖札飛騰，拜手受藏，震驚喜抃。臣聞孔子稱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書》稱舜曰「濬哲文明」，《詩》美文王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公多才多藝，孔子將聖多能，《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書即六藝之一也。古之聖人，莫不以好學爲先，游藝爲美。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睿知日躋，嗣膺大統，于今三載。間御便殿，延對儒臣，敷求經訓，啓發聖學，雖大冬盛夏，肄業不輟。臣竊觀陛下，容止周旋，動必中禮，垂拱淵默，❶性唯合道，終始如一，日進無疆。四海之人，方翹首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問譽之隆。然在廷之臣，未有被親札之賜者。臣以末學，濫備勸講，適終篇帙，無補涓埃，預蒙優恩，加賜燕勞，忽頒宸翰，獲覩飛毫。乃知陛下閒燕之中，留神筆畫，研精儲思，欲臻其妙。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神聖可至，❷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測也。臣不勝拳拳之愚，敢以此謝。謹當傳之子孫，以爲永寶。夙夜思職，少圖報稱。

謝開實録院賜燕表三年三月十七日

編摩云始，燕衎遽頒，祇荷詳延，伏深震懼。臣聞繼志嗣訓以爲孝，記久明遠莫

❶ 「淵默」，原誤作「默淵」，今據四庫本乙正。

❷ 「神聖」，四庫本作「聖神」。

如書。先帝之御萬方僅踰七閏，信史之示後世動流億年。顧以疎頑，❶誤當屬任。和鉛就職，未知書法之謂何；❷折俎示慈，亟荷聖恩之特異。均頒肴核，詔集搢紳，事雖故常，寵實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承先烈，祇遹燕謀。瞻望西陵，永悼威神之不復；論著東觀，將傳功德於無窮。曾未濡毫，特先置醴，徒重大官之費，豈有良史之才。思稱所蒙，敢忘自竭。表裏《詩》《書》之策，爲法具存；畫繪日月之光，强顔何已。

謝太皇太后表

信史誕修，恩筵顯設，仰膺寵奬，内切兢營。伏以先帝之盛德成功，群臣之嘉言善行，將傳永久，爰命討論，敢意孱虛，遽叨屬任。龍湖已遠，❸强圖日月之光；鼠技未陳，猥被雲雷之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思光往緒，垂裕來昆，睠兹傳信之勤，加以示慈之厚。編摩代匱，雖有玷於甄收；尊閣視成，庶無慚於器使。

謝開實録院賜銀絹表

紬繹信書，方謹編研之職；分頒厚幣，遽霑優渥之恩。拜賜無功，受藏有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纂隆下武，追孝前文，仰惟丕顯之謨，莫重不刊之典，將以示億年之永久，齊列聖之休光。顧忝司存，誤膺詔委，

❶「疎頑」，四庫本作「頑疎」。
❷「之謂」，原誤作「謂之」，今據四庫本改。
❸「湖」，原誤作「胡」，今據四庫本改。

眷開編而首事，加實篚以示慈。❶才乏三長，方懼曠官之責；恩均九式，❷實叨懋賞之私。冀竭微勤，上酬鴻施。

謝太皇太后表

職當載筆，方紬垂世之書；賚及有家，忽降自天之澤。便蕃所被，惕厲靡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勤治萬方，詒謀億載，保佑重光之祚，緝熙前烈之文。申勑攸司，發揮大典，顧循譾薄，誤玷選掄。眷茲簡册之初，優以金繒之賜。先事後得，慚勸賞之遽加；廣記備言，唯服勞而仰報。

謝開實録院賜硯墨筆紙表

典司太史，❸論次新書，顧在諸儒，已塵

盛選。遽拜出中之賜，罙深載筆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烈謹于丕承，達孝資乎善繼，發揚先帝甚盛之蹟，圖示萬世無窮之狀。❹以臣等預遊著作之庭，並給上方之札。抽毫執簡，使備於編摩；抱槧和鉛，適資於潤色。將何報稱，祇益兢慚。思繪畫於乾坤，固知不可；裨涓塵於海嶽，勉竭所能。庶集微勞，少禱洪造。

謝太皇太后表

伏以發揮天地之功，潤色聖神之業。

❶「示慈」，原誤作「慈示」，今據四庫本改。
❷「均」，原誤作「叨」，今據四庫本改。
❸「史」，原誤作「司」，今據四庫本改。
❹「無窮」，原誤作「窮無」，今據四庫本改。「狀」，四庫本作「傳」。

自昔文章之用，序事尤難；方今儒學之官，紬書爲貴。顧慚謭陋，輒冒詳延，屬藁云初，拜嘉有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垂精大典，貽訓後人，發禁省之珍藏，循書林之故事。陰山堅石之璞，上黨芳松之煙，妍妙曄光，水苔之質，圓和正直，秋兔之毫。曲示優恩，併推異數，寵靈甚渥，報稱謂何。誓殫夙夜之勤，少答寵光之厚。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一 四月

右臣今月二十日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特授臣守起居舍人者。臣竊惟左右二史，選擢尤重，文學之士，號爲顯塗。方陛下延登衆賢，式序在位，臣以非才，謬塵書省，同時並直，前輩猶多。而臣幸得執經，日備顧問，夙夜惟念無補聖學，其敢過貪榮寵，以速罪戾。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旁求俊良，副兹慎簡。如臣淺陋，實無以堪。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二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起居舍人者。承命震恐，不知所圖。臣以侍經，職在左右，豈敢過爲矯飾，煩瀆至於再三。❶直以誠實，上干天聽。伏念臣賦性樸愚，臨事不敏，往在書局，十有五年，不敢有榮進之心，述史之餘，粗不廢學。至於詞藻，實非所長，是以前此蒙恩，除授著作檢討，乃至經筵兼職，苟可勉强，❷不敢固辭。

❶「煩」，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勉」，原作「免」，今據四庫本改。

今蒙陛下擢寘西省，俾之執事記言，日侍殿陛。臣不唯非才，無以當此美職。竊聞舊例，中書舍人若值假故，則以次記注之官當權草制。臣實無敏疾應猝之才，不敢以所不能貪冒天寵，黽勉就命，瘝官塞責，❶爲罪滋大。是敢先事自列，不避重誅。況臣著作已爲史官，勸講亦參近侍，敷陳經訓，以承聖問，常懼不足，敢有二事，以及其他。伏望陛下矜察，特賜寢罷今來恩命。臣謹當窮思竭精，專意所職，庶有微益，不負聖知。

三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除臣起居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者。臣非不知煩瀆聖聽，稽違君命，邦有常刑。然臣以才性遲鈍，不能及人。竊自惟念累年以來，薦蒙褒擢，未有報稱。今玆進職，漸階近侍，實懼無以堪任。伏望陛下察臣肺肝，令臣且守舊職，責其報效。若臣樸學少有補於聖德，在臣所願，勝於遷兩省之職多矣。所有告命，臣必不敢祇受。伏乞早賜俞允。

四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臣辭免起居舍人者。聖恩深厚，無有窮已，非臣隕首所能上報。重念臣實以文字遲澀不工，如前所陳，乃其平時素心，不敢冒昧由此以進。臣今若就職，將來或未

❶「責」，四庫本作「職」。

以罪斥，則文字之任，無説可辭；若謂今日可以且受，而俟他日堅辭，則是臣緣此美職，可以爲進取階梯，❶然後却辭他日差遣。懷利事上，不唯臣所不敢，陛下亦何所用之。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實非矯激。特賜追還所授，免更辭費，上瀆睿聽。❷臣無任兢惶迫切之至。

申三省狀

右某近準閤門告報，蒙恩除授起居舍人，前後已具四奏辭免，備述誠懇，決難祇受。伏乞特賜敷奏，早降指揮，追還告命，免至辭費，上瀆朝廷。謹具申三省，伏候裁旨。五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❸

請假往潁川狀 元祐四年二月七日

右臣有親叔祖故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臣鎮，不幸考終，卜以今年三月一日，葬於潁昌府陽翟縣。臣欲暫請朝假旬日，往赴襄事。不敢稽違，以妨職業。伏望聖慈特賜矜允。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一 三月

右臣今月十四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恐，不知所從。臣以凡才，❹謬

❶「可」，四庫本無此字。
❷「聽」，四庫本作「聰」。
❸「五月」至「所乞」，四庫本爲題下小注。
❹「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塵史職，復緣樸學，進侍經帷，至於文詞，實非所工。今茲給札，以備代言之選，大懼無以厭塞士論，輝光帝猷。兼臣昨已辭起居舍人之職，今不由記注，直俾試言，天恩過隆，弗循舊典。在臣愚分，豈敢克當。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召試指揮，臣無任祈天俟命懇切之至。

二

右臣今月十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昨蒙除起居舍人，非敢辭記注之官，實以文詞不工，竊恐誤被書詔之選，故不敢冒昧榮寵，乃是辭今日之試也。陛下不以臣爲非才，特降召試之命，臣若就試，則寧如前日勿辭。且前日之辭是，則今日之試非；今日之試是，則前日之辭非。前後相違，何以事上。臣雖至愚，實不遑處。伏望聖慈察臣懇誠，特賜寢罷今來指揮，庶安分守，敢不畢命，以報聖知。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一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召試，今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中書舍人者。非常之恩，不試而授，震懼隕越，無所自容。臣伏以祖宗以來，用人有序，必記言動，乃司訓誥。舉以次則人不競，取以試則下不偷，所以示名器之公，嚴侍從之選，踵爲故事，未之或渝。唯是文章宗工，人望久屬，館閣舊老，士論共推。或絶倫之才，躐等而進，不待試可，曾無幾人。以臣方之，何能爲役。況乃辭記注而特召，辭召試而直除，何以厭服人言，答揚聖選。而復遂格召旨，又隳故常，

啓僥倖之途，喪廉隅之節，皆自臣始，誠何敢當。伏望聖慈，察臣悃愊，追還新命，俾安分守，免更瀆煩天聽，愈重罪戾。

二

右臣近上奏辭免除授中書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竊以內史文學之選，號爲清華；秉筆之士，無不願慕。臣遠方孤生，讀書仕進，心非木石，豈不求榮。況自臣叔祖臣鎮、叔父臣百禄，皆由科第，歷踐此官。今臣非才，復被誤恩，若一日就職，遂爲三世掌誥，豈非寒族之寵，小臣之幸。實以詞學荒落，才力有限，久備修書之職，復忝勸講之任，粗容樸拙，黽勉冒居。昨蒙選授右史，非謂不能記録言動，正恐循次而進，用承人乏，是以先事瀝懇，至於數四。及召旨期於必辭，不圖天恩，更越倫等。重念臣始辭記注，又辭召命，❶既辭召命，實辭此職。今若祇受，自食其言，前之所辭，皆爲虛矯，豈唯愚臣心知不可，實亦清議皆所不容。伏望聖慈矜察本末，早賜追還新命。

辭免除諫議大夫狀 四月

右臣今月四日準閤門報已降告命，授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充實録修撰者。聞命震恐，無所自容。❷臣聞三代之時，自公卿至於列士，皆有諫職。降及後世，乃特置官。祖宗以來，尤慎此選。必得忠正之

❶「又」，四庫本作「實」。
❷「無所」，原誤作「所無」，今據四庫本改。

士，骨鯁之臣，言足以廣君心，學足以知治體，乃不誤於耳目，而有補於聰明。❶苟非其人，無以重國。臣識見淺陋，❷心力衰疲，受恩不貲，無裨毫髮。近蒙選授内史，榮參法從，臣愚竊欲專勸講之任，❸不敢復兼書詔之職。是以不避煩瀆，至於懇辭。更蒙天恩，❹曲徇誠請，不圖求諫之廣，下及芻蕘，擢寘西省，責任愈重，❺懼無以補袞職之闕，塞搢紳之望，内自揆省，實非所堪。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臣且守舊職。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謝諫議表 五月

從大夫之後，以諫爲稱；近天子之光，❻唯言是職。顧慚譾陋，深積兢惶。伏念臣識智甚愚，資才不敏，久玷道山之籍，獲趨便坐之班。入則執經，奉一人之典學；出而紬史，紀先帝之成功。非堯、舜不敢陳於前，庶文、武尚未墜於地。螢爝無裨於日月，涓塵何補于山淵。已叨儒者之榮，復被争臣之選，付之言責，寵以服章，俾圖報國之忠，未識隕身之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體軒皇敦敏之仁，躬帝嚳静淵之德。思聞讜議，深沃清衷，兼收一介之微，進備七人之列。重念臣自陪經席，日侍威嚴，❼曾無稽古之能，每荷

❶「聰」，四庫本作「聖」。
❷「見」，四庫本作「智」。
❸「任」，原誤作「士」，今據四庫本改。
❹「更」，四庫本作「伏」。
❺「重」下，四庫本有「大」字。
❻「天」，原誤作「夫」，今據四庫本改。
❼「嚴」，四庫本作「顔」。

虛中之聽，唯畢精而竭慮，❶嘗廢寢以忘餐。矧今眷遇加隆，事責彌重，敢不益厲自公之節，不移介石之誠。冀畢餘生，仰答鴻造。❷

謝太皇太后表

后從諫則聖，俾服在于邇僚；臣責難曰恭，敢不祗于休命。靦顏而受，思職惟憂。伏念臣遐遜孤生，顓愚憒學，賜第仁皇之末，紬書神考之初。天禄三年，周書一紀，唯弊精於蠹簡，敢覬幸於榮塗。迄奏終篇，召寘儒館。荷大德之廣覆，兼收細微；屬睿明之統臨，旁燭幽隱。史闈記實，濫備討論，經幄敷言，復參陪侍，負戴有丘山之重，勤勞無毫髮之微。擢右史之華資，進西垣之近職，皆從懇避，特出矜容。竊希散秩之安，乃被争臣之選，朝無倖位，義不辭難，仍服不稱之衣，越處非據之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坤載民生，❸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建大公而在上，登衆正以交修。明目達聰，來直言於遠邇；獻可替否，圖庶政之中和。伏念臣爰自下僚，❹以躋近列，每膺除命，皆出宸衷，徒堅報國之心，未獲隕身之所。冀殫微力，上答鴻私。

舉自代狀

右臣伏覩朝散郎守尚書禮部郎中陳

❶「竭」，原誤作「端」，今據四庫本改。
❷「答」，四庫本作「酬」。
❸「民」，四庫本作「群」。
❹「伏」，四庫本作「重」。

軒，資性耿介，❶志守廉静，學以爲己，不求人知，使居言責，必有所補。臣實不如，❷舉以自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

❶「資性」，原誤作「性資」，今據四庫本改。
❷「實」，原誤作「更」，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

表　狀　劄子

乞避親狀 六月八日

右臣伏見户部尚書韓忠彦已除尚書左丞，緣臣妻是忠彦妻之堂妹，於條合行迴避，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十二日内批，特不許迴避，不得爲例。

上殿乞避親劄子 十六日延和殿進呈

臣近奏乞與左丞韓忠彦避親，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不許迴避者。臣竊見近歲言事官與執政有親，不以戚疎近遠，例皆迴避。今蒙陛下待以不疑，在臣愚分，尤難安處。伏望聖慈，特依近例，[1]許臣迴避。同吴司諫上殿，宣諭云：「卿等公心，必不爲親戚不言，且爲官家，文字不須進入。」

辭免中書舍人狀 七月八日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中書舍

[1]「依」，原誤作「衣」，今據四庫本改。

人者。臣蒙陛下擢任諫議職,❶未及兩月,曾無毫分之補,職事實未修舉。❷夙夜以思,未知所處。今蒙進擢西省華要之職,在臣愚分,深不遑安。兼臣自去年蒙恩除起居舍人,凡四次辭免。今年三月蒙召試及免試除職,亦四次辭免,前後不避煩瀆天聽,實以文字不敏,不敢當書詔之職。今臣愚執與前無異,伏望陛下天地之恩,察臣累辭出於至誠,特賜追還告命。臣無任惶懼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給事中狀 十月八日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給事中者。聞命震恐,無所容措。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最爲要塗,比虛其員,蓋慎此選。❸臣自居言責,曾無裨補萬分之一。今超越西垣,擢置左省,❹臣不唯才識愚陋,所不敢當,在於義分,亦不遑處。伏緣臣近上言回河不便,乞罷修河司,實繫生民休戚,❺數路安危。未蒙朝廷辨別臣之所言是非,若臣言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即當顯黜。而論列未及累日,遽蒙進官,由臣非才,不能稱職,内省愆咎,唯俟譴誅,豈敢貪冒,復當遷寵。伏望聖慈特賜追還新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❶「議」,四庫本無此字。
❷「修舉」,四庫本作「舉修」。
❸「慎」,四庫本作「重」。
❹「左」,原作「右」,按左省爲門下省之别稱,今據四庫本改。
❺「繫」,原誤作「擊」,今據四庫本改。

二十三日

臣近奏乞追還除臣試給事中恩命、除一外任差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睿恩深厚，天地難踰，臣義有未安，敢避煩瀆。伏緣臣近論回河不便，乞罷修河司。臣所引先帝詔書，及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及中外人言，皆以爲非便。臣不知大臣何以止信一李偉之言，遂不用先帝詔書，及却改陛下先降指揮，一切不恤人言，而無故興大役、動大衆，困擾數十州生靈。將來河不可回，民不堪役，何變不有，何事不生。爲無窮之費，又有無窮之害，而章奏纔出，未及累日，遽蒙優遷。臣竊惟陛下設置諫官，責之以言，欲得其忠益。若不然其言而復進其官，將何以來天下鯁直之論，亦非朝廷黜陟之典。諫官以言責事陛下，職在於救正，若忘其職業，而唯貪寵利，陛下雖不以爲罪，臣亦何以勝中外四面之責哉！伏望聖慈特賜辨別臣言之是非，然後議其升黜，則臣之幸。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三二十日

右臣近兩具奏辭免除臣試給事中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者。螻蟻之誠，未回天聽。伏念臣入侍經幄，于今四年，擢居諫垣，及此累月。豪分無補，夙夜不遑，遽被誤恩，進升左省，名品加峻，班秩增隆。人臣事君，誰不求寵，臣以有言不效，得罪爲宜，是以徬徨，未知所處。伏望聖慈特賜追還告命，除臣一

外任。如朝廷姑務含容，即乞改授臣京師一閒慢差遣。二十一日内批：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二十三日受告。

謝給事中表

言責無補，宜加詰誅；寵典惟行，乃被褒進。辭不獲命，以榮爲憂。臣聞帝舜命龍作納言，夙夜惟允；仲山補王之衮職，喉舌是司。門下之官，蓋本于此。號令之所出納，政刑之所慘舒。先帝董正群司，分置二省，封駁之任，選授尤艱。二聖並明，萬邦承式，職業粹于群下，治亂在於庶官。臣以庸虛，入侍勸講，謬塵法從之末，濫備爭臣之聯。曾無藥石之言，上負耳目之寄，遽從西省，擢處東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學日新，至仁天覆，淵默守道，垂拱視成，慮一二之萬机，差毫釐於千里，罔兼庶慎，自爾師虞。黎獻共爲於帝臣，群僕交修於后德。不遺菅蒯，俾効涓塵。謹當風雨不渝，冰霜自厲，庶竭餘生之力，上酬洪造之私。

謝太皇太后表

備員諫省，曾無補衮之勤；進職瑣闈，誤被出綸之寵。祇膺褒序，深積兢惶。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造理，唯知竭盡以事上，不敢低回而愛身。進偶休明，擢升侍從，濫備七人之列，❶輒希五諫之功，終非藥石之良，詎有涓埃之益。復因人乏，冒進官榮，升東掖之華資，筦納言之要地。恩無虛

❶「備」，四庫本作「處」。

授，禮有固然，❶尚不寘於嚴誅，終莫回於成命。靦顔而受，居寵惟危。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勛華，功齊任姒，建大公而御極，守至正以治繁。登進群才，緝熙庶績。乾坤至大，曲成物以无遺；日月有明，在容光而必照。顧臣孱瑣，亦預采收，益堅匪石之心，庶效捐軀之節。

經筵乞避親狀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右臣伏見新除臣叔尚書吏部侍郎百禄兼侍讀。臣竊以叔姪並侍經筵，近世未有此例。於臣私門，實爲榮遇，在臣愚分，豈敢遑安。伏望聖慈，許臣迴避，特罷講職。

二二十五日

右臣近上奏以臣叔百禄兼侍讀，乞罷臣講職，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迴避者。臣竊惟陛下置講讀之官，以備顧問，若稍涉物議，則無以輔導聖德。今臣叔姪並侍左右，求之故事，未有此比。豈敢貪榮，以自取戾。伏望聖慈特許迴避。

三四月一日

右臣近兩具奏以臣叔百禄兼侍讀，臣乞罷講職，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

❶「然」，四庫本作「辭」，於義較長。
❷「經」，四庫本作「講」。

揮不許迴避者。臣伏見太學博士吳師仁，德行純懿，經術淵深，修身慎獨，非禮不動，朝廷起之布衣，授以學職，宜在左右，❶敷陳前訓。伏乞罷臣講職，擢用師仁，稽之士論，必以爲允。敢望聖慈特降指揮。

乞避親狀五月二十六日

右臣伏見司馬康除左司諫，臣有女許嫁康之子承奉郎植，於今月二十四日已行定禮。準勑，官員親戚職事相干並迴避。今臣與康門下後省及講筵所實録院並職事相干，合迴避。伏乞罷臣職任，以協公議。

乞免館伴狀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强，❷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告命，❸不敢祗受。❹依奏。

乞郡狀七月二十四日

右臣輒傾愚悃，干冒宸嚴，仰恃矜容，未即誅譴。伏念臣自去夏傷冷，得脾胃之疾，經涉一歲，❺有加無瘳；又積年苦暑暍之病，重以腹疾，殆不能勝。近累在假，曠

❶「左右」，原誤作「右左」，今據四庫本改。
❷「勉」，原誤作「免」，今據四庫本改。
❸「告」，四庫本作「勑」。
❹「不」上，四庫本有「臣」字。
❺「歲」，四庫本作「載」。

廢職業。緣臣賦命羈薄，受才拙薾，誤被奬擢，叨塵侍從，寵禄已過，災病益侵。況臣入官以來，止爲試銜知縣一任，自熙寧後，專以修書爲職，未嘗履歷州郡，官政民事，多所未知。伏望聖慈察臣悃誠，憫臣尫劣，特除臣京西一閒郡，使之自效，因得休養疾病。若幸痊愈，未填溝壑，誓竭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恩。

二 八月一日

右臣近上奏乞京西一閒郡自效，因得休養疾病，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私懇迫切，不能自已，再瀆天聽，無所逃罪。伏念臣識智凡近，學術疎淺，陛下過聽，誤加收擢，入侍經席，于今五年；記實史闈，亦既再閏。臣非不知講書將畢，修史垂成，臣子之心，誰不欲久處朝廷，長侍左右。臣實以脾疾，害於飲食，氣力羸劣，今已彌年，竊恐向去，更難支持，遂成膏肓不愈之疾。況門下省、經筵、實録院，皆不可以瘝官曠職，數在假告，豈敢遑安。伏望聖慈察臣至情，實非矯飾，早賜俞允，除臣一郡。❶〔貼黄〕如蒙矜允，欲乞差臣知襄州一次。

三 四日

右臣近以疾病兩具奏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允所乞者。睿恩深厚，天地難踰，非臣隕首，所可上報。輒瀝危懇，重干天聽。臣以樸愚，久侍經席，嘗忝諫職，進擢東臺。曾無絲毫裨

❶「郡」，原誤作「群」，今據四庫本改。

益聖德，素餐尸禄，爲罪已多。況復疾疢嬰纏，心力減耗，大懼廢職而煩刑書。伏望陛下曲垂父母之慈，不違螻蟻之志，特賜矜允，除臣知襄州一次。

乞解給事中狀九日

右臣近三上奏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所乞者。仰瀆天聰，每煩睿訓，震悸隕越，無所自容。臣雖疾病，虔遵詔旨，未敢更乞外任，輒有愚懇，冒瀆陳聞。❶臣伏見仁宗皇帝天聖四年，初讀《唐書》，侍讀宋綬乞解勾當三班院，❷以專勸講，❸章獻太后許之。神宗皇帝治平四年《仁祖實録》將成，提舉韓琦奏修譔王珪權免學士院諸雜文字，❹呂夏卿、宋敏求亦免舍人院輪直，專意筆削，遂成大典。今臣非才，豈敢跂望前人？而兼門下省、講筵、實録三職，比之同輩，過爲僥倖。加以久病，心力俱耗，寔恐隳廢職業，以重罪戾。伏望聖慈矜察，特解臣給事中之任，止令兼講筵、實録二職。或乞依孫覺近例，領在京宮觀一處。庶竭愚慮，少裨聖學萬一，仍得專精史筆，蚤成先帝一朝大典。臣不勝幸願。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解給事中之任，止乞供講筵、實録二職，或乞領在京宮觀一處，準尚

❶「瀆」，四庫本作「昧」。
❷「班」，原誤作「斑」，今據四庫本改。
❸「勸講」，四庫本作「講勸」。
❹「珪」，原誤作「圭」，今據四庫本改。

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權免簽書給事中文字，候實録書成日依舊者。聖恩隆厚，曲賜優容，天地大德，未知所報。臣以非才，兼領三職，罄竭愚短，非敢避事。止以久病，心力減耗，雖欲勉强，寔恐不逮，是以冒昧陳情。今奉詔旨，❶權免簽書，在臣之私，則爲僥倖，然於事理，實所未安。❷伏緣今兩省職事官，與昔日知制誥之類，職名不同，臣豈可居其官而不治其事，❸受其禄而不任其責。臣昨奏援引王珪、吕夏卿等故事，蓋以前輩猶須專一，乃得成書。臣以病疾，❹止欲比附解罷一職。❺宋綬但以進讀，猶許解三班院，今講筵、實録，於臣疎拙，職事已不爲少。伏望聖慈特解臣給事中，除一在京宫觀差遣，臣願畢力以供二職。螻蟻微誠，乞賜矜察，累瀆天聽，實非得已。臣無任惶懼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禮部侍郎狀 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右臣準閤門告報已降告命特授臣試尚書禮部侍郎者。臣竊以春官亞卿，省部清選，必得博聞强識之士，達於禮樂制作之原，乃可以稽合典章，❻折中論議。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伏念臣學術迂疎，識慮卑淺，誤被簡拔，寖服顯休，擢處東臺，徒更歲月，雖殫薄力，無補萬分。加以氣耗早衰，體羸多病，坐慚尸禄，深懼瘝官。惟襆被以

❶「奉」，四庫本作「蒙」。
❷「實」，四庫本作「深」。
❸「豈」，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病疾」，四庫本作「疾病」。
❺「止」，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❻「章」，四庫本作「常」。

俟行，冀守麾之得請。未從譴斥，尚荷兼容，敢謂眷知，復加遷寵。伏望聖慈迴乾坤之施，察螻蟻之誠，特寢過恩，俾安愚分，改授臣一閒慢差遣。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謝禮部侍郎表

備員左省，久塵夕拜之班；賦政中臺，進貳春官之長。避命弗獲，居寵爲憂。臣竊以舜命九官，秩宗典禮；周分六職，帥屬佐王。肅恭神人，建保邦國，欲稱兹任，實難其才。伏念臣智識冥頑，術業淺陋，猥緣末學，誤被聖知。入侍經帷，怳已更於六歲；進參法從，方僅及於三秋。徒懷愛日之誠，曾乏適時之用。報國已窮於薄技，竊禄實非其本心，訖無横草之勤，矧有負薪之疾，宜紬居於散地，乃升列於清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大公，緝熙庶政，責交修於近輔，分小治於群司。堯帝欽明，咨百工之允理；文王陟降，思多士以圖寧。特收一介之微，俾預六卿之亞，仍加藩飾，以示寵光。臣敢不夙夜惟寅，服勞匪懈，風雨如晦，有隕不渝，庶效涓埃，仰酬覆載。

舉自代狀 十月三日

右臣伏覩左朝奉大夫、直集賢院兼侍講吴安詩，識慮清遠，學術淵深，嚮在諫垣，獻言鯁切，入侍經席，進講詳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謝講尚書徹就東宮賜燕表

古文畢講，徒殫歲月之勤；聖學又新，

益廣乾坤之業。式頒燕衎，昭示惠慈。竊以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氏之壁；典謨訓誥之作，備見聖人之心。歷代之所寶藏，人主以爲矩範，載之行事，能自得師。恭惟皇帝陛下稟軒皇敦敏之資，法堯舜欽明之德，順稽古道，遠監前王，日御西清，躬勤典學，❶九仞俄成於覆簣，三年遂見於通經。優寵儒臣，載加禮食。肴核惟旅，並秩於周筵；絲竹之音，如聞於魯宅。臣等幸叨勸講，❷每愧空餐，適當肄業之終，更被屬饜之賜。

謝太皇太后表

經幄侍言，方訖帝王之大訓；❸宸慈賜宴，實爲臣子之至榮。荷天度之包容，叨特恩之寵厚。❹恭惟太皇太后德凝坤載，治協離明，謹律度以誠身，正端源而馭俗。申命博帶之士，人講華林之庭。竊觀聖德之日新，殆與古書而契合。淵默臨朝，則體虞舜無爲之化；恭儉好禮，則稽召公敬德之言。庶績其凝，九功惟叙。固將著見於實效，非徒紬繹於多聞。臣等妄陳口耳之知，曾乏涓塵之補。終篇甚幸，示惠過隆。金奏宣和，聽鈞天於夢寐；皇華命侑，滲湛露於蕭稂。深惟稽古之勤，罕及逢辰之幸。致君有道，當取於百篇；報上無窮，更祈於萬壽。

❶「典」下，原衍「寧」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叨」，四庫本作「陪」。
❸「訖」，原誤作「訪」，今據四庫本改。
❹「寵」，四庫本作「厖」。

進神宗皇帝實録表

竊以書契之興，以紀天下之事；典謨之作，乃見聖人之功。欲垂法於將來，在屬辭於信史。適當際會，預備討論。恭惟神宗皇帝，爰自東宫，暨升大位，孝行同於舜帝，友道比於文王。極典學之高明，勤治功於旰昃。乾健不息，日照方中，將追三代之風，遽損百年之壽，惟規摹之宏遠，有記注之浩繁。❶太皇太后陛下保佑丕基，布昭明德。皇帝陛下纂隆下武，駿惠先猷，申詔儒臣，裁成大典。❷臣等誤被聖選，愧非史才，徒廣記以備言，寔殫精而竭慮。久淹歲月，僅就簡編，無以發揮經緯之文，髣髴緝熙之烈。將陳旒扆，若蹈冰淵。其新修《實録》二百卷、《事目》十卷，謹隨表上進。

乞梓州表元祐七年五月十八日

臣某言：入侍經幄，七改歲華，違去鄉邦，再終星紀，輒傾丹赤，上瀆高明。伏念臣生本遐方，才非大器，猥緣末學，獲近清光，荷天度之兼容，竭秋毫而無補，誤膺寵典，寖歷顯塗。恭遇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藴神明於默識，集聖智於大成。所宜旁求俊傑之才，上奉緝熙之學。顧臣淺陋，何所發揮，大明方中，宜收爝火；巨浸無際，奚擇細流。❸況臣氣耗早衰，體羸多病，目視昏近，幾晝字而不成；骨節支離，殆勝衣

❶「記注」，原誤作「注記」，今據四庫本改。
❷「成」，原誤作「臣」，今據四庫本改。
❸「擇」，四庫本作「取」。

而弗克。精力殫於簡册，夢寐役於松楸，恐填壑之無時，唯首丘之是念。伏望皇帝陛下迴乾坤之施，察螻蟻之誠，特假守於方州，俾暫還於里社，儻餘生之未泯，庶九死而可酬。敢望聖慈特除臣知梓州一次。

乞梓州劄子二十六日

臣近上表，❶乞特除臣知梓州一次。伏蒙聖恩賜詔不允，仰煩謨訓，丁寧誨諭，震懼隕越，無所自容。臣子之於君親，義無隱情，故不敢避再瀆之罪，輒復冒昧陳情。❷臣本庸虛，❸久侍經席，積日累月，已涉七年。陛下天縱聖神，日躋睿智，高明之度，非可管窺。臣之所學，竭盡無餘，肺肝底裏，皆可鑑照。顧臣淺陋，中無所有，繁言複語，無禆聖學。陛下方躬蹈堯舜，壼奧日深，宜得儒學之宗，道德之老，延之西序，執經於前，敷陳墳索，❹發明聖蘊，一辭開折，百慮洗然，乃可以益新輝光，奉承濬哲。如臣之比，寔非其人，加之疾病連年，心力耗廢，若不自揆，貪戀寵禄，失之一發，百發皆棄，差之毫釐，千里爲謬。陛下雖欲保全庇護，亦不可得。伏望聖慈以其久在左右，特賜矜允，則臣之餘生，今日以往，皆陛下之所賜也。臣無任惶懼懇切之至。

二六月七日

臣近上奏再乞知梓州一次，準尚書省

❶「臣近」，原誤乙，今據四庫本正。
❷「情」，四庫本作「請」。
❸「本」，四庫本作「以」。
❹「索」，四庫本作「素」。

劄子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所乞者。天高聽卑，未能感動，再三爲瀆，無所逃刑。臣伏思元祐以來與臣同時勸講之臣，程頤以人言罷黜；孫覺病廢，死於揚州；顏復、司馬康皆死京師。而臣抱疾累年，日加羸劣，形骸若此，福禄可知。故臣願及罪戾之未聞，疾恙之未發，得郡而去，一展先臣丘墓，庶幾死無遺恨。若未先犬馬填溝壑，則臣之報國，猶有日也。今儒學之英，皆在左右，宜更詳延俊德，旁求巖穴，博問遐觀，益廣聰明。如臣已陳之迹，已試之效，陛下所悉，無補可見。伏望聖慈察臣愚誠，特賜俞允。❶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二十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近三奏，乞知梓州，未奉俞允。方欲再露誠懇，干瀆聖聽，忽蒙遷授，恩出非常，聞命震恐，不知所措。臣竊以學士近職，侍從之首，文章議論，儒者所宗，必得天下英才，聲稱第一，乃可以厭服人望，爲國光華。臣以樸愚，獲侍左右，才力緜薄，無所堪任，使之解經述史，粗能勉强。至於文詞，實非所工。是以前不敢當書詔之職，已蒙聽許。今兹禁林，尤爲極選。重以久嬰疾病，形神俱耗，豈可强顏秉筆，貽朝廷羞？在臣之義，必難冒處。伏望聖慈特垂天恩，追寢成命，檢會臣累奏，特除知梓州一次。

❶「特」，四庫本作「早」。

二 二十五日

右臣近上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乞差知梓州，伏蒙降詔書不允者。睿恩隆厚，聖訓丁寧，在臣之愚，何以堪此。臣不惟文學無以過人，前已辭書詔之職，近又累乞鄉郡，義難祇受，兼於國朝故事有不可者。伏緣臣叔百禄見任中書侍郎，臣竊見仁宗時，翰林學士王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避親改侍講學士。昨蘇軾除學士承旨，亦以弟轍執政，懇請出知潁州。今中書政本樞機之地，無不統攝，臣若就職，理實有嫌。伏望聖慈許臣依王洙、蘇軾近例避免。臣未敢更乞川蜀遠州，欲乞除臣京西一郡自效，誓畢餘生，以圖報稱。

三 二十八日

右臣近兩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詔書指揮不許辭避者。稽違詔命，邦有常刑，然臣子之情，不敢不竭盡於君父。臣竊以避親故事，簡策具存，方陛下懋建大公，以先天下，而臣豈敢貪冒榮寵，晏然自居？雖無人言，豈不內疚。此臣所以不避誅責，至於必辭也。伏望聖慈察臣肺肝，實非矯飾，追還新命，❶特除臣京西一郡，誓殫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恩。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

❶「命」，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四 七月七日

右臣近三奏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乞京西一郡，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避者。瀆煩天聽，非止再三，罪不容誅，義非得已。臣竊以侍從親切莫如禁林，❶儒者之榮，誰不願此。❷況臣一門，自叔祖臣鎮、叔父臣百禄，前後相望，今臣復蒙還授，是爲三世迭居此職。臣雖至愚，豈不思上奉聖神之眷知，下爲門户之光寵，力欲祈免，殆非人情。然臣所以不避誅責、必辭不已者，伏以朝廷有避親之法，實關盛衰，蓋將垂永世之規，非特爲一人之計。遠則仁祖之世，故事甚明；近則神考之時，韓維亦避兄絳，出守藩郡。今陛下訓迪在位，未嘗不以至公，然則祖宗故常，❸君臣所宜共守，臣豈可靦顔居職，隳廢舊章。天下之人，不可户曉，竊恐上累朝廷無私之舉，而於臣有貪得幸位之譏，此臣之所不敢處也。伏望聖慈矜察，特賜收還告命，除臣京西一郡，他日任使，臣不敢辭，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

❶「親」，四庫本作「清」。
❷「誰」，四庫本作「孰」。
❸「祖宗」，原誤作「宗祖」，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六

表　狀　劄子笏記附

辭免翰林侍講學士狀十七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勅除臣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者。聞命震恐，無所容措。臣竊以侍講學士之職，始於真宗，所以延登耆儒，尊尚經術。自神考更定班制，止以侍從兼官。元豐以來，久虛學士之選。恭惟先帝神功聖德，在太史金匱石室之藏，今將繼五朝之書，成一代之典。考之故事，多委輔臣。伏念臣以樸學侍經帷，以薄才居史觀，徒積歲月，訖無勞能。間引親嫌，懇辭禁職，願從外補，少養沉疴。乃蒙假以寵名，付之事任，大懼無以報塞，唯速悔尤。方今獻臣宗工，在位服采，必有傑俊，可當選掄。伏望聖慈改授賢才，庶協公議。所有告勅，不敢祗受。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辭避翰林學士恩命，特授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尋具陳免伏奉詔書不允者。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祇服新恩。中謝。洪惟真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於成憲。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

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丕顯帝謨，尚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當窮極於高深；一祖四宗之書，已光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書筵，叨塵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繆公之於子思，亟饋鼎肉；燕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二子者，或以無人乎側而不能安，或欲致士於遠而先爲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謝太皇太后表

三請鄉邦，莫遂告歸之懇；四辭禁職，獲伸引避之文。成命曲迴，明綸再降，省循非稱，震悸交深。臣竊以在昔文武之興，本由任姒之聖，繩其祖武，詒厥孫謀，教誨之勤，《詩》《書》所述。恭惟睿德，光越前聞，大公如天地之無私，至明如日月之必照。保佑元聖，躋登太寧。思出入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惟其正。篤先朝之成烈，有太史之陳編，申勑司存，俾加論次。如臣淺陋，曷副選掄。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丕冒群生，答揚列聖。以正君心，爲定天下之本；以守國典，爲固後嗣之基。惟迪前人之光，以成昭子之法，兼收末學，俾贊大猷。重念臣病骨支離，壯心消落。周南一紀，已期終老於巖林；書殿七年，竊覬歸榮於桑梓。分安閒散，迺寘高華。臣敢不勉企前修，益堅晚節，庶圖薄效，仰答至仁。

笏記

臣伏蒙聖恩，特授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者。侍言經幄，特升嚴近之班；❶汗簡史闈，俾綴緝熙之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法堯舜，孝承祖宗，永言若昔之猷，仰對在天之烈。夫何重任，猥屬非才，當勉竭於衰疲，庶少酬於造化。

又

執秩經帷，❷奉邇英之典學；紬書史觀，揚神考之烈光。顧臣何人，獲預茲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至正，天造無私。積思六經，日進聖神之德；垂鴻千歲，眷言簡册之文。永肩報國之忠，益勵致身之節。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一副、馬一匹者。錫六命之章，仰勤司服；加三接之禮，進視康侯。循己無堪，在顏有靦。伏念臣布韋筮仕，徒步入官。經術空疎，謝桓榮之稽古；❸史才淺陋，慚倚相之讀書。驟升清切之班，復被便蕃之澤。犧尊所棄，飾以青黃；芻狗已陳，加之文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籲俊尊帝，養賢及民，藩飾群臣，寵綏四海。德必

❶「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秩」，據文義當作「帙」。
❸「之稽」，原誤作「稽之」，今據四庫本改。

稱服，愧無君子之容；負以乘車，當戒小人之寇。

謝太皇太后表

華林勸講，益親咫尺之威；文陛對揚，更被龍光之渥。省躬非稱，拜手若驚。伏念臣寬褐一夫，疲駑十駕。衣緼袍而不耻，每欲書紳；馭款段以言歸，敢蘄乘駟。豈意草茅之質，併蒙車服之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章物采以納民，重爵禄以勸士。既錫之福，又昭其文。同緇衣之好賢，授之館粲；異白駒之食藿，加以縶維。誓竭忠勤，仰酬眷禮。

進神宗皇帝御筆文字表 六年十月四日

臣某等言：先奉聖旨編修神宗皇帝御筆文字，今已了畢者。出而爲詔，見王者之深心；言則成文，表聖人之能事。著爲軌範，屬在繼承。恭惟神宗皇帝天縱聖文，神資睿斷，體虞舜之大智，躬夏禹之克勤。經緯萬幾，[1]焦勞百慮，自朝至昃而不遑暇食，昧爽待旦以啓迪後人。號令惟行，若風雷之鼓舞；指麾所定，如日月之照臨。惟門下省審之司，實王命出納之地，欽承聖畫，洞察物情，謨訓具存，真遊已遠。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並明御極，濬哲在躬，遹追燕翼之謀，仰對丕承之烈。將觀成式，

[1]「幾」，四庫本作「機」。

以起治功，申勅司存，俾加紬次。編之簡册，用資乙夜之觀；列於圖書，永爲大訓之寶。臣等謬居職業，幸預討論，迄奏成篇，愧無薄效。其《御筆》十卷，《目録》一卷，計十一册，謹具進呈。

辭賜茶合狀 八年二月十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進神宗皇帝御批真筆，特降中使賜臣茶一銀合者。伏緣三省同進先帝宸筆，臣以門下後省舊職，亦預上殿。所進止是七件，在臣殊無絲髮之勞，今兹隨例受賜，實慚面目。伏望聖慈許臣回納，庶安分守，則臣蒙被睿恩，過於拜賜多矣。

二十六日

右臣近奏乞回納賜到茶一銀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❶臣前後受賜，未嘗敢辭，今所進神宗皇帝真筆，不唯文字至少，與中書、尚書省不同，兼以實無微勞，是以不敢避煩瀆之罪。伏望聖慈除本省主行吏人支賜外，特降指揮，許臣回納。

辭免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狀 四月二日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特授臣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知制誥者。臣以樸學，久

❶「準」，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侍經帷，前蒙誤恩，擢處禁職。既以親嫌引避，天造曲成，特修廢官，俾專講勸，先帝大典，付之論譔，兼此二任，懼不克堪。而曾未朞歲，復承人乏，顧慚淺陋，每簡聖明。重念臣衰多病，心力減耗，使之執經述史，尚可勉彊，至於詞翰，實非所工，誠不足以塵汙玉堂之禁，重兼金華之職。矧今儒學之英，布列中外，可備此選，不無其人。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懇誠，特回睿聽，追還成命，俾安舊職，亦所以全覆其短，不違所長，庶殫薄力，少圖報效。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二 六日

右臣近具奏辭免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恩命，❶伏蒙降詔書不允者。仰煩睿旨，訓諭丁寧，內省庸虛，伏深震畏，輒瀝愚懇，再瀆天聽。臣伏見仁宗之初，孫奭爲侍讀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又三年，以本職出知兗州；馮京避親除侍讀學士，後爲翰林學士，不兼侍讀。神宗之初，司馬光、呂公著皆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初不兼學士之職。臣叔祖鎮事仁宗、英宗，再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召還，復爲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於去歲蒙除禁職，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講學士。今蒙復申前命，遂兼舊職，❷是臣因避親嫌，不一期歲得兩學士，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命，又以臣久在經筵，仍令兼職，即乞依舊例止兼侍講，

❶ 下「士」字，原誤作「志」，今據四庫本改。
❷ 「舊職」，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不帶學士，則於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少安分守，庶免罪戾。貪冒天寵，臣無任慚懼激切屏營之至。

謝宣召入院表

右臣今月日翰林待詔秦訓至臣所居，奉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使節光華，誤被以旌之召；臣衣顛倒，豈容俟駕之行。閭里生榮，搢紳動色。臣竊以謀猷入告於內，是謂論思；❶號令罔有不臧，實繫文翰。自唐世始命名此職，❷及聖朝尤慎擇其人，宜得宗工，進爲治表。如臣者學雖爲己，才不逮人，蚤塵儒館之遊，久備書筵之訪。徒勤夙夜，無補涓埃。五歲乞骸，固已慚於疏廣；九年勸講，❸何敢望於桓榮。間引親嫌，獲辭禁職，復膺前命，殊匪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縱聖神，日躋睿智，德剛健而篤實，學緝熙于光明。登進衆賢，兼收一介，俾陳薄力，以助鴻猷。臣敢不策勵疲駑，激昂忠義，苟可益國，其敢愛身。

謝太皇太后表

王人將命，天詔頒恩，望宸極以拜嘉，即私庭而示寵。省循非分，❹傴僂若驚。臣竊以正王者之心，慎在左右；鼓天下之動，繫乎文詞。唯茲翰墨之林，實首論思之地，仰膺異選，宜得偉人。如臣者經術不明，藝文無取。金華勸講，獲親日月之光；石室

❶「論思」，原誤作「思論」，今據四庫本改。
❷「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勸講」，四庫本作「入侍」。
❹「分」，四庫本作「稱」。

細書，俾述乾坤之業。曾蔑聞於績效，乃冞入於禁嚴。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旁燭。急堯舜之先務，哲在知人；躬任姒之思齊，寧於多士。況臣一門叔姪三世後先，起下國之孤生，受累朝之殊遇，負荷豈勝於山嶽，糜捐何啻於毫毛。臣敢不彌激儒衷，益堅素守，誓不渝於終始，庶少答於生成。

笏記

臣蒙恩特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敷言經幄，無裨典學之勤；視草詞林，實玷右文之選。避命弗獲，居寵惟憂。此蓋皇帝陛下慮憲祖宗，面稽堯舜，克艱厥后，無競維人，❶思廣攬於群才，故曲收於末學。唯當盡瘁，以答殊私。

又

西學侍經，無入神之精義；北門掌誥，非華國之懿文。祗荷寵靈，交深愧汗。此蓋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區寓，❷擁佑聖神，官不及私，人惟求舊，無菅蒯之或棄，❸同茅茹以並升。冀竭微誠，仰酬鴻造。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伏蒙聖恩以臣入院，❹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

❶「維」，四庫本作「惟」。
❷「寓」，原誤作「寓」，今據四庫本改。
❸「菅」，原誤作「营」，今據四庫本改。
❹「恩」，四庫本作「慈」。

司服頒衣，以儀辨等，飛龍出駿，凡賞眂功，顧維何人，亦預此賜。伏念臣文采不足以自表，學問不足以有行，軒冕之來，實惟絶意，文綉之美，不願施身。已叨儒者之極榮，復備邇臣之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慎司名器，訓迪臣工。以爲都士之容，宜有常而不貳；君子之乘，欲既閑而且馳。故於侍從之聯，特加蕃庶之錫。書紳自儆，惟敬慎於威儀；希驥爲心，當載加於鞭策。

謝太皇太后表

使軺趣召，入居文翰之司；宸扆對揚，薦被龍光之渥。省躬非稱，拜手若驚。伏念臣短淺凡材，顓愚樸學，謬塵法從，誤簡聖知，驟膺識拔之私，復荷便蕃之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廣載，兑澤旁流，道在寶慈，人無易物。重金飾帶，特頒上褚之珍；錯綵成韉，仍輟内閑之駿。仰愧崇賢之禮，難逃致寇之譏。惟勉勵於疲駑，庶少酬於覆露。

舉自代狀十八日

右臣蒙恩授前件職，合舉官自代。伏覩國史編修官、著作郎、集賢校理、國史院檢討張耒，文章瑰瑋，論議閎博，必能發揮典誥，爲國光華。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謝勑設表二十四日

享有加籩，雖循故事，與之禮食，以示優恩。惠浹賓筵，榮生官次。伏念臣挈瓶小智，挾筴陋儒。蓬蓽桑樞，進處玉堂之

禁；藜藿糲食，驟加雕俎之珍。於臣無饋肉亟拜之勤，而人有既醉太平之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重禄勸士，大烹養賢，稽《虞書》膏飫之文，從周家忠厚之禮。食呦鹿於苹野，俾得盡心；觴鶢鶋於魯門，愧非所養。唯當夙夜，圖報恩私。

乞郡劄子一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誠懇，仰干睿聽，退省僭瀆，無所逃罪。臣自熙寧之初，受詔修書，先帝末年，擢寘儒館。陛下嗣位，寖加簡拔，經筵、史館，并兼二任。遂塵禁近，竭力無補，而不離文字之職二十五年，兩目昏暗，幾於失明，蚤衰多病，心力損耗。自元祐五年任給事中日，乞知襄州一次，六年、七年又累乞知梓州一任，皆不蒙開可。臣實何人，誤被眷知，固當盡死，以圖報稱。而臣目疾愈甚，衰病日加，實懼精力不逮，瘝官廢職，雖填溝壑，無以塞責。重念臣自入仕以來，未嘗歷官州郡，今筋力疲憊，未敢遠乞近鄉差遣，伏望聖慈特除臣京西一郡，俾之展力自效，因得休養羸疾，倘未即死，則臣之報國，猶有日也。伏祈天恩特賜矜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二

臣昨日因上殿面陳至懇，伏蒙聖諭，不須入文字。臣受陛下殊常之知，雖隕身喪元，未足爲報，固當虔遵詔旨，靖共職事。然臣竊伏自念，入侍經席，於今九年。自元祐以來，侍從之臣得在陛下左右，無如臣之久者，豈可貪冒天寵，處之晏然。夙夕傍

徨，不能自已。是敢干犯嚴憲，剖列私誠。❶伏望聖慈終賜保全，特除臣外任一次，臣無任恐懼俟命之至。

三 四月五日

臣近上奏乞除京西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捧讀震懼，無地自容，輒復傾竭愚懇，干瀆天聽。臣伏見仁宗乾興之初，孫奭入侍經筵，至天聖九年出知兖州。❷祖宗之時，侍從出入，蓋示優容，非以在外爲疎也。今陛下聖哲天縱，輝光日新，而臣至愚，無奭經術，自初入侍，今九年矣。羸薾多病，心神衰耗，目視昏暗，日甚一日，是以不勝螻蟻之誠，徼幸大恩，特許外任，俾效薄力。因得少遂休養，庶幾所疾不至沉痼，未即填委溝壑，猶當糜軀隕首，仰酬天地之造。伏望陛下曲迴睿聽，早降俞旨，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四 九日

臣近兩具奏乞外任，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再三爲瀆，罪不容誅，仰恃寬仁，亮其誠實。❸伏念臣先於元祐五年八月兩具奏乞京西一郡，又奏乞知襄州一次，六年三月兩奏乞知梓州一次，七年五月、六月四奏乞知梓州，❹三奏乞京西一郡。然則懇請補外，乃臣素心，非始於今日也。伏望聖慈察臣螻蟻之誠，憫臣犬

❶「剖」，原作「部」，今據四庫本改。
❷「出」，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其」，原誤作「具」，今據四庫本改。
❹「六月」，原誤作「六日」，今據四庫本改。

馬之疾，❶累煩宸聽，爲罪已多，曲垂天恩，早賜俞允，除臣京西一郡。臣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表 紹聖元年四月

北扉入直，已竊玷於華塗；内閣延登，復謬塵於近列。付以民社，處之藩維，祇荷寵私，伏增震懼。伏念臣受材譾薄，逢世休明，學不足以造微，文莫能於行遠。徒以久陪勸講，誤被眷知。訖無横草之勞，素有負薪之疾，剡章屢上，請郡以行。詞禁嚴凝，獲解論思之職；河圖秘邃，猶叨侍從之班。仰惟天地之仁，難圖螻蟻之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稽古，睿智如神。迴日月之光，幽深必照；廓山海之度，❷細大兼容。憫駑力之已疲，施鴻恩而下濟。臣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心，益誓糜捐，仰酬覆育。

謝對衣金帶鞍馬表

伏蒙聖慈特賜臣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一副、馬一匹者。延閣升華，搢紳以爲榮遇；明廷拜賜，車服加於罔功。伏念臣寬褐陋儒，衡門賤士。仰際亨嘉之會，❸獲親咫尺之威；累塵侍從之班，重被便蕃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❹寵綏四海，藩飾群臣，爵賞所以勸能，恩禮欲其稱事。臣敢不省身知愧，彌堅報上之忠；執

❶「犬」，原誤作「太」，今據四庫本改。
❷「廓」，原誤作「廊」，今據四庫本改。
❸「嘉」，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遇」，原誤作「愚」，今據四庫本改。

策忘勞，益勵自公之節。❶

答記

臣伏蒙聖恩特授臣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軍州事者。❷ 伏念臣蚤緣樸學，久侍清光，誤被聖知，累塵法從，獲避北門之直，復躋内閣之班。此蓋皇帝陛下大德兼容，至明委照，察丹衷之有素，垂洪造以曲成。❸ 誓竭疲駑，俾圖報稱。❹

陝州謝到任表

伏奉告命，差臣知陝州軍州事，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上訖。❺ 對揚扆宁，方違遠於清光；分職藩維，已布宣於寬詔。伏念臣蚤緣末學，誤被眷知。經幄九年，無發明於古訓；史闈十載，獲紀述於神功。非堯舜不言，竊慕責難之義；惟祖宗是憲，仰裨求助之明。日月之光，螢爝何補；乾坤之德，繪畫難工。迫衰疾之交侵，瀝懇誠而屢瀆。獲解近嚴之職，猶塵侍從之班。惟陝服之舊邦，有召公之餘化，西當蜀道，東邇洛郊，稍即便安，良惟優幸。❻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文稽古，濬哲在躬，育德新其輝光，典學念於終始。謂臣久備顧問，每傾竭於肺肝；深簡睿明，實照知其悃愊。❼ 曲從所欲，用示至公。臣敢不上體宸慈，俯求民

❶「自」，四庫本作「首」。
❷「軍州事」，原誤作「事軍州」，今據四庫本改。
❸「曲」，原誤作「典」，今據四庫本改。
❹「俾」，四庫本作「仰」。
❺「訖」，原誤作「乞」，今據四庫本改。
❻「惟」，四庫本作「爲」。
❼「愊」，原誤作「幅」，今據四庫本改。

瘼，庶有承宣之效，少寬宵旰之憂。

國史院取索實録草沓奏狀 六月二十三日❶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檢會提舉修實録吕大防劄子奏：「臣昨奉勅提舉修撰《神宗皇帝實録》，今已成書。竊聞舊例，❷所修實録草沓，史官各收一本照證。今來本院所修實録草沓，合依舊例，又緣別無公案見得，欲望聖慈特許依例除定本外，將見在草沓各分一本與見在提舉修撰官以備照證外，餘依前降指揮焚毀，取進止。」黄貼子稱：「如蒙賜允，委不傳寫漏泄。」元祐六年十月十二日奉聖旨：「依奏。」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范祖禹將所得草沓限當日如法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遞舖轉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如有傳寫到別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陳。如輒隱留，當重行貶責者。

右臣尋依準尚書省劄子内聖旨指揮，將所得草沓并事目共二百一十沓，並於當日如法封角，共計五籠，差職員十將各一人管押遞舖轉送赴修國史院送納去訖，外即無傳寫到別本，及不曾轉寫與別人。❸委是詣實，謹録奏聞。并申尚書省照會及申國史院，乞依文交割訖。❹公文回示。

貼黄：草沓外有官簿五册，係是院例檢閲實録文字，亦同分到，不敢隱留，

❶「三」，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❷「例」，原誤作「書」，今據四庫本改。
❸「別」，四庫本作「他」。
❹「文」，四庫本作「數」。

今并送納，合具奏知。

開封府界居住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狀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范祖禹，已降勅命，差提舉亳州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黄庭堅，已降勅命，差管勾亳州明道宫。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各於開封府界居住，就近報應國史院取會文字。

右臣尋依準前項聖旨指揮，已交割本州公事與通判管勾訖，見赴發前去開封府界居住，聽候指揮。報應國史院文字次，謹録奏聞。

永州謝表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於正月五日準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尋於七日起離開封府界，於今月二十五日至永州公參訖者。罪惡盈積，重於丘山，仁聖寬容，厚侔天地，伏讀訓戒，感極涕零。伏念臣鄙野陋儒，荒唐末學，往承人乏，進備官聯，紬太史金匱石室之書，紀先帝成功盛德之事。才不稱職，罪豈容誅。無以仰述對天之休，共成垂世之典，實由愚暗，自速顛隮，宜正典刑，難逃顯戮，尚蒙全貸，投界幽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唐堯之至仁，體虞舜之大智。以好生爲德，故刑罰必主於輕；以不忍爲心，故昆蟲亦保其命。特屈士師之議，弗加蕭斧之誅，禹下車而泣辜，湯開網而祝獸。重

念臣稟生素弱，賦命多奇，疾病有年，死亡無日。今兹越洞庭重湖之國，鄰桂嶺炎瘴之鄉，形魄雖存，喘息殆盡，敢不刳心念咎，刻骨銜恩。螻蟻至微，誓答乾坤之施；犬馬雖斃，永懷帷蓋之仁。

賀州謝表 三年十月

臣某言：臣先蒙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準告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臣已謝恩祇受，即起發赴貶所，於十月十七日到賀州公參訖者。竄投湘浦，痛省咎舋，流放炎荒，尚寬誅殛，仰荷全貸，伏切涕零。伏念臣賦性至愚，受恩過溢，頃居近職，嘗有瞽言，不慎發於樞機，宜即刑於鈇鉞。聖心惻隱，訖至累年，天造涵容，難遏公論。由臣迷罔失道，狂惑妄行，❶自災厥身，以陷大戾，百生何補，萬死猶輕。伏遇皇帝陛下天地施生，日月臨照，躬蹈堯舜，心存禹湯，推文王葬骨之仁，軫仲尼埋犬之惠。雖當殄戮，猶或哀矜，賜以餘生，屏之裔土。已投身於魑魅之域，將淪骨於瘴癘之鄉，倘及泉而有知，猶結草以圖報。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六

❶「妄」，原誤作「忘」，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七

表

代王君貺宣徽北京謝上表

偃藩全魏，掌籥留都，選授所艱，寄付尤重。中謝。伏念臣識非慮遠，才不兼人，被遇三朝，歷年四紀，竊隆名於薇省，視峻秩於台司。往歲詔自西都，日朝法扆，宣聖猷而何補，尸厚禄以空慚，輒貢需章，懇祈閒職。寬恩從欲，蕃錫示慈，特置使於祠庭，俾即安於私館。間者祗奉召節，入對邇顔，幸陪宗祀之儀，獲預駿奔之列。天光委照，宸眷曲臨，特頒涣汗之恩，復假北門之守，越從散地，併總劇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責實群后，分治九圍，眷朔土之奥區，爲浚都之巨屏。大河斯控，重兵所屯，常輟元老之臣，俾居連帥之職。夫何圖舊，猥及匪能。重念臣久齒近班，三領兹任，撫綏之要，鎮守之宜，雖素乏於智謀，[1]嘗粗經於心目。敢不益堅晚節，彌激懦衷，勉企前修，仰酬洪造。

謝勅書獎諭賜銀絹表以下代司馬温公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公卿百官年表》成書，降勅書獎諭，仍賜銀一百兩，

[1]「謀」，原誤作「某」，今據四庫本改。

絹一百疋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苦節孤忠，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爲之補。頃膺睿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創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鑑古以念今。❶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累歲，紬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敢期温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貢金，加丘園之賁帛。載惟虚受，深切靦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德剛健而篤實，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賛書之重奬。寵踰華衮，❷既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謝再任崇福宮表

曩奏上陳，實爲貪禄，黈聰垂聽，亟沐頒恩，仰荷寬優，伏增兢悸。伏念臣器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叨塵二禁，辱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終獲懇辭。剖竹雍都，蔑聞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迨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志。而臣携藁在外，奏篇未終，❸蓋簡册之浩煩，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慚四體之不勤；而史筆專精，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知。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縻禄廩，常自訟而靡違。尚或無厭，曾不知耻，❹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

❶「念」，四庫本作「驗」。
❷「踰」，原誤作「喻」，今據四庫本改。
❸「終」，原誤作「忠」，今據四庫本改。
❹「曾」，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帝陛下大德包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❶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盡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所私，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晏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慰山陵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十日，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溥天同軌，有嚴聖后之喪；❷卜壤因山，備盡孝孫之志。寢宮長掩，廟祏惟新。臣某誠哀誠懼，頓首頓首。❸恭惟皇帝陛下行過高宗，念深文母，極奉終之大事，懷追遠之至哀。瞻容衛以如存，痛音徽之不返。原陵永固，與天地以無窮；祀享深思，惟春秋之匪懈。伏望順禮之變，卒哭以時，加養體之膳羞，獲如神之志氣，❹上承宗廟，下庇群生，凡在臣民，不勝懇願。臣屬居官次，阻覲闕庭，瞻望宸極。臣無任哀隕激切之至。❺

謝四任崇福宮表

自天有命，如地兼容，祇荷寵私，伏增汗愧。中謝。伏念臣性非語上，學昧造微，仰會聖朝，繆塵侍從。久去禁嚴之列，❻曠修臣隸之勤，薦領祠宮，再貪天禄，❼而年齡逾

❶「可」，原誤作「綱」，今據四庫本改。
❷「軌」、「有」二字，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❸上「頓」字，四庫本作「稽」。
❹「獲」，四庫本作「護」。
❺「哀」，四庫本作「悲」。
❻「禁」，四庫本作「近」。
❼「再」，四庫本作「坐」。

邁，齒髮益衰，疾疢交攻，形神日耗。惟職思於簡册，庶上助於謀猷，敢期復霈厚恩，俯從私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委照，罔間幽遐，洪造曲成，不遺品物。收簪履而未棄，憫蒲柳之先凋，特加異於常倫，俾養疴於散秩。顧勤勞之靡效，曷報丘山；冀撰述之有成，❶少裨毫髮。

辭免轉正議大夫表

中天霈澤，近輔書勞，亦及罔功，豈容虛受。伏念臣素無他技，唯罄孤忠，誤被累聖之知，❷寖服近僚之列，終因人乏，進貳宰司。先帝審訓群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多言，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即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邪，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慎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綍之過恩，亮循墻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庶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表

仁惟圖舊，賞異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伏念臣蚤緣末學，被遇累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宫，實荷雲天之施。❸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誤膺乏使之求，擢預贊襄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于文階，顧無横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輿情

❶「撰」，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被」，四庫本作「蒙」。
❸「實荷」，原誤作「荷實」，今據四庫本改。

共駭，内訟靡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慎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已行之成命；少安遇分，息被已之深譏。

謝表

離明繼照，兑澤旁流，祇受以還，震惶無措。臣聞以賢詔爵，則民興行誼；眂功爲賞，則下絶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虚。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疇衛上之功，❶績用蔑聞，褒章誤及。雖危衷之備列，終成命之莫迴，居寵無名，在顔有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唯誓糜捐。

謝太皇太后表

明綸誤及，涣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慚冒處。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彊，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瘝官，復當懋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薦奉詔音，兩紆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睿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强顔祇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鳲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

❶「疇」，原誤作「禱」，今據四庫本改。「功」，四庫本作「勞」。

照臨，光明下濟。誓殫駑力，仰答鴻私。

謝起居減拜表

伏準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内降以臣與吕公著近各推恩轉官，❶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别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後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慚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兹歲序之首，❷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絶艱，朝請殆廢，内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位則强力不前，❸朝夕爲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麽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跼蹐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遄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辭免除右僕射表

非常之寵，不降於中天；不次之恩，驟加於庸品。承命震駭，顧己靦慚。伏念臣起自諸生，初無遠業，學不足以迪先民之

❶「公」，原誤作「光」，今據四庫本改。
❷「兹」，原誤作「慈」，今據四庫本改。
❸「位」，四庫本作「列」。

覺，才不足以揆當世之宜，徒以被遇累朝，服勤庶職。苟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埃，惟知直道之可行，勉罄孤忠而自守。仰屬繼明之始，首膺訪落之求，拔自散僚，進陪機政，苟可利國，知無不爲，期於致身，死而後已。比嬰衰病，屢貢危誠，❶祈解組以即安，庶負薪之可愈。忽奉告庭之命，併叨躐等之榮，越從三事之中，擢冠百僚之上。力小任重，居寵思危，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伏望皇帝陛下達聰垂聽，劼毖任能，灼知三俊之心，深慮萬機之委。慎名器而不假，念后臣之克艱，俾逃竊位之譏，獲遂循墻之請。

上太皇太后表

誕告外庭，眷求同德，延登上宰，猥屬匪能，承命兢惶，無所容措。臣聞宰相者，所以代天理物，論道經邦，上和陰陽，下遂動植，權衡賞罰，藻鑑賢愚。大厦棟梁，豈容于撓弱；巨川舟楫，將濟於艱危。苟非得人，則必誤國。臣早塵顯仕，晚玷近司，❷受恩不貲，竭力無補。加以疾雖損而未已，老將至而益衰，將何以率萬邦黎獻之多，居三事大夫之首。内附百姓，外鎮四夷，非薄力之所堪，懼瘝官之有咎，義當引避，情敢冒居。矧今俊乂孔多，耆碩咸在，必有良弼，仰當聖心。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考慎其人，登庸於位，俾熙帝載，以亮天工。如臣之愚，恐不克稱，乞迴明命，以示至公。

❶「屢」，四庫本作「累」。

❷「近司」，原誤作「司近」，今據四庫本改。

第二表

囊奏上陳，誠辭既竭，綸言申答，謨訓未俞。臣竊惟自古睿聖之興，皇天所祐，必有碩輔，爲時挺生。同德協心，建功立事。故有堯、舜之后，乃有稷、契之臣；有成、康之君，乃有周、召之佐。用能盛烈格于上下，鴻名冠乎古今，方册所稱，軌躅可見。陛下大明出震，至德承祧，始在亮陰，動循禮法，既親典學，日就緝熙。實惟億世無疆之休，兆民咸賴之慶，宜得先覺之士，老成之人，左右有民，承弼厥辟，同底于道，永孚于休。如臣之愚，曷副兹選。而況弗循位序，敻越等夷，非拙分之所安，亦多言之可畏。靡遑夙夜，如蹈冰淵。伏望皇帝陛下鴻造曲成，至仁廣施，聽輟已行之命，免貽非據之災。詎敢飾辭，恭祈報可。

上太皇太后表

命出非常，義無虚受，仰勤睿旨，未奉俞音。臣伏以在昔仁皇纂圖，明肅聽政，英祖嗣服，慈聖臨朝，皆有宗工之臣，一德之相，誕保皇家之定命，發揚文母之徽音。是以左右前後，罔非正良，號令風采，咸可稱述。❶克有成烈，底於太平，民到于今並受其福。陛下齊任、姒之德，❷保成、康之君，坤德静而直方，母教仁而慈愛。端拱宸極，丕冒海隅，敷求哲人，式序在位，宜得碩輔，翼宣大猷。臣本非長才，又乏遠識，誤膺器

❶「咸」，原誤作「或」，今據四庫本改。

❷「德」，四庫本作「聖」，似是。

使，進貳宰司。不以德功，超居鼎鉉。將何以對揚休命，追配前人，安海内於覆盂，尊京都而奠枕。❶茲任尤重，非臣所堪。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睿慈，亟迴成命，庶少安於過分，免上累於知人。

謝表

君勞求賢，實出過聽，聖職論相，非容懇辭，拜命以還，靦顔無措。伏念臣受才至薄，造道匪深，無所有以及人，唯自信而行己。逮事仁祖，被遇英皇，膺前席之眷知，奉邇顔之顧問。當熙寧之初政，近神考之清光，唯知至誠可事明主，冀以直道少裨聖時。先帝察知不欺，聽順所守，恩厚侔於天地，禮待優於臣鄰。思隕首以無從，痛上賓之已遠。陛下大明繼照，庶政惟新，祗遹先猷，眷求舊物，越從散地，擢寘近司，尸厚禄以空慚，罄拙謀而無補。屬嬰病苦，久賜告休，宜從策免之科，乃奉庭揚之命。延登揆路，進備冢司。顧非經世之才，實玷代天之任，日有萬微之慎慮，❷身無數器之兼能。辭不獲從，居之益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虔膺駿命，誕受丕基，永惟立政之艱，思致生民之義。謂職業粹於群下，故加體貌之隆；治亂在於庶官，必自股肱之助。方恭默以思道，將垂拱而責成。乃俾瑣才，遽當重位。臣敢不上體至眷，愈堅一心，不遺力於餘生，庶少酬於鴻造。

❶「都」，四庫本作「師」。
❷「微」，四庫本作「幾」。

謝太皇太后表

成命已行，難收涣汗，力辭如僞，終負靦顔，祗受以還，震惶無措。臣竊以經綸天下之務，必得名世之才；斟酌元氣之和，實惟宰物之任。德稱其位，古難其人，矧當宵旰之勤，協濟艱難之治。伏念臣早緣末學，歷事累朝，徒罄愚忠，無裨至化。荷天地生成之德，蒙山海包納之仁，知其一介之無他，惟有寸誠而可録。陛下睿明臨照，旁及幽遐，聖政始初，眷求耆艾，擢居左省，參翊大猷。豈聞歲計之有餘，未覩時雍之於變，卧家嬰疾，❶曠日瘝官，❷猶圖報於君親，已分填於溝壑，遽奉告庭之命，併加躐等之恩。承乏宰司，秉均揆路，越處百僚之上，榮升三吏之崇。夫何迂拙之人，驟被燮和之寄。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布昭明德，保佑丕基，思濟群生，永綏四海，惟責成而任下，故獨斷而不謀。特出淵衷，俾司大柄。雖自昔君臣之會遇，如此幾希；❸而當今宗社之安危，莫斯爲重。臣敢不夜以繼日，公爾忘私，庶圖毫髮之勤，上答乾坤之施。

謝優禮表

非常之禮，振古未聞；不世之恩，容身無所。伏念臣自嬰疹疾，久限朝趨，違夙夜匪懈之勤，迴日月並明之報。方祈病免，乃

❶「卧」，原誤作「臨」，今據四庫本改。
❷「曠」，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幾」，原誤作「機」，今據四庫本改。

被褒升。既孚號于大庭，仍賜告於私室。相臣如此，舊典所無，欲辭則阻覲於天顔，欲拜則不虔於君命。進退維谷，戰兢履冰。實上賴於寵靈，幸小瘳于藥物。猶以足瘍爲梗，體力未勝，詔免造朝，俾先治事。愈弗遑於寧處，終獲遂於懇辭。復膺眷注之優，曲就疲羸之便。諒非獲已，乃敢欽承。肩輿及門，百辟駭視，給扶入殿，兩宫賜存。對咫尺之天威，幾顛倒於臣節。自昔元勳碩輔，大老宗工，❶或以詢謀，特加異數，豈伊庸瑣，乃更超逾。顧兹綿薄之餘生，益恐危亡之無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覆載侔於天地，恩義兼於君親，曲垂恤下之仁，特越循常之制。雖不能陳力就列，猶將使同寅協恭。慚非論道之才，叨被改容之禮，極臣鄰之殊遇，損著定之彝儀，顧雖殺身，無以報德。斗筲近器，螻蟻微誠，苟有益於公家，唯常致其死力。

遺表

臣聞始則有終，物之常理；❷生而必死，人之大期。垂没之言，哀鳴以叙。伏念臣久居散地，寖迫頽齡，仰被眷知，遽當大任。伏遇陛下恭默思道，垂拱仰成，❸圖庶政之惟艱，登衆賢而共濟。臣備位上宰，總率群司，嬰疾三時，卧家累月。殊常之寵，曠古罕聞，每思糜捐，無以報稱。常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圖國家之利，知無不爲。雖喘息之僅存，唯憂勤而不已。而膏

❶「工」，四庫本作「公」。
❷「理」，原誤作「禮」，今據四庫本改。
❸「仰」，原誤作「抑」，今據四庫本改。

肓之苦，藥石難攻，將永謝於明時，猶瀝陳於愚懇。伏望皇帝陛下務學時敏，作德日新，體堯舜之欽明，視祖宗之憲度。奉親思孝，守位以仁，永建無窮之基，益隆有大之業，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無任瞻天戀聖哀切屏營之至。

上太皇太后表

臣聞凡物之生，必皆反本；忠臣之死，猶不忘君。敢陳屬纊之言，上達垂帷之聽。伏念臣天與愚直，性惟拙迂，謂古道之可行，排衆言而自信。常欲省躬而無愧，事上以不欺。被遇累朝，照知忠藎，擢居上宰，斷自睿神。伏遇陛下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延登衆正，共濟多艱。而臣受命以來，半居病告，造朝之際，每荷優容，竊其下拜之勤，寵以給扶之禮，惟知盡瘁，以訖微生。聖明之時，獨先隕越，太平之業，不逮落成，没身有銜，報國無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明昭在位，保佑有邦，御六氣之中和，躋群生於仁壽。疇咨哲乂，慮憲祖宗，汔登濟於成功，不惑移于浮議。臣雖終螻蟻之壤，❶猶依日月之光。永辭聖朝，無任瞻天戀聖哀切屏營之至。

爲司馬公休謝賜銀修碑樓表❷

臣康言：伏蒙聖慈差管勾修建先臣光碑樓，入内供奉官李永言齎賜臣銀二千兩充修碑樓支費者。天恩遠臨，優賜下逮，銜

❶「終」，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馬」，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感泣血，未知所報。伏念先臣歷事四世，唯堅一心，晚節遭遇，得行所學。是以夙夜盡瘁，不敢愛身，勞心役精，繼之以死。恭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深軫股肱之虧，曲流泉壤之澤。恤典之厚，超越常倫，窀穸送終，哀榮已極。今豐碑之建，復加頒賚，矜念存歿，感極幽明。❶重惟先臣儉約清貧，未嘗畜積，啓手之日，家無餘貲。聖明燭知，俾濟終事。伏思前後，罕此異恩。非臣隕身喪元所可上報。待盡丘壟，不知所言。瞻望天庭，臣無任攀戀號殞激切屏營之至。

爲司馬植謝賜錢營葬表

右某言：伏蒙聖恩差將作監丞張某催黃河運木就管勾先臣康殯葬，❷仍賜錢一千貫，已於今月二十四日遷葬了畢者。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沈；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逮。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己，❸力學傳家，二聖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沉痾，掩遺恨而莫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卧，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沓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堋，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爲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❹往者不亡，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烏雀之銜環。

❶「極」，四庫本作「格」。
❷「木」，原誤作「水」，今據四庫本改。
❸「伏念」，原誤作「念伏」，今據四庫本改。
❹「之」，原重文，今據四庫本删。

謝太皇太后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躐舊章。兆協卜之以時，恩隕身而莫報。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世，嘗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傳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侈俗方改，哀楊縮之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禄私室，薦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掩窀穸之際，君命屢至，賵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堋。殘喘何力，秋毫在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深念功，❶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七

❶「陛下」，四庫本無。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八

表　狀

慰太皇太后梓宫發引表以下代富韓公

真馭不留，慈顔莫覿，奄及祖庭之禮，永違壽殿之居。❶恭惟皇帝陛下感創至深，哀號難處，儼龍輴之將駕，攀鳳翼以無從。凡在食毛，同增隕涕。臣退居田里，阻覲闕庭，瞻望宸極，臣無任悲哀隕越之至。

慰皇太后表

山陵備禮，儀衛啓行，祖載及期，真遊永遠。恭惟皇太后殿下孝思罔極，號慕難居，瞻服御以如存，望輜軿而不返。凡在臣庶，同切哀惶。臣退老田廬，久違京闕，不獲奔詣宫庭，無任悲哀隕越之至。

慰梓宫掩皇堂表

昊天罔極，率土同哀，遠日有期，因山制禮。掩玉衣於柏寢，閟金殿於泉扃。恭惟皇帝陛下號慕難居，孝誠備至，痛慈幃之永隔，哀真馭之不還。億兆之心，感涕斯

❶「違」，原誤作「惟」，今據四庫本改。

切。臣身居田里，心在闕庭，瞻望宸極，臣無任悲戀隕越之至。

慰皇太后表

神山祔卜，從先帝以上賓；真宅言歸，與厚坤而同久。恭惟皇太后殿下奉嚴宗廟，致孝皇姑，想真馭以如疑，痛徽音之永遠。臣退居田里，阻詣宫庭，臣無任悲隕之至。

慰祔廟表

三殿問安，音容永隔；九虞畢祭，廟貌惟新。恭惟皇帝陛下孝極奉先，感深追遠。天長地久，蒙休佑以無窮；春禘秋嘗，惟時思而匪懈。伏念節哀順變，❶調膳御宜，仰奉宗祧，俯安區寓。❷臣阻陪慰覲，徒切悃誠。

慰皇太后表

仙仗徐還，容衣長掩，升靈清廟，合食宗彝。恭惟皇太后殿下追慕增深，哀懷罔極，惟春秋之孝享，感雨露以時思。臣不獲奔詣宫庭，無任悲隕之至。

賀同天節表

伏以朱火司辰，薰風應律，當真聖挺生之旦，乃皇家累洽之期，罄海宇以傾心，望

❶「念」，四庫本作「願」。
❷「寓」，原誤作「寓」，今據四庫本改。

帝宸而獻祝。恭惟皇帝陛下躬膺駿命，寅御寶圖，體乾健以當陽，嚮離明而布治。流虹紀慶，甲觀誕祥，文軌所臻，華夷胥抃。臣叨塵三事，親際千齡，退老故廬，阻趨魏闕。處陶唐之俗，豈知帝力之深；效華封之民，但祝聖人之壽。

乞免赴明堂大禮陪位表

合宮蕆事，將嚴宗祀之儀；宸檢頒恩，俾預駿奔之列。顧惟衰耄，實切兢惶。恭惟皇帝陛下聖孝日躋，慈仁廣被，秩百王之盛典，因四海之歡心。對越上靈，陟配昭考。執籩在列，拱侯甸以同寅；鳴玉造庭，儼臣工之率職。何圖求舊，亦齒陪祠。伏念臣自處田廬，久嬰疾疢，步趨多梗，拜伏爲艱，懼隕越以無堪，顧恪恭而難勉。徒荷

乾坤之施，曲迴日月之光，唯同擊壤之氓，預享寧神之福。心摇魏闕，莫申顯相之容；夢想鈞天，阻聽我將之頌。臣以老疾，不獲依詔奔詣闕庭，無任瞻天感聖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謝詔書允所乞表

昭事上神，特降陪祠之召；閔勞黃髮，復推從欲之恩。祗荷寬優，伏增榮悸。伏念臣久塵爵位，無補聖明，雖退老於故廬，實繫心於魏闕。尚紆宸眷，洊沐恩波，將嚴享帝之儀，俾預造庭之列，虔奉自天之命，豈當俟駕而行。俯念殘年，素甘多疾，奏囊封而懇惻，望宸極以踟躕。莫克駿奔，惟懷惕厲。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兼容。知其筋力之衰，既難爲禮；免其道路之苦，

俾遂養痾。頒温詔以撫存，荷清衷之矜允，禮加舊物，風厚寰區。冀畢餘生，聊酬鴻造。❶

賀明堂禮畢表

五室奉祠，嚴祖宗而陟配；❷諸神受記，祚邦國以流光。熙事備成，普天同慶。恭惟皇帝陛下虔恭寶位，駿惠先猷，澤浸群生，化孚四表。建大中而順帝，茂馨德以事神。載謀載惟，祇率精禋之典；我將我享，式隆孝治之風。物采備陳，福祥紛至，❸御中天而發號，宥率土以均恩，書軌所臻，動植咸遂。臣退居田里，阻覲闕庭，徒傾就日之誠，莫預稱觴之列。

辭免轉司徒表

明綍忽降，寵數併加，内自省循，交深震慄。伏念臣本由孤進，仰會先朝，擢居三事之崇，謬處衆賢之列。當仁祖御圖之久，唯英皇毓德之初，於時執政之臣，肇啓建儲之議。計安社稷，乃惟報國之宜；力贊聖明，是亦秉均之職。九廟威靈以在上，慈闈保佑以居中。景命有開，大統終集，實由天啓，諒非人謀。敢伐善以稱功，期抱忠而没世。年踰二紀，事歷三朝，退安田里之居，俯迫桑榆之景。豈意故臣之奏議，仰紓當

❶「聊」，四庫本作「仰」。
❷「祖」，原誤作「禮」，今據四庫本改。
❸「至」，四庫本作「委」。

宁之覽觀，特簡淵衷，遽形褒詔，敷聞華夏，震聳搢紳，涣大號於明庭，沛鴻恩於私室，發自睿斷，匪由僉諧，特遷五教之司，益重三階之秩，顧茲衰朽，敢冒寵榮。且既往之功，復何足録；❶而非常之澤，義所當辭。伏望皇帝陛下俯亮丹誠，慎行過賞，聽輟出綸之命，免貽據蒺之災。重念臣早玷近班，素安拙分，年將及耄，寵則踰涯，已竊位於公槐，❷仍兼華於將鉞，當知止之日，豈饕榮之時。雖蒙虞帝之念功，曷稱武公之善職，由衷之請，報可是期。

謝明堂加恩表

世室奉祠，明堂涣號，❸鴻恩俯被，黄髮爲榮。伏念臣素乏異能，早逢亨會，荷三朝之眷遇，秉二府之鈞衡。徒膺體貌之隆，豈有涓埃之補。待引年而遂請，❹蒙佚老之推慈，獲偃息於故廬，幸優游於聖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講求國典，親饗明堂，對越上靈，嚴配昭考，受皇天之篤祐，擁宣室之蕃釐。麗澤豐融，群生鼓舞，薦紳蒙福，朽株回春。顧惟殘槁之姿，均被厖鴻之渥。❺矧更新於官制，特序正於文階。圖鼎餁之前勞，形贊書之厚奬。哀悰感概，舊華光華，雖居畎畝之微，敢忘天地之施。

❶「録」，原誤作「禄」，今據四庫本改。
❷「竊」，原誤作「寵」，今據四庫本改。
❸「堂」，四庫本作「庭」。
❹「待」，四庫本作「追」。
❺「厖」，原誤作「龐」，今據四庫本改。

謝轉司徒表

渙汗難收，莫由懇避，❶宸章申答，重荷褒嘉，祗受以還，震惶無措。伏念臣早緣末學，進齒清朝，誤蒙仁祖之知，擢備宰司之位。追英皇之嗣服，長樞府以秉均，曾無補於聖猷，遂出休於蕃職。❷熙寧初載，睿哲統天，入居論道之司，重辱改容之禮。屬嬰疢疾，靡效分毫，❸幸賴曲全始終，久遂休佚。豈意登儲之請，仰關當宁之懷，特追念於前勳，俾對揚於休命，顧臣何力，冒此殊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駿惠先猷，纘隆下武，❹推至仁而求舊，舉懋典以記功。上昭神祖之明，丕承文考之志，不遺耄齒，猶録微勞。雖貪天之功，古有明戒；而惟帝之念，敢不奉承。當仁寧負於靦顔，追孝實彰於睿德。昔爲羽翼之助者，隱不復顯；書龍蛇之詩者，死而後知。逢時之榮，在臣何幸，顧迫桑榆之景，曷酬天地之仁。

謝男受閤門祗候表

有命自天，延賞于世，祗奉宸旨，弗獲懇辭，俯念衰遲，豈勝感慰。伏念臣本興孤族，幸守素風，唯忠孝以傳家，非公侯之繼世。致位上宰，席寵三朝。何圖退老之時，猶被褒功之典，中台進秩，弱息預榮，斷自清衷，加於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寓，子育黎元，追先帝之升儲，眷輔臣之

❶「莫」，四庫本作「末」。
❷「休」，四庫本作「修」。
❸「分毫」，四庫本作「毫分」。
❹「下」，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定策。以爲固社稷者，猶將宥其十世；詔爵禄者，所以馭於群臣。體虞帝之寬仁，法周家之信厚。特推懋賞，以及貳宗，因垂勸於將來，故深矜於舊物。臣敢不知恩所自，重義於生。雖典謁無能，益勵教忠之訓；倘析薪克負，俾酬及幼之仁。

辭免册命表

君牙拜命，祇聖訓以奉承；史佚贊辭，在臣工而曷稱。輒殫悃愊，❶上冒高明。伏念臣起自諸生，謬塵三事，乏代天之遠用，竊浮實之隆榮。眷求輔政之初，嘗有登儲之請，因推懋賞，追録微勞。❷矧惟告老之人，當避涓辰之禮。伏望皇帝陛下特迴睿聽，俯徇私誠，罷法扆之臨軒，寢明庭之發册，庶安止足之分，免昭過溢之尤。

慰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再朞之喪，三代所共，禮制有限，聖情無窮。適臨祥事之辰，深切永懷之感。伏惟皇帝陛下奉先思孝，追遠厚民，體高宗之宅憂，同大舜之終慕。上尊祖統，虔遵服重之文；仰法天時，俯就立中之制。淵衷軫念，率土同哀。臣以告老，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遺　表

臣竊以天地者生成之本，故物終必復

❶「愊」，原誤作「幅」，今據四庫本改。
❷「追」，原誤作「退」，今據四庫本改。

其初；君父者倫類之先，故人死不忘其報。[1]垂没之懇，泣血以陳。伏念臣夙以薄材，起於孤族，思有爲于當世，竊志學於古人。進會休明，寖躋華顯，[2]奉使方强之國，[3]馳身不測之淵。仰憑宗廟之靈，[4]復繼先皇之好。仁皇帝以臣粗知忠義，嘗冒險艱，擢自諸生，俾司大政。英皇纘服，慈后臨朝，入長天樞，助宣聖化。陛下大明繼照，濬哲統臨，祇遹先猷，眷求舊物，延登三事，委總萬機，任遇不殊於兩朝，優禮實冠於群后。而臣拙謀無補，衰疾有加，乏期月之成功，辜帝心之妙簡，守藩無狀，報政蔑聞。俄得請以告歸，俾養痾而自便，曲全終始，[5]許遂退休。間者聖孝奉先，皇明燭隱，尚忝策勳之拜，特遷掌教之司。而臣沈瘵日侵，頹齡愈迫，蓋桑榆之向盡，非藥石之可瘳。重念臣歷事三朝，辭榮一紀，年登八十，位正三公，進則光顯於朝廷，退則安佚於田里。在臣揣分，何啻踰涯。故雖喘息之僅存，唯抱忠誠而不已。臣常思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徇國家之急，奮不顧身，苟蹈義而可爲，雖沈族而不悔。今乃幸終牖下，獲盡天年，將歸窀穸之墟，莫效縻捐之節。顧瞻白日，眷戀明時，受恩不貲，圖報無所。伏望皇帝陛下欽承寶命，光宅慶基，養氣志以如神，憲聰明而作后，臨下以簡，守位以仁，躋俗雍熙之期，納民富壽之域。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永辭聖世，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1]「死」，原誤作「世」，今據四庫本改。
[2]「躋」，原誤作「擠」，今據四庫本改。
[3]「國」，四庫本作「敵」。
[4]「廟」，原誤作「朝」，今據四庫本改。
[5]「全終」，原誤作「終全」，今據四庫本改。

代范堯夫辭給事中兼侍講表

右臣準閤門報已降告命，除臣給事中兼侍講者。臣竊以門下封駁之職，實惟出納之司，苟非公忠正直之人，無以振舉綱條，論議得失，選任所重，實難其才。伏望陛下日親儒臣，啓發聖學，勸講帷幄，敷陳典訓，必得經術行誼之士，厚重端方之臣，緝熙光明，陪侍左右。臣久去朝廷，待罪外官，識智暗淺，記問涉獵，加以衰遲，心神耗廢，學憂不講，經患不明，將何以供奉禁密，仰承訪逮。兼是二職，皆非所堪，聞命震慄，靡所自容。又臣與司馬光舊爲姻戚，臣隸左省，義亦有嫌。伏乞天恩聽許引避，亟收誤寵，遴簡衆賢，必得時髦，以副眷委。所有告命，不敢祗受。

代楊中散遺表

臣聞生則盡忠，乃人臣之常守；没猶有戀，惟君父之難忘。輒陳忍死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早由科舉，進齒仕途，慎守詔條，悉心民政，惟廉謹而潔己，❶矢勤恪以在公，未嘗枉道以事上官，附勢而取高位。宰司五邑，典守三州，雖無可紀之能，薄有見思之愛。徒積勞於歲閥，遂升秩於卿曹。洛邑分臺，蓋免守麾之責；祠庭領職，益懷尸禄之慚。伏遇宗祀熙成，鴻恩普被，更新官制，敷錫臣工，特易文階，仍疇封邑。而臣頹光已薄，衰病内侵。杳杳重泉，將歸於幽壤；昭昭白日，永謝於明時。顧

❶「廉謹」，四庫本作「謹廉」。

無論報之因，徒切哀鳴之懇。伏望皇帝陛下御中和於六氣，同長久於二儀，聚會百祥，覆庇四海。臣雖瞑目，猶生之年。重念臣自歷官途，踰五十載，未嘗被監司之刺舉，煩朝憲之譴訶，内揆始終，實無愧悔，猶希漏澤，俯及微宗，輒瀝悃誠，敢援故實。臣今有孫男某，粗承家訓，未齒官榮，伏望聖慈，特賜於文資内安排，臣永荷及泉之恩，敢忘結草之報。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唐通直提點利州路刑獄謝上表

中宁頒恩，外臺領使，載驅傳遽，已案部封，祗荷甄升，伏增震悸。伏念臣材資最下，術業無聞，徒服教於義方，遂策名於士路。備員冗吏，絶意榮階，蒙召對於燕閒，獲親聆於謨訓。會有嶠南之役，俾爲湖外之行，唯罄忠勤，懼辜選使。擢參公掾，旋屬家艱，起哀疚之餘生，貳轉輸於外計。猥惟孤進，盡出淵衷，當右輔之劇繁，❶顧小材之綿薄。一塵官次，三換歲華，曾無奏最之能，宜被黜幽之典。敢期易地，仍委案刑，叨任使之寖隆，荷寵靈之下矚，惟岷梁之舊域，邇庸蜀之奥區。封壤雖遐，獄訟素簡，俯容策勵，分職糾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博臨，高明廣照，總覈英髦之效，不遺疎遠之臣，特收轉餉之微勞，進備宣條之乏使。臣敢不上體欽恤，志期肅清，俾山谷之遐氓，識朝廷之惠澤。益殫犬馬之力，圖報天地之私，臣無任云云。

❶「繁」，四庫本作「煩」。

代楚待制謝再任崇福宫表

宸扆頒恩，琳宫分職，載循衰朽，祇荷寬優。伏念臣世緒單平，天資闇淺，誤膺煩使，寖履榮塗，曾無尺寸之長，諒乏涓塵之補。❶延登天閣，久塵侍從之班；委總价藩，荐被干城之寄。自戍歸於外闆，獲退領於祠庭，屢易歲華，坐縻禄廪。及兹滿秩，輒復冒聞，敢期從欲之仁，特遂庇身之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德海容，無一物之遐遺，俾群生之咸若。故雖蒲柳之質，猶霑雨露之私。冀極微誠，❷仰酬洪造。

代忠文公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卒隨於物化；人之將死，尤切於情言。易簀以正其終，視壙而知所息，敢忘忠懇，仰列睿聰。伏念臣起自孤生，出逢華旦，蚤備諫垣之職，誤膺仁祖之知。入三朝之禁林，侍二帝之經席，堅一心而事上，冒萬死以進言。荷山海之兼容，返耕桑而自樂。伏遇陛下大明出震，盛德承祧，延登正人，眷求舊物。録臣初議，進陟峻班，遠追尚齒之風，特降邇英之召。而臣已不任於筋力，阻趨覲於威顔，既獲懇辭，復遂休佚。竊惟禮樂之大，實係國家之隆。臣在先朝，嘗陪末議，是敢輒伸所學，猶惜餘生，克諧金石之音，仰備廟堂之奏。方志願之永畢，迫年齡之已頽，倘聖作明述之有成，則朝聞夕死而無憾。伏望皇帝陛下日

❶「塵」，四庫本作「埃」。
❷「極」，四庫本作「竭」。

躋聖敬，時憲聰明，畜德新其輝光，典學念於終始。刑孝風於四海，冒仁澤於群生，追堯舜之隆名，揚祖宗之大烈。臣雖瞑目，猶生之年。臣永辭聖世，無任悲戀激切屏營之至。

上太皇太后表

臣聞自古有死，乃前聖之訓言；君子曰終，亦先賢之志願。啓手足而知免，視丘原而與歸，猶陳垂没之誠，上達蓋高之聽。伏念臣本由孤進，素乏異能，被遇仁皇，擢居諫省，期於死職，不敢愛身。暨蒙英祖之知，再入禁林之直。神宗皇帝召從近輔，復寘邇聯，唯堅一心，如事二帝。辱賜骸骨，許歸田廬，荷天地之兼容，戴丘山而莫報。犬馬之齒，踰八十年；麋鹿同遊，幾二十載。伏遇陛下翊扶真聖，保佑丕基，登進群賢，眷求遺老。録至和之初議，加秘殿之華資，仍推延世之恩，以及負薪之息。召陪經幄，起領祠宮，特矜枯朽之餘，再遂佚休之請。得以考正鐘律之法，講明禮樂之原。莫獲造庭，克諧奏御，❶方同百獸之舞，未睹三雍之成。而臣年已迫於桑榆，疾無瘳於藥石，將歸黃壤，難戀明時。方今天人和同，夷夏歡悦，功莫高於任姒，俗將躋於成、康。倘制作之有期，雖隕越而無恨。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惟廟社之重，仰對祖宗之休，澄宸慮於繁機，納天和于沖氣。加膳玉食，頤神法宮，永庇烝民之生，益隆萬壽之祉。臣永辭聖世，無任悲戀激切屏營之至。

❶「奏」下，原衍「議」字，今據四庫本删。

代呂正獻公遺表

臣竊以死不忘君，乃人臣之常節；窮則反本，惟生物之大情。雖餘喘之至微，猶孤忠之未泯。伏念臣早由末學，進備邇聯，重膺累聖之知，克紹前人之烈。材力不逮，豈期位列於三公；氣血早衰，敢望年踰於七十。伏遇陛下踐盛德之祚，❶擁無疆之休，思庶政之惟艱，圖舊人而共濟，給扶以登文石之陛，特班以拜大昕之朝。顧未能致主於唐虞，躋民於仁壽，慚無補衮之效，已迫首丘之期。伏望皇帝陛下思先帝之緒，以遺大投艱；奉文母之訓，以永世克孝。不替詢謀於黃髮，勿忘視戒於丹書，❷作德日新，務學時敏。無爲以守至正，好問而察邇言，崇成聖功，永對宗祏。臣没而不朽，尚依日月之末光；死者有知，雖爲泉壤而受賜。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太皇太后表

臣聞學不羨生，古皆有死，惟歸全而知免，乃得正以告終，敢忘垂絶之言，上冒蓋高之聽。伏念臣夙聞前訓，早服近僚，席累世之弓箕，備六朝之鼎鉉。升降相與，休戚是同。伏遇陛下思齊任、姒之功，誕保成、康之聖，延登衆正，共濟多艱。❸而臣入侍經帷，進陪冢席，獨膺一相之任，愧乏三年之成，屢陳請老之言，歷罄避賢之懇。重辱

❶「祚」，四庫本作「阼」。
❷「戒」，原誤作「成」，今據四庫本改。
❸「艱」，四庫本作「難」。

改容之禮，特躋論道之司，同軍國之謀謨，參師保之輔導。尚貪天寵，往踐世官。唯高位之疾顛，矧羸軀之多病，僅存殘喘，猶抱孤忠。雖深軫於慈宸，訖無瘳於眩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儲神蠖濩，澄慮穆清，疇咨哲乂之良，顧諟祖宗之憲，納民仁壽，躋俗雍熙，則臣雖委骨於重泉，猶銜恩於永世。❶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八

❶「於永」，原誤作「永於」，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表

賀升許州爲潁昌府并德音表 以下代王樂道侍讀

伏覩某月日勅命，升許州爲潁昌府。今月某日德音，赦潁昌府管内徒罪以下，并蠲放秋税、進士免解、賜耆老粟帛、祭山川祠廟者。太嶽舊封，伊昔建旄之地；黄圖近輔，惟時啓聖之基。爰錫嘉名，特開新府。上奉祖宗之慶，俯慰臣民之心，當宸顧懷，寰區抃蹈。臣竊以帝堯光宅，肇發於唐邦；孝文纂承，越從於代邸。然未有邇王畿而夾輔，固宗子之維城，遂升明兩之輝，以久太平之運。珍圖大定，景命有融，考濬哲之勃興，在册書而絶擬。恭惟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統天，丕承五聖之休，高視百王之表。惟英考御圖之始，席仁皇累洽之期，陛下天授至神，地居上嗣，温文夙茂，淵懿日躋。於時特隆主器之儀，初被撫軍之寄，疏封東土，仗鉞南邦，允當四海之宅心，奉答皇天之眷命。旋膺帝典，登踐儲闈，歷數在躬，謳歌歸啓。運屬離明之盛，歲踰星紀之周，命式九圍，光被四表。乃眷興王之舊，聿懷追孝之誠，冠潁府之大名，即許昌之故號。合爲美稱，用協休祥，明命惟新，鴻恩下霈。宥罪寬賦，招亡禮神，甄

録賢能，優恤耆老，人祇共喜，❶動植交歡。況臣被遇青宮，覯光朱邸，潛躍之始，攀附最先。仰麗澤之洊加，與群黎而同慶，阻預稱觴之列，徒傾就日之誠。榮幸之私，倍萬倫等。

謝傳宣撫問表

今月日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某乙至西京，伏蒙聖慈以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并祔葬事。臣幹治悉已辦集，傳宣撫問，并賜臣茶一銀合者。先后在天，方飭尊崇之禮；尸臣謹職，特加撫諭之恩。拜以受言，感如挾纊。恭惟皇帝陛下德齊天地，孝格神明，銜罔極之深哀，嚴送終之大事。瞻原陵而感慕，知臣子之勤勞，臨遣使軺，俯傳天問。念違離之歲久，憐衰朽之力殫，載聽絲言，如親咫尺，乃頒茗飲，俾滌冥煩。況臣早翊儲闈，今司宫鑰。夙夜匪懈，惟知勉效於公忠；❷日月有明，敢謂特迴於私照。益當盡瘁，仰答見知。

謝山陵禮畢表

今月十日，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雲收仙馭，從列祖之威神；天作崇丘，❸與厚坤而長久。克終襄事，幸免瘝官。伏以先后扶持保佑之功，邦家永賴；陛下報復尊崇之志，典禮極隆。申詔有司，恪共大事。嗟上賓之遽遠，迫同軌之屆期，臣夙

❶「人」，四庫本作「神」。
❷「惟」，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丘」，原誤作「兵」，今據四庫本改。

夜在公，寢食俱廢，猶懼不及，豈敢遑寧。資群吏之鳩功，致多儀之肅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孝格於天地，至行感於神明，遐邇一心，中外畢力，靈衹幽贊，先寢永寧。曲全守土之臣，俾逃曠職之咎。臣荷恩實厚，居守方遥，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祔葬禮畢謝表

今月十日，濮安懿王三夫人祔葬禮畢者。寢園祔卜，真宅言歸，克成三板之封，永閟六珈之服。訖無曠失，苟逭譴訶。臣竊以濮王三夫人福慶所基，音容久翳，未備葬禮，實軫聖情。因展事於橋山，俾制儀於藩國。二役并作，庶功實繁，迫先遠之屆期，幸烝徒之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嚴宗廟，敦睦懿親，追遠以厚生民，送終以當大事。禮儀悉備，兆宅以安，上承英考之聖靈，永慰濮園之泉壤。惟庀司之官守，免獲戾於簡書。臣分職留都，阻覲宸闕，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宣賜銀絹表

伏準宣命以臣修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山陵了畢，賜臣銀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者。橋山展事，曾無述職之能；宸扆頒恩，猥被賞勞之典。載自惟省，深積覥慚。臣聞以庸制禄，則下不覬覦；先事後得，則人無僥倖。故功大者其禮厚，力勤者其報優，授受靡虚，勸沮斯在。伏自軒宫掩耀，宸極纏哀，四海遏音，共奉宅憂之政；萬邦同軌，恪承送往之儀。而臣居守都畿，典司

陵寢，固當上體聖孝，祗率官常，竭臣子之至情，奉邦國之大事。庀徒僅集，卜宅克成，❶皆上稟於睿謨，實俯資於衆力，凡居執事，敢憚服勤。至於道路所經，次舍之設，唯懼不供之獲罪，豈謂有勞而可書。錫外府之貢金，加丘園之賁帛，顧玆忝冒，深切兢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孝格天，至仁育物，使人不求其備，序情而閔其勞，上嚴聖后之喪，内盡神孫之志，務從優厚，以稱尊崇。顧無補於涓埃，亦預霑於寵賚，雖賞之寧僭，曲存勸善之方，而受以無功，豈逭《伐檀》之刺。誓殫忠力，仰答恩私。

皇后賜絹謝皇帝表

雲軿遠降，方展禮於因山；星使俯臨，遽頒恩於守土。公庭之積，❷私室是充，祗受以還，兢惶無措。伏念臣典司筦籥，嘗奉陵園，駿奔遠郊，迎扈仙蹕。屬母儀之届路，修官守以在公，曾無供億之勞，僅免曠瘝之責。已荷内朝之大庇，❸復叨實篚之殊恩，仰戴便蕃，實爲僥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教先宫壼，德御家邦，禮尊奉於宗祧，惠曲加於臣子。體乾坤之覆載，品物不遺；并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推恩有自，論報何階，冀竭愚衷，少酬鴻造。

謝德音表

陵寢即安，甫終於大事；宗祧升祔，肅

❶「宅」，四庫本作「兆」。
❷「公」，四庫本作「宫」。
❸「庇」，四庫本作「庀」。

奉於明禋。孝惻宸衷，恩覃甸服，詔音所被，蠢類相歡。恭惟皇帝陛下祇遹詒謀，布昭明德，極奉終之盛禮，廣立愛之慈仁，眷言二宅之郊，爰及三城之壤。陵土既復，役車告休，謂真馭之所游，意聖靈之降格。哀矜庶獄，悉緩於眚災，甄叙百工，❶特疇其勤績。賜田租於農畝，蠲屋粟於經塗，開釋逋逃之辜，申嚴樵採之禁，恩被動植，德歆神人。臣等分職留都，叨司陵邑，恭陪營奉，幸免曠瘝。已蒙寬宥於簡書，更獲究宣於睿澤，感抃踊躍，倍百常情。

慰蜀國長公主薨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❷今月十七日，蜀國長公主薨謝，輟朝五日者。主第纏哀，天支掩秀，訃傳中夏，慘結輿情。伏以故蜀國長公主柔静宜家，肅雍成德，鍾先朝之至愛，有賢女之令聞。姆教弗煩，化風自遠，早築王姬之館，大開蜀土之封，宜茂享於修齡，永增徽於寶萼。而穠華蚤落，眩藥無瘳，倏爲降渚之游，遽終歸妹之祉。恭惟皇帝陛下念深同氣，愛本篤親。趣駕臨喪，驚復衣之不返；廢朝出令，極恤典以追榮。況宗祧之升祔猶新，昭寢之哀思未遠，重此悲惻，撓夫睿神。伏願推理於難諶，割情於無益，上釋慈闈之悼念，俯安群下之憂惶。臣掌鑰留都，違顔法坐，莫由慰覲，徒切悃誠。

❶「叙」，四庫本作「序」。
❷「奏」，原誤作「奉」，今據四庫本改。

賀明堂禮畢表

饗帝報功，極聖人之能事；配天嚴考，舉有國之盛容。熙典備成，鴻恩誕布，聲名所暨，抃蹈攸同。恭惟皇帝陛下神智在躬，至仁守位。法陶唐之稽古，專講於舊章；放帝嚳之執中，丕冒於群品。荷三靈之眷命，因四表之歡心，練日季秋，戒期百執。齋宮蠖濩，儲精意以致虔；清廟顯嚴，展孝思而入祼。然後御六龍而旋軫，躋五室以交神。黍稷馨香，式昭於明德；金石擊拊，備薦於和聲。辟公顯相以在庭，侯衛駿奔而率職。靈心昭格，景貺洊臻，發大號於中天，均洪休於率土。巽風鼓舞，兑澤豐融，凡在萌生，率同茂遂。臣幸班持槖，阻預侍祠。守籥留都，病歎周南之滯；受釐宣室，何階前席之榮。

謝傳宣撫問賜藥差醫官表

今月一日某官某乙至西京，伏蒙聖恩特賜傳宣撫問，❶并賜臣湯藥一銀合，仍差醫官某乙看醫臣所患者。王人俯降，天語遥臨。頒藥品之良，俾蠲除於積疢；詔醫師之屬，就診療於微軀。九死之餘，再生可望。祇荷憫恤，伏切兢惶。伏念臣自領留都，實殫力拙，❷顧久尸於爵禄，冀少效於涓埃。唯成周分正之郊，素稱多事；屬先后因山之禮，仰迫嚴期。夙夜在公，寢食俱廢，唯知竭節，且昧養生。甫及暮春，已動

❶「恩」，四庫本作「慈」。
❷「力拙」，四庫本作「拙力」。

累年之病苦；載離炎暑，復加百體之尫羸。寒熱交争於肺腸，瘡痏外毒於肌革。精魂飛越，❶蓋積勞而損神；視息眇綿，嗟鮮食而伏枕。藥餌苦口，極瞑眩而弗瘳；疾痛呼天，迫困窮而反本。輒傾血懇，仰籲宸闔。豈謂皇帝陛下曲記舊臣，特迴宸眷。❷恩深覆育，軫父母唯疾之憂；德過生成，念犬馬至微之命。遠馳星使，傳諭堯言，仍分御劑之珍，更委國醫之妙。慈仁俯被，沈瘵復蘇，顧兹望外之所加，豈盡生涯之可報。臣謹當專精飲藥，委命就醫，儻肉骨以生存，誓没身而酬補。

辭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恩惟求舊，賞乃及私，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本由孤進，仰會先朝，遍躋臺閣之榮，詎有謀猷之補。徒以樸忠少與，狷直自將。當陛下潛躍之初，首東朝翊護之選。回淵講學，最承訪逮之私；内寢問安，日奉温恭之德。寖叨誤寵，進履亨衢，掌右掖之贊書，奉西清之密議。旋升内閣之直，出領全秦之師。屬景命之有開，方儲闈之肇建，亟膺嚴召，俾預下僚。遽承英馭之賓天，幸會飛龍之撫運。擢居憲府，曾無報稱之能；斥守輔藩，曲荷保全之力。越從舊許，入領大農，復違去於邇顔，尚保釐於西洛。守符屢易，報政蔑聞。俄得請於别臺，幸即安於私館。衰遲晚節，蹭蹬十年，已絶望於榮塗，唯繫心於魏闕。間自淮陽之卧，再司鼎邑之繁，疲力已殫，頹齡浸逼，養生

❶「魂」，四庫本作「魄」。
❷「宸」，四庫本作「睿」。

素拙，多病日侵。既歷三時，僅存餘喘，曠瘝斯久，隕越是虞。方哀籲於宸闈，丐生還於里舍，忽奉自天之命，特加躐等之恩，載自揣循，實爲僥冒。伏望皇帝陛下至明日照，洪造天垂，延登俊髦，慎假名器，聽輟出綸之命，俾安據蒺之憂。況當陛下旰食九重，勵精百度，憲章前古，董正治官。曷可無功而進階，豈容越次而受職，輿情共駭，自訟何安。重念臣疾疢未瘳，醫療方切，實懼滿盈之咎，敢饕寵數之榮。高位疾顛，昔賢明戒，由衷之請，報可是期。

謝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表

渙汗難收，絲言俯諭，未容懇避，徒積兢惶。恭惟先朝經始內殿，聚典學之古訓，延備問之宗儒。擇人甚艱，其職多闕，必踐二府，乃居此官，未有夐越等夷，輒假名器。上聖有作，百度惟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始定大夫之位，以易貳卿之聯，諒惟考績之明，乃預升階之典。如臣者識非慮遠，學不知方，歷事三朝，叨塵二禁。震闈調護，慚無羽翼之能；甸服蕃宣，屢被股肱之寄。素甘多疾，久去近班，荷大德之包容，嗟微生之屯阨。自膺睿旨，再領留都，甫及周星，半居病告。危衷備列，委照曲臨，蒙降侍醫，俯救殘喘。荐被出綸之命，併加躐等之恩，內揆無功，敢當誤賞。雖露章之甚苦，終賜禮之靡俞，祗服寵榮，實踰涯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布昭明德，保宥群生，承英考之烈光，御寰區之泰定。謂啓封之地，已優復於黔黎；賜履之邦，亦惠霑於動植。追惟潛躍之始，猶録攀附之勤。因宗祀之休成，霈鴻禧而普被；方叙勞於庶尹，亟興

念於遺簪。推潁邸之餘恩，記儲宮之舊物，力排群議，深簡聖衷。將特示於寵私，故靡循於功次。臣敢不益親醫藥，强整筋骸，冀畢桑榆，少酬塵霧。❶

謝加開府判大名表 以下代韓康公

進階極品，易鎮別都，懇避莫遑，冒榮有靦。伏念臣才非經濟，識昧幾深，兩塵鼎鉉之司，累玷節旄之寵。頃從祠館，❷起涖洛師，迫神考之遺弓，奉裕園之復土。遽被中天之命，再叨朔部之行。肆覲闕庭，仰祈旒扆，冀遂乞身之請，靡收涣汗之恩。顧殘槁以何堪，豈勤勞之敢憚，勉祇成命，深積愧懷。矧乃相印聯華，天倫並列，逢辰之幸，曠古莫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統天，至仁浹物，責成群后，分治九圍。❸圖任舊人，特舉懋官之典；奄受北國，俾修述職之勤。誓竭疲駑，仰酬覆育。

謝太皇太后表

禮均三事，寵冠文階，節制諸軍，任隆藩閫。伏念臣早緣末學，進齒近班，被遇累朝，歷年四紀。雖樸忠之自竭，無嘉績之可書。夙聞知止之風，屢有告歸之請。邇者對揚宸陛，親奉德音，疊賁需章，特紆使節。懼頻煩於睿旨，敢確守於私誠，終叨將相之榮，尚被腹心之寄。顧循朽質，深切汗顏。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保有群生，照臨萬

❶「酬塵」，原誤作「塵酬」，今據四庫本改。
❷「祠」，四庫本作「詞」。
❸「后」、「分」二字，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國，眷求舊物，宣布上仁。錫以龍光，玆及臣工之品；倚之屏翰，特嚴宮鑰之司。唯誓靡捐，以圖報稱。

辭免恩命表

恩唯厚下，曷可誤加，賞異及勞，豈容虛受。伏念臣早塵上宰，出守別都，愴神馭之賓天，屬橋山之卜壤。八荒同軌，極喪考之深哀；七月戒期，嚴送終之大事。而臣典司陵邑，申畫畿封，暨復土之克成，乃居官之所職。惟虞獲戾，敢謂書勞，上簡聖衷，誕宣庭告。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懔如蹈涉於冰淵，敢避瀆煩於旒扆。伏望皇帝陛下特迴宸聽，深亮愚誠，亟收出綍之恩，俾逭《伐檀》之刺。恭期報可，❶詎敢飾詞。

上太皇太后表

明綸薦降，寵數併加，義所當辭，情難冒處。臣向以典司宮鑰，修奉寢園，竭臣子之至情，嚴邦國之大恤，實惟官守，非曰事功。而況萬國會同，百執奔走，共奉因山之禮，豈繄守土之勤。麗澤天垂，明庭辰告，益疏井賦，增食爰田，夫何送往之微勞，乃預報功之懋典。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迴睿聽，深軫淵衷，輟成命於已行，慎褒章之或過。俾安愚分，庶協公言。

❶「期」，四庫本作「祈」。

再免恩命表

記功惟厚，祇寵靡遑，恭布危誠，未奉俞旨。臣竊以慎終追遠，以敦教義之風；送往事居，當竭公忠之力。臣備位藩鎮，服勞王家，❶何足言功，乃蒙推賞。伏望皇帝陛下慎司名器，深察肺肝，特寢過恩，免貽公議。

上太皇太后表

宸暉下濟，睿澤曲加，敢避瀆煩，必期俞允。臣竊以命書之寵，井賦之封，表疏爵之隆恩，繫馭臣之大柄。非其分義，雖一介以難加；苟有勳勞，則萬鍾而可受。臣職當居守，禮在奉終，乃事國之所宜，顧何顏而冒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俾人浮食，慎賞罔功，深矜悃愊之誠，特輟褒優之命。

謝　表

因山制禮，奉神考之真游；復土書勞，錫尸臣之壤賦。弗容懇避，唯切兢榮。伏念臣席寵累朝，受恩奕世，義均休戚，任處蕃宣。方聖宁之宅憂，當臣工之走職，共襄大事，咸底庶功。惟殫夙夜之勤，敢期日月之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以仁，眷惟西屏之臣，實司同軌之會。爰加懋賞，特越常倫，益圖報國之忠，仰答念功之賜。

❶「王」，四庫本作「國」。

謝太皇太后表

命出告庭，恩加守土，懇辭弗獲，祗受尤慚。伏念臣傾蒞別都，奄承遺訓，方切上賓之痛，已驚先遠之臨，祗率群司，克集大事。而況中外咸獻其力，遐邇各致其誠，豈臣獨勞，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穆清垂照，睿哲宣慈，知臣子之服勤，重原陵之送往。賚書示寵，率土知仁，誓竭精忠，仰酬鴻施。

北京謝上表

分正成周，獲辭宫鑰，偃藩全魏，復總兵符，祗荷寵光，伏增震悸。伏念臣久塵近列，仰際先朝，委秉洪鈞，再司上宰，一違鼎鉉，累建節旄，引年則過於從心，報國唯知於盡力。頃從西洛，入覲邇顔，歷陳匪石之誠，願遂歸田之請。疊膺睿旨，莫奉俞音，終叨衮鉞之榮，重被翰垣之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與日升，方庶政之始初，飭群工而勵翼，深簡股肱之舊，曲加體貌之隆，乃登進於文階，俾殿臨於巨屏。臣敢不上體至眷，乃心本朝，虔修述職之勤，勉企壯猷之效，誓堅晚節，仰答鴻私。

謝太皇太后表

保釐洛宅，曾無分正之勤；偃息魏藩，更委居留之重。方臨舊部，祗荷渥恩。伏念臣被遇累朝，歷年四紀。秉鈞宰席，再塵上衮之司；授鉞齋壇，薦忝元戎之寄。唯樸忠而許國，無敏智以過人。顧迫殘年，久

司厚禄，未遂乞身之請，復膺涣汗之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建大功，敷求至治，仁惟圖舊，道在宣慈。眷朔野之奥區，爲浚都之巨屏。洪流蕩析，生齒墊昏，郛郭阽危，耕桑失隸，責老臣之綏輯，分聖宁之憂勤，特加三事之宜，俾修連帥之職。臣敢不恪恭夙夜，强勉事爲，庶圖毫髮之功，上答乾坤之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表　狀　牋、功德疏、右語附

求退第一表　以下代文潞公

竊以不能者止，蓋量力以效忠。有疾則辭，豈愛身而避事，輒殫悃愊，上冒高明。伏念臣學古迂疎，受材淺薄，惟不欺而行己，敢有志於濟時。徒以辱先朝過聽之知，荷陛下非常之眷，越從散地，擢處近司，雖智力之已窮，諒毫分之無補。屬嬰衰病，累涉旬時，沈綿幾及於膏肓，羸瘠僅存於皮骨。桑榆向暮，藥物難瘳，未知朝謁之何期，唯恐顛隮之無日。千鍾賦禄，豈高卧而可當；三事列居，非養痾之所處。夙宵興念，惕厲匪寧，何待人言，固當自省。伏望皇帝陛下仁深惻隱，明燭幽微，曲成萬物之宜，不奪匹夫之守，使其全進退之義，察其無矯激之心，早賜允俞，俾遂安養。伏乞除臣宫觀差遣一任。下情上達，必冀於感通；人欲天從，誓期於得請。

二

忱辭仰請，初冀於必從；温詔報聞，敢煩於曲諭。荷并容之至廣，增危懼以彌深，再瀝由衷，仰祈垂鑑。伏念臣少而志學，出則事君，豈徒干禄以代耕，顧已委身而許國。竊欲粗行其志，庶幾有補於時，在畎畝

以無忘，矧廟堂之或處。自陪機政，思竭愚忠，蓋欲知無不爲，期於死而後已。倘非疹疾，敢就便安，蒙賜告之恩，已將罙月；❶在具瞻之位，曷可瘝官。久處公居，坐尸厚禄，豈敢慕名而自潔，蓋惟揣分以難安。伏望皇帝陛下感動至仁，哀矜舊物，迴大明之久照，察一介之微誠，賜以殘年，全其素守。使得上還重任，退即散僚，則臣永荷生成之恩，猶圖隕越之報。

三

疾難自力，蓋將止於不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敢避再三之瀆，終祈開可之私。❷臣伏自學古以入官，常欲捐軀而報國，在下位猶將竭力，備輔臣豈敢憚爲。所惜者難際之時，所處者可行之地。初心未遂，嬴疾已侵，强力外殫，疲神内竭，革膚日削，食飲至微，顧此形骸，已臨溝壑。況復眷存特厚，禮貌加隆，累降侍醫，頻煩詔使。垂天地大生之德，軫父母唯疾之憂，展轉伏思，戰兢無所。非不欲力圖報塞，勉就痊除，而勿藥難期，造朝曷日，所以懇祈引避，實不遑寧。伏望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任重，閔臣福過而災生。處以閒官，俾安拙分。肉骨之賜，没身敢忘，俞允爲期，屏伏以俟。

再求退第一表

竊以論道經邦，惟人乃可以勝其任；

❶「罙」，四庫本作「彌」。
❷「祈」，四庫本作「期」。

陳力就列，不能曷可以强其爲。輒瀝愚誠，上干天聽。伏念臣久安散地，寖迫頽齡，猥以薄材，遽當大任。伏遇陛下恭默思道，垂拱仰成，圖庶政之惟囏，登衆賢而共濟。臣備位上宰，總率群司，而嬰疾三時，卧家累月，虧君臣之至敬，損著定之常儀。每自省循，不遑啓處。威顔咫尺，莫伸下拜之勤；病骨支離，猶貪攘臂之禄。復以足瘍爲梗，步履益艱，賜告滋多，在公幾廢。不惟非養疾之所，亦恐違責任之宜，豈可瘝官，猶將卒歲。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昭鑑，深惻至仁。閔枯枿之逢春，榮華無幾；哀疲駑之盡力，驅策何堪。特解近司，俾安散秩，倘未填於溝壑，猶圖報於毫分。

二

囊封有請，恭布悃誠，綸旨載頒，曲垂訓諭。荷眷存之至厚，增惕厲以彌深，敢避瀆煩，必祈開可。臣伏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休戚所均，逸勤胥共。既委身而許國，敢避事而貪生。況臣親逢難際之時，道在可行之地，豈不欲久安禄位，益勉事功。而力不逮心，事將違願，嬰纏多病，困阨百罹，舊痏未平，新瘍復潰，形骸若是，溝壑可虞。豈可猶居三吏之崇，徒竊千鍾之廩。廟堂之上，乃處病夫；軒冕之榮，仍加槁質。實恐累國，誠非愛身。伏望皇帝陛下洪造曲成，至明委照，俯鑑愚忱，憫其衰朽。俾全進退之宜，特示始終之賜。上還相印，退即里居，則臣永荷更生之恩，敢忘九殞之報。

三

臣以久嬰沈疾，累貢危誠，冒瀆宸嚴，披瀝丹悃。頻煩睿旨，尚閟俞音，義不遑安，言非獲已。臣竊以上宰之任，大君是毗，師長百僚，儀刑近列。巨川舟楫，將濟艱危，大厦棟梁，豈容橈弱。當靖共於夙夜，以帥正於朝廷。而臣受命以來，半居病告，造朝之際，每損國容。復歸卧家，又已踰月，革膚益削，喘息僅存，倘勉强以能支，必疲羸之愈甚。内則萬目所視，外則四夷所聞，豈可尚備冢司，猶尸重禄。邇者合宫蒇事，百執駿奔，既免侍祠，又違宿衛。❶端居公館，阻受釐宣室之朝；近望闕庭，有卧病周南之滯。今明禋已事，率土蒙禧，是愚臣可去之秋，況拙疾無瘳之日，敢祈避位，庶免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深諒至誠，曲加大惠，察臣力小而任重，閔臣福過而災生，使之弛負擔於秉鈞，專精神於救藥，退安散地，以盡餘齡。瀝懇叩閽，期於得請。

賀太皇太后受册表

報功文母，奉册東朝，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臨萬國，坤載群生，濟皇業之艱難，佑聖圖於久大。號令之動，淵默而雷聲；德澤之流，雲行而雨施。幽遐鼓舞，跂喙涵濡，惟時盛典之行，曷稱難名之烈。至乃預抑徽稱之請，退避外朝之居，躬大禹之勞謙，體文王之寅畏。爰諏穀旦，率籲歡心，百辟造庭，九奏備樂，

❶「違」，原誤作「建」，今據四庫本改。

載揚丕册，祗上鴻名。同傾就日之瞻，共祝後天之祉，騰頌聲於四表，翔休氣於九清。

賀皇太后受册表

涓選休辰，誕揚鴻册，書文所暨，岳抃攸同。伏惟皇太后殿下儷極先朝，母儀萬國，褘衣揄狄，奉宗廟之烝嘗；《卷耳》、《葛覃》，首周南之風化。布宣陰教，保定皇家，莫隆帝母之尊，爰備天秩之禮。群后在位，六樂充庭，祗率歡心，奉將容典。體坤元而同久，與聖祚以無疆。臣近望宸闈，親逢華旦。

賀皇帝表

秉圭正宁，發册明庭，三殿講儀，萬方知孝。伏惟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聖敬日躋，聰明天憲。露門親學，惟先五典之從；温室問安，豈止三牲之養。奉東朝之慈訓，揚文母之徽音，德教始於愛親，神明察其事地。容臺秩禮，筵史涓辰，弁冕在庭，笙鏞備樂。金螭玉檢，發揮帝典之文；揄狄褘衣，炳煥軒宫之耀。詠大明於周雅，稽貴母於魯經，凡在群生，率同大慶。

賀皇太妃牋

展儀中禁，發册外朝，盛典惟行，群臣共慶。伏惟皇太妃塞淵秉德，柔順承天，輔佐先朝，勤勞内治。附寶啓軒皇之運，姜嫄興周室之基，誕育聖明，纂承謨烈。爰膺萬乘之養，實冠四妃之尊。涓選休辰，奉揚顯册，堯門協慶，軒耀增輝。

賀太陽不虧表

伏覩今月一日太陽當食不食者。此日而食，方克謹於明威；先天不違，遂仰銷於變眚。伏惟皇帝陛下虔恭正事，赫奕凝圖，茂馨德以感神，建大中而順帝。當正陽之告朔，有太史之奏占，減膳法宮，霈恩海宇，誠心所格，精祲自通。是以靈雨夕流，清風旦發，三辰澄煥，萬物昭蘇，光明不虧，夷夏咸覩。昔者商宗祇畏，享國百年，宋景憂勤，退星三舍，穹高鑑德，今古同符。臣親覩殊祥，限守留鑰，莫由慶覲，徒切歡呼。

謝賜六典表

伏蒙聖慈特賜臣《六典》一部者。上聖有作，百度惟新，稽古建官，任人立政。將憲章於周典，爰考正於唐文，眷惟當世之宜，必視後王之法。頒於列位，延及守藩，俾私室之受藏，仰慈宸之訓迪。披觀敢怠，紬繹知榮。

慰坼殿欑表元豐三年二月

伏審今月三日大行太皇太后坼殿欑者。大事請期，西階啓殯，慈顏寖遠，真馭不留。恭惟皇帝陛下號慕難居，孝思罔極，凡在臣庶，同切憂惶。伏望少抑睿懷，俯遵經制，上嚴宗廟，下庇生民。臣夙奉春宫，遠司留鑰，阻趨慰列，倍切常情。

慰發引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鳳翣啓行，龍輴肅駕，適臨祖載，尤切攀號。恭惟皇帝陛下孝性自天，哀情過禮，痛真游之不返，瞻内寢以如存。中外之心，追慕同切。臣阻陪班慰，但極涕零。

留司慰發引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❶恭惟皇帝陛下攀號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又留司慰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奄及發引。恭惟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殞越之至。

靈駕至西京慰皇后牋

伏覩今月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内者。恭惟皇后殿下遠違鳳闕，祇護龍輴，俯臨洛宅之郊，即次橋山之邑，追攀罔極，哀慕難任。臣居守封畿，奔迎道路，無任悲殞之至。

❶「審」，四庫本作「承」。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西京境内者。恭惟皇后殿下躬御雲輧，遠護仙蹕，將奉安於昭寢，爰俯次於洛郊，哀慕惟深，孝誠罔極。臣等恪居官守，迎奉道涂，無任悲殞之至。

靈駕到陵慰皇后牋

伏覩今月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永昭陵下宫。伏惟皇后殿下配位宸極，嚴事宗祧，祇率六宫，遠護仙駕，奉安甫邇，哀慕難居。臣以職事，奔赴山陵，無任悲殞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至永昭陵下宫。伏惟皇后殿下遠違椒掖，嚴奉梓宫，上體聖懷，倍深哀慕。臣等各以職事，奔赴山陵，❶無任悲殞之至。

進皇后禮物狀

具銜臣某。某物右謹隨狀上進，冒瀆尊嚴，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❶「奔」，四庫本作「祇」。

謝皇后回賜狀

具銜臣某。右臣伏蒙皇后殿下，特遣中使，賜臣某物若干。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謝以聞。謹奏。

慰掩皇堂表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宫禮畢者。橋山既祔，永追先帝之游；蒼野不還，深結溥天之痛。伏惟皇帝陛下深居恭默，西顧哀號，想真馭以如疑，慨慈闈之杳隔。臣駿奔陵寢，祇奉典司，慰覲無由，憂惶徒切。

又留司慰表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宫禮畢。恭惟皇帝陛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赴闕庭，無任殞越之至。

留司慰皇太后表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宫禮畢。恭惟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宫庭，❶無任殞越之至。

❶「宫」，四庫本作「闕」。

掩皇堂畢慰皇后牋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宫禮畢。伏惟皇后殿下奉先盡禮，送往增哀，大事甫終，孝誠備至。臣以職事，祗從行宫，無任殞越之至。

又留司慰牋

伏覩今月十日永昭陵奉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梓宫禮畢。伏惟皇后殿下哀深送往，號慕難居。臣等各以職事，陪從行宫，無任悲隕之至。

慰祔廟表三月

伏審今月十九日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祔廟禮畢者。金輅徐還，玉衣長掩，從昭陵之劍履，合清廟之樽彝。恭惟皇帝陛下聖感難居，孝思罔極。音容永遠，虚朝夕之問安；饗祀有嚴，惟春秋之匪懈。伏願順禮之變，節哀以時，調護清躬，道迎協氣，仰副神祇之望，俯安億兆之心。臣居守都畿，馳情軒闥，阻伸慰覲，徒切憂思。

又留司慰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升祔清廟禮畢。恭惟皇帝陛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某等伏限官守，不獲奔

赴闕庭，無任隕越之至。

慰皇太后表

伏審今月十九日嚴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神主升祔清廟禮畢。恭惟皇太后殿下攀慕摧咽，聖情難居。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宮庭，無任隕越之至。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朱火司辰，❶薰風育物，月紀正陽之德，天開甲觀之祥。罄海宇以傾心，望帝宸而獻祝，恭集祇園之侶，並翻貝葉之文。憑覺力之雄深，薦福田之廣大。伏冀乾坤長久，等睿筭以無疆；日月照臨，與皇明而不息。永居大寶，丕冒群生。

留司賀同天節表

伏以炎帝執衡，時司大夏，斗樞繞電，天發殊祥。當元聖之挺生，叶千齡之盛際，鴻明繼照，景祚無疆。罄率土以傾心，效華封而獻祝。恭惟皇帝陛下誠明天縱，濬哲日躋，丕承五聖之基，誕受三靈之貺。❷惟正陽之紀月，乃甲觀之誕辰，玉帛會朝，梯航納貢。臣等謬塵通籍，分守留都。就日望雲，阻預在庭之列；後天絚月，徒傾祝壽之誠。

❶「右」，四庫本無。
❷「誕」，四庫本作「翕」。

同天節功德疏右語

伏以帝出膺期，虹流紀節，茂對當千之運，於昭時萬之祥。敢率懽悰，仰依覺蔭，誦金言之秘密，瞻玉相之妙嚴。總集勝因，虔申久禱。伏冀壽山高聳，長居當極之尊；慧日增光，永庇含生之品。叢欣萃祝，倍萬常倫。

留司百官謝賜冬衣表

伏蒙聖慈各賜冬衣者。清風戒候，方秋律之正中；賁帛表恩，俾冬裘之預備。顧惟虛受，實切靦顔。恭惟皇帝陛下洪覆萬方，寵綏黎姓，垂裳而聽海內之治，求衣而念天下之寒。申勑有司，時頒列位，出大盈之委積，均麗澤以霑流。豈曰無衣，詎有秦人之賦；何以卒歲，皆同邠國之歌。惟誓捐軀，以圖報效。

留司賀明堂禮畢表

伏審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者。展采合宮，薦德馨於上帝；因嚴聖考，廣孝治以多方。❶大事熙成，鴻恩普被，書文所混，岳抃欣同。恭惟皇帝陛下則效乾坤，憲章古昔，神化覃於無外，至治格於太寧。規恢五聖之基，誕受三靈之貺，若祇舊典，亟蒇上儀。涓吉季秋，戒期百執，告虔清廟，肆饗總章。籩豆苾芬，薦四時之和氣；玉帛奔走，同萬國之歡心。坐宣室以延釐，御端闈

❶「以」，四庫本作「於」。

而霈澤，騰頌聲於海宇，塞休氣於穹旻。凡在萌生，率均茂遂。臣等獲班寬詔，幸覩昌辰，屬拘掌鑰之嚴，阻預稱觴之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表

西京謝上表以下代文潞公

偃藩全魏，獲解兵符，分正成周，復司宫鑰，祗荷寵渥，伏切兢營。伏念臣被遇三朝，秉均二府，任極代天之重，才無經國之能，辱體貌之兼隆，竭涓埃而何補。頃從踐土，往鎮北門，俾總護於將壇，遂七周於星紀。自越從心之歲，累輸乞骨之誠，疊奉宸章，莫迴睿聽。比膺召節，入對邇顔，奉陪宗祀之儀，克謹駿奔之職。忽奉告庭之命，復乖謝事之期，進秩上公，居留西土。拜封章而懇避，祈印節以並還，靡收絶等之恩，終莅撫封之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守位，大德記功，責實衆賢，深矜舊物。改容加禮，將申勸於臣鄰；佚老示慈，許漸還於里舍。曲全終始，尚委藩宣。臣敢不上體眷懷，乃心王室，勉企壯猷之效，粗修述職之勤。冀畢餘年，仰酬洪造。

謝加食邑實封表

慈仁圖舊，慶典策勳，祗服寵私，交深榮悸。伏念臣早塵異選，進履亨衢，誤膺仁祖之知，擢處冢司之任。洪惟英考，命自帝庭，仰當付畀之心，俯協謳歌之望。登儲有請，實爲輔相之宜；衛社竭勞，敢期爵賞之

報。荷皇明之燭隱，頒天詔以褒功，仍稽進律之文，亟發告庭之號，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幸獲遂於懇辭，猶曲加於麗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明德，祇遹詒謀，永懷追孝於前文，故特眷求於舊物。功慚丙吉，增大博陽之封；寵越韓侯，奄開北國之土。誓竭縻捐之節，仰酬覆育之仁。

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懇避無從，感抃茲極。伏念臣早塵列爵，幸克有家，服采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大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薦被褒嘉之典，甄收弱息，齒預周行，篤前勳而不忘，慚舊德之可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覃及幼之恩，敷錫馭臣之福。賞延于世，既祇服於寵私；仕教之忠，誓共期於報塞。

謝賜詩序表

宸眷俯臨，天言誕布，拜受之始，服寵若驚。臣聞昔者帝舜作歌，申勅天命，推功臣下，爰及股肱，臯陶拜手，颺言其事。周之成王，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亦歌《臣工》。列於《詩》《書》，著爲典訓。而未有褒優黄髮，甄叙舊勳，昭神祖之明，述文考之志。然則聖作之美，獨冠古今，必得鴻儒碩學之臣，序而紀之，天旨示慈，輔臣奉命，復頒温詔，賜以表恩，榮遇之極，曠古莫比。顧臣無狀，何以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質天縱，聖學日躋，制作參於造化，惠澤涵於動植。以臣被遇三朝，服勞四紀，簡在宸

宁，録其涓埃。體貌過隆，宴犒加等，親紆睿藻，寵其行役。竊惟聖哲之言，夐越《風》、《雅》，當傳示永久，與天無極。今序述之作，又所以宣昭發揚。譬如日月之光，捧以卿雲之氣；璧琮之采，薦以繅藉之輝。蓋將聳動於後來，❶豈獨照臨於私室。謹當刻之金石，傳之子孫，對揚洪休，焜燿朽質。非常之寶，居有神物之護持；不世之恩，誓畢微生而報效。

進御製詩碑狀

睿藻惟新，鐫功甫畢，非特一時之寵，乃爲萬世之傳。在臣之榮，何以過此。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文思，齊聖廣淵，言成典謨，體備《風》、《雅》。雖天文下照，萬物咸覩，方册所載，億祀不刊。然臣受藏寶章，負荷聖訓，唯刻金石，可圖永久。末學淺陋，無能敷述，蒙被恩光，不勝感遇，謹爲之記，附於其下。詔書詩序，別刊琬琰，凡爲二碑，立之私室家廟之右御書閣下，榮及祖宗，❷傳之子孫。顧兹異渥，何以報稱，惟殫忠力，仰答鴻造。其刊石摹本，謹隨狀上進。

留司慰太皇太后小祥表

伏審今月二十日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小祥者。坤儀永謝，天序不停，奄及諱辰，俯臨祥祭。伏惟皇帝陛下孝誠罔極，聖感難居，瞻風木以興悲，歎隙駒之倏過。練冠始

❶「動」，四庫本作「勸」。
❷「宗」，四庫本作「考」。

御，勉遵禮制之文；廟祏猶新，哀薦時思之享。凡在臣庶，同切憂惶。臣等伏限官守，不獲奔詣闕庭，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黃髮殘年，過忝公圭之貴；成周京邑，猶司宮鑰之嚴。仰祈從欲之仁，俯遂乞身之請。伏念臣頃居朔部，累貢需章，雖備列於危悰，尚莫迴於宸聽。寵禄既極，筋骸益衰，將耄及以無堪，顧職思而難勉。況聖朝念老，賢相辭榮，如臣之年，謝事已久，輒復申於前懇，冀獲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深軫睿慈，恫矜舊物，全其終始，許以歸休，庶偃息於故廬，少優游於聖日。未就溝壑，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軺傳命，宸檢頒恩，荷異寵之眷存，撫微躬而榮懼。引年有請，顧未遂於私誠；佚老推慈，冀終迴於睿聽。誓竭衰殘之力，仰酬覆燾之仁。❶

乞致仕第二表

危衷上列，高聽未迴，仍頒深厚之訓言，重荷褒優之寵數。敢再殫於愚懇，冀終奉於俞音。伏念臣猥以薄材，謬當大任，備將相踰於三紀，竊名器冠于群臣。仕以易

❶「燾」，四庫本作「幬」。

農，望豈及此，[1]內自循省，實已滿盈。爰從累歲以來，薦有乞骸之請。宸聰屢瀆，私志莫從，既久越於常期，復將加於耄齒。犬馬之力，雖戀於主恩；乾坤之仁，宜息於老物。伏望皇帝陛下曲迴睿睠，俯徇微誠，閔其蒲柳之衰，賜以桑榆之景。俾還印紱，退處田廬，上以全君父始終之恩，下以安人臣止足之分。帝閽延首，得請是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如瞻咫尺之威，仰戴便蕃之寵。禮加舊物，猶曲示於縶維；日迫殘年，顧難勝於强力。重煩使節，親諭德音，惟銜雨露之私，更竭涓埃之報。

乞致仕第三表

連年請老，已屢瀆於宸聰；累詔申恩，尚未從於私欲。荷寵章之至厚，循愚分以難安，敢冒重誅，復殫危懇。竊以華實既落，物性必歸其根；筋力或衰，聖人不及以禮。兹乃天道，亦惟人常。伏念臣學以入官，固有致君之意；出適逢世，本無經國之能。分珪爵不爲不多，被眷遇不爲不久。形神弊竭，齒髮凋殘，數年以加，八十斯至，難勉從於官政，當退伏於里居。伏望皇帝陛下洪造天垂，至明日照，念其周旋四紀，出入三朝，雖無補於毫分，嘗服勤於夙夜。閔兹篤老，賜以殘骸，則臣永荷生成之恩，

[1] 「及」，原誤作「易」，今據四庫本改。

猶圖隕越之報。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訓言深厚，渙發於嚴宸；使傳光華，俯臨于蓽室。仍昭異渥，俾絶來辭，荷睿旨之丁寧，撫愚悰而震悸。然人臣之義，退豈忘於盡忠；君父之恩，老或容其謝事。雖居畎畝，猶在朝廷，顧衰朽以無堪，復滿盈之是懼。分當知止，久已過期，終冀哀矜，曲從誠請。頻煩詔諭，感極涕零，唯誓糜捐，仰酬覆育。

第四劄子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四馳使節，疊奉詔書，仍煩聖言，復斷來請。君父之恩過厚，人臣之分難安。仰天聽之至高，懼物誠之多瀆，恭承寶訓，永鏤丹衷。顧潦倒於桑榆，久涵濡於雨露，誓知止足，可質神明。冀終閔於衰殘，幸早垂於俞允，唯竭已疲之力，少酬下逮之仁。

慰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大祥表

恩厚者其服重，故極於至隆；痛甚者其愈遲，故久而後釋。中月而禫，告民有終。伏惟皇帝陛下取法二儀，宅憂三祀，考先王之制禮，服天下之通喪。誠孝兼隆，情文備至，感歲時之變易，履霜露而慘悽。奄及祥除，益深哀慕。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云云。

又慰皇太后表

真馭不留，慈顔永遠，祥除奄及，禫祭俯臨。伏惟皇太后殿下孝感難居，哀誠罔極，奉宗祧之先祀，思文母之徽音。禮制有終，喪期無過，宸闈追慕，率土同哀。臣限守留鑰，不獲祇詣宫庭云云。

又留司慰表

徽音如在，追仙馭以無從；中制有期，遵聖經而俯就。伏惟皇帝陛下典禮象乎天地，至行格乎神明，哀慕廓然，孝誠顒若。日月遄邁，驚歲律之再周；霜露薦臻，惻宸衷而增感。❶臣等限以官守，不獲奔詣闕廷，無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至仁垂眷，多物分頒，荷寵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臣才非秀世，❷業昧經邦，夙備位於冢司，寖躋榮於極品。沐雲天之澤，踰分無涯；依日月之光，歷年斯久。未遂歸休之志，猶塵居守之榮。迨此周星，蔑聞報政，適屬始生之日，復叨行慶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厚禮優賢，寶慈御極，深眷股肱之舊，曲加禮貌之隆。❸俯記微生，特推異數，篚盈賁帛，器備精金，❹仍蕃錫馬之恩，曷逭維鵜之刺。纘戎于祖，慚山甫之將

❶「衷」，四庫本作「哀」。
❷「才」，四庫本作「材」。
❸「禮」，四庫本作「體」，似是。
❹「精金」，原誤作「金精」，今據四庫本改。

明；受祉既多，俾魯侯之燕喜。載循瑣質，若蹈深淵。敢不俯竭精忠，仰祇休寵，庶效糜捐之節，用酬覆育之仁。

賀鄜延路奏米脂川大捷表

神武有征，鋪敦河右，王旅無敵，震疊海隅。亟奏膚功，大屈群醜。臣聞苗民弗率，舜帝所以徂征；昆夷不賓，文王所以肆伐。蠢茲北敵，❶盜彼朔方。恭惟皇帝陛下稽謀自天，受命于祖，式遏亂略，爰整六師。如飛如翰，始維揚于我武；❷于疆于理，將即敘於西戎。告捷九重，歡騰萬宇。❸臣限守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賀瀘州奏破蕩乞第巢穴班師表

鬼方負險，王旅濯征，燀以天威，渙如冰釋。伏惟皇帝陛下誕敷文德，載纘武功，撫荒服以來王，冒海隅而率俾。蠢爾小醜，敢扞大刑，❹爰興采芑之師，式舉渡瀘之役，殲其種落，靖我封疆。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

再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六日

請老連年，詞情既竭，賜詔盈篋，恩禮

❶「北敵」，四庫本作「羌虜」。
❷「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歡騰」，四庫本作「騰歡」。
❹「刑」，四庫本作「邦」。

過隆。敢冒慈宸，重列丹懇。伏念臣自塵守鑰，載越周星，愈迫頹光，猶居重任，力不能而當止，耄將及以奚爲。臣之所以事君，必知進退之分；上之所以待下，貴全終始之宜，俾其佚休，是謂仁厚。伏望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洪造曲成，深軫衰遲，特垂開可。庶託乾坤之施，尚延犬馬之年，偃息以觀太平，優游以樂終歲。雖在畎畝，敢忘朝廷。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使驛載馳，有光於原隰；詔函捧對，如邇於威顏。顧衰朽以無堪，尚采收而不棄。恩榮斯過，志願未從，重辱王人，遠傳天詔。誓竭涓埃之力，仰酬雨露之私。

乞致仕第二表 五月四日

臣近上封章，願還印綬，詔書俯諭，天聽未回。雖大君之命當從，而匹夫之志難奪，期於俞允，敢避瀆煩。臣竊以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臣今行年七十有七。昔伊尹告歸于亳，周公退老於豐，伊、周聖賢，老亦謝事，況臣何人，敢竊高位、貪重祿而不知止乎。雖聖主慈仁篤厚，優寵老臣，後世其謂臣何。又國朝以來，宰相致仕者不可悉數，未聞有如臣之年而不得謝者。豈先朝薄於雅故之臣乎，乃所以厚之也。伏望皇帝陛下閔臣衰篤，察臣懇誠，賜以殘年，遂其夙志。使之含哺鼓腹，行歌放言，爲華胥之民，樂堯舜之世。豈獨臣之幸，亦足見國家忠厚，安佚老者之至於斯也。陛下幸而

許之，臣不勝大願，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章表

星使俯臨，天言薦降。恩惟求舊，特昭示於優隆；志切引年，尚未俞於悃愊。顧循殘槁，蒙被眷存，雖殫螻蟻之微誠，曷報丘山之大賜。

乞致仕第三表 二十四日

臣近以囊封繼上，綈檢重頒，雖荷渥恩，未諧懇請。罔避再三之瀆，深懷隕越之憂，庶動聽卑，必期報可。伏念臣受材頑薄，逢世明昌，甫越壯年，亟躋近列。任隆二府，久親日月之光；位冠三階，何補乾坤之德。自叩閽請老，覲闕輸誠，獲解兵符，復更宮鑰，俾從優佚，許漸歸休，瞻依松楸，息偃蓬蓽。非不知萬鍾厚禄，保之足以豐家；極品崇資，居之惟當報國。其如形神弊竭，心識耗昏，生亦有涯，老當知止。矧屬朔方用武，隴右開疆，使傳之所往來，川塗之所交會，惟是劇繁之地，❶必資彊敏之才。使臣旅力方剛，勤勞敢憚，深憂曠怠，上累保全。伏況陛下旰食九重，勵精庶政，憲章前古，董正治官，百度惟新，衆材並用，將責實效以趨懋功，尤非老者惰偷之時，鄙夫尸素之日。固當自省，何待人言。伏惟皇帝陛下光被四遐，仁育群品，曲迴照鑑，深軫睿慈。念臣自及從心，請無虛歲，特加

❶「劇」，原誤作「劑」，今據四庫本改。

衰老，許以乞身，歸印綬於有司，❶納節旄於故府。優游畎畝，歌詠唐虞，仰戀聖時，貪延暮齒，庶未填於溝壑，獲退老於丘園。臣之至情，實盡於此，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奏牘剖誠，屢干天聽，封軺繼軌，三錫宸章。仍煩諄誨之言，俾絶後來之請，荷寵榮之甚渥，循涯分以難安。疲駑無堪，雖切君軒之戀；倦飛欲息，唯求枝木之依。重辱使華，親傳睿旨。冀竭餘生之力，仰酬洪造之仁。

第四劄子 六月十五日

臣近以頻上封章，屢塵日月，聖恩優厚，眷遇曲私，疊馳使軺，累賜詔札。雖古有勳勞於國，寵數或未之聞，況臣無裨補於朝，耄昏何以當克。下拜隕越，伏思震惶。臣位極三公，年垂八十。苟有毫分之益，敢遺力於聖時；既加齒髮之衰，願休老於私室。伏望陛下天地父母，哀而許之。臣緣詔旨，令斷來表，不敢復具章奏，以煩聖聰。直布懇誠，仰祈報可。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❶「綬」，四庫本作「紱」。

謝四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忱辭屢貢，深瀆穆清，温詔俯頒，重煩謨訓。祇服自天之寵，曲加如地之容。惟眷禮之過優，顧懇祈之未遂。遺簪不棄，尚蒙取采之至仁；駑馬已疲，曷報生成之大施。

賀生皇子表

帝庭敷佑，天屬挺生，告慶中宸，騰歡萬寓。伏惟皇帝陛下虔膺駿命，寅御寶圖，丕承五聖之烈光，誕受三靈之景貺。宜本支之蕃衍，昭福祚之熾昌。獻祝堯封，覩聖人之多子；作歌周室，緜瓜瓞於無疆。宗社降休，人祇共喜。臣限司宮鑰，阻覲闕廷，無任瞻天望聖歡呼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謝男及甫授吏部員外郎表

天官之屬，人爵是司，選授惟難，寵擢非次。伏念臣男及甫，早蒙慶澤，獲齒仕途。移孝爲忠，粗服義方之訓；聞詩及禮，每虞牆面之譏。已塵東觀之榮，敢覬中臺之職。伏遇皇帝陛下更新百度，登進群材，體《芃棫》之能官，過《卷阿》之求士。顧惟孤族，簡在清衷。黄髪無堪，久玷上公之隆器；愚息何算，驟叨選部之華資。仰銜延世之恩，益勵教忠之志。倘析薪而克荷，庶横草以效勤。

賀皇子哲宗舊名進封延安郡王表八月

敷詔大庭，推恩上嗣，玆爲盛典，允屬昌辰。臣聞周德昭天，茂本支于百世；漢邦稽古，建藩輔於諸侯。所以對揚祖考之休，並倚親賢之助。伏惟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命式九圍，光被四表。重熙累洽，纘隆列聖之基；燕翼詒謀，誕受多男之慶。帝庭錫祉，天序飛榮，仰尊宗廟之靈，宜疏茅社之寵。啓封河右，遠荒西旅之區；維翰皇家，永固丕天之祚。瑞發之象，歡震華戎，凡在有生，率同大賚。臣外司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賀皇躬痊復曲赦畿内表九月十五日

勿藥有喜，自天降康，宗社殊休，生靈大慶。伏惟皇帝陛下儲精蠖濩，受命穆清。祖述憲章，日慎萬微之慮；欽明文思，大凝庶績之熙。乙夜觀書，昧爽待旦，壽域既勤於躋俗，大庭徹闕於怡神。旋清明而復初，宜福禄之亶厚，中天發號，幽圄霑恩。乾健離明，光於海表；雲行雨施，惠此京師。戴湯后之寬仁，歌周王之壽考。臣遠違法扆，外守别都。徒傾就日之誠，阻預奉觴之禮。與萬物而鼓舞，同四海之歡欣。

謝賜生日禮物表

清衷俯記，慶賚曲加，祇服寵章，伏增

愧汗。伏念臣賦材無取，竊幸何多，生遭亨期，久塵顯仕。秉鈞宰府，曾無寅亮之功；守鑰留都，蔑有保釐之效。榮階已極，治績無聞。適當生育之辰，復荷便蕃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求舊，道在寶慈，推福之至恩，示改容之異禮。惟衣在笥，錫馬既蕃，仍加器幣之珍，併厚龍光之渥。設弧于左，劬勞之感增深；拜賜於庭，咫尺之威下矚。顧循朽質，薦被鴻休，惟竭涓埃之勤，仰酬雨露之施。

賀生皇子表

乙鳥祠禖，天垂景貺，維熊占夢，神告嘉祥。伏惟皇帝陛下濬哲在躬，慈仁守位，保兆民而如子，與萬物以爲春。宜膺帝祉之休，自協螽斯之慶，邦家響祐，海寓同歡。臣外守留都，阻趨宸闕，無任云云。

謝獎諭表

伏蒙聖慈以臣開濬漕河了當，特降勅書獎諭者。明綍俯逮，華衮過榮，祗荷寵私，伏增愧汗。伏念臣智非周物，材不兼人，謬居申畫之司，曾乏保釐之效。惟成周之帝宅，有清洛之天津，而漕運多囏，舟航靡達。考諸圖牒，因其故道之存；相彼郊畿，實有通川之便。得請於上，不日而成，爲利雖多，奏功殊寡。伏遇皇帝陛下至明日照，大德天臨。考實記勞，不遺于微小；首公成務，深簡于穆清。眷言溝洫之勤，亦被贊書之獎。顧兹毫末，豈稱褒嘉，敢忘夙夜之忠，仰答聖神之遇。

賀景靈宮奉安祖宗神御禮畢表十一月

即真仙之境，茂對鴻禧；考列聖之宮，肇稱休享。靈心宴喜，熙事備成，書軌所臻，人祇交慶。伏惟皇帝陛下睿文天縱，聖孝日躋，至誠感於神明，馨德格于上下。眷殊庭之毖祀，仰真蔭之炳靈，思覲祖宗之烈光，裁成祼獻之縟禮。采漢家原廟之制，放唐室太清之文，闢琳殿以崇隆，合睟容而妥侑。載涓吉日，祗奉嚴禋。儲精垂思，極齋明而合莫；產祥降嘏，昭福祚之無疆。發大號於中天，霈鴻恩於寰宇，億兆蒙祉，蠢息懷仁。臣外守別都，親逢華旦，阻預鳧趨之列，徒傾岳抃之誠。

又賀皇太后表

殊庭展采，原廟落成，真馭來迎，嘉祥紛委。伏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宸極，婦事宗祧，首風化於二南，教孝恭於四海。顧瞻先寢，祗奉神游，載嚴翬翟之儀，將潔蘋藻之薦。闢上真之琳闕，合列聖之睟容，允協帝心，用成邦禮，❶宜三靈之降祉，享萬壽以無疆。臣久荷國恩，幸逢聖旦，無任云云。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一

❶「邦禮」，原誤作「禮邦」，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表 笏記附

元豐六年賀正表 以下代文潞公

伏以曆啓初正，禮陳元會，萬方畢賀，億祉來同。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化敷四表。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之照臨，光明下濟。陽春開泰，[1]寶祚延休。臣服在具寮，歡同率土，仰北辰而拱極，效中嶽以獻觴。

謝賜元豐六年曆日表

温詔俯臨，遠猷誕告，歲將更始，曆乃惟新。伏惟皇帝陛下觀象九乾，宣精百度，致中和而育物，納仁壽以躋民。紀以日星，申飭羲和之職；頒于方國，大同正朔之文。臣祇守藩條，奉宣時訓，承休于下，拜賜爲榮。

賀魏國長公主出降表

帝乙歸妹，以貴而有行；王姬穠華，下嫁而成德。人倫之始，邦國所興。伏惟皇帝陛下色養慈闈，恩均懿戚，隆天枝而制

[1] 「陽春」，四庫本作「春陽」。

禮，厚民俗以興仁。啓魏國之大封，築魯邦之外館，愛風所被，率土同歡。臣叨預列藩，恭聞盛禮，欣愉馳戀，實切愚誠。臣限守留鑰，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云云。

乞致仕第一表 四月十三日

臣竊以量能而授任者，人君之綱也；陳力而處位者，臣子之常也。能不勝任，則上不可以强使；力不稱位，則下不可以苟居。故既老則君必賜之休，不能則臣當告而止，君臣之際，所以全始終之義、養廉耻之風也。輒殫悃愊，上瀆冕旒。伏念臣累年以來，拜疏請老，稠疊之懇，備簡聖明，陛下每降異恩，未從所請。歲復一歲，益加耄昏，譬如日薄西山，駸駸向暮，俄頃可待，餘光幾何。重惟遭遇累朝，無補聖化，高位重禄，四十餘年。過則生災，滿將招損，豈可鍾鳴漏盡，行不知休。違禮經進退之文、老氏止足之戒，强顔於世，臣獨何心。伏望皇帝陛下深惻睿衷，曲迴宸聽，閔臣篤老，賜以殘年。臣之許國，義均休戚，雖居畎畝，區區之忠，猶在朝廷也。惟陛下幸察。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恩輝下矚，使節俯臨，載跪啓於詔函，若親瞻於法扆。仰天威之咫尺，荷聖訓之丁寧。黄髮無堪，尚縻留而不棄；皦日可鑑，庶懇願之獲從。誓畢餘生，少酬洪覆。

第二表

請老於朝，歷年既久，復煩詔旨，未賜

允俞。雖父命子聽，當勉以順承；而人欲天從，必祈於迴照。再三之瀆，隕越無從。臣竊以禮之實者無外矯，言之切者無飾詞。今臣年齒逾邁而懇請益堅，陛下眷意愈隆而寵數彌厚。臣雖縻捐，❶詎可報投。況臣與國家，義均一體。非敢仰慕前哲，以辭榮肥遯爲高；苟有益於朝廷，豈愛其犬馬之力。且進而不知退者，《易》之明戒；老而必致仕者，❷《禮》之大經。陛下縱矜而憐之，未忍棄去，而臣受禄已過其量，引年久越其期。竊意四方之人，備聞累歲之請，必以臣貪爲誚，不以臣退爲疑。在於聖明，何所虧損，俾臣冒處，實有愧懷。今雖免於公言，後必玷於良史。伏望皇帝陛下察由衷之至懇，推佚老之深仁，聽解藩垣，許還印綬。❸少優游於聖日，遂偃息於田廬，乃心之忠，惟在王室。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表

輶軒入里，温詔自天，荷睿眷之優隆，紆聖言之訓告。載循衰耄，彌積兢營，❹未俯徇於懇祈，仍曲加於寵數。重煩使指，親諭德音，唯竭涓埃之誠，仰酬雨露之施。

第三表

從心之年，已過其八，乞身之請，復至於三。敢罄竭於愚誠，期終迴於睿聽。臣竊以自昔高賢辭禄，哲士遺榮，或掛冠於都

❶「縻捐」，四庫本作「糜隕」。
❷「仕」，四庫本作「事」。
❸「綬」，四庫本作「紱」。
❹「營」，四庫本作「榮」。

門，或稱疾於家第，無强勉以承命，必勇果於退身。故疏廣乞骸，即日不起；魏舒告老，舉朝莫知。未有如臣累數十章，歷八九載，未動凝旒之慮，每紆賜札之榮，中外久聞，衆庶共悉。聖主之恩已極，老臣之分難安，不有人言，寧無鬼責。伏望皇帝陛下穆清垂聽，惻隱推慈，曲成始終，俾遂休佚。豈敢慕遊松子，退傲羲皇。堯野黎民，冀獲壤歌之樂；虞庠庶老，猶霑惠養之仁。雖居畎畝之中，敢忘天地之施。

謝遣中使賜詔不允斷來章表

宸暉下燭，使驛載馳。囊奏屢聞，瀝懇誠之切至；綈封三賜，荷眷禮之優隆。仍煩謨訓之言，俾斷來章之請。恩榮所被，啓處不遑，益堅匪石之心，庶動惟天之聽。誓殫晚節，圖報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以屢抗封章，仰干旒扆，頻蒙賜札，未聽引年。伏念臣改領居留，已涉三載，連乞歸老，于今九年。豈惟罄竭於愚誠，亦已多煩於睿訓。況臣衰篤，上簡聖明，加疾疢之災生，在筋力而禮廢。朝夕貪於餘景，視聽異於曩時，豈可强整殘骸，猶尸厚禄。伏望皇帝陛下垂乾坤之覆育，迴日月之照臨，降鑑丹誠，閔勞黃髮。俯伏以俟，俞允是期，情迫於中，志守不奪。

賀皇子佖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表

帝庭敷命，天屬啓封，書軌所臻，人祇

同慶。伏惟皇帝陛下紹休景祚，登治太寧，忠厚以布淳風，吉蠲以修明祀。三靈眷祐，多子儲祥，爰卜休辰，併推異數。建旄南土，錫爵上公，特疏茅土之封，遂荒江漢之域。親賢並建，蕃屏維强，盛典昭融，群生鼓舞。臣外司宫鑰，阻覲宸庭。仰麟趾之實蕃，詠彘藻而載躍。

賀上仁宗英宗皇帝徽號表

尊嚴祖考，昭格神明，祇薦隆名，顯揚徽册，照臨所被，鼓舞相歡。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文，日躋聖孝，纘戎下武，駿惠先猷。虔宗廟之威靈，荷皇穹之顧諟，薦勳二后，教愛萬方。丕顯丕承，揚文武之謨烈；不嚴不肅，觀政教之治成。盛典欽崇，含靈慶悦。臣屬居藩守，阻預班趨，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又賀皇太后表

二聖在天，威靈降格，❶太宫奉册，功烈誕章，慶始宸闈，歡同海寓。伏惟皇太后殿下孝嚴宗廟，德庇生民，恭儉以奉先猷，吉蠲以薦明祀。形容盛美，遹駿鴻名，對揚丕顯之休，昭示彌文之典。教風所被，黎姓咸欣。臣屬西洛之居留，阻東朝之慶覲，無任云云。

❶「降格」，原誤作「格降」，今據四庫本改。

賀四后升祔表 七月十二日。孝章皇后，孝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

德厚者其流光，禮盛者其文縟。登于先后，對越宗祧，鉅典欽崇，❶溥天欣慶。伏惟皇帝陛下虔膺駿命，肅奉精禋，纂隆列聖之基，秩禮百王之典。本生民而尊祖，廣大孝以寧神。有恤閟宮，❷載嚴于祼獻；於穆清廟，升合于烝嘗。報重德于坤儀，刑愛風于海宇，含生之品，知教之隆。臣外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云云。

又賀皇太后表

徽音如在，容典惟新。四室奉祠，萬方均慶。伏惟皇太后殿下宣慈母道，效法坤儀，薦明德之馨香，達至誠於上下。瞻閟宮而恤祀，❸嚴先后之赫靈，升合宗祧，增隆孝治。臣限守留鑰，阻預宮庭，無任云云。

賀冬至表

伏以黃鍾紀候，❹南日迴躔，陽德初升，剛道浸長。惟一人之有慶，底萬福以攸同。伏惟皇帝陛下乾健統臨，離明廣照，茂對時而育物，大報本以事天。升燎泰壇，達精禋於上帝；迎釐宣室，冒丕祉於群生。適當亞歲之辰，永固如山之壽。臣謬塵近列，親際昌期，無任云云。

❶「欽」，原誤作「慶」，今據四庫本改。
❷「恤」，原誤作「恤」，今據四庫本改。
❸「恤」，原誤作「恤」，今據四庫本改。
❹「紀」，四庫本作「應」。

賀皇子徽宗廟諱[1]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表

宸闈錫祉，天序升榮，盛典惟行，群生胥慶。伏惟皇帝陛下荷天眷佑，濟世純熙。下武繼文，丕承五聖之烈；詒謀燕翼，誕受多男之祥。爰卜休辰，特推異數。建旄近屏，永壯於王畿；畫壤大邦，用加於公衮。洪枝擢秀，磐石維强。臣限守留都，阻陪慶列，無任云云。

賀南郊禮畢表

祇見昊穹，即郊丘而展采；誕敷大號，罄海宇以均禧。書軌所臻，人祇同慶。伏惟皇帝陛下欽明稽古，虔鞏臨民，馨德升聞，至仁丕冒，損益百王之典，緝熙列聖之文。練日候時，御群龍而順動；配天尊祖，薦騂犢以昭誠。上帝居歆，百神受職，福祥分委，禮樂備成。然後迴御中天之闈，大覃率土之惠，巽風鼓舞，兑澤沖融。塞休氣於九清，動歡聲於萬域。肖翹之品，茂遂惟均。臣外守留都，獲班寬詔，竊慶逢辰之幸，阻修肆覲之儀。臣無任云云。

謝賜生日禮物表

宸眷俯臨，天休茂對，祇荷光寵，伏切兢惶。臣竊以朝廷優禮近僚，垂記生日，特加慶賜，以表渥恩，示我至仁，降之遐福。臣久備將相，無補聖明，受恩累朝，拜賜三

[1]「徽宗廟諱」，此係宋本避本朝諱，四庫本作「佶」。

紀，爰從壯歲，以及耄期。豈無他人，預被此賜，惟臣無狀，竊幸居多。器服每陳於私庭，幣馬常出於天府，子孫銜命，閭里生光。仰惟便蕃，何以報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惠浹陽春，紀其載育之辰，厚以下流之澤。日月之照，雖罔間於幽遐；雨露所私，尚生榮於枯朽。誓殫微力，少答深慈。

謝男及甫賜緋表

臣某言：得臣男及甫報，今月九日以職事隨本曹長官於垂拱殿奏事，蒙聖恩特賜臣男及甫緋章服，并詢及老臣者。文陛對揚，清光俯照，曲迴天睿，特錫身章。仍紆顧問之私，重示記存之旨。伏以臣男及甫早蒙朝選，獲預郎曹，曾無報稱之能，遽被褒嘉之寵。惟慈宸之念老，俾弱息之增榮，親奉邇顏，載承温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政治，申飭官常，收一介之微臣，及二宗之末品。赤芾不稱，知席寵之有因；黄髮猶詢，見在心之所簡。衰悰感慰，私室光輝，共誓糜捐，仰酬覆育。

賀正表

伏以天地交泰，品物維新，日月相推，歲時更始。伏惟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體皇穹覆育之仁，順青帝發生之德。三靈薦祉，❶萬壽膺期。臣獲齒近班，親逢華旦，無任云云。

❶「祉」，原誤作「社」，今據四庫本改。

辭免轉太師充兩鎮節度使致仕表

乞身之請，屢瀆於清衷；賜几之榮，曲加於舊物。推恩絶等，曠世罕儔，命出非常，義難虛受。伏念臣素惟頑薄，仰會亨嘉，無數器以兼人，唯一心而許國。秉均二府，被遇三朝，曾無補於明時，已過貪於厚禄，雖誓畢生而永報，顧當陳力以無堪。自及從心之年，累伸乞骨之懇，愚誠備竭，宸聽莫迴。九載于兹，四方具委。天矜民而從欲，聖念老以俾休。豈圖進秩維師，兼榮二鎮，益封井賦，命作册書，詔示殊恩，併加槁質。矧及出綸溢美，❶褒衮過優，眷禮備於始終，寵光照乎今古。❷幸蒙得謝，敢玷懋官。伏望皇帝陛下特迴睿思，俯鑑精懇，聽輟已行之命，免貽非據之災。重念臣位冠三公，年垂八十，載循涯分，深戒滿盈。豈宜叨極品以歸田，擁雙旌而就第，非惟濫處，實懼疾顛。願守舊官，祗承明命，寶藏謨訓，榮示子孫。言則由衷，恩期報可，所蒙聖恩除臣守太師及兩鎮之命，乞賜寢罷，止令守本官致仕，❸仍乞貼麻處分。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君恩佚老，身則至榮，天寵殊常，義難苟默，不遑啓處，敢避瀆煩。臣竊以帝師之官，人爵最極，爲臣及此，自古幾希。矧乃

❶「及」，四庫本作「乃」。
❷「寵」、「乎」，四庫本作「龍」、「于」。
❸「令」下，四庫本有「臣」字。

並建節旄，兼領方鎮，惟懿親而可授，非列辟之敢當。伏念臣已忝上公，甫周三載，今雖退老，詎可復加。往者懇避殊榮，嘗蒙矜允，誓堅晚節，敢易初心。況臣常戒滿盈，素知止足，公槐亢極之位，豈有屢遷；將鉞駢聯之名，❶無容虛受。方當謝事，曷可冒榮，匪惟興朝野之譏，實懼獲神明之譴。伏望皇帝陛下清衷日照，洪造天垂，俯鑑精誠，特追異數，俾守舊秩，即安故廬，則臣永荷始終之恩，❷猶圖隕越之報。

第三表

臣近以告歸得請，霈澤過優，繼上封章，仰祈旒扆，乞收異渥，祗守舊官。載錫詔函，未奉俞旨，虔瞻寵荅，薦被華褒，忝冒益深，震惶無所。臣竊以乞骨而歸田里，乃人臣之始終；安車以示子孫，實儒者之榮幸。固已上還於印紱，豈宜濫假於器名，唯當解其所處之官，致其所職之事。方且追隨野老，祝頌堯封，而乃寵以衮衣繡裳，加之虎符犀節，在丘園而曷稱，豈蓬蓽之所施。一已非宜，二焉安可。況臣常守止足之戒，實懼滿溢之尤。殊異之恩，崇隆之禮，敢以死請，誓於懇辭。伏望皇帝陛下昭鑑危衷，特垂可報，重久虛之職秩，寢不世之龍光，俾拙分之少安，庶餘生之未促。如以臣既諧請老，必欲推恩，即乞止授維師之官，聽辭兩鎮之命。過貪榮遇，深負靦顏。宸睠下臨，恐違天而有咎；精誠必照，恃簡帝之在心。期於獲從，守不可奪。

❶「駢聯」，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❷「則臣」，原脫，今據四庫本補。

謝辭免兩鎮節度批答不允表

天言俯諭，宸檢載頒。命出非常，未從於報罷；恩加無狀，益愧於便蕃。誓竭精衷，仰回睿聽，冀慈仁之矜允，俾耄齒之保全。庶畢桑榆之年，少酬天地之施。

辭免册命表

吕望維師，勉奉承於休命；史佚作册，曷仰稱於隆榮。輒瀝悃悰，重祈俞允。伏念臣妨賢兹久，告老獲從，荷聖神之誤恩，❶陟宗公之極品。未容懇避，終愧冒居。倘煩法宸之臨軒，復受明庭之備禮，匪惟僭越，實懼顛隮。伏望皇帝陛下俯徇物誠，特迴天聽，罷涓辰之故事，停賜册之盛儀。庶安止足之心，免招過溢之咎。

謝授守太師致仕表

再加兩鎮，五拜三公，爲臣有終，舉世莫比。雖獲辭於將鉞，猶祗寵於帝師，受命以還，撫躬無措。伏念臣早塵顯仕，徒罄樸忠。乏經世之遠謀，屬代天之重任。仁祖恭默守道，垂拱責成，委秉洪鈞，再登上宰；英皇纂嗣，聖政始初，召自外藩，入長衡弼；陛下大明出震，盛德承祧，協同神人，翊載日月。極三朝之榮遇，冠群后之邇聯。及兹休退之辰，重被褒加之典。❷惟是父師之位，首乎天秩之崇，官惟其人，君豈

❶「聖神」，四庫本作「神聖」。
❷「加」，四庫本作「嘉」。

虛授。唐、虞之際，一二蔑聞；夏、商之間，闕遺靡記；周則公旦，繼乎呂望，《畢命》出於康王。漢、唐以來，職位多闕，雖或器名之假，匪由勳德而居。國朝唯趙普以佐命元臣，太宗特優禮舊相，其後久虛此職，垂及百年。夫何老臣，乃忝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勤施，洪造曲成，總攬英髦，不遺耇老。委容輝於蔀室，哀盡力於壯途，特全始終，俾遂休佚，極臣鄰之位號，隆體貌之寵光。擊壤而歌，將優游於卒歲；循墻而走，唯俯僂以益恭。雖居畎畝之中，誓答乾坤之施。

謝遣男吏部員外郎及甫賜誥命并傳聖旨宣諭表

嘉命自天，殊恩不世，師垣進秩，里第居榮。俾愚息之言歸，備皇華而出使。奉將宸澤，親諭德音。恭承謨訓之撫存，若對威顏之咫尺。誓畢桑榆之景，仰酬雨露之私。

謝遣使賜詔許入覲表

王人遠降，天詔俯頒。眷惟耇老之臣，入謝龍光之渥；重辱訓辭之厚，特紆召節之嚴。言不宿家，仍載馳於使傳；行無俟駕，將趨造於宸庭。瞻周道以忘勞，望堯雲而孔邇。

箚　記

蒙恩特授臣守太師致仕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河東節度使、太原尹加食邑實封者。❶進秩師垣，歸榮里第，禮全終始，恩許佚休。顧慚衰槁之姿，備極褒嘉之寵。謹當身居畎畝，心在朝廷，庶畢餘生，少酬洪造。❷

謝男貽慶等轉官表

恩容謝事，退老家庭，賞異及勞，霈霑子姓，莫遑懇避，唯切兢營。❸伏念臣早遇聖時，久妨賢路，過被不貲之寵，每懷知足之誡。而位即臣鄰，方還印紱，慶流宗族，並襲簪裳。静言忝冒之多，敢有干祈之請，雖愚誠之備列，終睿澤之靡迴。典謁未能，亟擢陞於近職；析薪克荷，咸甄叙於榮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與日升，仁如天覆，眷秉均之舊物，推延世之隆恩，俾私室之光輝，示本朝之信厚。生馭其福，❹既祗服於寵休；仕教之忠，誓共圖於報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二

❶「授」，原誤作「受」，今據四庫本改。
❷「少」，四庫本作「上」。
❸「營」，四庫本作「榮」。
❹「生」，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議

論喪服儉葬疏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爲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群臣多以爲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

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爲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縿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群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過山陵，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爲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

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

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爲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爲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爲如是之類，❶無益於先帝，竊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爲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偪，而不可以爲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爲《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録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❶「愚」，四庫本作「竊」。「是」，四庫本作「此」。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❶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没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❶ 「正觀」，當作「貞觀」，係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以下不一一出校。

高　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群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内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内，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再論喪服疏 七月九日

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令群臣依典禮三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爲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麻，而服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朞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令吉。❶此非有所難行，惟令有司考正之而

❶「令」，四庫本作「全」。

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汙、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達禮之士，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於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爲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焉。今欲風天下以忠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群臣素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爲，群臣燕服，亦宜爲之制度以齊之。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於心也。必使之脱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朞年之內，燕服宜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黄裏縓緣，此練之服也。既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

下庶人，惟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祔廟以後，惟群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内，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重也。臣愚以爲，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爲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禮以便民也。臣以爲，凡天下之爲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爲君之有服也。彼不爲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殺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爲，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爲國家者以禮爲急，不可忽也。伏望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

[貼黄]乞并臣前疏降附尚書省。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❶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洮頮被冕，遽迫登遐，追攀莫及，抱恨没世。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迪聖學。監於前

❶「頓首」，四庫本重文。

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禄，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寘祕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❶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群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書，瞽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交修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謹隨表上進以聞。

❶「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上太皇太后乞崇儉戒奢疏 二年四月四日❶

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爲，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爲美德，侈爲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爲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樸，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陛下。

❶「二」、「月」，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虚乏，百姓困弊。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樸，以率天下。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惟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内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户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古之争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横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爲象筯，箕子歎曰：『爲象筯必爲玉杯，爲玉杯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宫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

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爲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唯陛下裁赦。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議

乞罷開樂宴劄子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群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爲，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爲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賜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取進止。

［貼黄］如以臣言爲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聖旨指揮。

論農事劄子七月十日

臣近蒙賜告，蹔至許昌，竊見畿内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静，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嘗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滂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

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躭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

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静則天下静，君心不静則天下亦不静。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

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❶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置無逸孝經圖劄子❷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❸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❹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今邇英閣止書圖序於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修展邇英閣方徹去，却書於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取進止。

［貼黄］邇英閣兩壁見有前代帝王事跡畫圖，如置到《無逸》、《孝經》二圖，只乞重上張掛，別不換動，即無所妨。

十月二十九日上此奏，十一月一

❶「惟」，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置」，四庫本作「留」。
❸「弊」，四庫本作「敝」。
❹「洙」，原誤作「沐」，今據《宋史》改。本文下同。

日邇英進講，三圖皆張掛。《無逸》、《孝經》，仁祖朝舊圖，❶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此云襄書《無逸》，洙書《孝經》，乃據《實録》之誤。《兩朝寶訓》與《實録》不同，據圖則《寶訓》是也。

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劄子 十二月二十日

臣伏見陛下以今冬大寒，異於常年，聖心憂軫，救恤小民，無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錢十萬貫以賜貧民，此誠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禮記》曰：「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臣知此財一散，而人心皆聚於朝廷矣。古之聖人未有不矜恤孤窮者。堯命舜，舜命禹，皆以四海困窮爲託，《書》稱「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蓋置而不恤，則是虐之矣；棄而不養，則是廢之矣。伊尹稱湯曰：「先王子惠困窮。」周公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夫聖人養天下之民，使貧者不至失所，則不貧者自安。是故古者爲政，必先恤困窮之民。國朝祖宗以來，惠恤孤貧，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錢瘞埋，惠及存歿。近日朝廷無不舉行，而又發内帑之錢，降非常之恩，德澤之厚，無以加矣。陛下勤恤小民如此，而臣忝在左右，竊思有可以少補聖政之萬一者，忍默而不言哉？古者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既養之，則不至於凍餒而死。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

❶「祖」，四庫本作「宗」。

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❶至嘉祐八年十二月，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爲額。臣竊以爲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又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夫救飢於未飢之時，先爲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於未寒之時，預爲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今每歲收養與臨時救濟，二者等爲費用，不若多養之爲善也。臣愚以爲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依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每至冬月，多設方略救濟，或給米豆，設糜粥，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爲課績，量與酬獎；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偏，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量與添給，仍理爲重難短使，存活死損殿最，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竊慮州縣不以爲急，乞更申明成法，每歲以時舉行。委逐路監司丁寧行下所屬州縣，及因巡歷案視，或於逐州別差官點檢，使知朝廷掛意。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不得輕易以爲末事。畿内諸縣，亦乞令擘畫官屋，依京師收養，無令遠者聚於都下。重立條禁，以絶主掌支散之人減刻之弊。如此，則物不虛費，而所活益多矣。國家富有四海，每歲用係省錢一二萬緡，於租賦之入，無異海水之一勺，而飢窮之人日得食錢之資，升合之米，則不死矣。此乃爲國者所當用，王政之所先也。況朝廷幸不惜費，唯更增修舊法，推廣祖宗仁政，以副陛下惨怛愛民之意，夫

❶「收」，原誤作「牧」，今據四庫本改。

何難哉？臣竊惟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莫不以此爲先務，所以拯生民之性命，其法不可不備也。如臣言稍有可采，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竊見四福田院條制，逐院每年特與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而所養人數不多。今若增添人，其恩澤亦乞詳酌，立定分數，每存活若干人，即與剃度一名，如死損及若干人，即減剃度一名。所貴各務存養人命。

進經書要言劄子 三年四月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修身，自彊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爲銘，於几杖爲銘，於衣帶爲銘，於履屨爲銘，於觴豆爲銘，於户牖爲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爲明鑑，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切要之語，❶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冀陛下手

❶「論語孝經」，四庫本作「孝經論語」。

書之，目觀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進古文孝經説劄子 八月二十日

臣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講，雖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爲之説，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説》謹繕寫爲一册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勸學劄子 二十二日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禄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一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

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躭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二，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鑑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

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爲，海内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薦講官劄子十一月十七日

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説之士。今陛下方嚮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爲本局檢閲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覩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

説，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爲宜。臣竊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拔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取進止。

［貼黄］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孫覺在寬假，臣與顔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悉。今之所言，❶非敢私於知己輒薦其子，實以康之學行，❷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唯欲得人，以助聖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密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意處分。二十二日，司馬康除侍講。

進尚書説命講義劄子

四年正月七日，同崇政殿説書顔復上。

臣等近進講《尚書·説命》，竊以爲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❸可爲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説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❹講解於前，謹輒記録所言，編寫成册，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説命講義》三册，謹具上進。取進止。

點論語劄子

臣等昨進講《論語》，伏見舊本點句差

❶「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誠能法之」，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謏」，原誤作「諛」，今據四庫本改。

誤不少，臣等雖逐受改正，尚未能盡。竊慮御前見用本亦有誤點，欲乞降付講筵所，臣等參詳改正進入，以備温覽。取進止。

[貼黄]或乞下國子監别取一本點定進呈，取聖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奏議

正始劄子 元祐四年五月十六日

臣蒙陛下擢授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明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修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説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取進止。

乞再貶蔡確劄子 十七日

臣伏見已責降蔡確分司南京。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議。伏乞處以典刑，更重行竄謫。取進止。乞降付三省。

論執政闕官劄子

臣伏見自胡宗愈罷，闕尚書右丞一員。執政繫朝廷重輕，自非人望所屬，有益於國，不可以備位，乞陛下精加審擇。若聖意未得其人，寧且虛此一員，亦未至於闕事。取進止。乞留中。

乞差實録檢討官劄子

臣伏聞曾肇已除外郡，修實録闕官一員。昨差司馬康充檢討，康以非久書成，固辭而罷。今來曾肇未了文字，須得一人成之，欲乞却差康充檢討官，不唯史官得人，亦公議皆允。取進止。乞留中，出自聖意指揮。

［貼黄］著作與修撰、檢討文字相通，本不可分。今康見在史院修日曆，不兼實録職事，未得安便。

乞寬刑劄子 二十三日

臣伏見蔡確已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爲宗廟社稷之計，非以陛下一心私

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爲己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爲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爲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❶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爲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内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懼。唯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朝廷唯宜安静，臣願陛下天地之德，包含

❶ 「今」下，四庫本有「年」字。

隱忍，容養群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辨邪正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惟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内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内，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别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黜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内，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

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爲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論城濠

臣伏聞開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户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校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濠深二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板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爲方城，偏門即爲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爲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爲此謀也。必以爲威北狄也。使北狄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

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修德政而急於城池，此囊瓦城郢之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爲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甕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爲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仁愿之守邊城也。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爲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門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爲方城，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取進止。

論李之純蔡京劄子

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户部侍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轄，方面之任，最爲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寬厚簡静，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户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爲輕。蔡京素附會姦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寸能，❶而年少輕鋭，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爲執政，其次猶爲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别邪正，

❶「寸」，四庫本作「才」。

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爲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取進止。二十日批出，未得施行。二十四日，❶蔡京改江淮發運使，李之純候任滿取旨再任。

論執政闕官劄子七月七日

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惙，固年逾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員缺，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爲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勳舊，亦不可止以科第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皆比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取進止。乞留中。

再論城濠劄子十四日

臣昨上殿論修城開濠，欲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甕城曲門爲方城直門，其濠廣闊可減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臣竊以京城爲甕城，尤爲失體。議者必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外國傳聞，天子居於甕城，

❶「日」，原誤作「者」，今據四庫本改。

不足以示威，乃所以啓侮。此公卿大夫之辱也，而大臣以此爲守國之計，臣愚竊所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枉興土功，爲此無益之費，不知紀極。假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爲之可也；今實無用，其費豈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冢墓，害及幽明，恐傷和气，此皆朝廷所當恤也。伏乞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封椿劄子

臣伏見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❶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説；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❷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爲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虚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

❶「乏」，原誤作「之」，今據四庫本改。

❷「而」，四庫本作「以」。

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户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户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論常平劄子 二十日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畜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饑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西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饑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纍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爲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黄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

逋負督逼，❶民間速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❷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愚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内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莫大於此。祖宗置内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❸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於民。❹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爲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止是以内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爲乎？如以臣言爲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再論封樁劄子 二十三日❺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户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

❶「逼」，四庫本作「迫」。
❷「今」，原誤作「令」，今據四庫本改。
❸「糴」，原誤作「糶」，今據四庫本改。
❹「於」，四庫本作「窮」。
❺「二十三日」四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爲之計。封椿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爲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家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也。今封椿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略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爲，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修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綜核名實，❶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

❶「綜」，四庫本作「總」。

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

再論常平劄子 同日

臣竊以爲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曰：「所重民食。」畜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昃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慶會，不復以民生爲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畜積以爲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已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思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唯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爲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流。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爲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

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爲重者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爲。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畜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册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畜炭，冬則藏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爲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爲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　議

乞罷韓忠彦劄子 七月二十六日❶

臣伏見韓嘉彦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彦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也。伏乞罷忠彦政事，以爲後法。取進止。

二 八月

臣伏見韓忠彦弟嘉彦已授駙馬都尉，忠彦執政，此非祖宗故事。❷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變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彦政事，以爲後世之法。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 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闕官，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非陛下所以任

❶「月二十六日」五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此」，四庫本無。

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唯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陛下知而察之耳。文彦博亦與蔡確爲昏姻，吴充亦與王安石爲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爲親，自是黨也。馮京在神宗朝爲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先帝知京中立，亦甚倚之。其後與吕惠卿同執政，又多不協，遂爲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京政事，天下爲之不平。及王安石與吕惠卿爲仇敵，惠卿繳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先帝因此知京不欺，故安石再罷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府，知樞密院。其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即無他過。聞京精神不至虧損，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北京觀之，❶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久在樞密院，❷經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唯京一人。今人才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爲欺，密院止藉其謀慮知識，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恩分，止是京初作執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後來臣一向在西京修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今之所言，採之公論，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爲然也。京與王安石、吕惠卿論議不合，多書於《時政記》，今修入《神宗實録》，可以考驗。❸

❶ 「一」，原誤作「二」，今據四庫本改。
❷ 「樞」，四庫本無。
❸ 「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一、[1]趙禼守邊治軍，素有威略，深知兵法，善揣虜情。熙寧之初，先帝一見禼，即知其有將帥才，驟加拔擢，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禼之力。故先帝雖貶禼官，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蓋藉其鎮遏故也。今禼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陛下若寘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邊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鄜延一路也？臣竊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禼。臣愚以爲，若使禼自擇一人可代己者，必須得人。禼是臣叔母之兄，叔母已亡，有此親嫌。若果用禼，臣自當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陛下。臣僚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禼者。

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 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閲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

[1] 「一」，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内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内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取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 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爲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衆論。吕惠卿、曾布之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

舊政，至今天下以爲不便，前後臣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❶國家承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繁冗，重複迂滯，不如昔之簡便。❷臣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内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爲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別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❸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以存祖宗經久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寖隳壞。取進止。

論回河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決小吴。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録》，謹

❶「名」，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如」，原誤作「知」，今據四庫本改。

❸「祖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二十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節録進呈。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覩，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吴，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禄、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爲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爲人狠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者，何也？稽于衆，舍己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舍己以從人，而況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爲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已。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此説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因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隄第三鋪口，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

爲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爲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吴安持可與不可，即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日數不爲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爲不豐；調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爲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爲不勤。埽緶愈危，隨即墊去，甚於漏巵，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纔開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能測，功役已不爲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肯任責？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折。昨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料住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夫，亦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奏，不令赴闕。昨先移卿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謂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豈固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

今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兵，已不爲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❶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餘里，若進馬頭，迫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脱有疏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天下生靈，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堯，則當從衆；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復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爲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爲至當。今纔歷三時，復爲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爲不可，陛下又以爲不可，而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强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爲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阨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爲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潁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一夕河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

❶「此」，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爲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時，王楚、橫壠、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導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爲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鯀湮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爲武濟之役，欲橫絶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❶校其勞費與其爲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爲姦倖，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爲。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爲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爲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爲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静，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元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闊，東流幾二百里

❶「何以異」三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爲阻，今以大河爲限，其爲天險，❶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跡，故不爲也。今設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國之災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爲恐虜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❷經北胡乃入中國。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師入寇者也，況其居下流乎？若北虜能以舟檝與中國校勝，此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爲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虜爲説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陛下拒絶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爲信，而獨信一李偉，

❶「爲」，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上」，原誤作「止」，今據四庫本改。

輕犯大河，與討伐西北二虜無異。其費無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然爲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測之巨壑；勿爲無窮之役，興無涯之費，以狥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將然之患。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委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爲始，亟理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訩訩，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默，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豪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懷愧懼，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❶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訩訩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爲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高而責輕，諫議大夫職下而責重。❷人情誰不以升進爲榮，以免憂責爲喜？然臣竊以回河之役，最爲當今大患。又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剗刷差兵赴役，又差内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天地之埋，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繫，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爲然，即乞罷回河之役，以免河北將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

❶「懇」，原誤作「墾」，今據四庫本改。
❷「職」，四庫本作「班」。

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爲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能以官職誘人，❶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官爵爲弊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爲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爲何如人也？伏望陛下詰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煩瀆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 七日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鬭，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以爲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鬭而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以説秦，令鑿涇水爲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

❶「能」，四庫本作「得」。

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西北二邊所幸也。❶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爲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爲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爲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爲群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搔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廩空竭，内則姦狡窺伺，别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❷必無上數件事，❸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爲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爲國耶？爲身耶？若爲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爲

❶「邊」，四庫本作「虜」。
❷「得」，原誤作「德」，今據四庫本改。
❸「數件」，四庫本作「件數」。

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己，而不欲人之異己。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爲大臣身計，亦未爲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嘿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爲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嘿。取進止。

[貼黃]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役狀 十一月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蘆蔢四萬，領修役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爲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需索不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爲平陸，故道千里餘，❶欲使復爲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❶「里餘」，四庫本作「餘里」。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脈，❶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不趨海，乃是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騷動數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爲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爲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爲，今若修完，便同創置，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若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爲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噎凌決潰，便欲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噎凌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噎凌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闊五尺，瀕河父老無不寒心。❷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士爲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幾。水政如此，豈得爲河不爲患？及有決潰，則歸咎北流，便欲回河，豈爲實論？

❶「脈」，原誤作「派」，今據四庫本改。
❷「父」，四庫本作「長」。

一、議者謂北流横絶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壅蹙爲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跡循西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爲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遷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竊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别行檢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❶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武濟之役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爲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爲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害，❷如何可移？

❶「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害」，四庫本作「患」。

一、李偉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爲此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隄防、修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爲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爲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蹙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來開第三、第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爲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調過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止於此。下七緶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卮，經二十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口，猶不能爲力，而況兩岸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爲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爲。瀕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愁苦之歎。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熙寧中，先帝以塘水多堙廢，嘗遣監司以巡歷爲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敵兵？乃朝廷恩信深結其心，每歲饋遺金帛，彼貪厚利，❶所以不動。

❶「彼」，四庫本作「敵」。

若其棄好背盟，何路不可入敵，❶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嘗恃此以爲險固？

一、河入界河，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爲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屢決，水還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塞濰水，❷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無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傅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横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審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曉諭州縣民户，向去别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有不騷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❸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

❶「敵」，四庫本作「寇」。
❷「塞」，四庫本作「壅」。
❸「可」，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河，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議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舉大事。❶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❷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舖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❸臣聞前年顧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勍等開掘井筒，衆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以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核虚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爲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極，足以分别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爲異同，反覆詰難，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昨謝卿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説，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

❶「仗」，原誤作「伏」，今據四庫本改。
❷「今」，原重文，今據四庫本删。
❸「孫」，原誤作「深」，今據四庫本改。

一、臣案歐陽修言：慶曆中，横壠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修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下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吴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❶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闊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滂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偏滿？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蓋無隄防扼束之弊者。臣觀古人惟不欲與水争地，故遠爲隄防，使游波寬緩而不迫。正以隄防扼束爲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偏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則麥已倍收。❷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乃欲以隄防束水，不唯極非先帝聖意，亦正與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其事。今其理已極爲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以人事治水，❸乃後世之弊，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蓋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説，以爲水可堙塞而治故也。

❶「修」，原誤作「流」，今據四庫本改。
❷「則」，四庫本無。
❸「至」下，四庫本有「於」字。

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横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熙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案視，❶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静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用鞏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册，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隳高堙卑，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鯀爲戒。梁武帝伐魏，❷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極境内之力以争一州。❸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爲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爲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邊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胄之士則言征伐。❹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説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説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爲此

❶「等」下，四庫本有「往」字。
❷「伐」，原誤作「代」，今據四庫本改。
❸「極」，四庫本作「竭」。
❹「士」，原誤作「仕」，今據四庫本改。

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齊桓公轉禍爲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論大使臣持服狀❶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爲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勅：諸武臣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元是軍班换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不並解官。❷其乞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解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禄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朝，禄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解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帥臣爲之奏請，特許解官。當今緣邊無異内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解官，❸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藉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

❶「臣」，原脱，今據四庫本及正文補。
❷「不並」，四庫本作「並不」。
❸「帥」，原誤作「師」，今據四庫本改。

使？若恤其貧，則在内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解官爲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緣邊任使，並解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❶繫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金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修立。

［貼黄］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官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密院指揮狀同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❷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趲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煩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促訖奏知，更不晝降聖旨，庶於事體爲允。

❶「本」，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樞密院」，原誤作「密院樞」，今據四庫本改。

乞進德愛身疏二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於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内，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凛凛，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爲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唯皇天祖宗嚮佑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爲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宫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爲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

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内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祗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人之父母，❶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爲大？❷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❸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陛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爲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宫，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群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慾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群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

❶「人之」，四庫本作「之人」。
❷「孰」，原誤作「執」，今據四庫本及《孟子》改。
❸「守」，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爲陛下寶之惜之，❶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❷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僞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閲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爲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❸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没李孝本女入宮，❹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

❶「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愛」，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業」，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文」，原誤作「仁」，今據四庫本改。

慾，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爲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于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❶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綱紀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爲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强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强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爲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天下幸甚。❷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太皇太后乞保護皇帝聖體疏 二十五日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於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天下之民，❸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

❶「若猶」，原誤作「猶若」，今據四庫本改。
❷「天下」，四庫本作「生靈」。
❸「天下」，四庫本作「四方」。

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内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爲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完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也。今陛下臨朝，日有萬機，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❶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群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❷邊事不寧，❸將帥之責也；❹人君闕失不知，群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

❶「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治宰」，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❸「事」，四庫本作「鄙」。
❹「責」，四庫本作「罪」。

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1]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册，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唯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勑保傅，令一以章惠爲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宫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女色争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陛下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2]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强，德性成就，以爲宗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于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 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爲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參閤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吕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宫御幸，無此事者。[3]臣於二十三日爲病家居，[4]當日上皇帝疏。

[1] 「欲」，原誤作「學」，今據四庫本改。
[2] 「功」，四庫本作「躬」。
[3] 「者」，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4] 「於」，四庫本作「自」。

至二十四日，吕大防令實録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所以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虚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❶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虚，亦足爲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嚮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舊跡，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亦言於未然，則誠爲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虚言，以爲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伏緣臣蒙寬宥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謹奏。

［貼黄］大防諭臣與本省諫官，❷臣退至門下後省，已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朱光庭訖。❸

乞留文彦博劄子 五年正月

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彦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解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爲彦博身

❶「臣」，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諭臣」，四庫本作「令臣諭」。
❸「光庭」，原誤作「廷光」，今據四庫本改。

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爲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彦博爲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契丹。英宗、神宗時，爲樞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爲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彦博之名，以爲在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彦博雖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師，足以爲重，外則西北二邊必懷畏憚。❶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爲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彦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彦博閑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蓋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況其别有所補哉。今舊老唯彦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陛下許彦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彦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❷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苟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更賜裁擇。取進止。乞留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八

❶「邊」，四庫本作「虜」。
❷「重」，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議

薦士劄子 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爲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宫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爲賢。陛下用以爲門下侍郎，❶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讐，姦邪畏之。前年罷

❶「以」，四庫本無。

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觀，乃與章惇爲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唯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爲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群臣。昔仁宗平生無怒，唯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爲御史。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爲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爲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伏見頌博聞彊識，❶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人所及。❷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

❶「伏」，四庫本作「竊」。
❷「人」，四庫本作「臣」。

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别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毁，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姦邪，尤爲王安石、吕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措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爲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臣案：《實録·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内。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❶ 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爲人温良

❶「是」上，原衍「原」字，今據四庫本删。

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静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❶備講讀之職，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内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録進。臣今寫録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内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説過所引證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某、臣吴某、臣范某劄子。

乞疏決劄子二月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惠澤，❸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

❶「人」下，四庫本有「者」字。
❷「備」，原誤作「衛」，今據四庫本改。
❸「臣」下，四庫本有「伏」字。

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黄］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又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 三月六日

中書録黄：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勑，三月二日同奉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令都水監相度分劈，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仍不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兑那。三省同奉聖旨：於河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法坊場免役內，特就便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已降指揮，❶所有令元豐庫支錢指揮更不施行者。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陛下哀憫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聖旨，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工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流故道回河之役。緣二月六日于聖旨內有候今秋取旨之文，❷所以三月二日聖旨又帶下將來取旨去處功役。陛下以

❶「依」，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于」，四庫本無。

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役，蓋不得已。而修河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枉費國財，重爲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望聖慈於今來支提刑司封樁錢指揮內，除先降聖旨，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一節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已封還李偉請給等録黄，乞罷李偉差遣。所有今來録黄亦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❶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被遇先朝，徧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外，實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參知政事齊，既而歸宗，盡推財産以與齊子，贍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没之日，家計蕭然。❷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居止。伏望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應副葬事；并差蔡河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領潁昌府差人到出陸處津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屋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禮待侍從、仁恤存殁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毁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殁，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毁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

❶「家」，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蕭」，四庫本作「索」。

大臣所居，❶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❷二聖臨幸，有司拆毁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毁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殁，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毁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知政事魯宗道薨殁，兩宫亦不並出臨幸。❸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彦若劄子。

［貼黄］臣等三人今在實録院，更不及與范百禄、吴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 五月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

❶「大」，四庫本作「八」。
❷「曹」，原誤作「曾」，今據四庫本改。
❸「幸」，四庫本作「奠」。

製《觀文鑑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鑑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跡，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取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狀 六月四日

右臣近準中書省録黄節文：尚書省檢準元祐勅，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刑部徧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❶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太冬之月，使溥天之下至於海隅犴牢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爲仁恩也。今令刑部徧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册，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爲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❶ 下「月」，原誤作「日」，今據四庫本改。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内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臣司馬康、假。臣吴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彦若、臣范百禄劄子。

乞免館伴狀❶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❷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强，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勑命，臣不敢祗受。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纔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聖慈矜恤，特賜指揮下有司，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特自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致窘乏，以稱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范百禄、臣趙彦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吴安詩劄子。尋有旨給俸。

❶「館伴」，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❷「胃」，原誤作「胄」，今據四庫本改。
❸「賜」，四庫本作「降」。

舉張咸賢良劄子 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召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益强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畯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爲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録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九月七日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爲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不幸疾病，遽至亡殁。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

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二十五日經筵同入，并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今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陝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温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今來居喪營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温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温景純照會遵守。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爲魏徵起堂，今其子孫貧乏，自可官中爲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幼，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出朝廷。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十八日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❶乞候講《尚書》畢，録《無逸》全篇講義上進，以備聖學温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册，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爲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下詔嘉獎，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説，比之聶崇義圖，尤爲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録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❷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相參行用，❸必有補朝廷制作。取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奏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

❶「於」，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可」，原誤作「何」，今據四庫本改。
❸「思」，疑當作「圖」。

晦。年十七歲，爲殿中丞。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鑠廳應舉得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太常丞，以不參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雖在巖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勵風俗，而況三公之後，勳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十九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1]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係，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

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甚大，[2]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甚，[3]

---

[1] 上「后」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2] 「甚」，四庫本作「盛」。

[3] 「甚」，四庫本作「盛」。

《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於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

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❶《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鑑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祐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

❶ 「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

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❶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聖之好，❷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也？」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

❶「治」，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聖」，四庫本及《禮記》作「姓」。

臣與衆官討論講議，❶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❷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準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❸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苗獠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宫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

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吕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能預。」❹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

❶「講」，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至尊」，原誤作「尊至」，今據四庫本改。
❸「宗室」，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❹「外」，原誤重文，今據四庫本删。「能」，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❶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

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封還解鹽專置使狀 六年七月十三日

準中書省録黄，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陝西制置解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致職務不專，有害鈔法。契勘茶事司、河北糴便司已罷，轉運司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省同奉聖旨，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更不令轉運使副兼管者。❷

右臣伏見仁宗慶曆中，以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年，乃以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争以爲非，而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爲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陝西轉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范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爲能言利豐財之臣，然皆以

❶ 「莫若」，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❷ 「管」，四庫本作「領」。

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使。❶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吏，別爲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爲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鹽不爲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解池鹽在陝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使司遂無所用，❷尚何以主錢穀爲職哉？茶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爲之，議者皆以爲非，❸朝廷以熙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爲法也。夫解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陝西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爲監司，使之兼領，亦豈敢不舉職？❹若任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理增監司一員，猶愈于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苟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便。臣

❶「使」，四庫本作「司」。
❷「使」，四庫本無。
❸「爲」，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豈敢不舉職若任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二十二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竊謂作事謀始，❶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二十四日

準中書省録黄，臣僚上言：「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傷，朝廷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貧分數、❷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候勅旨。」又臣僚上言：「訪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爲甚外，常、杭二郡絶爲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有可種之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以種作。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朝廷近日别遣使者支撥斛㪷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爲不多。若見

---

❶ 「臣」下，四庫本有「愚」字。

❷ 「貧」，文内再引時無此字，疑無者是。

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爲長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乞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❶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候勅旨。」七月二十三日，❷三省同奉聖旨，並依奏者。

右臣謹案：唐代宗大曆中，霜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真元中，❸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奸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悦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藉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案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悦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

❶「待」，原誤作「得」，今據四庫本改。

❷「三」，四庫本作「二」。

❸「真」，當作「貞」，係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

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仁君，❶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之一方赤子嗷嗷然，❷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僚所言，朝廷以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倖僥之民，❸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❹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爲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❺賑濟用物稍

❶「仁」，四庫本作「人」。
❷「之一方」，四庫本作「一方之」。
❸「倖僥」，四庫本作「僥倖」。
❹「其」，原誤作「甚」，今據四庫本改。
❺「數」，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僚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❶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州須遣人抄劄廬舍、❷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振濟却爲閒慢，百姓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又且委以措置，❸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爲多。況斛斗止令出糶，❹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税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

❶「指」，原誤作「詣」，今據四庫本改。
❷「州」，四庫本作「村」。
❸「又」，四庫本作「當」。
❹「糶」，原誤作「糴」，今據四庫本改。

鈐轄司近奏，❶乞不限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元未放税。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❷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患，❸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穀貸民種田。❹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内侍一人賑恤，❺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爲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使前後申奏累年災傷、今歲大水，❻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❼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爲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僚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虚實，懲責謬妄。然臣

❶「近」下，四庫本有「方」字。
❷「切」，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患」，四庫本作「傷」。
❹「穀」，四庫本作「倉」。「田」，四庫本作「粮」。
❺「御藥院」，原誤作「御院寺」，今據四庫本改。
❻「使」，四庫本作「司」。
❼「乞」，原誤作「訖」，今據四庫本改。

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一百二十萬，❶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又何所望？❷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者，❸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税，以取不辨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略，存活人命，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❹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揜？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爲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僚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

❶「一」，四庫本無。
❷「又」，四庫本作「復」。
❸「者」，四庫本無。
❹「糶」，原誤作「糴」，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議

再封還解鹽置使狀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準中書省關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録黄，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行下者。

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爲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爲先。苟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爲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仁宗時，范祥獻鹽法。慶曆四年，遣祥與陝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爲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争以爲不便。皇祐二年，遣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召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乃以爲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蓋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兼他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兼之。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爲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鈔法，❶故欲專置使臣，不知鈔法有害，是人壞之邪？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

❶「鈔」，原誤作「抄」，今據四庫本改。本篇下同。

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别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復修之而已。❶臣謹案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使侵奪鹽利，❷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静。惟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别置使之煩。臣前奏已言之矣。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蓋爲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伯之相，猶出教曰：「事有不至，至于十返，來相啓告。」今兹之舉，臣之愚見竊謂未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黄］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亦不常置。

［貼黄］竊謂解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祖宗朝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自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不聞闕事，今别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提轉略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解鹽一事，鈔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爲先有勞費。

❶「復修」，四庫本作「修復」。
❷「使」，四庫本作「司」。

封還納后儀制狀 八月初四日❶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樞密院奏：

臣寮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今同共看詳議，❷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都亭驛權爲皇后行第。❸

發册命使：

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

奉迎命使：

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皇后入内。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右臣竊以都亭驛常爲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爲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爲行第。又發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寳通禮》亦皆服衮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並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爲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録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❶「初」，四庫本無。
❷「議」，四庫本無。
❸「都」，原誤作「御」，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貼黄］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昏禮將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服不同，❶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温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爲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乞進帝學劄子 十四日

臣以史職侍經筵，嘗采集前世帝王學問，及記國朝祖宗侍講故事，❷爲書八卷，名曰《帝學》，可以上助睿覽。今已繕寫畢，伏望聖慈許令進入。取進止。

進帝學劄子

臣先奏撰成《帝學》一書，今奉御寶批進入。其書八卷，共八册，爲一襆，謹具上進。

申門下省乞罷瀘州置梓夔路鈐轄司狀 十八日❸

準樞密院録白，皇城使、果州刺

❶「服」，四庫本作「禮」。
❷「侍講」，四庫本作「講讀」。
❸「十八日」，原注於文末，今據四庫本移至題下。

史、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曾赴任，❶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八月十四日奉聖旨，就差王惟純充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闕。

右某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乞弟作逆，❷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寧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爲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司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末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帥府在内，邊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❸若比雄州、安肅、鎮戎、環州，亦須隸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領之人？況戎瀘邊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因臣寮上言，❹乞依舊移鈐轄司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在瀘州，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聖旨，將及六年，更無邊事，已是一向定貼。

❶「克」，原誤作「充」，今據四庫本改。
❷「逆」，四庫本作「過」。
❸「川」，原誤作「州」，今據四庫本改。
❹「言」，原誤作「官」，今據四庫本改。

今因張克明交替，欲乞檢會前降指揮，其新差官更不令帶梓夔路鈐轄，如瀘州須留兵屯守，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其梓夔路鈐轄依舊移歸遂州，措置事件，並依祖宗時故事。所貴西南久遠安便。謹具申門下省，伏乞詳酌施行，伏候指揮。

乞復邇英閣記注劄子 二十一日經筵官同入

臣等伏見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説書賈昌朝奏請，詔修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陛下向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一纂録。臣等欲乞復修邇英閣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取進止。❶

奏乞罷瀘州梓夔路鈐轄司狀 二十六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再任過滿，❷奉聖旨，就差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替張克明。臣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作過，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後來邊事寧息，當却移歸遂州。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聖旨，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今已六年，合檢舉取旨，遂具狀申門下省，乞詳酌施行，并録白送樞密院。續準樞密院批：所差王惟純等已得聖旨，所有

❶「取進」，原誤作「進取」，今據四庫本改。
❷「任」，原誤作「仕」，今據四庫本改。

移瀘州鈐轄司歸遂州，見別具契勘施行。

臣伏見河北、陝西唯是安撫經略司專委帥臣，❶至於馬步軍都總管即有副總管，成都府、利州兩路鈐轄亦有兩鈐轄爲之副貳，今梓夔路鈐轄及沿邊安撫兩司專委一武臣，❷既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領，當用兵之際，或有從權，於無事之時，則爲偏重。❸伏詳祖宗朝置鈐轄司於遂州，蓋以西南遠方，外接蠻夷，内則戍兵，客土相雜，或姦人窺伺，大盜竊發。淳化、咸平中，蓋嘗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制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檢會梓夔路鈐轄司舊制，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惟是戎瀘夷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相度事勢，牒起鈐轄、將兵討除外，❹應干軍馬事件，鈐轄司一面行遣措置。至熙寧七年，察訪熊本奏請：應干戎瀘夷事，並要梓州路轉運司、梓夔鈐轄司同管勾。竊詳先朝制置梓夔路鈐轄與成都府、利州路不同，東川既非帥府，❺而鈐轄須在遂州，故稍輕其權任，主者不一。今以瀘州節制兩路，以一武臣專領兩司，諸路邊州未有此比。況瀘南蠻賊作過，本因羅苟夷争不償骨價，事至細微，都監王宣耻不預打誓，遂出兵與乞弟接戰邀功，以至敗没。朝廷用兵誅討，兩川爲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懾，一向安貼。梓夔鈐轄理當復舊。欲乞檢會元祐元年十一

❶「唯」，原誤作「準」，今據四庫本改。
❷「邊安」，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❸「爲」，原誤作「有」，今據四庫本改。
❹「起」，四庫本作「赴」。
❺「川」，原誤作「州」，今據四庫本改。

月先降聖旨，早行措置，❶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法，或從熙寧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須常置使副一員。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升擢，並如祖宗朝故事，所貴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并檢會前後臣寮所奏，及臣前狀施行。謹録奏聞。

［貼黄］臣竊聞瀘州自置鈐轄司以來，官員使臣酬獎供給，例皆優厚。❷武臣知州，素無綱紀，是以彼州官吏惟恐鈐轄司復歸遂州。檢會元祐元年朝廷已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司同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❸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經久利便。臣竊謂事理明白無疑，欲乞更不再下本路相度，只從朝廷措置。若瀘州存留沿邊安撫一司，令隸屬鈐轄司，又不減戍兵，亦足以防遏夷寇，不爲無備。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閏八月八日

準中書省録黄節文，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每月支錢五貫文。三省同奉聖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録付陳景元，據目録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餘依所申者。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祕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

❶「早」，原誤作「平」，今據四庫本改。
❷「皆」，四庫本作「加」。
❸「具」，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

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偏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❶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祕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群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爲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群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群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祕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虚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街談巷語、道聽塗説之所造者，❷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

❶「比」，原誤作「此」，今據四庫本改。
❷「稗」，原誤作「裨」，今據四庫本改。

本色，皆可用此爲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説木征，時人號爲安撫太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黄本官，又於黄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祕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論宋用臣敘官狀 二十五日

準中書省録黄，❶三省同奉聖旨，宋用臣敘遥郡刺史者。

右臣竊以宋用臣變亂溝洫，開掘縱横，欺罔朝廷，錐刀聚斂，凡所建置，莫非害民，大興土木，無時休息。又以饋遺交通執政。陛下嗣位纔及旬月，用臣所領一切停罷，京城之人無不歡呼鼓舞。用臣所用縣官財物，有司終不能詰其多少之數，隱盜出没，皆不可知。此乃國之大賊，民之大蠹，所宜流竄遐荒，以謝萬姓。陛下初政，止用寬典，特從降黜，已移宫觀，使之安便。今叙復遥郡刺史，則團練、防禦使將來皆以歲月次第還之，何以懲戒姦宄之人？伏望聖慈原其罪惡，情理難恕，永不收叙。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勑旨。

[貼黄]臣謹案，唐德宗之末，用宗室嗣道王李實爲京兆尹，聚斂刻剥。順宗即位不踰月，貶通州長史，市人争懷瓦礫欲擊之。後以赦令内移，死於虢州，不聞復官。今用臣何人，貶黜數年，復領遥郡，恐失中外所望。

❶「書」，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舉監察御史狀 二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給事中舉監察御史貳員聞奏者。

右臣等伏見祕書省校書郎楊國寶、京西路轉運判官朱勃，皆有文學履行，操守堅正。今保舉各堪充監察御史任使，若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薦章元弼劄子 十月

臣伏見前虢州知録事參軍章元弼，學問該洽，詞章富贍。自元祐三年舉賢良方正召試，以丁憂不赴。昨蒙特召，又以病不克試。爲人清苦，專意於學。伏望聖慈特除元弼太學或諸州教授一官，不唯表率士人，亦使元弼因得爲學，成就其才，以待任使。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議

進幸學故事劄子 元祐六年十月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❶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兖國公二贊。四年四月，又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學官李覺講《易·泰卦》。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説命》三篇。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及覽《三禮圖》，召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廟内外設黄麾仗，帝服鞾袍，行酌獻之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林，❷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下詔追謚夫子曰元聖文宣王。先是，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説《論語》一篇。已而觀七十二賢讚述，閲《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慶曆四年五月，幸

❶「先」，原誤作「元」，今據四庫本改。

❷「孔」，原誤作「礼」，今據四庫本改。

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右謹進呈。

乞改正先聖冠服劄子

臣伏見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唐開元中，追謚先聖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事，衣以袞冕之服。臣竊惟祖宗褒崇先聖，❶比之前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蓋有司之誤，誠爲闕典。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陛下尊師、重道、崇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取進止。

轉對條上四事狀十一月三十日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❷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

❶「褒」，原誤作「袞」，今據四庫本改。

❷「牧」，原誤作「收」，今據四庫本改。

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强偪之患，郡縣則無蕃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惟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❶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爲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閉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❷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内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爲之，亦有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於苛。夫觀望上下以爲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爲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

❶「單」，原誤作「軍」，今據四庫本改。
❷「世」，四庫本作「此」。

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昔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歎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兹爲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謡，吏多得人，百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正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又勑京官五品以上、❶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措賞罰。❷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正觀。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太宗親書以賜之，

❶「品」，原誤作「名」，今據四庫本改。

❷「措」，四庫本作「者」。

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爲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爲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爲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唯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❶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爲等，文具而

❶「到」，原誤作「別」，今據四庫本改。

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爲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一任知縣以上，❶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禄官并以奉議郎以上。❷所貴資序稍寬，易得應格，兼收衆才，益廣言路，❸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邊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爲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爲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❹出爲都轉運使。夫自初爲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

❶「一」，四庫本作「二」。
❷「并」，原誤作「正」，今據四庫本改。
❸「益」，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待」，原誤作「行」，今據四庫本改。

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❶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爲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寬者，則以爲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爲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爲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爲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❷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户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爲都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❸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事常乏也。❹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爲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一、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

❶「如」，原誤作「知」，今據四庫本改。
❷「路」，原誤作「終」，今據四庫本改。
❸「人」，原誤作「又」，今據四庫本改。
❹「事」，四庫本無。

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刑以禁之。❶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爲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刺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❷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爲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爲法乎？當以季漢爲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遍加減貸，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勑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

❶「刑」，四庫本作「法」。

❷「刺」，四庫本作「制」。

❸「遍」，四庫本作「遞」。

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❶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❷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❸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❹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爲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爲權時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之無疑也。❺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舉法視盜，❻視民如仇，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

❶「者」，原誤作「名」，今據四庫本改。
❷「夷」，四庫本作「蠻」。
❸「夫」，原誤作「太」，今據四庫本改。
❹「不」，原誤作「下」，今據四庫本改。
❺「之」，四庫本作「去」。
❻「舉法視盜」，四庫本作「奉法除盜」。

人情少安，改峻法爲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❶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饑饉，則爲等死之計，群起而爲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爲迂，無以唐太宗之治爲難，無以教化爲不急，無以峻法爲足恃，則民皆可使爲善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於世務，待罪班列，無補豪分。伏遇皇帝陛下明目遠聽，❷開廣言路，❸每因視朔，博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逃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乞不遷開封府狀 七年正月八日

右臣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令禮、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太祖皇帝開國建置於此，太宗、真宗皆嘗尹京，潛龍故跡，至今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逼近原廟，遂有遷改之議。若以火而遷，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開封尤更不遠，火何可防？又舊南省已爲試院，今欲以開封府爲試院，❹豈可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扑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宮在祖宗時已有列聖神御，比之今日，輕重亦均。若以狹隘而遷，則祖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足以治事，且開封非貯火之所，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爾，比之民居，孰爲難防？唯當申嚴火禁，或築高墻

❶「行」，原誤作「刑」，今據四庫本改。
❷「遠聽」，四庫本作「達聰」。
❸「開」，四庫本作「推」。
❹「欲」，原誤作「使」，今據四庫本改。

以爲隔限，亦可以備患矣。今乃欲改已成之試院爲府，廢百三十餘年之府爲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❶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虚費國用。無大利害，不必遷也。今若因舊興葺，稍徙近南，比之兩處營造，功費猶小。凡官舍數遷改，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❷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蓋爲國者姑務省事，不欲多變革也。伏望聖慈更賜詳擇。謹録奏聞。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❶「匠」，原誤作「臣」，今據四庫本改。
❷「便」，原誤作「使」，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奏　議❶

邇英閣奏對劄子元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無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❷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群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❸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群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禮官劄子四月二日

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禮學，用意專精，❹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蒙擢寘秘省校正之職。雖爲清流，然祥道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

❶「議」下，原有「十一」兩字，據四庫本删。
❷「睿」，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想」，原誤作「相」，今據四庫本改。
❹「精」，原誤作「積」，今據四庫本改。

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聖慈候禮官有闕員，復以祥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帖職。不唯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取進止。

薦張舉劄子

臣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志趣高潔，詞學清贍。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❶已二十六年，今年四十九歲。元祐之初，以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竊惟朝廷常患士人廉退之風未立，❷無以厲之，唯稍獎進安恬之人，則奔競者不抑而自息。如舉之履行文學，豈可使老於巖穴，終不收録？方明聖在上，樂育人材，必不其然。況前後累有臣僚論薦不一，伏望聖慈特以不次，❸擢寘館閣，必協士論。若以舉未嘗歷官，或乞且令校黃本書籍，以待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與同罪。取進止。

進家人卦解義劄子❹五月四日

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二日已御邇英，❺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

❶「遂」，四庫本作「又」。
❷「常」，原誤作「當」，今據四庫本改。
❸「以不」，原誤作「不以」，今據四庫本改。
❹「解」，原誤作「辭」，今據四庫本及本文改。
❺「二」，四庫本作「一」。

而後，❶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爲萬世法，臣愚竊爲陛下重之。謹案《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一篇，謹録上進，以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家人卦

䷤離下巽上家人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爲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

❶「日」，據文意當作「月」。下「而」字，四庫本作「以」。

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爲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爲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内以將成。❶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恒，❷所以爲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淫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妹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絶；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

❶「將」，四庫本作「相」。

❷「恒」，四庫本作「常」，當係避宋真宗諱改字。

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倡，❶陽不爲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

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❶「陰」，原誤作「險」，今據四庫本改。

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

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❶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

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受家之終，❷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❸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

❶「至」，四庫本無。
❷「受」，四庫本作「處」。
❸「常」，四庫本作「長」。

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舉魏釗劄子

臣伏見内殿崇班、成都利州路走馬承受公事魏釗，資性詳整，風力敏彊，曾歷邊任，所居稱職。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陞擢邊要將領繁難任使，以觀其才。取進止。

論求言劄子 七月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捨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爲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爲臣不易也。君知爲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爲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爲德矣。君知爲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爲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爲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

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不捨己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爲法，❶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饑，❷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爲民父母，坐視齊國饑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之，是以民饑而不救，此所以爲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温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爲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爲法，以仁宗之心爲心，以齊王爲戒，

❶「法」，原誤作「治」，今據四庫本改。
❷「所」，原誤作「祈」，今據四庫本改。「粟」，原誤作「栗」，今據四庫本改。

知爲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取進止。

議合祭狀一 九月朔日❶

準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聞奏者。

右臣等謹案，《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❷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玉器、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踵爲故事。元豐中，神宗皇帝用禮官之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於今八年，將肇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祖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等謹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禮備物，躬祠北郊，❸舉千餘年之墜典，❹此則三王之盛復見

❶「朔」，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日至」，原誤作「至日」，今據四庫本改。
❸「北」，原誤作「地」，今據四庫本改。
❹「墜」，原誤作「隆」，今據四庫本改。

於今矣，❶其誰敢以爲不然！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録奏聞。太常博士臣張瓛、殿中侍御史臣吴立禮、起居郎權給事中臣喬執中、尚書户部侍郎臣蔣之奇、❷御史中丞臣李之純、權户部尚書臣錢勰、翰林侍講學士臣范祖禹、翰林學士兼侍讀臣顧臨。

二 初十日

右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奏聞，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旨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宫，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於元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太祖平一海内，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國長久，英宗、神宗紹修聖緒，❸率用此禮，神祇饗德，❹非不蒙福報也。唯元豐六年用詳

❶「盛」，原誤作「誠」，今據四庫本改。
❷「蔣」，原誤作「孫」，今據四庫本改。
❸「修」，四庫本作「休」。
❹「德」，四庫本作「答」。

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云殆非所謂以類求神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當祭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圓丘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爲不可以並乎？若然先帝所以行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猶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❶然後罷合祭，未爲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宴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況事天神祇乎！❷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郊愈疏，亦未爲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爲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周禮爲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祖宗之舊，以昭大孝之隆。

❶「北」，原誤作「先」，今據四庫本改。
❷「天」，四庫本作「大」。

圓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群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謹録奏聞。

進合祭故事劄子

太祖南郊四。合祭。

太宗南郊五。合祭。

真宗南郊五。合祭。

封禪一。昊天上帝，皇地祇。

汾陰一。祭后土。

恭謝一。合祭。

仁宗南郊九。合祭。

明堂二。一合祭。

恭謝一。合祭。

英宗南郊一。合祭。

神宗南郊四。三合祭，元豐六年一，罷合祭。

右謹進呈。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奏　議

乞節講禮記劄子元祐七年九月十一日講官同入❶

臣等奉聖旨講《禮記》，伏緣《禮記》漢儒所集，非聖人全經，當有去取。欲乞除《喪禮》十三篇不講外，❷如篇中有不須講者，亦節講。取進止。聖旨依奏。

再薦章元弼劄子十月十六日

臣於去年十月具劄子，奏舉新授知潤州録事參軍章元弼，乞除太學正録或諸州教授，未蒙施行。臣伏見元弼履行清修，文章華贍，可充館閣之選。自元豐五年銓試第一，得循一資，初任未赴，以母病乞侍養。❸歲滿調官未赴，又丁母憂。兩舉賢良方正，以丁憂、疾病，不克赴試。實緣留滯，未有考第，即與初及第未出官人不同。❹臣竊聞林自除太學録，田述古鄭州教授，皆無

❶「一」，四庫本作「二」。
❷「講」，原誤作「議」，今據四庫本改。
❸「養」，原誤作「奏」，今據四庫本改。
❹「及」，原誤作「次」，今據四庫本改。

歷任。伏望聖旨特賜比附林自等例，❶除元弼太學正録一官，❷長育其才，勸率學者，以增王國多士之美。取進止。

乞除賊盜重法狀 二十七日

右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内，皆赤子也。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今重法之地獨爲匪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没其家産，便同反逆。先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别異州域，偏行峻令，❸恐非聖世所宜爲也。陛下將郊見天地，御樓肆赦，若於赦文悉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以感格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仁，成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祖宗無不哀矜庶獄，刑罰從寬，遠過前代，實有陰德，上當天心，是以承平百年，❹福祚無窮。唯自嘉祐七年初立窩臟重法，至熙寧中，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爲著令。皆因有司建議，非仁宗、神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前奏論之已詳。今因初郊，宜以爲仁政之始，聖人順動，雲行雨施，刑清民服，此其時也。伏望聖慈斷而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書行下，❺使百姓曉然知二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視此諸郡如夷貊之人。臣將見民之戴恩淪於骨髓，則勝殘去殺，庶

❶「旨」，四庫本作「慈」。
❷「除」，原誤作「條」，今據四庫本改。
❸「偏」，原誤作「徧」，今據四庫本改。
❹「是」，原誤作「足」，今據四庫本改。
❺「下」，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可望矣。❶謹録奏聞。

[貼黄]議者必謂一除此法，賊盜必熾。臣竊以爲不然。自嘉祐以來，行重法至今，不聞地分賊盜衰少。近元祐編勑，比舊法稍輕，亦不聞賊盜滋多。以此知賊盜多少，不繫重法，決可除去無疑。并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薦鮮于之武劄子 二十八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前監東作坊鮮于之武，博學能文，慎静有守，可備臺閣任使。滞於筦庫，衆論惜之。其人年四十以上，伏望聖慈特賜差充諸宫教授，或内外學官一次，漸加試用，必有可觀。取進止。

薦張康國劄子❷

臣伏見左宣德郎張康國，敏而好學，文雅有餘，自登科第，兩蒙堂除學職。今授知鄭州新鄭縣事，❸以父守官東南，别無兼侍，雖得近邑，又已見闕，而於私不便，恐不能赴官。臣竊惟朝廷方長育人才，如康國者，所宜收采。伏望聖慈特賜差充内外學官一任。取進止。

❶「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子」下，四庫本注「二十八日」。
❸「鄭」，原誤作「都」，今據四庫本改。

薦王周道劄子二十九日

臣伏見翰林醫學王周道，博通方術，用藥精審。伏望朝廷特賜差充太醫局丞一次，俾領教導，必有補於醫事。取進止。

進郊祀慶成詩狀詩附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南郊大祀慶成，❶文學之臣，歌頌盛德。臣不揆荒斐，輒作古詩一章并序，謹繕寫隨狀上進。雖不足以形容天地之美，亦臣子各言爾志之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愧懼激切屏營之至。❷

郊祀慶成詩并序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冬日至郊見天地。臣幸得待罪從官，在侍祠之列，進俎授嘏，攝官承事，恭陪大禮，迄於慶成。目覩嘉應，昔所未有，歡忭踴躍，倍萬於常。今兹群公卿士皆作詩頌鼓舞聖德，❸而臣執經帷幄，其職在以先王訓典敷陳勸戒，以補萬一，其敢無辭？昔周之成王郊祀天地，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❹肆其

❶「祀」，四庫本作「禮」。
❷「愧」，四庫本作「惶」。
❸「聖」，四庫本作「盛」。
❹「亶」，四庫本作「單」。

靖之。」此告神之詩，不敢忘戒也。群臣進戒成王，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此頌君之詩，亦不敢忘戒也。君不忘戒，以告于神，臣不忘戒，以告于君，此所以能永保天命也。恭惟祖宗光有天下百三十餘年，陛下纂承聖統，躬勤典學，❶實賴文母保佑扶持。于今八年，海内晏寧。再祀明堂，肇禋南郊，神祇顧饗，受祉萬億。此乃持盈守成之初，居安慮危之際也。臣是以敢緣《周頌》之義，作爲四言詩一章，凡百四十句，直叙事實，不爲侈辭，具述陛下祇事天地、嚴奉宗廟精一之意，傳示中外，顯揚盛美，因以勸戒。其詩曰：

皇帝嗣位，照臨四極。恭己八年，日慎一日。惟我文母，振古先越。❷登兹太平，誕保元辟。再饗合宫，無文咸秩。未見于郊，帝心若惕。詢謀卿士，作龜告吉。祇率舊章，無敢有易。乃動大輅，龍旂黻戟。國容煌煌，軍容赫赫。謁款真宫，明薦蠲潔。乃入太廟，用事八室。神門降乘，齋殿祇栗。曾孫孝思，風雲慘戚。省牲之夕，陰翳霏雪。日入而霽，乾坤開闢。列聖在天，精誠合莫。升自阼階，如見容色。樂作九變，祖考咸格。厥明禮成，復步而出。齋于帷宫，百禮既飭。輂及内壝，卻蓋而入。乃命百官，勿迴班列。一意尊神，庶幾有懌。圓壇中天，徹茵登級。二儀並位，太祖東席。蒼璧黃琮，陶匏藁秸。升烟颺空，休氣四塞。六合清晏，冬迴温律。上神來下，飈駕

❶「躬」，四庫本作「恭」。
❷「先」，四庫本作「光」。

欻惚。❶柔祇顧饗，萬靈咸集。登歌再成，大史祝册。凡此犧牲，天民之力。凡此粢盛，天民之穡。天實子民，來歆子食。帝厚其子，其有弗答。福禄穰穰，既委既積。乃整法駕，迴御丹闕。大賚萬方，恩施草木。釋除逋負，瑕垢蕩滌。日月所照，莫不被澤。東夷南蠻，西戎北貊。服我聲教，來覲來覲。皇帝至仁，惟天是則。昆蟲不傷，况乃含識。黄髮之叟，歡呼阡陌。曰似仁祖，堯舜之質。❷皇帝大孝，温恭朝夕。師法文母，至公惟一。子子孫孫，永奉成式。天錫皇帝，壽考萬億。皇帝體道，垂拱淵默。不言而化，萬物自得。皇帝秉心，清明正直。訓于有位，無敢頗僻。天錫皇帝，多士孔碩。皇帝聖學，若稽古昔。商宗寅畏，周文翼翼。曰予一人，實懼不克。❸天人之際，不違咫尺。毋曰在上，視予動息，毋曰蓋高，聽予于側。天命不常，❹惟敬勿失。祖宗艱難，惟慎毋忽。❺危生於安，禍兆於福。如執大器，傾於滿溢。兢兢惟畏，涉冰將釋。天錫皇帝，一謙四益。高明博厚，日新其德。從臣祖禹，古訓是職。稽首陳戒，惟監無逸。

邇英留對劄子 十二月三日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

❶「惚」，四庫本作「忽」。
❷「質」，原誤作「贊」，今據四庫本改。
❸「不」，四庫本作「弗」。
❹「常」，原誤作「當」，今據四庫本改。
❺「惟慎毋忽」，原誤作「惟懼毋忘」，今據四庫本改。

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允盛。❶侍祠之臣以爲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獲大福，❷又獲民譽，益思戒慎，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爲，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儀禮解劄子 九日

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

❶「允」，四庫本作「尤」。
❷「獲」，四庫本作「受」。

五十卷，已蒙朝廷藏之秘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奏御，❶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進仁皇訓典劄子 八年正月十九日

臣昨具劄子，乞撰集仁宗聖政，面奉聖旨，令進入。臣已編録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并目録一卷，繕寫爲七册。謹具進呈，伏惟清閒之燕，特賜省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乞賜故脩書官資治通鑑劄子 二十一日

臣先與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在職十餘年。臣昨受詔校定板本，奏御頒行，校對官皆蒙賜書。恕有子，前池州華容縣尉義仲，❷見丁母憂，有書與臣，以不被賜爲其先人之辱，欲臣奏請，義不可抑。臣檢會故中書舍人劉攽及恕，皆自英宗朝開置書局即預編修，不幸亡殁，不及受賜。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國子監，印造《資治通鑑》并《目録》、《考異》二部，賜其家子孫，則澤及淵泉，存殁榮感，他人亦難以援例。取進止。

薦榮輯劄子

臣伏見左宣德郎榮輯，强學力文，履行

❶「新」，四庫本作「所」。
❷「池州」，按華容縣屬岳州。

純茂，譽望之美，士夫所推。自登科以來，兩蒙朝廷選充西京、潁昌學官。元祐四年，吏部侍郎傅堯俞銓量堪任文館之士五人，輯爲之首。伏望聖慈特差充太學教官一次，以待館閣之選，質於公論，必謂得人。取進止。

薦常安民劄子 二十九日

臣伏見左朝奉郎致仕常安民，前任開封府推官，以母喪去職，因求葬地，往來道路，忽得危疾，家人憂惶，即乞致仕。安民文學政事，精敏過人，操履端方，守公盡瘁，❶已經朝廷擢任太常禮官、宗正寺丞，及佐開封，❷皆有已試之效。不幸丁憂暴疾，壯年納禄。尋得平復，今已服除。臣竊惜其人才可備侍從之選，伏望聖慈特落安民致仕，還其舊職。稽之公論，必以爲允。取進止。

畏天劄子 三月十三日

臣前上《仁宗訓典》，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爲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

❶「守」，原誤作「首」，今據四庫本改。
❷「佐」，原誤作「左」，今據四庫本改。
❸「宗」，四庫本作「皇」。

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❶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爲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正，❷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己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僞，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我一德；❸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曆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曆年則有永

❶「功」，原誤作「躬」，今據四庫本改。
❷「正」，當作「貞」，係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
❸「我」，四庫本作「於」，當據改。

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静，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爲之戚，民悦則天爲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勅之，❶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脩德，以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悦，人心常和，四海幸甚。取進止。

進紀草劄子 二十日

臣伏見仁宗時蔡襄上真宗所製《奉神述》摸本，仁宗拱立，命襄進讀。神宗御資政殿，史臣進仁宗、英宗《紀草》，神宗立聽顧問，至讀畢徹案，❷史臣將降階，始坐。此皆祖宗孝德，嚴敬奉先之大禮也。臣本院近奉聖旨，二十二日進呈《神宗紀草》。伏緣其日係大宴前一日，御集英殿獨看。恭

❶「勅」，四庫本作「飭」。
❷「案」，原誤作「槃」，今據四庫本改。

惟陛下方覽先帝史册，而閲史既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罷二十二日獨看，以示陛下聖孝，欽崇神考大典專一之意。取進止。

舉學官狀 四月

臣伏見左奉議郎李晰、奉寧軍節度推官孫勰、咸平縣主簿黿將之，皆有文學履行，詞章富贍，爲士人所推。伏望聖慈特差充内外學官一任，以助長育人才。❶ 取進止。

救疾疫劄子 五月五日

臣竊聞京城逐厢散藥，❷所差使臣止是監醫生給散。小民既不知藥所主療，醫生亦不看診是何疾病。病者妄請，醫者妄散，故飲藥者多死。今疾疫方起，又重爲藥所誤，實可憫傷。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太醫局，從上差撥學生以代醫生。令依先降朝旨分定地分，委使臣同學生就病患之家，令學生診切，使臣上曆散藥。其學生日給食錢二百文，仍於步軍司或馬舖權差借官馬各一匹乘騎，免令冒暑奔走困乏。實得看醫用藥，則救活必衆，不誤人命，以副二聖惻隱恤民之意。取進止。

［貼黄］臣訪聞太醫局學生係已試中之人，久經治病，其醫生是初入學之人，未曾試中。今乞權暫差撥學生，仍與理爲差遣一次，所貴各肯盡心。及聞

❶「人」，原誤作「大」，今據四庫本改。

❷「京」，原誤作「泉」，今據四庫本改。

今所差醫生，既無乘騎，隨逐使臣不及，所以力不能看診，須與給借人馬，乃可責其治療。又緣京師人民至衆，欲乞多差學生數人，或更添差使臣管勾，並乞朝廷詳酌指揮。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奏　議

乞免節讀漢唐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講官同入

臣等近奉聖旨，令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内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已具劄子奏。見欲鈔節繕寫，候成卷帙即具進讀。臣等竊以經筵故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仁宗時詔丁度等讀過前後《漢書》，令撰序，賜名《前史精要》，止是讀官職事。今臣等分講《禮記》，讀官分讀《兩朝寶訓》，若令講、讀官同進讀漢、唐史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之職，名分不正，恐非經筵分置講、讀官之意也。伏乞特降指揮，專令讀官鈔節進讀。取進止。

薦張雲卿劄子

臣伏見前陳州州學教授張雲卿，文學履行，稱于鄉黨，爲兩都士人領袖。家貧四壁，志操益堅。晚得學官，專意職業，安恬靜默，不求人知，年逾六十，終老未遇。朝廷所宜收采，以勸多士。伏望聖慈特差太學官，或三京教授一任。取進止。

辭押賜劄子 六月

臣今月十三日準勑，徐王六月二十九

日生日禮物等差臣押賜者。臣先於元祐三年任修實録檢討官、著作郎兼侍講日，❶已蒙差押宗晟禮物一次。今兹重煩勅命，實所不遑。臣伏見梁燾任中丞日，曾辭押賜。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依近例辭免，改差未經押賜之人。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薦龔史尚穎劄子 七月十二日❷

臣伏見左宣德郎、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龔史，蚤登高第，節操方正；新授陳留縣丞尚穎，强學力文，履行修飭：皆宜寘之學校。伏望聖慈特差充内外學官一次，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薦馮山張舉劄子 八月十五日

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爲秘書丞，通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跡疎，又不諳知朝廷事體，❸乞免赴闕，辭順義正，不爲激訐，❹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連任御史二十餘年，❺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録，見有辭奏，❻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丁母

❶「兼」，原誤作「蒙」，今據四庫本改。
❷「二」，四庫本作「三」。
❸「又」，原誤作「及」，今據四庫本改。
❹「訐」，原誤作「許」，今據四庫本改。
❺「御史」，四庫本作「鄉國」。
❻「有」，原誤作「行」，今據四庫本改。

憂，服除，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年四月具劄子奏舉，❶未蒙施行。舉有節行文學，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爲世用。二人者，皆可爲朝廷惜也。伏望聖慈並加不次進擢，寘之清要，以勵風俗，必有所補。取進止。

薦曾孝純文居中劄子

右臣先於元祐五年十月劄子奏，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出官以來，並不磨勘。自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先帝勑賜孝純進士出身，❷辭不受。又除太常丞，亦不就。乞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未蒙施行。臣竊以公亮定策，勳亞韓琦，歷相三朝，❸配享英廟，所宜甄録子孫，紹續門户。孝純不磨勘已二十餘年，尋醫已十餘年，尤當旌顯。臣又伏見太官令文居中，❹太師彦博之子，資性端潔，行如寒素，昨任太常寺奉禮郎，❺以避親嫌，改太官令，稍爲下遷。居中不以進退累心，恬然安職。方朝廷推廣至公，求賢不間遠邇，❻況可用之才出於公相之門，此尤不可遺也。伏望聖慈並特賜擢用。取進止。

❶「具」，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
❷「勑」，四庫本作「特」。
❸「三」，原誤作「王」，今據四庫本改。
❹「文」，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❺「昨」，原誤作「即」，今據四庫本改。
❻「間」，原誤作「問」，今據四庫本改。

聽政劄子九月十五日同蘇軾上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聞者莫不摧隕。❶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❷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所比哉！❸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

❶「莫」，四庫本作「無」。
❷「進退消長」，四庫本作「消長進退」。
❸「所」，四庫本無。

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没，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娱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劳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❶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内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素性寬裕，❷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僥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厚深，❸

❶「革」，原誤作「章」，今據四庫本改。
❷「素」，四庫本作「聖」。
❸「厚深」，四庫本作「深厚」。

結於百姓，❶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❷天下之所仇疾，衆庶所同欲去者也。❸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説，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説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没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説，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于下，❹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

❶「結」，原闕，今據四庫本補。
❷「下」，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❸「同欲」，四庫本作「欲同」。
❹「離」，原誤作「雜」，今據四庫本改。

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❶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❷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夜不解帶，❸憂瘁泣涕，形於顔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毁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❹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❺取進止。

［貼黄］臣等伏見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張唐英者上《慎始書》，預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馬光先言之。其後建議者上悞英宗，追尊濮廟，舉朝皆以爲不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言者不息，英宗終不能奪衆論，聖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從衆言，遂擢張唐英爲御史，而司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進言，臣等固未知其有無，然不敢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

❶「隙」，原誤作「防」，今據四庫本改。
❷「上」，原誤作「止」，今據四庫本改。
❸「夜」，四庫本作「衣」。
❹「下」，原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❺「思」，原誤作「恩」，今據四庫本改。

其端，則忠正之士必争論不已，不唯上撓聖懷，亦使天下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他日追悔無及。臣等憂懼危慄，實在於此，惟陛下深察。

第二劄子 二十三日❶

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爲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于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戹，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王亦與其宰相議曰：❷「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勑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

❶ 題注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❷ 「王」，四庫本作「主」。

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爲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静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静，毫髮無所改爲，恭己以臨之，虔心以處之，❶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鑑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静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嶽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静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虚一而静，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獨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闈，❷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於動，❸故不便於静。唯欲人君多所作爲，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摇，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山嶽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❹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

❶「虔」，四庫本作「虚」。
❷「闈」，四庫本作「闥」。
❸「於動」，四庫本作「好進」。
❹「破」，四庫本作「毁」。

不能進説，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爲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心，❶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説惑誤天聽，故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宗，法則太皇太后，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❷取進止。

議謚狀十月十日

右臣伏聞大行太皇太后擬謚曰「宣仁聖烈」。臣恭以先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冠映千古，雖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上副陛下孝思欲報罔極之意。臣竊懷愚見，不敢不言。謹案謚法，聰明睿智曰「獻」。若以「獻」字易「烈」字，則功烈可從而知。又明肅太后上二字曰「章獻」，慈聖太后下二字曰「光獻」，今謚先太皇太后下二字若曰「聖獻」，則於稱號尤美。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以慰答神人之望。謹録奏聞。

旌孝劄子十四日

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録》，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日三時號慕，膝

❶「中」，原誤作「衆」，今據四庫本改。
❷「愚」，原誤作「患」，今據四庫本改。

行肘步，❶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徊於上，❷明年有一狸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遇霖雨，方負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烏，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巡警之狀。久之，有烏群集，内一白烏，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慟，❸涕淚如雨，日唯食脱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❹見者爲之惻楚。所居鄰人勾氏之子，自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觀漸至行，因夫婦感動，❺即日迎其親還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變其里俗，乞旌賞之。」❻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資州會問支漸事迹，❼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資州今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内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已落復生。今身體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支漸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朝廷理宜獎勸。況先帝已賜粟帛，❽付之史官。今漸八十尚存，伏望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孝治之

❶「膝行肘步」，四庫本作「肘行膝步」。
❷「於」，四庫本作「松」。
❸「慟」，原誤作「動」，今據四庫本改。
❹「斷」，原誤作「所」，今據四庫本改。
❺「動」，四庫本作「慟」。
❻「乞」，原誤作「即」，今據四庫本改。
❼「再」，原誤作「册」，今據四庫本改。
❽「況」上，原衍「伏」字，今據四庫本删。「況」下，四庫本有「在」字。

化。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十一月十一日

臣伏見左奉議郎石景略、左宣德郎李瑺、新知夔州奉節縣事楊彭，皆有文學履行，爲士大夫所稱。伏望聖慈特差充内外學官一次，以待任使。取進止。

論召内臣劄子

臣近聞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籍籍私議，深以爲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爲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内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雖家至户説，無以自解。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加審慮，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奏　議

論邪正劄子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❶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悮先帝。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❷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慝交賊，❸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❹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吴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

❶「吕」，原誤作「李」，今據四庫本改。
❷「韶」，原誤作「紹」，今據四庫本改。
❸「慝」，四庫本作「惹」。
❹「种」，原誤作「冲」，今據四庫本改。

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❶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懔懔，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悮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群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爲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爲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内無不安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 同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流毒四海，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

❶「河」，原誤作「湖」，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❷「流毒」，四庫本作「毒流」。

宗，大者黨獄，❶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没。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鑑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構

❶「者」，四庫本作「考」。

兩宫，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❶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宫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権舟船，❷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剥刻，❸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得入侍，❹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❺故宫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

❶「蘄」，原誤作「靳」，今據四庫本改。
❷「権」，原誤作「摧」，今據四庫本改。
❸「剥刻」，四庫本作「刻剥」。
❹「皆」，四庫本作「既」。
❺「臣」，原誤作「忠」，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❶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服故也；❷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❸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❹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❺而内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

❶「以」上，原衍「必」字，今據四庫本及他書引文改。
❷「服」，四庫本作「信」。
❸「子」，原誤作「下」，今據四庫本改。「閑」，原誤作「聞」，今據四庫本改。
❹「恣」，原誤作「志」，今據四庫本改。
❺「不」，原誤作「百」，今據四庫本改。

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难而不爲哉？臣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❶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争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今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兹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❷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志，❸唯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❹候姚麟回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爲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兵也。❺今副都承旨爲樞密屬

❶「臣」，四庫本作「自」。
❷「繫」，原誤作「繫」，今據四庫本改。
❸「志」，四庫本作「忠」。
❹「司」下，原衍「馬」字，今據四庫本删。
❺「兵」，四庫本作「發」。

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爲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勳勞，止緣恩澤，遂爲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爲中書令，❶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爲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九年之中，内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某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思某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取進止。

辭潤筆劄子十二月十五日

臣先奉勅撰故魏王墓誌，已具進呈。今月十四日，懷州防禦使孝詒與臣書，送潤筆銀二百兩、絹三百匹。臣誤膺詔委，撰述誌銘，翰墨微勤，乃其職業，豈可緣公輒受餽遺？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孝詒寢罷。臣無任懇切之至。取進止。

論宣押知舉官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差知貢舉官常以晝日入省。近歲每宣召知舉官，至閤門須等候

❶「曹」，原誤作「曾」，今據四庫本改。

其餘官作一番押入。或已昏晚，則受勑於宮城門外，往往夜深方入試院。元豐八年，孫覺同知舉，臣爲點檢官，親見覺宿於東華門外衛士榻上，天將曉，方隔門受勑而去。臣竊惟朝廷差侍從近臣、兩省以上官知貢舉及同知舉，❶委以進退天下多士，其體不輕。而近世陵遲至此，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爲國光華也。臣欲乞自今宣知貢舉官到閤門，三人已上，令便受勑，先次差内臣一人押入。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論點檢試卷官劄子

臣竊見禮部貢舉，差點檢試卷官二十人。自來久例，點檢官先考校書鑿等第，送知舉官，然後知舉官再考定去留高下。點檢官自入試院，未謄録到卷子以前，及將卷子送知舉官以後，別無職事，止是中間考校，及候知舉官考畢，然後分定合格卷子。點檢雜犯，故前後空閒之日常多，考試點檢之日常少。而知舉官以夜繼晝，力猶不給。臣愚欲乞將點檢官二十人分屬知舉官，每員各得屬官五人，使之相通考校去留高下，可以共議。如此，則不獨任一人之見，又得稍均勞逸，必更精審。乞下禮部相度施行。取進止。

乞試院差官治雜事劄子

臣竊見祖宗時，知貢舉官止以出題較藝爲職，專意掄選天下之士，間得奇偉絶異之才，由其用心精一也。承平日久，舉人寖

❶「上」，原誤作「王」，今據四庫本改。

多，比歲以來，法令益密。知舉官受接詞狀，兼治雜事，❶日力常苦不給，❷爲之者無不告劳，非復如曩時之優裕也。夫承平之世，政事所宜從容，況選賢取士，朝廷必慎擇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弊於吏事如此，恐非設貢舉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貢舉，別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事，凡詞狀之類，委知舉官判送檢法施行。庶使知舉官專意於考校，以副陛下求賢之意。取進止。

上殿論試院事劄子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三知舉院，對垂拱殿。

臣等伏覩省試舉人，尚書禮部貢舉一案文書吏人並隨過貢院。知舉官所治，乃是禮部侍郎官之職，事務繁冗，有妨考校。臣等欲乞今後省試，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務，令知舉官得專意考校。又考試刑法舉人，準例差官十四人，員數過多，亦妨本寺治事。臣等詢問，可以減半，復令舉就試人數，❸只合差官七人。欲乞今後減半差官，若就試人增減數多，即所差官亦隨數增減。其專治牒親戚官，止令考試刑法官一員兼領。並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畏天劄子 同日留對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鈎，見者駭懼，以爲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

❶「治」，四庫本作「知」。
❷「苦」，四庫本作「若」。
❸「復令」，四庫本作「據今」。

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❶虧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爲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畏變異之來，❷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静，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爲福，異變而爲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陛下聖慮，❸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灼怛憂國之至。取進止。

恤民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惻怛愛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振救，倉廩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凡兩出内庫錢十萬緡以賜京師寒凍之民。祖宗之時，唯是蠲放欠負，未聞賜錢如此之多。陛下德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而天災流行，民食猶難。臣訪聞河北諸郡聚飢民，所在以數萬，若今歲夏秋更一不熟，不知國力何以繼之？臣願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救民之術。朝廷政事，宜務安静，無所作爲，專聽於民，左右從之。未有民安而國不安，民和而天不應者也。陛下養民如子，視民如傷，今民方飢困，尤當以安之爲急。惟陛下深留聖思，❹以固邦本，天下幸甚。取進止。

❶「浸」，原誤作「凌」，今據四庫本及他書引文改。
❷「畏」，四庫本作「思」。
❸「慮」，原誤作「廣」，今據四庫本改。
❹「思」，原誤作「恩」，今據四庫本改。

薦講讀官劄子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

王存　蘇軾　趙彦若　鄭雍

講官：

程頤　孔武仲　吕希哲　吕大臨

吴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爲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彦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彦若德性類其先人，❶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爲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爲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益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臣别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説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

❶「性」，四庫本作「行」。
❷「曾」，原誤作「魯」，今據四庫本改。

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❶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❷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它日選用。吴師仁自爲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爲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二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

❶「更」，原誤作「史」，今據四庫本改。

❷「弟」，原誤作「第」，今據四庫本改。下一「弟」字同。

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❶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毁。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毁也。❷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朝辭論卹刑劄子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垂拱殿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寬，刑期無刑，蓋非得已。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于民，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從寬。臣願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聽。陛下爲民父母，海内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

❶ 「朱」，原誤作「來」，今據四庫本改。「服」，原誤作「伏」，今據四庫本改。

❷ 「嘗」，四庫本作「有」。

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寬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幄，無所裨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聖心，天下幸甚。取進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進故事

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内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爲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絶於口，其君危亡之言不絶於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至其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❶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祖禹曰：❷謹案《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

❶「云」，原誤作「嘗」，今據四庫本及《漢書》改。

❷「曰」，四庫本無此字。

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❶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❷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

❶「習」，原誤作「皆」，今據四庫本改。
❷「執」，原誤作「親」，今據四庫本改。
❸「篤」，原誤作「爲」，今據四庫本改。

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❶丞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❷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❸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與侈於左右近臣，吝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講，❹不傳不習：❺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奪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之

❶「丞」，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❷「維」，原誤作「繼」，今據四庫本改。
❸「任」，原誤作「佞」，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❹「講」，四庫本作「誦」。
❺「傳」，四庫本作「博」。

所易樂而湛，❶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❷飢而惏，自取玩好，自執器皿，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❸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謂此書也。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爲，❹太宗縱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上謂張説曰：「曏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❺「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臣祖禹以爲，漢武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以守令未得人爲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欲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爲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懷、魏、濟、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時州郡

❶「之」，四庫本作「安」。
❷「飽」，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❸「電」，四庫本作「雹」。
❹「以」，原誤作「曰」，今據四庫本改。
❺「泚」，原誤作「此」，今據四庫本改。

多得人矣。豈非姚崇、宋璟爲相之效乎？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召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於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城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拓爲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稔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弘肇輩互相猜貳，❶李崧之族枉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❷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安。」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燈。酒行，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爲游觀，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漢制，立春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上勿按驗，❸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臣祖禹曰：下闕。❹

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妓女

❶「弘」，原避宋諱作「宏」，今據四庫本、兩《五代史》改。
❷「轂」，原誤作「穀」，今據四庫本改。
❸「上」，四庫本作「且」。
❹「下闕」，四庫本作「闕七行」。

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庭珪、❶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悦鄭聲、好游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臣祖禹曰：昔紂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國。明皇即位之初，留意聲樂，故其末年，耽樂奢侈，以致大亂，幾亡天下。人君所好，可不慎哉！夫太常掌天、地、人之禮、郊廟之樂，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之職也。以明皇之好音，猶不使雅俗相雜。國朝祖宗以來，教坊宴樂隸宣徽院，自宣徽院廢，乃屬太常。以鄭、衛之樂，瀆典禮之司，此有司官制之失也。

漢高祖七年，丞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

臣祖禹曰：禹卑宮室，孔子美之曰：「吾無間然矣。」周宣王初即位，更爲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詩人歌之。蕭何不能以道佐漢祖，乃襲亡秦之奢侈。創業之君，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武帝千門萬户所以興也。臣恭聞太祖皇帝詔：「宮殿之制，准得赤白。」累聖遵守，不敢有加，儉德之美，過於漢祖遠矣。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

❶「庭」，原誤作「應」，今據四庫本改。

翁！」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魏證每庭辱我。」❶后退，具朝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乃悦。

臣祖禹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國家將興，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若長孫皇后感悟太宗，其可謂賢矣！

後漢建武初，任延拜武威太守，❷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證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慶善樂》者，文德之舞。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爲微服，❸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虎豕狐兔，馳騖禾稼之地，❹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異之，❺嫗，威遇反，❻母也。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

❶「證」，當作「徵」，係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下文不再一一出校。
❷「任」，原誤作「仕」，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❸「服」，四庫本作「行」。
❹「馳」，原誤作「弛」，今據四庫本改。
❺「覩」，四庫本作「覩」。
❻「反」，原誤作「之」，今據文意改。

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爲羽林郎。

臣祖禹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邇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辨，何容易如此？」侍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遊，困於逆旅，幾至爲殆，考其行事，❶足爲永戒。仁宗皇帝特發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臂臑，肱骨也。臑，音奴到反。❷明皇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悦，謂太子曰：「福禄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禄，不棄一餅，可謂知稼穡之艱難矣。然於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於子而闇於己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

❶「行」，原誤作「得」，今據四庫本改。

❷「音」，四庫本無。

不怒而見畏，❶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顔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謹案：《禮記·樂記》、《祭義》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爲《樂書》。蓋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於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説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

唐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❷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禄山見而悦之。後禄山反，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❸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

❶「畏」，四庫本作「威」。
❷「船」，原誤作「路」，今據四庫本及《資治通鑑》改。
❸「搜」，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娱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❶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史記·吴世家》：吴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吴邊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吴之邊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疆埸之事，常起于細微，故兩女争桑而吴、楚相攻。❷由漢以來，守邊之吏或忿争細故，或徼幸功賞，以怒鄰敵，至兵連禍結而國家受其敗。人君不知者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囂奔西城，❸遣大司馬吴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❹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❺潁川盜賊寇没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宫，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臣祖禹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隗囂據隴，公孫述據蜀，未得息師。光武厭苦軍事，雖謀臣

❶「越」，四庫本作「遷」。
❷「女」下，四庫本有「子」。
❸「潰囂」，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❹「遣」，原誤作「邊」，今據四庫本改。
❺「建」，原誤作「違」，今據四庫本改。

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其憂畏如此，蓋深知百姓疾苦，懲用兵之爲天下害也。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禄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一，長八尺，❶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黄龍，服黄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尾，于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❷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❸比，頻也。❹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絶。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

❶「長」，原誤作「丈」，今據四庫本改。
❷「待」，原誤作「特」，今據四庫本改。
❸「比」，原誤作「此」，今據四庫本及注文改。
❹「頻」，原誤作「顯」，今據四庫本改。

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❶皆略如顗言。

臣祖禹曰：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以所學推言災異，其言多驗。臣恭聞仁宗皇帝最深《洪範》之學，每有災異，❷恐懼修省，必求其端。近世學者廢而不習。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遥反。❸春秋入學，坐國老，❹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薺，❺又作茨，音才私反。❻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❼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❽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

❶「隴」，原誤作「亂」，今據四庫本改。
❷「災」，四庫本作「變」。
❸「音」，四庫本無。「反」，原誤作「矣」，今據四庫本改。
❹「坐」，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改。
❺「字」，四庫本作「齊」。
❻「才」，原誤作「中」，今據四庫本改。
❼「並」，四庫本無。
❽「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十字，四庫本無。

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於《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鼂錯之學，本於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群臣聽言受事，錯皆以爲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太宗猶耻以權數接臣下，而况於三代之主乎？❶

臣祖禹曰：自唐天寶之亂，兵革不息，訖于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爲八九，生民糜爛于兵。❷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强中國，雖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祖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内爲一，蓋天將啓太平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實爲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年，中外晏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可不兢兢業業以守之哉！❸

臣祖禹曰：古者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宫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文王之興，鸑鷟鳴于岐山。❹聖人在上，則四靈爲畜，所以謂之

❶「乎」下，四庫本注「闕」。
❷「爛」，原誤作「于」，今據四庫本改。
❸「哉」下，四庫本注「闕」。
❹「鸑鷟」，原誤作「鷟鸑」，今據四庫本改。

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麃然，❶有司以爲麟。武帝博謀群臣，而終軍上對，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帝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乃察。❷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命衛青、霍去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爲寇，於是天下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幣，❸以奪商賈之利，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鑪炭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爲出哉？昔魯哀公十四年，❹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也，❺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而有司謂之麟，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群臣之諛也！後世言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❻必曰秦皇漢武，蓋以始皇無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考其行事，豈獨武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群臣，豈不然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❶「麃」，原誤作「鹿」，今據四庫本及《漢書》改。
❷「乃」，四庫本無。
❸「幣」，原誤作「弊」，今據四庫本改。
❹「十四」，原誤作「四十」，今據四庫本改。
❺「也」，四庫本作「之」。
❻「峻法」，原誤作「法峻」，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翰林詞草❶

賜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乞郡不允詔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省所劄子奏近者四次上章，乞除一郡，至今未蒙指揮，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卿文學爲時宗工，名譽爲國重器，剛直之節足以消沮群邪，仁勇之謀足以折衝萬里。召自藩守，入長禁塗，譬如猛虎之處山林，祥麟之在郊藪，❷豈惟獻納之益，實有榮懷之光。❸而書筵未開，坐席不煖，奏封屢上，引疾力辭，中外所觀，進退豈易。且用賢則如轉石，非朕所聞；玉音而有遐心，亦卿之戒。姑安厥位，深體至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辭免恩命不許詔二十四日

卿逮事仁宗，蚤服近寮，被遇先朝，進司大政，眷惟舊德，久謝塵紛。加徽省之隆名，示里居之優寵。矧安車就第，嘗參置使之華；今行馬在門，尚有乞言之禮。茲爲懋典，毋或過辭。所請宜不許。

❶「草」，原誤作「章」，今據四庫本及卷三十至三十三題改。
❷「祥」，原誤作「詳」，今據四庫本改。
❸「光」，四庫本作「先」。

又不允詔

朕惟五帝憲老，三王乞言，尚齒之風，達于天下，尊賢之禮，簡在王庭。以卿忘正服勞，耄期稱道，眷言夢寐，想見儀刑，領使內徽，惟卿舊秩。魯侯多祉，以介於壽臧；考父益恭，尚勤於循走。勉服休命，毋爲固辭。所請宜不允。

西嶽開啓祈雨道場青詞二十九日

伏以自陝以西失時不雨，旱苗將槁，粒食且艱。惟神嶽之配天，主油雲之際澤，載馳使傳，申飭祠宮。祇薦精誠，仰祈休應。俾三農之望歲，無爽於西成；庶八蜡之記方，益欽於明祀。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口宣

卿蚤陪機政，出守价藩，時屬商秋，宜綏吉履，特加問賚，以示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張稹傳宣撫問，❶兼賜卿茶一銀合。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勅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節紀誕辰，慶均率土，集真乘之妙教，演寶梵之洪音。式將臣子之誠，同罄人天之祝。眷惟忠恪，良用歎嘉。

❶「侍」，原誤作「時」，今據四庫本改。

賜太師文彦博辭免温溪心馬不允詔 八月五日

省所奏伏蒙詔書温溪心欲以馬一匹送與卿，已勅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臣恐有異故常，特啓新例，伏望特寢已行之命事具悉。❶ 種羌獻誠，屬我大老。雖異康侯蕃庶，晝日三接；以彰裴度勳德，名聞四夷。兹豈故常，奚煩謙避。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吕大防辭免弟大臨除秘書省正字不允詔❷

省所劄子奏：伏覩勅命除弟大臨充秘書省正字，弟已兩次辭免，未蒙開允。緣臣冒居重位，遠方傳聞必以臣私於其親，不能爲國求士，伏望特許辭免事，具悉。古之賢相簡拔人才，内不避親，外不避怨，心若權衡之設，物無輕重之私。此朕所望於卿，卿宜自任以此。大臨學行之美，士夫所稱。進職書林，非緣親授，勿爲嫌避，宜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彦若辭免乞齊州一任不允詔 七日

卿再世淳德，一時名臣，以學行侍經帷，以文章登翰苑。比覽奏封之引咎，聊從易地以示恩，尚不遑寧，力祈外補。免冠薦藁，知卿省過之深；加膝墜淵，非朕遇臣之意。往服成命，毋爲固辭。所請宜不允。

❶「行」，原誤作「待」，今據四庫本改。
❷「吕」，原誤作「召」，今據四庫本改。

賜交阯南平王李乾德勑書

勑南平王乾德：省所差人進奉馴象五頭，象鈎五柄，裝象銅鐸連鐵索五副，朱裝纏象藤五副事具悉。卿世奉聲教，鎮守封陲，遠自海邦，來修貢職。載惟忠恪，良用歎嘉。今特賜卿國信物等，交付差來使副李延恩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馬詔勑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誕彌紀節，萬國傾心。方貢在庭，諸閑收駿。眷言恭恪，良用歎嘉。

召翰林學士范百禄入院口宣

卿學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竚謀猶之益；延登中禁，還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今差待詔秦訓就第召卿入院充學士，❶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禄辭免恩命不許詔

卿以學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京邑劇繁，已聞治效，承明嚴近，方竚嘉謀。再入之榮，公議惟允，率由舊服，奚以辭爲？所請宜不許。

❶「待」，原誤作「特」，今據四庫本改。

又不允詔❶

卿在英祖之時，以直言奉大對；當神考之世，以正論居諫垣。逮朕纂承，參華侍從，進陪經席，入直禁林。眷言浩穰之勞，方竚論思之益，祇率舊職，毋爲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寶文閣直學士新除權知開封府李彥純辭免不允詔

卿出守全蜀，有中和宣布之風；入貳冢卿，有銓綜公平之美。眷言郡國之首，實難尹正之才。特擢老成，❷庶從民譽，往欽厥職，毋費于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天章閣待制守吏部侍郎趙君錫辭免不允詔❸

卿有潁封人之純孝，可移於君；以正考父之滋恭，不懈于位。御史執法，天官亞卿。圖任實均，服寵惟舊。仍兼幸於延閣，❹尚虛竚於嘉謀。其往欽承，毋爲固辭。❺所請宜不允。

❶「又」，四庫本無。
❷「擢」，原誤作「輟」，今據四庫本改。
❸「待」，原誤作「侍」，今據四庫本改。
❹「幸」，四庫本作「華」。
❺「辭」，四庫本作「避」。

就驛賜交州進奉人使朝辭御筵口宣❶十一日

汝等來貢闕廷，言歸藩服。特賜賓筵之餞，載嘉王事之勤。示我惠慈，慰爾行役。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李稷臣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

詔夏國主：世修藩職，聿來贄幣之儀；日紀誕生，乃眷忠誠之美。爰加慶賜，用示渥恩。益介壽康，永綏福祉。今差供備庫副使安侖賜生日禮物，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

詔夏國主：眷彼西土，世爲外臣。述職以時，旅庭有實。方屬戒寒之候，❷爰頒旌禮之衣，宜服寵嘉，益懷忠恪。今差内殿承制、閤門祇候劉程賜中冬時服，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同樞密院事韓忠彦生日詔十二日

惟乃顯考，功格皇天。篤生良臣，翊我樞近。用賜祉福，❸以昭寵光。今賜卿生日

❶「驛」，原誤作「辞」，今據四庫本改。
❷「寒」，原誤作「嚴」，今據四庫本改。
❸「賜」，四庫本作「錫」。

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醴泉觀感通等殿疎漏飜修奏告青詞十七日

伏以瑶闕琳宫，奉威神之來下；震風凌雨，宜棟宇之載嚴。有司庀工，揆日祗事，敢伸昭告，庶妥明靈。

賜新授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辭免賜銀不允詔二十日

省所劄子奏辭免撰及書上清儲祥宫碑賜銀一千兩不敢祗受事具悉。作宫于東，降監在下，克成先帝之事，奉答皇天之休。宜得宗工，發揚鴻烈，非卿文翰，莫造精微。過魏證之九成，兼世南之五絶。勒之金石，炳若日星。爰有匪頒，用昭眷奬，義所當受，禮無費辭。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試御史中丞鄭雍辭免不允詔❶

朝有正色之士，則精神足以折衝；國有司直之臣，則讒説不能殄行。風憲之長，綱紀所持，必得清忠，乃稱骨鯁。卿自居諫省，即以直聞，今求其人，莫若考實。斷自朕志，無以易卿。表正群司，公論所屬，勉思報稱，無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再辭免恩命不許詔

昔元老壯猷，遂興周室；四臣爲輔，實

❶「大」，原誤作「夫」，今據四庫本改。

定漢邦。卿望重累朝，名高四海，雖君子戒之在得，而盛王未有遺年。宜視輔臣之崇，仍兼帝輔之重。❶豈特鄉閭之寵，乃惟邦國之光。其勉欽承，毋煩固辭。❷所請宜不許。

又不允詔

祖宗之臣，遺我後嗣。朕宅丕后，圖任舊人。顧瞻在廷，罔或耇壽，詢謀黃髮，尚有望焉。養桓榮於辟雍，雖存其禮；延管寧於東序，莫致其人。加使徽猷，視儀近輔，矧由舊服，何足多辭？❸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

卿棠棣聯華，孟侯啓國，當仲秋之令序，紀彌月之嘉辰。宜有匪頒，用綏福祉。

西嶽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千里亢陽，三農失望，是用精意，祈于有神。山川出雲，休應如答，槁苗復起，比屋咸蘇。祇案真科，❹用伸美報，仰憑靈貺，尚有豐年。

又朱表

關輔之間，旱暵爲虐；❺焦勞西顧，夙

❶「輔」，四庫本作「傅」。
❷「辭」，四庫本作「避」。
❸「何」，原誤作「侖」，今據四庫本改。
❹「案」，原誤作「欒」，今據四庫本改。
❺「旱」，原誤作「早」，今據四庫本改。

夜不寧。神享其誠，天降之澤；勃然嘉穀，粒此蒸民。虔修蠲潔之儀，上答高明之施。

閏八月旦日景靈宮起居宣祖皇帝至神宗皇帝表

伏以少昊司秋，曆官紀閏。居王門而告朔，瞻原廟以寧神。恭惟謚號皇帝陟配在天，詒謀垂世。功光簡册，如日月之照臨；慶佑基圖，與乾坤而久大。永惟感慕，曷究名言。

起居昭憲皇后至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歷正仲秋，月更閏朔，瞻閟宮之有侐，侔厚地以無疆。恭惟謚號皇后德並姜、任，功高馬、鄧，流徽音於億載，返真馭於九霄。時律徂遷，孝思永結。

閏八月旦日諸陵起居仁宗英宗神宗表

伏以秋成萬物，閏正四時。履霜露而慘悽，瞻原陵而感慕。恭惟謚號皇帝紹天立極，流澤庇民，藏弓劍於橋山，游衣冠於原廟。寤言興念，哀結增深。

永昭陵起居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璇樞紀候，適屬於閏秋；園寢寧神，載更於月朔。恭惟謚號皇后登翊二聖，覆育群生，功冠古以無儔，神在天而逾遠。永言瞻慕，彌切悃悰。

閏八月望日景靈宮起居宣祖皇帝至神宗皇帝表❶

伏以天序後秋，正四時而閏定；月行在望，想七廟之神游。恭惟謚號皇帝德厚流光，仁深澤遠，天開千歲之統，民畏百年之威。對越如存，孝思罔極。

起居昭憲皇后至慈聖光獻皇后表❷

伏以中秋歲閏，瞻斗建於兩辰；先寢時思，悵月行於幾望。恭惟謚號皇后道光彤史，訓紀東朝。覩褘服以如存，仰飈輪之益遠。永懷慈範，增深誠悃。❸

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御筵口宣閏八月十六日

汝等遠服化風，來修貢職，眷言行役，及此旋歸。宴勞有加，渥恩斯厚。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史平一賜汝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充中太一宮使馮京再上表乞致仕不許仍斷來章詔

卿昔在先朝，再登近弼，讜言正論，具

❶「祖」，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❷「表」，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深誠悃」，四庫本作「結深誠」。

載册書。久均逸於侯藩，宜協輔於王室。豈敢煩以官職，蓋將備於諮謀。德齒天下之達尊，愷悌神明之所勞。矧卿年雖耆艾，身則康彊，宜體至懷，難徇來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股肱舊臣，與國同體，耆老俊德，惟民所瞻。尚賴謀猷，俾朝朔望。雖蚤知止足，欲追老氏之訓言；而尊禮壽祺，庶及周家之忠厚。勉留輔朕，毋或憚煩。所請宜不允。

賜馮京乞致仕不允詔 十七日

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古之大夫有不得謝，尊賢貴老，三代所同。惟我祖宗，優禮耆哲，著於史册，前後相望。卿以直道事君，乃心王室，是以先帝召自西蜀，入長近樞。逮朕纂承，眷求舊德，從容經帷，❶方覩儀型，❷班于群公，足以重國，❸遽欲引去，義所未安。其體至懷，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張方平辭免恩命允詔 十八日❹

省所劄子奏伏奉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❺竊以宣徽使爲待材

❶「帷」，四庫本作「幄」。
❷「覩」，四庫本作「覿」。
❸「以」，原誤作「於」，今據四庫本改。
❹「十八日」，四庫本無。
❺「伏」，原誤作「狀」，今據四庫本改。

用之宅，臣既退老多年，今非復任用之人，虛受無名。伏望特垂降鑑，庶於朝廷大公之體，粗有補於涓埃事具悉。朕夙寤思賢，眷求耆德，徽猷置使，循用舊章。卿身退而志愈謙，年高而節彌厲。以祁奚請老之久，有衛武自儆之防，力抗奏封，深陳至意，載嘉素守，是用曲從。足以敦厚邦風，❶垂榮史牒。益綏壽嘏，庸副眷懷。所請宜允。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吏部尚書王存赴闕詔 十九日

卿夙陪機政，丞轄中臺，再賜麾符，❷蕃宣近服，天官之長，人望所同。其趣造朝，毋久虛位。已除卿守吏部尚書，詔書到日，卿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

賜馮京再乞致仕不允詔 二十日❸

老成之德，重於典刑。❹是以先王尊禮，不聽其去。卿自還朝闕，終歷三時，❺耆俊在庭，中外所望。遽欲謝事，人其謂何？卿雖至誠，在朕未可。體茲諄諭，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合祭天地詔

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❶「邦」，原誤作「邪」，今據四庫本改。
❷「賜」，四庫本作「易」。
❸「二十日」三字，四庫本無。
❹「刑」，原誤作「型」，今據四庫本改。
❺「終」，四庫本作「纔」。

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惟於三歲，[1]對越二儀，秩咸百神，[2]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3]猶欲資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永爲成式。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賜溪峒知龍賜州彭允宗等進奉賀坤成節溪布勑書

覽所進奉賀坤成節溪布一十五匹事具悉。汝世守遐域，心在本朝，爰屬壽辰，遠修貢職。永言恭順，良用歎嘉。

賜彭允宗等進奉賀端午節溪布勑書

省所進奉賀端午節溪布一十五匹事具悉。汝地居邊陲，世服聲教。時屬盛炎之月，遠輸任土之儀。言念忠勤，不忘嘉奬。

[1]「惟於」，四庫本作「每以」。
[2]「秩咸」，四庫本作「咸秩」。
[3]「載」，四庫本作「再」。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大使茶藥詔

卿祇役使華，會朝慶節。眷言勤瘁，特有匪頒，宜體渥恩，無憚煩暑。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副使茶藥詔

卿介紹展儀，星言在道，時方畏暑，行靡憚勞。併有恩渥，❶用彰眷遇。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遠奉隣歡，來修慶禮，適當炎燠，言念勤勞，頒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賜尚書左丞梁燾乞退不許批答❷

輔弼之臣，與國同體，進退之際，海内所瞻。卿正色直言，歷踐臺省，沈謀遠慮，乃心朝廷。是以擢自禁嚴，入陪廟論，曾未朞歲，方觀猷爲，乃以宿疢時作，抗章去位，

❶ 「渥」，四庫本作「頒」。
❷ 「燾」，原誤作「濤」，今據四庫本改。

此非吾所望也。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昔舜有五臣而天下治，周有十亂同心同德。朕日勤典學，上嘉先王，惟股肱之臣，共圖庶政。虞、周之盛，蓋有望焉。卿服在近僚，進陪輔朕，歷日未久，遽以疾辭。夫心平氣和，何恙不已？姑安厥位，毋或多云。所請宜不允。

賜梁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卿丞轄中臺，輔政未久，乃以疾告，形於奏封。尚當勉留，以副眷荷。❶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王綬賜卿乞退不允批答，想宜知悉。

賜梁燾第二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❷

昔汲黯多病，卧治淮陽；魏證久疾，參議朝政。朕以漢武帝之待汲黯，❸不如唐太宗之用魏證。卿雖足疾，未宜去乞。❹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不許批答

《詩》曰：「無競維人，❺四方其訓之。」

---

❶「荷」，四庫本作「倚」。
❷「來章」，原誤作「章來」，今據四庫本改。
❸「待」，原誤作「時」，今據四庫本改。
❹「去乞」，四庫本作「云也」。按：「去乞」疑當作「乞去」。
❺「維」，原作「惟」，今據四庫本及《毛詩》改。

今闕政猶多，協氣未應，民力凋敝，羌戎不庭。方與衆賢，共圖至治，而卿引疾求去，豈其時乎？所請宜不許。

賜梁燾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❶

卿疊抗封章，懇辭機政。難徇來請，宜體至懷。方賜告休，竚聞藥喜。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永言賜卿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賜梁燾乞除東北一郡不許詔

省所劄子奏實以素有足疾，比來發動殊甚，雖漸獲安愈而未能趨拜，乞除授東北一郡事具悉。人君勞於求賢，佚於任人，進之惟艱，則退之豈易？朕嘉與疑丞輔弼，若昔大猷，方將恭己以仰成，豈可引身而亟去？姑務安養，體兹至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卿迪簡在庭，圖任共政。雖難進易退，乃事君之常；而有始無終，亦用賢之戒。矧遄聞損疾之喜，加亦賜安之優，❷其康乃心，以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❶「三」，原誤作「二」，今據四庫本及上文改。

❷「亦賜安」，四庫本作「有賜告」。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林詞草❶

中太一宮正室殿開啓謝晴道場青詞❷八年五月二十日。

伏以中春以來，常雨爲沴。是用精禱，夙夜不寧。山川收雲，日月舒照。農殖嘉穀，尚有西成。惟神之休，敢不昭報。

又 朱表

積雨累月，下民其咨，仰祈皇穹，萬物父母。側身思咎，❸爰懼靡寧，❹惟神降鑑在茲。旻閔有衆，時暘來應，陰沴廓消，祇案真科，上答靈貺。

後苑華景亭開建謝晴齋文

伏以苦雨數來，嘉生不殖。仰祈妙覺，迴鑑精神。❺大明顯融，六合清霽。虔修法

❶「草」，原誤作「章」，今據四庫本及卷三十至三十三題改。
❷「正」，四庫本作「真」。
❸「咎」，原誤作「咨」，今據四庫本改。
❹「爰」，四庫本作「震」。
❺「神」，四庫本作「誠」。

會，昭報慈恩。

賜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許將知真定府李清臣夏藥口宣

卿鎮臨邊閫，宣布藩條，適當憚暑之辰，宜順頤生之理。❶特頒良劑，用示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黄彦賜卿夏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錢勰辭免不許詔❷

開封，郡國之首，四方所則。❸尹正之任，蓋難其才。卿治行尤異，見於已試，吏畏民愛，❹于今稱之。是以輟自地官，再領天邑，進職内閣，增幸近班，❺實允師言，大從民譽。藉卿之重，毋或憚勤。所請宜不允。❻

不允詔

仲尼有言：「觀過知仁。」❼卿昔尹京邑，期于刑措。今兹新命，蓋多前功。宜體眷懷，往祗舊職。矧卿政事文學，當及孔門；必不使趙張三王，專美漢世也。所請宜不允。

---

❶「順」，四庫本作「慎」。
❷「府」，四庫本無。
❸「所」，原誤作「新」，今據四庫本改。
❹「吏」，原誤作「更」，今據四庫本改。
❺「幸」，四庫本作「華」。
❻「允」，四庫本作「許」。
❼「仁」，原誤作「之」，今據四庫本改。

賜新除守户部侍郎范育辭免不允詔

邦國大計，本于地官。卿貳之聯，實難其選。以卿分閫于外，扞邊有勞。以治軍旅之餘，而當金穀之問。足以優裕，副兹簡求，毋爲過辭，勉服成命。所請宜不允。

除皇弟偲制

寶玉展親愛，莫先於兄弟；車服彰德命，用錫於公侯。朕稽古昔之大猷，奉祖宗之成憲，推恩同氣，孚號在廷。皇弟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偲稟慶仙源，承華寶萼，孝弟得於天性，聰哲見於夙成。均愛東朝，方勝衣而趨拜；請肄外傅，已敬業而樂群。是用仍秩上公，視儀三事，❶以重本支之勢，俾兼將相之榮，因右輔之節旄，加爰田之井賦。於戲！親之欲貴，雖有國之舊章；位不期驕，乃先王之明訓。爾其務學時敏，作德日休。❷知稼穡之艱難，永思克儉；守富貴於長久，自牧以謙。尚有令聞，對兹嘉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充武成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❸

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京乞移東北一郡不允詔

朕惟祖宗以來，視遠如邇，全蜀之寄，

❶「事」，原誤作「重」，今據四庫本改。
❷「休」，原誤作「体」，今據四庫本改。
❸「實」，原誤作「賞」，今據四庫本改。

尤難其人，自非望實兼允，不以輕授。卿服在侍從，一紀于兹。邦畿浩穰，邊閫要重，❶已試之效，衆庶所知。是以輟自關中，付之劍外，朞年報政，西土用寧。何疑上書，❷求易便郡？昔文翁以循吏之教爲學者師，王襄有中和之詩稱盛德事，❸治迹可想，流風尚存。勉企前哲，寬予西顧，益務綏靖，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卿席慶先朝，啓封北國，❹就傅之始，好學有聞，視秩公臺，作藩帝室。唯益勤於成德，以茂對於嘉休。❺往即欽承，勿爲固避。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朕褒崇天屬，屏翰皇家。因使閫之旌麾，❻如翰臣之印綬。❼匪予私愛，乃國舊章。廷告誕敷，❽師言允穆。往祇成命，毋或過辭。❾所請宜不允。

❶「閫」，原誤作「聞」，今據四庫本改。
❷「上」，原誤作「工」，今據四庫本改。
❸「稱」，原誤作「孫」，今據四庫本改。
❹「北」，原誤作「比」，今據四庫本改。
❺「休」，原誤作「林」，今據四庫本改。
❻「閫」，四庫本作「聞」。
❼「如翰」，四庫本作「加輔」。
❽「廷」，四庫本作「延」。
❾「過」，四庫本作「固」。

賜皇弟偲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寵加懿戚，位列宰司，兹爲至公，靡有虚授。朕命不易，其往欽哉。今差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奉官李祁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批答，想宜知悉。

撫問成都府利州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遡矣西土，簡在朕心，眷言官師，宣力夙夜。❶特加勞問，以慰忠勤。今差東頭供奉官趙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皇弟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昔周之子孫，並建藩屏，實由任、姒之教，以致成、康之隆。今吾端處宸闈，共熙庶政。覩先帝之幼子，從諸兄而雁行。是惟宗廟之靈，國家之福也。褒陞之典，何足多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批答

諸侯制節，故高而不危；❷君子勞謙，故卑以自牧。雖再命而傴，深嘉爾誠；而懷德惟寧，❸實爲予輔。序進以位，夫復何辭？所請宜不允。

❶「宣」，原誤作「寅」，今據四庫本改。
❷「而」，原誤作「面」，今據四庫本改。
❸「寧」，原誤作「實」，今據四庫本改。

賜皇弟偲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王者慎用名器，不以假人，選建親賢，固無幸位。宜膺懋寵，勿復來辭。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鄭居簡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沂州團練使充熙河蘭岷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文郁進奉賀南郊禮畢馬勑書❶

朕躬執圭幣，祇見神祇。百禮備成，萬方來賀。眷予禦侮之任，爰有修貢之儀。言念恪勤，不忘嘉歎。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乞越州不允詔

昔汲黯願拾遺補過，漢武帝終出之淮陽；魏證每犯顔諫争，唐太宗不使之一日離左右。後世視武帝、太宗之得失，豈不相遠哉！卿望高一時，名滿四海，正直之節，冠于本朝。方以道學，輔朕不逮，乃亟欲引去，兹所未諭也。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范純仁茶藥口宣

卿夙秉國均，久勞藩服。特馳使指，往

❶ 上「馬」字，原誤作「爲」，今據四庫本改。「管」，原誤作「官」，今據四庫本改。

諭詔音，宜有寵頒，用昭眷禮。❶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倬賜卿詔書、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軾乞改知越州不允詔

昔齊之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❷齊王寶之，❸重於照乘之珠。楚之臣有左史倚相者，能道訓典，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楚王寶之，重於白珩。夫以區區齊、楚，猶以賢臣爲寶，❹豈朕獨無其人哉？卿侍經席，❺日陳法戒，眷吾北圉，雖無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實難其帥，藉卿之重，姑輟以行。雖失倚相於中，庶得黔夫於外。以越爲請，非朕所望也。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崧嶽降神，傅巖肖象。爲時柱石，秉國鈞衡。土王在辰，門弧紀慶。特加頒賚，以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賜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卿論道冢司，代天真宰，間於二社，式是百僚。稟昴宿之元精，應臺階之上象。

❶「昭」，原誤作「詔」，今據四庫本改。
❷「趙」，原誤作「道」，今據四庫本改。
❸「寶」，原誤作「官」，今據四庫本改。
❹「猶」，原誤作「從」，今據四庫本改。
❺「侍」，原誤作「時」，今據四庫本改。

用錫爾祉，俾壽而臧。今差卿男右宣義郎景山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❶

履武發祥，復記初生之日；❷展親備物，莫先同氣之恩。往致壽昌，宜膺寵數。今差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倬賜卿生日禮物，❸想宜知悉。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❹

叔父秉德，佑我邦家。大路啓封，眷親賢之莫二；左弧紀慶，宜福禄之無疆。臨遣使華，往綏眉壽。今差翰林學士、左朝請郎、知制誥兼侍講、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范百禄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西京無畏三藏開啓祈晴齋文❺六月

伏以苦雨累月，積潦害田。粦麥不登，已失三農之望；禾稼既病，將謂艱食之憂。寤寐永嘆，禳祈未弭。❻載馳使傳，遠即靈祠，祇建清塲，薫修净供。覬時暘之協應，俾陰沴之廓消，尚有西成，以蘇群品。

❶「佖」，原誤作「必」，今據四庫本改。
❷「日」，四庫本作「旦」。
❸「院李倬」，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顥」，原誤作「灝」，今據四庫本改。
❺「西」，原誤作「兩」，今據四庫本改。
❻「禳」，原誤作「穰」，今據文義改。

除范純仁制

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旁於求賢，❶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莅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高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以夷。❷寬閎出於天資，❸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鈞衡；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衮言歸。益隆體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臺，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説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可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不允詔

宰相代天理物，坐而論道，❹安危治亂，繫於其人。❺斷自予衷，圖任舊德。深謀遠慮，將倚老成。蚤衰多疾，❻亦惟常理。勉起就位，毋或過辭。所請宜不允。

❶「旁」，四庫本作「勞」。
❷「以」，四庫本作「坦」。
❸「閎」，原誤作「閑」，今據四庫本改。
❹「坐」，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改。
❺「繫」，原誤作「繁」，今據四庫本改。
❻「蚤」，原誤作「蜜」，今據四庫本改。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三上劄子辭免不允詔

卿夙以人望，嘗居宰司，今兹還朝，復踐舊位。朕嘉與良弼，共圖康功。勉紓賢猷，以輔予治。尚體注意，勿爲費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昔周、召之相成王，實爲左右；平、勃之輔文帝，繫其安危。若游大川，必得舟楫；若作户室，❶必勤垣墉。❷卿名譽之隆，洽聞遠邇；謀猷之益，夙罄忠嘉。同寅協恭，屬在耆德。成命不易，無勞執謙。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不允詔

人主之職在於任相，❸宰相之職在於擇人。權衡無私，故不可欺以輕重；冰鏡至静，故不能罔以妍蚩。朕夙寤晨興，舉于古訓，❹思得賢佐，同底丕平。❺以卿老成，復畀大任。其佑乃辟，無事於辭。所請宜不允。

---

❶「户」，四庫本作「巨」。
❷「勤」，原誤作「勒」，今據四庫本改。
❸「任」，原誤作「内」，今據四庫本改。
❹「舉」，四庫本作「學」。
❺「同」，原誤作「司」，今據四庫本改。

賜新除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鼎槐舊德，柱石時才。已頒渙恩，誕告中外。往欽厥職，毋復固辭。今差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李永言賜卿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想宜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❶

卿等肅將端節，❷來慶壽辰，方暑在途，入疆授館，特先迎勞，當體眷恩。今差某官賜卿等御筵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雄州撫問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口宣

卿等載馳使隰，首次邊藩，徂暑在辰，❸嚴程趣駕。特伸勞問，以示眷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秦肅之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茶藥口宣❹

卿等遠奉鄰歡，來修慶禮，適當炎燠，❺

---

❶「兼傳」，原誤作「臣僚」，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❷「端」，四庫本作「瑞」。
❸「徂」，原誤作「祖」，今據四庫本改。
❹「趙」，原誤作「越」；「茶」，原誤作「奉」，今據四庫本改。
❺「燠」，原誤作「煖」，今據四庫本改。

言念勤勞，頒賚惟優，眷恩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江洙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鈔鑼唾盂等口宣

卿等跋歷畏塗，❶憩休賓館。飾精金之用器，製文錦之寢衣，以慰勤勞，式昭寵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裴絢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命圭申信，慶幣講歡。式將館粲之儀，❷往致饔牢之餽，以紓勤勩，宜佩寵私。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説賜卿等生餼，想宜知悉。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❸

卿等圭璋修聘，既已展儀，弓矢延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錫，用旌審固之能。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端賜卿等弓箭例物，❹兼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伴射，想宜知悉。

❶「跋」，原誤作「跂」，今據四庫本改。
❷「式」，原誤作「武」，今據四庫本改。
❸「賀」，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王端」，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珣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❶

卿等共修法供，仰祝壽祺，以迄告成，無忘嘉善。特伸寵賚，用示眷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道賜卿等香酒果，❷想宜知悉。

賜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帥來協泰，❸人天修供，祝南山之永壽，集西竺之勝因。乃眷忠勤，爰加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黄門王備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宗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等惟予懿親，與國同依，❹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於誕辰。嘉此告成，均其慶賜。今差内侍省内侍高品、陳温之賜卿等香酒果，想宜知悉。

賜知太原府韓縝進奉坤成節金酒器并馬詔

覽所進奉坤成節金酒器一副、馬六匹

---

❶「珣」，原誤作「徇」，今據四庫本改。
❷「侍省」，原誤作「内省」，今據四庫本改。
❸「來」，四庫本作「乘」。「泰」，四庫本作「恭」。
❹「依」，四庫本作「體」。

事具悉。載誕紀辰，于蕃致貢。心馳魏闕，禮奉壽觴。器陳三品之金，馬備六閑之駿。眷言誠悃，良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功德疏勑書

省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一軸銀軸頭事具悉。誕彌紀節，遐邇獻誠。眷惟臣工，❶心在王室。集人天之德善，祝海嶽之壽祺。載省忠勤，良用嘉歎。❷

賜外任文武臣寮進奉坤成節馬勑書

覽所進奉坤成節馬一匹事具悉。載誕紀辰，眷多方之來慶；右牽修貢，充上乘以思臧。❸ 言念恪勤，不忘嘉歎。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勑書

勑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覽所進奉坤成節功德疏等事具悉。節紀誕彌，慶均溥率。眷名山之寶刹，祝萬壽於華封。❹ 言念精勤，不忘嘉歎。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齋文 二十八日

伏以孟秋之月，苦雨數來，農失豐登，民興咨怨。仰憑覺力，祇建清塲。庶竭精

❶「工」，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❷「用」，四庫本作「深」。
❸「思臧」，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❹「萬」，原誤作「爲」，今據四庫本改。

誠，遍蒙喜應。❶時暘來若，年穀順成。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祝萬壽於慈闈，集百祥於法會。特加頒賚，以答精勤。今差内侍省内侍高班黄昇賜卿香酒果，❷想宜知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❶「遍」，四庫本作「遄」。「喜」，四庫本作「嘉」。

❷「昇」，四庫本作「昪」。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

翰林詞草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使華復命，郊館留行，臨遣近臣，特伸飲餞，勿辭既醉，用副眷懷。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董温之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卿等徒馭旋歸，山川悠緬，抗旆首路，梲轄須恩，加錫芳甘，式昭勤厚。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祺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壽辰展慶，瑞節言歸。聊息駕於近藩，因肆筵於華館，式頒燕衎，益示恩榮。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梁敦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學士守吏部尚書胡宗愈乞知揚州不允詔

卿昔在先朝，素推骾直，迺者輔政未幾，懇請守藩，西蜀宣布，流聞甚美。以卿舊德，宜在朝廷。入長天官，民望攸屬。夫賢人進退，繫國重輕，而以私恤，遽求外補，《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姑安厥位，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乞致仕不許詔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鼎槐之老，莫不眷留。班於大廷，表儀百辟。卿向繇省轄，進莅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位。置使祠館，勉徇雅懷。已退處於邱園，尚何殊於田里？矧卿筋力克壯，聰明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兹至意，無或費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或坐而論道，或就而咨謀，身雖佚休，不離王室。降及後世，則異於斯。以蟬蜕軒冕爲高，以屣遺禄位爲潔。卿多識前世之載，雅意本朝之隆。君臣之交，禮義相與。乞身之請，姑務少安。所請宜不允。

賜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曾布乞揚州不允詔

卿昔在先朝，服休侍從，宣力中外，靡

憚勤勞。南臨長沙，實濟師役；西控青海，以威羌戎。眷言老成，付以北道。疆埸無事，使傳相望。緩帶雅歌，足以綏靖。忽覽封奏，欲求便藩。尚當勉留，以副寄委。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上劄子乞罷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重任久次，今玆譴戒所加，殆緣臣致，伏望獨罷事具悉。朕恭聞仁宗皇帝因讀前史，嘗諭侍臣：漢以災異策免三公，莫若罪己，以答天眚。皇祖有訓，禹、湯格言，朕承宗祧，敢不祇服？卿位上宰，歷年于玆，乃以譴戒之來，獨祈罷免，移過於下，非予所聞。勉思消復之宜，❶毋重朕之不德。所請宜不允。

賜宰相呂大防等爲雨水乞降黜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伏見雨水過常，害及民物，皆由充位無補，致此災譴，伏望特賜降黜事具悉。常雨爲災，歷時不已。雖竭精禱，未蒙神休。陰陽失和，衆庶被害。側席思咎，殆天儆予。寔賴左右輔臣，交脩不逮。卿等躬任燮理，志同憂勞。雖引責抗章，義深懇惻，而遽請避位，予何倚毗。惟先格王飭己正事，不聞歸罪股肱大臣。當體至懷，共圖救政。所請宜不允。

❶「消」，原誤作「銷」，今據四庫本改。

賜蘇頌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昔衛武耄老，猶聞箴儆之言；方叔壯猷，實緊顯允之德。卿已謙避宰席，退領祠宮，以時造朝，精力未艾。黃髮在位，重於典刑，雖嘉知止之風，且異尚賢之意。勉綏厥服，以副眷懷。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輔弼之任，❶體貌所隆；進退之宜，輕重攸繫。卿亮采三事，施勤四方。圖任舊人，久勞於共政；賓禮故老，尚賴於咨謀。而累抗封章，願還印紱。於卿爲美，非朕所安。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許將免知揚州乞便鄉一郡不許詔

卿自仁皇之末，首冠多士，宣力中外，服在近僚，向解機務，出分邊寄。及此歸戍，❷改藩東南。而累抗奏封，懇祈鄉郡。過家上冢，雖懷桑梓之至情；憂國忘私，宜體朝廷之重委。往即乃治，無或故辭。所請宜不許。

不允詔

昔申伯於蕃，用寧周室；貢禹懷土，終

❶「任」，原誤作「仕」，今據四庫本改。
❷「戍」，原誤作「成」，今據四庫本改。

老漢廷。蓋邦家唯欲得賢，則人臣豈可自便。卿入位丞轄，出總戎麾，身雖侯方，心在王室。而近辭淮海，遠請甌閩。求之故常，未有此比。祇服成命，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皇叔徐王辭免乘檐子至下馬處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許乘檐子至下馬處，伏望特賜免罷事具悉。叔父秉德位，冠宗藩，入侍慈闈，宜有優禮。惟予沖人，方以孝愛順天下，其敢弗欽。肩輿造朝，矧有故事，深執謙退，當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謝晴道場齋文八月

伏以常雨爲沴，下民其咨。祇竭精誠，仰祈妙覺。天地斂氣，山川收雲，清風時興，白日顯照。爰脩法會，庶答慈恩。

上清儲祥宮開啓謝晴道場青詞

伏以常雨爲災，歷時不已。肅將誠懇，仰叩清虛。陰沴廓消，離明迴照。顧惟南畝，尚有西成。祇案真科，用昭靈貺。

又朱表

迺以霖雨，害及下民，夙夜不寧，永思愆咎。輒瀝誠懇，仰籲穹旻。惟神降休，時暘協應。顧兹寡昧，曷動高明。祇建清場，❶上答鴻施。

❶「建」，原誤作「逮」，今據四庫本改。

故贈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李瑋堂祭文

十五日

惟靈章懿近屬，仁祖副車，王姬築館，蚤膺選尚。寵榮福禄，累紀於兹，旌節在門，以俟就第。奄終壽考，深用軫傷。特設奠筵，庶昭恩禮。尚饗。

又下事祭文

惟靈外戚倩侯，❶奉車帝壻，四朝寵遇，遂擁節旄。康寧考終，奄及襄事，褒贈之典，視秩三公。侑以奠觴，慰兹幽穸。尚饗。

又舉靈前一夕祭文

惟靈位爲戚藩，居列主第，富貴壽考，哀榮始終。訃音初聞，趣駕臨奠。葬期奄至，遣使護喪。既啓菆塗，將及祖載，侑以肴醴，慰兹營魂。尚饗。

太廟逐室各津漏及滴濕神帳奏告僖祖皇帝等祝文

伏以寢廟有嚴，威神所宅。歲時既久，風雨寖隳。攸司庀工，揆日祗事。敢不虔告，用昭孝誠。尚饗。

❶「倩」，四庫本作「藩」。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守户部尚書李清臣茶藥口宣

卿夙贊鈞衡，久臨蕃屏，已趨召節，入長地官。行涉暑塗，宜綏福履，特加問賚，當體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徐湜賜卿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内外神廟開啓消災祈福道場祝文二十三日

伏以崇慶至仁，溥天共戴。❶勤勞成疢，治療未平。遍款靈祠，仰祈休應。所冀祓除災疾，❷降集福祥，永庇群生，益隆萬壽。尚饗。

五嶽開啓消災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天祚有德，神享至誠。太皇太后保佑眇躬，焦勞庶政，偶嬰疢疾，未底和平。是以夙夜靡遑，齋明歷禱。惟神望於秩典，庇此生民。其克相於慈闈，永綏安於壽祉。

太皇太后服藥消災祈福金籙道場青詞

臣夙以眇躬，嗣膺大統，實賴太皇太后保育冲菲，扶持艱危。歷年於兹，其德惟一；至静能久，大公無私。❸天地之所鑑

❶「戴」，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祓」，原誤作「拔」，今據四庫本改。
❸「大」，原誤作「天」，今據四庫本改。

知，華夷之所愛戴。焦勞遘疾，治療未平。臣冰淵戰兢，夙夜憂慄。是用載涓秘殿，申勑輔臣。案金籙之真科，祈璇穹之寶命。伏冀三清教父、衆聖天宗，敷佑宋邦，介福文母。勿藥有喜，獲濟於屯災；無疆惟休，永綏於壽祉。

又朱表

上帝景命，既申錫於宋邦；沖人眇躬，實仰賴於文母。自總臨於庶政，惟思濟於群生。無毫髮之私，神天所鑑；有慘怛之愛，❶億兆歸心。久積憂勤，屬嬰疢疾。臣夕惕惟厲，啓處不遑。是用請命皇穹，呼窮元父。仰惟福善助順，棐忱益謙。拯其艱厄之虞，降以康寧之吉。

太皇太后服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祝文

伏以太皇太后擁佑眇躬，敉寧方夏，勤勞遘疾，治療未瘳。心之憂危，靡所底告。謹擇良日，請命天神。❷伏惟昭鑑精衷，曲垂靈貺。庶有感格，以速和平。尚饗。皇地祇云請命大祇。❸宗廟云請命宗祊。社稷云請命於神。

故贈永嘉郡夫人王氏堂祭文 二十八日

惟靈服在內庭，奉循法度，祗勤夙夜，靡有愆違。遽隕厥身，乃加追命。將殯之夕，送以奠觴。尚饗。

❶「慘」，四庫本作「惻」。
❷「天」，四庫本作「大」。
❸「大」，原誤作「文」，今據四庫本改。

又墳所祭文

惟靈序職宮闈，其儀令淑，生有禮秩，没有恩榮。遣奠菆塗，致我誠惻。尚饗。

延福宮穆清殿開啓上祝太皇太后消災集福道場朱表九月

上神孚佑，降監孔昭，洪造何言，至誠必應。顧惟眇質，獲奉丕基，仰繄崇慶之仁，大庇群生之命。偶乖和豫，寔自勤勞。是以惕厲薰心，齋明滌慮，告虔净宇，薦信穹旻。延集福祥，祓除譴咎。所冀勿藥有喜，遄底康寧，無疆惟休，永膺壽考。

賜諸道州府告諭勅書

勅真定府官吏、軍員、將校、僧道、百姓等：上天降災，九月三日，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四海，道揚遺命。顧念眇躬，摧毀荒迷，未知所濟。咨爾有衆，務安厥常，以副朕哀諭之意。故兹告諭，想宜知悉。

崇慶宮開啓大行太皇太后初七水陸道場齋文八日

伏以功被寰區，登真不返，法周沙界，應供無邊。式陳哀薦之誠，大啓等慈之會。冀憑妙界，仰奉靈游。

皇帝爲大行太皇太后成服祭告祝文

昊天降凶，四海喪妣。攀號罔極，至痛無文。初被縗麻，式陳哀薦。以今日成服，不敢不告。尚饗。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一表不允批答九日

昊天降禍，❶大行太皇太后奄棄萬方。朕以眇末之身，嬛嬛在疚，元窮永慕，❷未知攸爲，而公卿大夫遽以聽事爲請。夫三年之喪，方處苫廬，未易縗服，乃欲臨便坐見群臣，其可得乎？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第三表請聽政不允批答十二日

朕遭家不造，奄失先帝，寔賴太皇太后保佑眇躬，勤勞艱難，於茲九載。大德未報，奄及升遐。悼心失圖，銜恤在疚。卿等乃迫以遺誥，奪其哀情。雖一日萬機，理難久曠；而終天至痛，力未能勝。毋遽執於權宜，庶獲專於喪紀。所請宜不允。

大行太皇太后二七於崇慶宮設九幽醮青詞十五日

伏以慈顏永隔，❸飈馭不留，欲報之勤，

❶「昊」，四庫本作「旻」。
❷「元」，四庫本作「充」。
❸「永」，原誤作「未」，今據四庫本改。

追攀罔極。載嚴禁宇，祇建清塲，覬憑真聖之靈，上濟仙遊之路。顧回昭監，深諒精誠。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五表不允批答

昔高宗三祀，亮陰不言；滕文五月，未有命戒。朕自嬰荼苦，方此逾旬。哀疚在心，縗麻在體，欲言國政，所未忍也。而況三事大夫服勞夙夜，百司庶尹率由典常，官不易方，朝無廢事。當少伸朕志，毋奪喪焉。所請宜不允。

太皇太后山陵務從節儉詔

朕恭以大行太皇太后保祖宗之基命，定社稷之永圖，德參二儀，功冠千古。憂民惨怛，如肌體之有傷；克己公清，無絲毫之自奉。今普天喪恃，四海同哀。雖築陵高於太山，備禮殫於萬物，顧無以報，亦未爲多。惟遵奉於訓言，益光昭於儉德，以對在天之盛烈，以揚愛物之遺仁。緣山陵非久脩奉，深慮有司過有煩勞，枉費人力，不能仰承遺誥，務遵儉省之意。其令尚書户部斟酌轉移應副，毋得寬剩計置。除京西路轉運司自合供辦，其諸道非特降，毋得妄有進助。咨爾中外，當體朕懷。

大行太皇太后殿葅祭告祝文二十一日

伏以音容永隔，服御如存。軀筮協從，日月流速。爰依正寢，祇設葅宫。光靈在天，攀號罔極。尚饗。

賜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七表俟終易月之制批答

朕惟先王制禮，稱情立文，君子居喪，與易寧戚。以日易月，斷恩從權，祖宗以來，亦未遑改。朕外遵遺訓，内服通喪。雖三年不言，仰企前哲；而公除聽政，抑有舊章。卿等疊抗奏封，備殫懇款。朕承宗廟之重，所不得辭，强抑至情，興言摧切，宜勉從來請。俟終易月之制，委有司定日施行。

崇慶宮開啓大行太皇太后三七水陸道場齋文二十二日

伏以真馭不留，慈顔永遠；仰憑覺力，追奉靈游；祇祓禁塗，大陳法會。庶集無邊之福，用資不測之神。

大行太皇太后大祥祭告祝文二十七日

創鉅難任，終天永痛。祥除奄及，易月有期。瞻慕几筵，式陳哀薦。尚饗。

十月朔資薦大行太皇太后於福聖禪院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仙游永遠，日御遄流，履霜露以增哀，想音容之如在。仰憑妙覺，祇薦真靈。恭即仁祠，大陳法會。庶緣勝果，用助遐升。

皇帝達大行太皇太后與大遼皇帝遺留書

十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

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佑皇帝闕下。閔凶如昨，荼苦至深。奉慈幄之遺言，達寶鄰之永信。特馳使介，往致物儀。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呂陶，西京左藏庫使兼閤門通事舍人、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郝惟立充大行太皇太后遺留禮信使副。其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不次。謹白。

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南平王李乾德衣物示諭勅書

勅南平王乾德：昊天不弔，崇慶上賓；迺眷海邦，世修藩職。奉諱之日，銜恤所均；申錫遺恩，仰承先旨。益肩忠順，庸副誠懷。今大行太皇太后遺賜卿對衣、金腰帶、銀、絹、鞍轡、馬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賜夏國主告諭遺留詔

詔夏國主：上天降禍，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宫朝。爾自纘世邦，早膺恩恤。雖畫疆保塞，久未訖於溝封；然悔過上章，比已馳於使介。仰承慈旨，終軫嗣藩。緬惟奉諱之辰，同切摧情之慕。今差供備庫使曹譜齎賜大行太皇太后遺留銀絹，❶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叔

❶「大」，原誤作「天」，今據四庫本改。

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佑皇帝闕下。歲歷更端，方春陽之發育；鄰邦繼好，宜壽祉之綏將。善頌所深，名言曷既。今差左朝散大夫、守祕書少監、上護軍、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吕希績，供備庫使、上騎都尉、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季昌世，❶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次。謹白。

賜文武百寮請御正殿第一表不允批答❷

朕嗣位以來，仰恃崇慶，同御便殿，端拱蒙成。不圖閔凶，遽失慈訓，哀慕慌惚，❸謦欬如存。❹迫於群言，勉力聽政。雖終易月之制，方執三年之喪，前臨正朝，寔所未忍。興念及此，心焉若摧。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請御正殿第四表不允批答

昔我仁祖神考追孝二后，感格天地，通于神明，垂裕後昆，永錫厥類。朕庶幾程式，率而行之。執喪致哀，圖報罔極。卿等雖志在家國，其亦以禮愛君。俾予一人，無忝祖考。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

❶「季」，四庫本作「李」。
❷「一」，四庫本作「二」。
❸「慌」，四庫本作「恍」。
❹「謦」，原誤作「警」，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翰林詞草❶

崇慶宫開啓資薦大行太皇太后道場盡七齋文二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謝，日御遄流，追罔極之深恩，修等慈之妙教。禁塗載闢，法會無遮，庶憑十力之勝因，上濟九天之僊路。謹言。

三陵上宫并諸后位及諸王等神臺值霖雨墍皮脱落下手添脩奏告帝后表文

伏以神靈所宅，陵寢載嚴，風雨侵尋，塗丹剥落，將加完飾，罔敢輒興。爰擇吉辰，是用虔告。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封山斬草動土興工祭告五帝祝文二十六日

恭以大行太皇太后臨朝九年，嘉靖四海，昊天不弔，厭代登遐。山陵有期，龜筮獻兆。爰得吉穴，祔于厚陵。鳩工使徒，將

❶「草」下，原有「四」字，依上三卷例並據四庫本删。

集大事。練此時日，肇興土功。❶惟神之休，隆佑在下，❷安固真宅，億萬斯年，與宋無極。敢用虔告。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封山斬草奏告諸陵帝后表

伏以先后在天，崇丘卜壤，練此吉日，作于新宫。乃興工徒，❸將啓兆域。虔告陵寢，用嚴威神。謹差右朝散郎臣邢端奉表奏告以聞。

故魏王鄧國蔡國公主墳斬草破地祭告五方帝并后土等神祝文

伏以先后山陵，帝子從祔。考卜幽宅，圖惟永寧。託神之休，是用虔告。尚饗。

皇帝御正殿祭告大行太皇太后文十一月

伏以日月遄流，慈顔永遠。夙夜哀慕，不敢遑寧。群臣抗言，統業至重，已即便坐，躬攬萬微，❹當臨正朝，時見百辟。勉從衆論，增愴五情。臣以今月二日御正殿，不敢不告。尚饗。

賜資政殿學士新除知大名府許將辭免不允詔

朕以全魏别都，國之巨屏。大河決溢，

---

❶「土」，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❷「隆」，四庫本作「降」。
❸「興」，原誤作「與」，今據四庫本改。
❹「微」，四庫本作「幾」。

悉民流離，慘怛於心，哀此鰥寡。思用舊德，往拊一方。以卿歷典藩垣，夙陪機政，特輟東南之寄，庶無朔易之憂。當體眷懷，勿爲遜避。所請宜不允。

撫問涇原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宣力塞垣，服勞王事，履兹寒律，簡在予衷。存問有加，眷恩斯厚。今差東頭供奉官曹允則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諸路走馬赴闕奏覆回傳宣撫問本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爲國蕃宣，自公夙夜。眷言外服，簡在予衷。存問有加，恩勤斯至。今差西頭供奉官張彦孫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辭免生日生餼不允詔

輔翼之臣，禮有慶賜，兹爲故事，不可一日而廢也。朕方銜恤，而有司舉典，夫何足辭。所請宜不允。

白溝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卿汝等載馳原隰，適及溝封。眷言行李之勤，方屬祁寒之候。爰加郊勞，以示寵私。今差某官某賜卿汝等御筵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皇華將命，瑞節在塗。加異品之榮頒，慰祁寒之行役，式昭眷寵，以助保綏。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楊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上介展儀，命圭申信。眷風霜之嚴冽，頒荈劑之珍良，慰乃勤勞，體予恩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楊珪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新差知揚州蘇頌再辭免知揚州不允詔

朕以東南之寄，淮海爲重，思用舊德，惠綏一方。與其引逸於祠宫，曷若均勞於侯服。尹兹揚土，以屏王家。尚賴仲山之將明，庶聞衛武之箴儆。所請宜不允。

賜北京等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

卿汝等職在外服，時方大冬。用均安燠之恩，以慰勤勞之念。欽承寵賚，益體眷存。今差學士院待詔段從易賜卿汝等中冬衣襖，想宜知悉。

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韓縝進馬詔

省所進奉謝南郊禮畢奏薦子孫恩澤馬二匹事具悉。卿鼎槐舊老，藩閫元侯。因推延世之恩，來效充庭之貢。眷言忠藎，良用歎嘉。

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京進馬詔

省所進奉謝恩授龍圖閣直學士馬一匹事具悉。卿輟守雍部，總麾劍川，進陞內閣之華，來效外閑之貢。眷惟勤藎，良用歎嘉。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恭持信幣，方次中塗。爰有恩頒，以慰行役。欽承眷渥，用助保綏。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楊珪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來會誕辰，涉歷山川，少休徒御。式頒燕衎，用示恩私。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關琳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卿等踐脩久好，衝涉祁寒。興言行役之勤，用錫燕休之禮。❶體茲眷寵，懋乃使華。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撫問太原府代州等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爲國蕃宣，在公夙夜。方冬寒冽，言念勤勞，當體眷懷，俾加存問。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裴彦臣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崇慶宫冬至資薦大行太皇太后設醮青詞

二十三日

伏以日月遄邁，霜露荐臻，銜追遠之深哀，感迎長之新令。載嚴禁宇，大講科儀。庶憑真勝之靈，上濟仙遊之駕。永垂道蔭，常祐寶圖。無任懇禱之至。

撫問接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口宣

卿等載馳華隰，遠迓使旜。蒙犯風霜，勤勞夙夜，唯宜尚慎，以副予懷。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❶「休」，原誤作「林」，今據四庫本改。

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卿等踐修久好，來會元正。川陸塗遥，風霜氣冽，宜勤調護，以副眷存。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乞除一閒局或小郡不允詔

朕宅憂三祀，深慮萬微，❶方倚老成，共圖政治。卿昔以人望，延登宰司。召自輔藩，復還揆路。于兹未幾，日竚謀猷。乃以前有小言，引咎自列。弼臣進退，爲國重輕。其亟起就位，以副朕簡注之意焉。所請宜不允。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到闕御筵口宣❷

卿等載馳華隰，已次近郊。少憩使旃，特頒燕豆，勿辭既醉，尚體至恩。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承禧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卿等並飭使車，方休賓館。備精金之用器，製華錦之寢衣。慰薦良勤，眷懷斯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鄧友直

❶「微」，四庫本作「幾」。
❷「闕」，原誤作「關」，今據四庫本改。

賜卿等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殿前太尉以下罷散道場香口宣

卿等翊衛竭忠，誕彌均慶，預嚴净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今差内侍省内侍高品衛克忠賜卿等香，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見訖歸驛御筵口宣

卿等肅將瑞節，已致慶函。方適館以少休，特賜筵而示寵。玆爲勤厚，當體眷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梁隱賜卿等御筵，兼差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韓忠彥押伴，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知樞密院事以下罷散道場香口宣

卿等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人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有寵頒，用昭眷遇。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祺賜卿等香，想宜知悉。

十二月七日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卿等命圭脩好，信幣展儀。頒禁宇之芳甘，飾賓筵之燕喜。用昭殊遇，當體至恩。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康承錫賜卿等内中酒果，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不射弓例物口宣

卿等並膺藝選，來展使華。適當徹樂之辰，難舉射侯之禮。特加賚予，以示眷勤。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羅宿賜卿等射弓例物，想宜知悉。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不宴御筵口宣

卿等夙駕星軺，來趨壽節。屬在遏音之旦，莫伸折俎之儀。就錫燕私，用昭寵遇。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羅宿賜卿等御筵，兼差樞密直學士、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劉奉世押伴，想宜知悉。

興龍節賜徐王罷散道場香口宣

惟我叔父，作藩皇家。❶ 饌蒲塞於祇園，祝椿齡於誕日。既成法會，宜有寵頒。今差內侍省內侍黃門王備賜卿香，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卿等聘儀已事，辭謁言歸。少留舍館之安，特賜賓筵之寵。用將誠意，以慰勤勞。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王佐賜卿等御筵，兼差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押伴，想宜知悉。

❶「皇」，四庫本作「王」。

班判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卿等抗旌歸路，指轄近郊。念川陸之阻脩，眷冰霜之嚴冽。特頒芳旨，用示恩私。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張翬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太廟添脩石室奏告僖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皇帝祝文 述以添脩石室之意。❶

十二月。

於穆清廟，列聖在天，思齊太任，皇祖合食。神宫有侐，石室肇修。虔遵舊章，不敢不告。尚饗。

太廟奏告英宗皇帝祝文

伏以祔陵涓日，配主有期。增廣祖筵，奉嚴廟室。僝功經始，祗率舊章。昭鑑在天，不敢不告。尚饗。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弭節近關。眷言行役之勤，宜有燕私之寵。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蔣維恭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

❶「述以添脩石室之意」八字，四庫本無。

雄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卿等徒御旋歸，山川悠緬，雖不遑於啓處，諒無爽於保頤。特錫燕休，仍加問勞。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承禧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歲曆更端，使軺講好。眷星霜之夙駕，有犇劑之榮頒。綏乃沖和，副兹優渥。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説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使華將命，介紹展儀。眷言行役之勤，宜有恩頒之厚。尚綏乃履，以副予懷。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説往趙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班荆館賜大遼弔慰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夙馳星駕，來會喪期。已次近郊，少休賓館。特頒燕勞，當體誠懷。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石琦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皇帝祭奠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原隰，來奠宮朝。密邇都城，少休郊館。特加頒賚，用示眷存。今差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李世長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祭奠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馳使傳，來奠皇儀。近望國門，少休郊館。宜頒燕犒，用示寵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孫承禧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雄州賜大遼弔慰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奉將使指，來展弔儀。載整歸驂，已臨邊圉。宜頒燕勞，用示寵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懷敏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接伴大遼弔慰人使送伴回程沿路與賀大遼正旦使副回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持節出疆，抗旜復命，蒙犯霜露，跋履山川。言念勤勞，俾加存問。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接伴大遼弔慰人使送伴回程沿路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輶軒將命，瑞節講儀，蒙犯風霜，馳驅原隰。俾伸問勞，當體眷懷。今差某官某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卿等並驅星駕，載涉冰塗。乃眷勤勞，特加賚予。宜膺寵渥，用助綏將。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馮説賜卿等茶藥，想宜知悉。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赴闕御筵口宣

卿等抗旜遠道，弭節近藩。少留舍館之安，宜有肆筵之寵。用昭眷渥，以慰勤勞。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王端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驂騑夙駕，來脩上日之儀；醴實時珍，往致近郊之勞。兹爲勤厚，當體眷存。今差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李世長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馳驅川陸，蒙犯風霜。近望都城，少休郊館。式頒燕衎，用示恩私。今差内侍省内侍殿頭王祺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生餼口宣

卿等肅持華節，已奉信書。方賓館之賜休，俾行人之致餼。兹爲加勞，當體渥恩。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馮説賜卿等生餼，想宜知悉。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册寶奏告天地景靈宫等處青詞祝文二十四日

伏以議行誄功，請於宗廟，尊名節惠，質之神天。乃勒鴻休，奉薦寶册。恭舉舊典，以今月二十六日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宣仁聖烈皇后」，不敢不告。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册寶奏告宗廟社稷祝文

伏以姜任之功，社稷是賴，受謚於廟，配祖在天。乃勒鴻名，奉薦寶册。虔遵舊典，以今月某日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云云。

景靈宮奉安太皇太后神御詔

朕惟神宗皇帝大新館御，追孝祖宗，合原廟之睟容，萃景靈之吉壤。大行太皇太后每思克己，唯務恤民。特於元祐之初，預勅永終之制，避神皇之宣寢，從英祖於治隆。仁愛之深，與天無極；謙光之美，振古未聞。今將先遠橋山，升祔宗祏，載嚴像設，以奉神游。敢祇率於訓言，用述成於聖志。咨爾中外，當體朕懷。將來景靈宮奉安大行太皇太后神御衣。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手詔施行。

撫問脩奉官姚麟以下口宣

卿等營奉先寢，時方大冬，蒙犯雪霜，勤勞夙夜。眷言忠力，深軫朕懷。臨遣使人，往伸存問。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許日宣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弟純禮樞密都承旨不允詔

省所劄子奏辭免弟純禮樞密都承旨，伏望特除在京一閒慢差遣事具悉。古者盛治之世，惟才是用，父子兄弟，並列於朝。苟存至公，不事形迹。朕方仰成宰輔，推委誠心，庶幾君臣，不愧古昔。純禮承宣樞幄，於卿夫復何嫌？載覽來章，非予所望，勿爲疑慮，當體眷懷。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尚書吏部侍郎王欽臣辭免不允詔

天官亞卿，古之小宰，攝職而授，圖惟得人。卿以文雅自將，歷更省部，已試之效，僉曰汝諧。疇其久勞，寵以真秩。往服成命，毋庸遜辭。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户部侍郎王覿辭免不允詔

朕以六卿之貳，難於用人。故攝職而授，以圖其效；考實而進，以勸其能。卿歷踐臺省，嘗參侍從，頃由憲部，暫處地官。僉言汝諧，寵以真秩，往服成命，勿爲謙辭。所請宜不允。

賜禮部侍郎孔武仲乞江淮一郡不允詔

卿以履行文學，爲時名儒，剛毅近仁，質直好義。春官之貳，邦禮是司，宜在朝廷，時聞議論。迺引微疾，遽求外補，非所望也。姑安厥位，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林詞草❶

崇慶宫爲大行太皇太后正旦設水陸道場齋文九年

伏以飈馭賓天，望珠襦而永遠；星杓紀歲，驚玉曆之更新。履濡露以摧心，依真乘而追福。崇嚴清供，蠲潔至誠。仰祈妙覺之慈，升濟僊游之路。謹言。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正月一日慰畢就驛御筵口宣

卿等踐脩久好，來會元正。已將命於外朝，宜肆筵於公館。昭予眷厚，慰乃忠勤。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正月一日慰畢就驛酒果口宣

卿等展幣執圭，已勤使事。盈樽實篚，加錫時珍。用示誠懷，兹爲眷禮。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

❶「草」下，原有「五」字，依上三卷例並據四庫本删。

正月五日賜不宴御筵口宣

卿等青陽肇節，華隰講儀。適當撤樂之辰，就錫示慈之燕。勿辭既醉，當體至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正月五日賜不宴酒果口宣

卿等驂騑在館，不忘啓處之勤；觴豆燕賓，爰有芳甘之錫。式將厚意，宜服渥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六日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朝辭訖御筵口宣

卿等來脩聘事，已上謁辭。惟信宿之少留，將旋歸而言邁。宜頒燕衎，用示恩勤。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兼差某官某押伴，想宜知悉。

賜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奉辭文陛，歸整華驂，豈無置醴之優，宜有加籩之厚。❶特頒芳旨，用助燕私。今差某官某賜卿等酒果，想宜知悉。

❶「籩」，原誤作「邊」，今據四庫本改。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抗旜歸路，弭節近藩，涉卉木之載榮，念山川之云遠。宜頒飲御，以慰賓勞。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聘圭復命，使節敏闕。眷言行役之勤，用錫燕私之厚。少留歸馭，當醉湛恩。今差某官某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皇帝迴大遼賀正旦書

正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歲歷更端，導春陽之發育；鄰邦繼好，馳使乘以皇華。厚幣展儀，信書致問。永惟敦睦，第切感悰。今泰州觀察使蕭禮等迴，專奉書陳謝，❶不次。謹白。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功德疏獎諭勅書

省所進奉興龍節并新正功德疏事具悉。誕辰頌壽，元歲祈祥。誠脩禁苑之儀，❷疏上彤庭之貢。覽其勤悃，良用歎嘉。今賜省奇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❶「專」，四庫本作「謹」。

❷「禁」，原誤作「柰」，今據四庫本改。

賜知樞密院事韓忠彦乞降黜不允詔

朕聞先王作罰，兄弟無相及之罪，嘉彦之責，卿何所疑？當體至懷，復于而位。所請宜不允。

賜知樞密院事韓忠彦待罪不允批答

卿元勳之後，登翊近樞，歷年于兹，一節匪懈。嘉彦以卿同氣，爲國懿親，戚寔自貽，罪無相及。抗章引咎，深用憮然。當體眷懷，勉綏厥位。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丞鄭雍生日詔

日底營室，月維孟春。篤生良臣，作我右輔。用錫爾祉，俾壽而臧。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故蔡國長公主奉先禪院啓攢於攢堂前開啓資薦道場齋文

伏以娥皇慧質，夙爲降渚之游；善逝法身，普現隨方之應。爰因啓窆，追薦往生。覬憑妙覺之慈，永濟超升之路。謹言。

故魏王拆攢祭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正月癸酉朔十日壬午，皇帝遣某官某致祭于故魏王之靈。維靈英宗愛子，神考友弟，惟予季父，敢忘尊禮？龜筮言吉，菆塗告啓。心焉孔疚，侑以肴醴。尚饗。

故魏王興靈前一夕夜祭文

先后上賓，賢王從祔。祖宗之原，鞏洛之路，靈輴嚴駕，恤典告具。致此遺奠，展予誠素。尚饗。

故魏王大葬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秉德宗藩，夾輔帝室。自我不見，于今七年。從祔原陵，即安宅兆。遠日之夕，饋奠有儀。尚饗。

故魏王下事祭文

昔周成王，追念叔父，俾其子孫，世祀于魯；在漢章帝，感思東平，處存人亡，哀不勝情。今予季父，永歸窀穸，奠以送之，義兼古昔。尚饗。

故鄧國蔡國長公主拆攢祭文

惟靈寶婺儲精，璿源毓慶。降年不永，卜日有期。爰啓菆塗，將歸宅兆。侑以奠禮，展予至情。尚饗。

故鄧國蔡國長公主興靈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淑質幼成，穠華夙隕。將從先后，往祔西陵。明發啓行，奠觴以訣。尚饗。

故鄧國蔡國長公主大葬前一夕夜祭文

惟靈王姬之美，未成肅雍；帝妹之貴，

永違元吉。厚陵從祔，日月告期。爰稽舊章，是用尹祭。尚饗。

故鄧國蔡國長公主下事祭文

金粟之原，神皇是宅；蒼梧之野，帝子所遊。永閟幽宮，酹觴告訣。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拆攢祭文

爰命太史，考卜吉辰。乃啓菆塗，即安宅兆。式陳饋奠，以示哀榮。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下事前一日祭文 六月

遠日惟良，恤典告備。將以明發，適于幽宮。魂而有知，歆此遺奠。尚饗。

故貴妃苗氏充儀陳氏下事祭文 七月

爰備禮儀，厚終襄事。載寧體魄，永固萬年。酹此奠觴，惟以安侑。❶尚饗。

崇慶殿開啓大行太皇太后發引前二日道場齋文

伏以慈顏永遠，真馭不留。大事請期，西階啓殯，仰憑覺力，追奉靈遊。涓祓禁塗，祗陳法會。庶集無邊之妙善，以資不測之至神。謹言。

❶「安」，四庫本作「妥」。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皇太后日奉起居表

正月十七日

龍輴取道，鳳翣戒行，萬旅畢從，百神來護。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正座臨朝，已致九年之治；佳城卜兆，遽臨七月之期。攀慕無從，哀摧罔極。

十八日

幽宫協吉，已占龜洛之都；靈駕祖行，寖遠鳳城之地。恭惟大行太皇太后憂勤祖業，燕翼孫謀。成化始基，方詠周詩之雅；流陰易度，忍聞楚挽之悲。引望光靈，第深悲隕。

十九日

路指漢陵，已隔旌旗之望；風回魏闕，空聞笳吹之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德參二儀，功冠千古。聖如文母，實隆周室之基；化若華胥，俄返軒臺之馭。追攀何及，隕涕無窮。

二十日

金旌風轉，畫翣星陳。想六列之徐驅，度三川而益遠。恭惟大行太皇太后接統千載，臨朝九年，日月之照無私，乾坤之功不有。方專美於彤史，遽上賓於白雲。緬想行輿，尚陳哀牘。

二十一日

曉日深沉，掩衣冠於東殿；春風慘愴，咽簫鼓於西畿。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德茂塗莘，❶功高任姒，神罔恫怨，家用平康。每懷勤政之憂，未盡恤民之樂。想安神駕，惟極哀悰。

二十二日

輼車夙駕，縞駟宵征。悼日月之難居，望山川之易遠。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儉追太古，誠感至神。瑞滿寰中，俄列羽仙之馭；澤流方外，豈惟椒殿之悲。瞻想光靈，益增悲涕。

二十三日

秘殿垂帷，尚想衣紳之侍；靈輿載路，莫諧羽衛之陪。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知下勤勞，躋民仁壽。懷卷耳之深念，有比屋之可封。方隆正始之基，遽起送終之禮。違離寖久，摧殞兼深。

二十四日

六紼在塗，正遥北闕；八神陪扈，將次西陵。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天覆無私，坤載至静。慈容可想，悲深瀍水之涯；真馭莫回，望極嵩峰之表。尚馳哀訴，莫盡孝思。

❶「莘」，原誤作「萃」，今據四庫本改。

二十五日

黼帷玉座，❶奄棄東朝；縞駟金車，已臨西洛。恭惟大行太皇太后作配英祖，載誕神宗。象耕鳥耘，將祔蒼梧之野；龍盤鳳翥，永從金粟之原。瞻望無窮，悲號何極。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至陵所未掩壙已前皇太后日奉起居表本❷

二十六日

日月遄邁，山川正遥。緬惟車駕之行，少駐寢陵之地。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疇咨前代，啓迪後人。神器既安，遽返賓天之御；幽堂未掩，猶瞻儷極之輝。即遠難攀，馳誠曷既。

二十七日

挽紼駐行，屬車解馭。已就因山之制，將申揜隧之儀。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德配姜任，仁行堯舜。始被六宫之教，遠繼國風；終流四表之光，實增帝典。尚馳誠悃，少述哀悰。

二十八日

自違祖載，已即壽原。雖亡道路之虞，

❶「帷」，原誤作「惟」，今據四庫本改。
❷「本」，四庫本無。

第結几筵之戀。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公恕統下，法令合人。攀號非特於六宮，哀慕實同於萬國。興言摧愴，豈易敷陳。

二十九日

去景易流，悵金車之至止；違顔已遠，瞻玉座以如存。恭惟大行太皇太后治國以家，視民如子。時臻奠枕，方同萬國之歡；禮就因山，遽起九原之恨。將臨引窆，第切摧心。

三十日

神明所宅，扈蹕固嚴。倏驚晦朔之更，愈結晨昏之慕。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博施濟衆，不廢困窮；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宜饗恤民之樂，遽臨復土之期。緬想無窮，哀號罔極。

二月一日

桃華肇節，籩鮪薦新。將臨引窆之期，彌切對時之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仁被草木，信及豚魚。動植何知，自遂勾萌之理；音容永隔，惟深哀疚之懷。瞻望如疑，誦言曷既。

二日

厚陵木拱，正瞻儷極之儀；慈殿雲垂，尚想問安之禮。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籲俊尊帝，養賢及民。永隆千載之基，奄棄萬方之養。將臨成壙，第切摧心。

三　日

宮陵在望，月律更端。屬蒇事於橋山，第纏哀於彤禁。恭惟大行太皇太后體坤持載，並日照臨。盛治難名，方受宜民之福；流陰易失，遽臨襄事之期。攀嚮無從，悲摧何已！

四　日

天序密移，春陽載淑。將畢送終之禮，莫申報本之誠。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圖治憂勤，檢身恭儉。疏繒大練，化已被於宮闈；丹旐素帷，悲莫陪於陵寢。興言追慕，豈易名言。

五　日

諏辰協吉，復土有期。正纏同軌之哀，愈切中闈之慕。恭惟大行太皇太后明並日月，德合乾坤。朝無險詖之私，壽有憂勤之損。永違大養，罔極哀悰。

六　日

雲遶橋陵，遽就因山之制；星陳羽葆，將臨成壙之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逮事仁皇，嗣音慈后，增光洪業，率由舊章。方措世於太寧，遽興悲於先遠。追攀何及，隕涕無從。

七日

宮禁纏哀，已極違顏之恨；寢陵蕆事，遽當掩隧之辰。恭惟大行太皇太后脩己安人，對時育物，珠襦永閟，與厚地以皆安；蘭殿增悲，悵昊天之罔極。尚申省問，罔喻哀悃。

大行太皇太后神帛回程皇太后日奉起居表本

八日

皇堂云掩，絳闕初成。屬祫事之戒期，回祥車而載路。恭惟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治登九載，仁覆群生。龍馭上賓，悼厥衣之永秘；玉容如在，佇黼座以來寧。瞻望尚遥，悲摧無喻。

九日

大暮無晨，莫展寢門之問；青陽在候，言瞻吉仗之回。恭惟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擁佑聖孫，奉答天命。乾儀既判，難名太極之功；雨澤既施，莫見還雲之迹。反虞將至，哀牘奚殫。

十日

因山云畢，載主以歸。欽承六翟之來，已次一圻之近。恭惟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思齊之德，垂燕翼之謀。真馭既安，永隔壽

原之遠；慈容可想，少安秘殿之嚴。惟劇哀恫，尚祈降鑑。

十一日

九虞將至，萬旅畢還。望悠遠於漢陵，瞻光華於魏闕。恭惟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功流社稷，德洽民人。故物尚存，永結中闈之慕；神游如在，將升清廟之嚴。哀戀徘徊，精爽飛越。

永厚陵下宫告遷奉安英宗皇帝并大行太皇太后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聖德在天，攀號罔極；佛乘應物，微妙難思。涓祓閟庭，具嚴法會。覬憑神貺，升濟靈游。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陵所前一日夜祭奠祝文

龜筮協從，禮儀既備，將以明發，遷坐新宫。瞻望哀號，終天罔極。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陵所遷奠祝文

伏以真馭在天，壽原卜宅。揆此吉日，適于英祖。惟哀顯相，敬用告遷。❶尚饗。

永厚陵上宫開啓大行太皇太后掩皇堂道場齋文

伏以金粟壽原，徽音永閟；玉毫光相，

❶「告」，四庫本作「吉」。

慧力長存。即蒼野之陵宮，啓祇園之法會。庶憑妙善，少答慈恩。升濟靈游，頓超覺路。謹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林詞草 樂語附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祭奠祝文 九年二月七日

八荒同軌，虔奉大事。敬卜茲日，將掩幽宮。復土戒期，❶終天永慕。尚饗。

皇后謝賜御筵表本

妾言：伏蒙聖恩，特賜御筵者。先后賓天，壽原復土。八荒同軌，萬旅獻功。仰聖孝之感通，獲神休之佑助。屬當陪扈，莫展勤勞。曲頒燕犒之私，祇荷惠慈之厚。顧無少補，深切愧懷。

皇后謝皇太后賜茶藥及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聖慈，特賜妾茶若干，藥若干，及傳宣撫問者。西陵先遠，屬當扈駕之行；長樂問安，寔切違顏之戀。睿懷所軫，慈訓曲加。仍頒茗劑之珍，以慰道塗之念。欽承撫諭，仰戴恩私。

❶「土」，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皇后謝皇帝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聖恩，傳宣撫問者。寢陵脩祔，莫展於勤勞；❶道路安行，屬當於陪扈，荷睿懷之仁厚，頒温詔以丁寧。仰戴恩私，益深感惻。

皇后謝皇太后傳宣撫問表本

妾言：某人至，伏蒙聖慈傳宣撫問者。祇扈靈輿，敢憚勤於次舍；❷近違禁掖，徒結戀於晨昏。特軫慈仁，曲加勞問。仰荷寵綏之眷，彌深感惻之情。

皇后謝皇太妃問候牋本

妾言：某人至，特賜問候者。祇扈靈輴，暫違禁闥。上體聖神之仁孝，居忘道路之馳驅。特軫温慈，曲加勞問。仰眷存之至厚，懷感惻以增深。

皇后謝皇太妃送茶藥牋本

祇護行輴，❸敢憚勤於道路；暫違中禁，實結戀於晨昏。上軫慈懷，遠傳温旨。屬春陽之在候，頒珍劑以養和。戴荷所深，

❶「莫」，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改。
❷「舍」，原誤作「合」，今據四庫本改。
❸「護」，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名言罔既。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下事掩皇堂訖於隧道陵治地爲方壇上設五方五帝神位座鎮謝墓法祝文

伏以因山制禮，爰始鳩功；復土告成，迄終大事。惟神敷佑，于役罔艱，祇祓精誠，肅陳明薦。尚祈來顧，申錫永寧。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訖九虞祭祝文

第一 七日

伏以光靈在天，體魄降地；惟哀顯相，夙夜不寧。虔遵典禮，祇薦祫事。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哀薦祫事。尚饗。

第二 八日

伏以送形而往，既襄大事，迎精而返，惟極孝思。敬以柔日，哀薦虞事。

第三 九日

伏以其返如疑，若有求而弗得；以虞易奠，惟至痛之無窮。明薦吉蠲，神保是格。

第四 十日

伏以真馭賓天，主車在道；日脩虞事，于以寧神。瞻慕哀恫，罔有終極。

第　五十一日

伏以成壙而虞，日接於祔；翟車近止，將次都畿。嘉薦普淖，惟以爰侑。

賜山陵使吕大防茶藥兼傳宣撫問詔

勑大防：先后在天，新宫復土，惟時冢相，總率群司，恤典備成，還車載道。服勞大事，興念不忘。宜有匪頒，用昭眷禮。今差使臣沿路賜卿茶藥，具如别録，至可領也。

賜徐王高密郡王宗晟安定郡王世準觀察使仲先世雄仲當仲損仲覽團練使孝騫茶藥詔勑書

勑徐王：躬侍靈輴，徂安吉窆，哀恫罔極，行役載勤。宜有匪頒，用昭親睦。

賜駙馬郭獻卿錢景臻王師約張敦禮曹詩王詵韓嘉彦都大管勾張茂則防禦使吕真刺史孟在光禄卿韓宗師衛尉卿趙令鑠少府監陳紘内侍省都知劉有方茶藥詔勑書

勑師約：肅護靈輴，奄終吉窆。屬陽和之紀月，祗行役以在塗。宜有匪頒，用昭眷渥。

賜禮儀使李清臣鹵簿使胡宗愈儀仗使李之純橋道使錢勰茶藥詔

勑清臣：躬護靈游，奄終吉窆。眷使車之勤役，陪虞輅以言旋。宜有匪頒，以爲慰勞。

賜山陵諸司使副右司郎中承議郎以上内殿承制崇班通直郎入内供奉官陳衍等茶藥并傳宣撫問勑書

勑吴靖方：因山修祔，復土告成，乃眷臣工，服勞夙夜。特加頒賚，以示恩私。今差使臣沿路賜汝臘面茶七斤、縛子茶七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三十兩，至可領也。

賜知河南府安燾茶藥詔

勑安燾：因山蕆事，❶復土畢功。眷密幄之舊臣，守別都之留鑰。典司陵邑，陪扈輼輿。宜有匪頒，以慰勤勩。

西路祔葬皇親賜故魏王新婦譚國夫人王氏以下茶藥并傳宣撫問詔勑書

勑故魏王新婦譚國夫人王氏：躬護靈輿，往安吉窀。屬陽和之紀月，銜哀疚以在塗。特有寵頒，用昭眷禮。今差使臣沿路賜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❶「蕆」，原誤作「藏」，今據四庫本改。

賜感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兼西路祔葬敦睦宗室宗景以下茶藥詔

勑宗景以下：喪期先遠，祔禮告成。時屬暄和，眷惟勤勩。特加珍錫，用示渥恩。今差使臣沿路各賜卿等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賜西路祔葬皇親監護葬使左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盛陶以下并祔葬魏王鄧國蔡國長公主管勾等使臣茶藥并沿路傳宣撫問勑書

勑盛陶以下：肅駕使轓，躬臨原兆。涉塗良苦，庀事尤勤。宜推勞賜之恩，用示眷存之意。今差使臣沿路賜汝臘面茶五斤、䌷子茶五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二十兩。內祔葬鄧國蔡國長公主允弼新婦等管勾列端張禹偁、竇鐸，脩墳宋良臣，諸司張祐，各賜臘面茶二斤、䌷子茶二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一十兩。沿路香火張師逸、李綬并祔葬故魏王沿路香火繢壽，❶各賜臘面茶一斤、䌷子茶一斤、藥物一銀合，合重五兩，至可領也。

賜西路祔葬皇親敦睦宗室感德軍節度使同判大宗正事宗景以下并監護葬使左朝散大夫太常少卿盛陶以下茶藥口宣

有勑卿汝等，爰協吉期，克襄大事。陽和在候，夙夜良勤。宜有匪頒，以爲慰勞。

❶「繢壽」，四庫本作「繢燾」。

今差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劉友端賜卿汝等茶藥兼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虞主回京雙調四曲

導引一曲

思齊文母，盛烈對皇天，❶演寶祚千年。《卿雲》復旦治功全，❷厭人世登仙。龍輿忽掩三川，綵仗屬車旋。《維清》象舞告英宣，入詩頌歌絃。

六州一曲

太平功，擁佑帝堯聰。歌九德，偃五戎，寰海被祥風，車書萬里文軌同。自南北西東，耕田鑿井，戲垂髫華髮，躋仁壽域，變時雍。大明方天中，棄養東朝苦忽忽，玉座如存，永隔慈容，恨難窮。崇慶空，飈輪仙馭無蹤，超宇宙，駕雲龍。褘翟掩軒宮，柏城王氣長鬱蔥，❸温路照寒崧。❹光靈在上，徽音流千古，昭如日月，麗層穹。太任家邦隆，彤史青編永垂鴻。清廟笙鏞，奏假欽崇。

十二時一曲

轉招摇，厚陵迴望，雙闕起岧嶤，曉日麗譙，金爵上干霄。風雨闋，夜宮閉，不重

❶「烈」，四庫本作「德」。
❷「旦」，原誤作「且」，今據四庫本改。
❸「城」，原誤作「域」，今據四庫本改。
❹「温路」，據文意，疑當作「轀輅」。

朝。奉鑾鑣漸遥，玉京知何處，飛英銜恤，亂絮纏悲，春路迢迢。縹緲哀音，發龍笳鳳簫。光景同慘澹，度巖邑，指河橋。馬蕭蕭，絡繹星軺，拂天容衛，江海上寒潮，萬國魂銷。追昔御東朝。開鈿扇，垂珠箔，侍瑠貂，寶香燒散飄。手開仁壽域，神孫高拱，崑崙渤澥，玉燭方調。一旦宫車晚，旋歸泬寥。九載初如夢，次功得瓊瑶。

虞神歌一曲

駕玉龍，設初虞祭終，前旌舉，天回洛水路，轉崧峰。瞻寥廓，煙霏沖融，窅無蹤。震地鼓吹悲雄，誰何羽衛重，拂雲旗幟眩青紅，來漸東。清塵灑道，倏職百神恭。回首蒼茫，霧雨吹風掩泉宫。□□□□□□□□□□寰畿入，山川改容，鼓鐘臨近次，千官望拜，涕淚衡從。人如堵，晨光葱朧，闕穹隆，馳道禁，永相通。❶當年遊幸空皇儀，事畢泣重瞳，哀未窮。巍巍餘烈，輝映簡編中。億萬斯年，覆載同功。

虞主祔廟日中吕導引一曲

延和幄座，臨御九年中，往事已成空。皇基固，覆盂四海，本自太任功。九虞初畢下西宫，廟祏與天崇。周家盛，卜年卜世，萬祀永無窮。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卿等夙以材能，並膺選寄；外勤邊要，

❶「永」，四庫本作「水」。

久效官成。式厚眷存，俾加勞問。今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陳嘉言傳宣撫問，想宜知悉。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韓宗道辭免不允詔

朕惟全蜀之寄，寔難其人。卿以才猷，歷位省府。矧乃祖叔父，世守西南。卿在先朝，亦嘗奉使于兹。三世出牧一方，必能宣布中和，惠綏遠俗。則朕無西顧之慮，豈不休哉！褒加寵名，厥惟常典。其趣祗命，無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守吏部尚書胡宗愈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朕邇英訪道，十年于兹。方當博延儒臣，總覽載籍。卿純誠懿學，直諒有餘，進讀于前，渴聞嘉論。勉膺新命，無或重辭。所請宜不允。

徐王改封冀王制

周尊公旦，倚爲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1] 誕敷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

[1]「父」，原誤作「久」，今據四庫本改。

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國、徐王，食邑二萬四千五百户、❶食實封四千九百户，賜詔書不名。顯稟訓英皇，同氣神考。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膺異數，迨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❷追惟崇慶之功，罔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宫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是用登拜帥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❸受兹冀方，内奬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寔爲社稷之衛；益强藩屏，用承祖考之休。往膺典册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可特授守太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賜詔書不名，充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改封冀王，加食邑實封。

賜新除守太師冀王劄子奏辭免不允詔

勑冀王：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永懷先后，圖報無窮。地近屬尊，莫如叔父。宜有異數，以先列藩。遽攬奏封，力形謙避。雖深嘉歎，難徇懇誠。所請宜不允。

賜冀王再上劄子辭免不允詔

朕以上公錫命，無若帝師之尊；北土啓封，莫如冀國之大。非予叔父，孰冠宗

---

❶ 「二」，四庫本作「一」。

❷ 「愛」，原誤作「憂」，今據四庫本改。

❸ 「土」，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藩。其勉欽承，勿庸遜避。所請宜不允。

閤門賜冀王告口宣

卿親賢莫二，屏翰所尊，進秩帝師，改封王國。其承寵典，以副眷懷。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冀王三上劄子奏辭免不允詔

卿秉德謙沖，神明所相。爲善最樂，宜得仁者之壽；損疾有喜，當聞勿藥之瘳。褒崇懿親，兹率舊典。朕命不易，其可以辭？所請宜不允。

賜安武軍節度使河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韓縝再上表并劄子奏陳乞致仕不允詔❶

卿出入將相，勤勞四朝，古之大夫有不得謝，況於股肱之舊，方膺蕃屏之寄。志氣克壯，卧護有餘。宜深體於眷懷，其無拘於禮制。所請宜不允。

賜永興鳳翔等軍官吏等示諭勑書

勑永興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顯地親叔父，位冠宗盟。追惟文母之深慈，乃眷賢王之令德。方畢升祔，宜先寵

❶「兼」，原誤作「謙」，今據四庫本改。

褒。進秩維師，增榮舊鎮；大啓冀土，永爲宋藩。想聞涣號之頒，益洽周邦之喜。今特授顥守太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鳳翔牧，賜詔書不名，充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改封冀王，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勳如故。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冀王顥布政牓

應永興軍管内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兹者奉膺制命，進位公師。無改旌麾，更分茅社；奄受冀土，作蕃皇家。顧有列於内朝，莫獲臨於賜履。惟兹多政，厥有故常。爰咨文武之良，深體聖神之寄，務農重本，先教後刑。寔倉廩以振貧窮，修戎兵以遏寇虐。庶成仁壽之俗，上寬宵旰之憂。將校在和，緇黄式化。道雖云遠，心不謂遐。諸有尊親，亦附存問。

改元御札

朕荷皇穹之眷命，守列聖之丕基，十年于兹，四海用乂，日聽外朝之治，躬勤萬物之微，眇若涉淵，未知所濟。顧念祇承上帝，誕保受民，惟駿惠於先猷，以纘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憲，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載新元統之號，庶導迎於景貺，用敷錫於群黎。宜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坤成節教坊致語❶八年

臣聞後天申祝，已稱内殿之觴；湛露示恩，❷爰有外朝之燕。使幣致北鄰之聘，星躔開南極之祥。會茀充庭，慶千載闊希之遇；舞童成佾，奉一時交際之歡。恭惟皇帝陛下膺受正符，統臨神器。昭哉嗣服，承六聖之鴻休；大矣孝熙，盡三宫之至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執思齊之道，御假樂之時。用檝濟川，始仰成於傅説；斷鼇立極，俄追配於媧皇。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食既充於四翩，歌亦備於九功。肆及誕辰，具陳樂闋。童冠紫袴，稍依慶善之文容；寶鑑露囊，盡斥開元之侈事。臣猥居法部，叨隸奉常，冒瀆天聰，敢獻口號。

口號

綵仗含風縹緲間，神孫當宁燕千官。太陰入夢祥初發，中嶽聞呼老更難。諸夏豐年生詔令，兩儀和氣入吹彈。下臣拜獻坤成樂，長奉千秋萬歲歡。

勾合曲

賓筵初秩，觴行露酎之醇；樂節克諧，技奏鈞天之妙。雲龍在望，魚藻恃時。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❶「語」，原誤作「詔」，今據四庫本改。
❷「恩」，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勾小兒隊

御香成蓋，宮漏穿花。霓裳羽衣，方聽妙音之舉；瑤環瑜珥，忽逢稚子之遊。申以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浴沂童子詠，獻壽老人星。

問小兒

悸帶並趨，抗霓旌而布武；髫髦相顧，應畫鼓以分行。宜露悃誠，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南北通觀，必有豆觴之盛；君臣飾喜，亦資磬管之和。矧千秋載誕之期，當萬寶惟成之始。所以命太師而奏雅，延百辟以醴醇。恭惟皇帝陛下至道生知，英能天縱，日御金華而講藝，問臨璧水以恢儒。❶奠玉郊丘，獲神祇之昭答；薦祧寢廟，蒙祖考之歆安。遊幸闕然，會朝勤止。辰不動而星拱，天何言而物生。遂追釗誦之隆，皆自姜任之訓。乃修故事，以樂嘉時。臣等猥以弱齡，值茲華旦，躬緣薄技，旅進廣除。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❶「璧」，原誤作「壁」，今據四庫本改。「恢」，四庫本作「崇」。

勾雜劇

慶均天壤，可無燕衎之私；樂備古今，斯有俳優之戲。仰祈天笑，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音容秀整，被服鮮華。干羽初陳，來謁舜階之下；風雲既闋，却歸沛邑之中。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寶階三道，取化國於逡巡；力士五丁，獻仙山於咫尺。中有驂鸞之侶，來呈舞鳳之工。鐘律方諧，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九重開舞地，一氣結歌雲。

問女童

翩若鵷鸞，來自風塵之表；璀然珠玉，隨生謦咳之間。詞令必多，雍容敷奏。

女童致語

妾聞昔歲誕彌，浴致九龍之瑞；[1]茲辰飲御，舞騰百馬之豪。蓋以下伸臣子歸報之心，上奉祖宗舉行之事。藹頌聲而並作，

[1]「瑞」，原誤作「端」，今據四庫本改。

鬱協氣以横流。恭惟皇帝陛下育德淵微，收功敏妙，殆致邦刑之措，數膺年穀之穰。露効甘滋，近在禁嚴之地；蠶呈異璽，自成組織之文。至於三韓獻金匱之書，五嶺貢炎洲之布，貺符既至，氛沴自銷。比置酒於未央，寔廣恩於長信。妾等家居京甸，籍占梨園。聞雅奏之發揚，謹成班列；瞻睟容之懌穆，願奉歡愉。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仰瞻魏闕，横佳氣之鬱葱；申命優臣，示湛恩之汪濊。少停舞袂，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綴行變娩，步節虛徐。璧月瓊枝，暫相輝於宮闕；朝雲暮雨，盍各返於山川。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啓狀

回知洛州張朝奉賀啓

右某近奉命書，進升左史。寵靈非次，惕厲靡容。力抗封章，願收綸綍。方旁求於俊彦，宜不假於器名。禄勝己則近貪，聲過情而有耻。荷聖神之迴聽，察孤賤之由衷。乾坤之仁，曲垂於從欲；日月之照，下逮於容光。獲寢過恩，還祇舊職。豈謂伏蒙知郡朝奉，至誠樂善，厚義敦風。初傳命於置郵，遽占書於記室。遠詒慶問，仰服勞謙，拜貺尤深，銘藏無斁。下情不任感荷之至。

回陝西都運葉待制謝啓

伏審光奉命書，近升法從。付兵民之大計，總關陝之奥區。慶典惟行，僉言允協。恭惟某官天資彊敏，行表方嚴。以才猷結主知，以儒雅飭吏事。優游餘刃，揮發壯圖。朝廷倚之以豐財，士論期之於亮采。仲山將命，曾無吐茹之私；孟博登車，漫有澄清之志。暫擁旄於方面，俄易節於外臺。吏自不欺，服劉晏精明之智；軍無絶餉，推蕭何轉漕之功。上寬顧憂，時所資仰。未皇修慶，遽辱貽書。瞻令德以惟勤，奉謙光而載惕。其於感頌，曷罄敷宣。

回喬學士謝啓

伏審祇膺宸綍，進直書林，伏惟慶慰。竊以人文化成，莫先於典籍；古訓是式，實賴於賢才。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閣之設。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討論上世帝王之書。所以昭雲漢之文章，盛乾坤之德業。凡居是職，即踐清途。自非卓有異能，曷稱妙選？恭以侍講學士瑚璉妙器，杞梓天材。漸游、夏之淵源，兼卿、雲之華藻。景行推於鄉黨，清名聳於縉紳。領袖一時，蓍龜後學。宗藩朱邸，久賴於敷經；芝閣蓬山，復留於校籍。大任茲始，輿論所歸。側聞褒升，尤切忭蹈。未馳慶牘，先枉謝緘。載研蘊藻之文，❶益仰謙沖之德。誦言無斁，永光篋笥之藏；佩服殊深，更甚瓊瑰之賜。制拘出謁，禮阻造門，謹奉啓陳賀兼謝。

回孫舍人謝啓

伏審光膺宸綍，進直掖垣，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宰司，邇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之心，詞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册，炳若日星之垂。自非傑異之才，曷稱光華之選？恭以中書舍人行成坊表，❷學造淵源。蚤以方聞，入奉大對。忠言切於利行，直節見於當官。出處歸潔其身，夷險不易其操。迨夫訪落，倚以繩愆。霜簡所加，朝

❶「蘊」，原誤作「温」，今據四庫本改。
❷「坊」，原誤作「防」，今據四庫本改。

紳自肅。諫垣骾議，深沃清衷。蜀宇宣風，久勞外使。繇螭塗之近列，陟綸閣之清班。斧藻訓詞，❶方發揮於賢業；謀謨王體，寔參贊於鴻猷。公論所歸，柄任茲始。欽聞成命，竊慶登賢。未遑剡牘之儀，先辱貽書之貺。感誦無斁，敷述奚殫。

回顏舍人謝啓

伏審祇膺帝制，進直綸闈，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宰司，邇臣之與國論，茲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之心，辭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册，炳若日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光華之選？恭惟中書舍人行爲坊表，學造淵源。蚤繇直道之行，進被先朝之遇。宣風使部，有仲山之將明；分職郎曹，見公孫之潤餙。論經王府，載筆規廷。益隆當宁之知，顯奉試言之召。越從左史，序進西垣。矧令養賢而及萬民，籲俊以尊上帝。欲圖庶政之乂，實賴近侍之良。惟出入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后德，時亮天功。延登哲人，協慰公論。益觀遠業，光輔鴻猷。某久以庸虛，幸同陪侍，欽聞成命，竊忭私懷。辱貺長言，過形謙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館職謝啓

伏審祇奉宸綍，進直書林，伏惟慶慰。竊以人文化成，莫先於典籍；古訓是式，寔

❶「斧」，四庫本作「黼」。

賴於賢才。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閣之設。詳延天下方聞之士，❶討論上世帝王之書。所以昭雲漢之文章，盛乾坤之德業。歷觀前哲，皆踐此塗。自非問望之隆，曷副高華之選？恭惟學士幾深藴識，德性存誠。由孔、孟之門墻，入淵、騫之壼奧。居今之世，與古爲徒。宜進登於天朝，久退避於公府。上庠講道，師表儒紳；庶子治官，典司宗籍。逮兹德舉，允協僉諧。東觀校讎，尚有留賢之歎；西清顧問，行膺側席之求。欽聞褒升，尤切喜忭。特紆傾蓋，重辱貽書，仰謙眷之過隆，拜嘉貽而已厚。制拘出謁，禮阻造門，感悚之深，不任下懇。

回孔舍人謝啓

伏審祗膺帝制，進直綸闈，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宰司，邇臣之與國論，兹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之心，辭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册，粲若日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光華之選？恭惟中書舍人系承聖裔，學號儒宗。寔有力於斯文，屢先鳴於多士。令德中積，英聲四馳。册府著書，虞庠教胄。經帷勸講，罔非堯、舜之談；詞掖代言，式是商、周之體。越從左史，序進西垣。矧今養賢而及萬民，❷籲俊以尊上帝。欲圖庶政之乂，實賴近臣之良。惟出入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后德，時亮天功。延登哲人，協慰公論。益光遠業，久輔鴻

❶「延」，原誤作「言」，今據四庫本改。
❷「今」，原誤作「令」，今據四庫本改。

猷。某久以庸虛，幸聯陪侍。忝預交遊之末，獲聞風義之詳。昔參賜第之榮，今遂同朝之願。欽聆成命，竊忭私懷。辱貺長言，過形謙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陳舍人謝啓

伏審祇膺帝制，進直綸闈，伏惟慶慰。竊以內史之贊宰司，邇臣之與國論，兹任尤重，得人爲難。詔見王者之心，辭鼓天下之動。賞罰號令之所自出，典謨訓誥於是乎成。發諸朝廷，沛若江河之決；書之方册，粲若日星之垂。自非潤色之才，曷副光華之選。恭惟中書舍人才通倫類，學造淵源。懿文爲吾道之表儀，高行乃諸儒之準的。先鳴多士，獨擅英聲。布武青雲，久淹高步。初慶郎曹而分職，旋聞柱史以記言。侍咫尺之天威，雖膺妙選；出絲綸之帝制，乃副僉言。矧今養賢而及萬民，籲俊以尊上帝，欲圖庶政之乂，實賴近侍之良。惟出入起居罔不欽，故左右前後無非正。交修后德，時亮天功。延登哲人，協慰公論。益觀遠業，光輔鴻猷。某久以庸虛，幸聯陪侍。忝預交游之末，獲聞風義之詳。昔參賜第之榮，今遂同朝之願。欽聆成命，竊忭私懷。辱賜長言，過形謙德。感頌激切，不任下情。

回知郡周承議賀啓

比者叨奉命書，❶進升講席，固辭弗獲，居寵惟憂。伏念某學古迂疎，受才譾薄。

❶「比」，原誤作「此」，今據四庫本改。

誤參華於法從，遽召直於禁林。祗率舊章，懇祈散秩。初謂一麾而出守，終膺三接之延登。執帙經帷，特復久虛之職；紬書史觀，俾成傳信之文。顧省衰疲，詎勝眷委！此蓋某官至誠樂善，厚義敦風，過有獎成，迺容冒處。曲垂慶問，益仰謙勤。感誦所深，喻言奚悉。

回賀翰林學士狀

比者祗奉綸言，進陞禁直。久玷露門之講，復塵浴殿之班。蓋獎飾之有加，❶致寵光之誤及。特紆慶問，深切感悰。

謝訪及狀

伏蒙尊慈，特垂寵訪。拙疾爲梗，造謁未遑。感悚之深，不任下懇。

回知全州王左藏賀冬啓 永州

伏以書雲紀瑞，測日迎長。是爲建子之正，宜享自天之祐。伏惟某官，膺時納慶，與國均休。阻修賓謁之儀，特辱音書之貺。感頌之切，敷述奚宜。

回知道州秦承議賀冬啓

上同。伏惟某官，懿文博古，厚德庇民。聊敷政於方州，竚告猷於宸扆，逢時之吉，受祉無疆。下同前。

❶「加」，四庫本作「初」。

回縣令以下賀冬狀

亞歲令辰，特煩慶問。感佩之至，但切下情。

回鄰州通判啓 賓州

謫居湘浦，已仰高風；遠徙邊州，復鄰治境。伏窮閻而念咎，通記室以不遑。豈意謙光，復垂書問。載披華藻，如佩芬蘭。伏惟通判宣德，世濟忠嘉，天資明哲。孝友施政，愷悌宜民。出貳名藩，久洽聞於輿頌；入朝宸扆，行峻被於寵章。厚義所臨，瞻言尤切。永惟銘感，曷罄叙陳。

納采啓

夙仰慶閎，願修嘉好。某第二子温樸愚粗立，日訓義方。賢女令淑有聞，尚勤姆教。已協宜家之卜，敢先納采之儀。欣幸所深，喻言奚悉。

代資政公回司馬諫議言定狀

某啓：積善之家有慶，正卿之世其昌。特紆用鴈之儀，奚取食魴之美。第五十三姪孫女未閑姆教，尚在冲年。令姪承務蚤服義方，已親外傅。遽示問名之禮，俾修合姓之歡。嘉命所臨，固辭弗獲。愧無以喻，言不能宣。

代富公回豫章郡王狀

伏念退老田廬，久違朝闕。沐雲天之澤，幸偃息於泰和；仰邦族之仁，徒詠歌於信厚。惟筋骸之難勉，致牋問之靡通。逖想光儀，坐馳勞素。屬園陵之展事，承騶馭之在塗。❶緬惟跋履之勤，倍協保綏之妙。恭以大王慶源鍾粹，景行推高。懷德惟寧，用强於周道；爲善最樂，有美乎漢風。分寶玉以隆恩，錫賑膰而異禮。表儀藩后，屏翰天朝。寔資夾輔之賢，永底變雍之盛。敢圖謙眷，俯逮衰殘。特垂貺於緘縢，頓生輝於蔀室。其於銘荷，曷罄敷宣。

代王宣徽北京謝兩府啓

比者祗膺中詔，再鎮北門。撫全魏之封畿，總元戎之節制。偃藩之始，思職爲憂。伏念某官閥雖深，事功匪立。視秩二府，久塵徽省之班；歷守三都，屢掌帝宮之籥。間祈安逸，越去近嚴，爰領使於殊庭，幸息勞於私館。屬合宮之蕆事，❷祗召節以陪祠。肆覲威顔，具瞻衡弼。俄奉中天之命，復叨朔部之行。言念衰遲，豈勝寄委？此蓋某官斟酌元化，登翼大猷。率同群后之心，光輔一人之治。顧惟舊物，嘗預僉諧，特於户牖之間，曲加甄藻之賜。致兹樗

❶「馭」，四庫本作「馳」。
❷「蕆」，原誤作「藏」，今據四庫本改。

散，被乃帝俞。敢不寅亮敦誠，勤勞宣力，庶裨毫髮，仰答坯陶。

代司馬公回趙龍圖啓

伏審祇膺宸渥，榮總藩條。還内閣之禁嚴，委中軍之節制。淵衷所簡，僉議允諧。恭以經略龍圖敏智爲資，公忠秉節。出逢亨會，自結眷知。領使外臺，遠邇想聞其風績；臨戎極塞，朝廷倚賴其籌謀。屬王旅之徂征，驅傳車而西邁。勤勞夙夜，經畫始終。惟隴右之故區，乃關中之外屏，往宣廟略，必得珍才。果膺推轂之行，復峻登壇之拜。折衝禦侮，從容樽俎之間；柔遠安邊，弭息烽燧之警。欽聞成命，方切欣悰。猶稽慶問之儀，遽辱華牋之貺。興言感忭，曷罄敷陳。

與集賢相公啓 以下代文潞公

伏自一別光儀，十踰稔歲。仰熒煌之星座，久曠音書；荷坱圠之化鈞，❶屢分符竹。屬因山而蕆事，承整駕以在塗。載惟跋履之勤，懋協保綏之勝。恭以某官中和秉德，密勿告猷。發揮經濟之文，登翊昌明之運。天工時亮，帝載惟熙，□□□□□品物無不茂遂。自宮闈之遏密，及龜筮之告期，特輟宰司，遠護仙駕。萬方同軌，共嚴聖后之喪；三事登車，實總橋山之禮。某留司管籥，❷祇奉陵園。夙夜惟勤，雖殫於拙力；期會所迫，實懼於闕供。仰繄庇

❶「圠」，原誤作「北」，今據四庫本改。
❷「某」，原誤作「禁」，今據四庫本改。

賴之私，❶獲免曠瘝之咎。將候迎於公衮，增系望於心扃。更冀上爲廟朝，精調寢餗。云云。

岐王嘉王先狀

伏以聖后賓天，因山制禮；賢王扈蹕，整駕在塗。仰惟跋歷之勞，仍盡哀摧之感。神明所佑，寢餗惟和。某居守都畿，祗事陵邑，阻伸慰覲，第切瞻馳。

曹侍中先狀

伏以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倚戚藩之重，❷遠陪仙蹕之儀。恭惟夙駕之勤，仍盡哀號之感。即諧展慰，預切馳誠。

山陵集賢相公

伏以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委宰司之重，遠陪仙馭之儀。跋履封圻，勤勞夙夜。神明佑助，寢餗康和。仰惟哀慕之餘，無爽節宣之勝。即諧參覲，預切瞻依。

禮儀使以下先狀

伏以聖后賓天，橋山卜壤，特委侍臣之重，遠陪仙馭之儀。即遂披承，預深瞻跂。

❶「緊」，四庫本作「繫」。
❷「特」，原誤作「時」，今據四庫本改。

回隨靈駕皇親先狀

伏審肅駕行軒，遠護仙蹕，❶俯臨近甸，特枉緘縢。感佩之私，不任下悃。

謝兩府啓

比者祇奉涣恩，俾司洛宅。解北門之筦鑰，畫西土之封畿。荷寵惟優，偃藩兹佚。伏念某久塵上衮，素乏異能。出入三朝，勤勞四紀。自避繁於樞府，旋改鎮於魏都。再奉命書，七更歲籥。引年甚懇，陳力無堪。累叩天閽，未迴宸聽。屬合宫之蒇事，趨召節以陪祠。肆覲威顔，具瞻衡弼。期盡還於印紱，獲歸老於田廬。不圖寵進上公，禮優群后；莫容謝事，猶委分符。任隆周、召之勳庸，榮極甫、申之褒賞。帝宫居守，私室就安。此蓋某官登翼大猷，斟酌元化。勤收舊物，廣厚群倫。秉國論以僉諧，贊上心之簡在。致兹衰朽，叨被恩榮，❷惟修屏翰之勤，庶答陶鎔之賜。感銘至切，敷叙奚殫。

謝章參政啓

近奉詔書，特賜詩序。眷恩隆厚，麗藻鋪宣。君都臣俞，戴若太山之重；聖作明述，寵踰華衮之褒。參政大中，藴嘉謀猷，有大手筆，親膺睿旨，涣發英辭。皐陶颺言，乃贊襄於舜帝；吉甫作誦，寔歸美於宣

❶「護」，原誤作「獲」，今據四庫本改。
❷「叨」，原誤作「叩」，今據四庫本改。

王。載觀叙事之工，益慶逢辰之極。刊之琬琰，永爲不朽之光；飾以青黄，俯愧無庸之質。感佩之切，不任下情。

與兩制別啓❶

某近膺召節，入侍祠宫。宸眷曲加，便蕃渥澤。逢辰之幸，衰朽極榮。伏蒙軒車訪臨，垂慰欽企。❷奉別如昨，瞻懷寔勞。欲丐雅章，以寵行色。少煩藻思，永爲蓽室之光也。附答布悃，幸惟悉察。不宣。

謝兩制寄詩別啓

伏蒙英私，垂貺佳什。寵賁衰質，發揮榮遇。言贈之美，穆如清風。誦詠于再，感服無斁。當令琰刻，永爲家寶。奉啓述謝，一一不宣。

答蔡參政別啓

伏蒙寵示先公太師誌文，發揮潛德，薦慰幽壤，論譔之美，光于無窮。積善餘慶，信爲不誣；顯親揚名，何以尚此！眷私之厚，雅故不遺。循覽再三，感服無斁。叙謝之悃，言不能宣。

謝史館王相公別啓

昨蒙聖恩，賜詩寵行；繼以上宰，賡歌盛作。二府諸公，併紆雅製。固已焜耀，爲

❶「別」，四庫本無此字。
❷「欽」，四庫本作「欣」。

榮無窮。今復蒙送示兩制館閣群賢之詩，文采相輝，增諸琰刻。遂使私室，上有聖神雲漢之章，次有舉朝公卿大夫清風之誦，求之近古，蓋所未聞。此豈獨衰朽之光，亦足以見邦國風化之厚也。苟非上恩隆異，深眷優禮，同德協贊，上承下率，爲之寵數，殊於等倫，何以致兹盛事乎！幸甚幸甚！奉啓叙謝，言不能宣。

謝執政啓

向緣謝事，入覲威顔，特辱撝謙，俯臨僻陋。玉津賜宴，瓊林寵行，同醉堯觴，共飽周德。聖作物覩，兩承天漢之章；君都臣俞，疊委宗工之製。卿雲比爛，華衮垂褒。皋陶賡歌，蓋奉惟幾之命；吉甫作誦，皆貽孔碩之詩。焜燿歸塗，輝光蔀室，永惟榮幸，實罕比倫。仰宸眷之曲私，見邦風之篤厚。言旋里閈，方遠台閎，感戀增深，銘藏至切。

與兩府賀冬狀

伏以書雲紀瑞，測日迎長。挺萬物之幽萌，❶亞三朝之元會。恭惟某官氣鍾英粹，道契亨嘉。師尹庶工，式協具瞻之望；燮和元化，宣膺助順之祥。阻伸慶謁之儀，徒切傾依之悃。

曹郡王

某官慶承勳閥，望重戚藩。兼馬、鄧之

❶「挺」，原誤作「撻」，今據四庫本改。

寵榮，大許、申之土宇。❶升陽介祉，並國延休，歡頌所叢，名言罔既。

元資政

某官懿文華國，令望端朝。夙推職衮之功，日奉經帷之對。升陽屆序，視履延祥，慶頌所深，名言罔既。

賀樞密孫知院啓

伏審奉膺庭誥，進長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正秉彝，惠和迪哲。登于廊廟，益隆當宁之知；委以鈞衡，遂冠本兵之任。阻修慶謁，第切歡悰。

賀樞密呂正議啓

伏審祗膺明誥，進位中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問望端朝，誠明體國。經綸之學，已參翊於洪機；啓沃之忠，更倚毗於近輔。欽聞嘉命，深切歡悰。

賀樞密韓太中啓

伏審祗奉命書，進登樞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時推問望，世濟忠純。簡在上心，久贊襄於機政；擢居近輔，爰登翊於聖謀。聞命以還，歡言豈叙。

❶「宇」，原闕，今據四庫本補。

賀都承旨張客省啓

伏審祇奉制恩，總承樞筦，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通才成務，敏誠造微。密勿帝猷，久司於宣納；彌論機政，❶進貳於疑丞。欣忭所深，名言豈叙。

回熙州苗團練謝啓

伏審祇膺温綍，就領价藩。撫隴右之故封，分閫外之隆寄。折衝禦侮，❷久欽名將之風；柔遠安邊，遂總中軍之政。威懷殊俗，宣布上仁。承協嘉時，已臨盛府。遽貽芳訊，備識冲規。感佩所深，喻言奚既。

賀北京王太尉啓

伏審光膺綸綍，寵建旌旄，進登上將之壇，再領留都之鑰。帝心妙簡，輿論均歡。恭以留守太尉夙冠時英，遍參法從。奥學本乎經濟，賢業發於盛明。出入三朝，蕃宣四國。撫封畿於全魏，壯屏翰於神都。樽俎折衝，方倚老成之碩畫；詩書謀帥，乃揚休命於外庭。懋典傳聞，欣悰交切。阻修慶謁，倍積瞻馳。

❶「論」，四庫本作「綸」。
❷「衝」，原誤作「衡」，今據四庫本改。

回謝北京王太尉啓

近者伏審留守太尉顯奉命書，榮分將鉞。敢圖謙眷，首墜緘縢。國朝革五季之弊風，重三軍之節制。元戎之寄，必屬名儒；舊德之求，乃登上將。矧踐揚之滋久，惟問望之素隆，僉謀所諧，寵拜宜渥。鎮魏都之巨屏，護朔野之列城。幕府初開，藩閫增重，遽煩記室，遠示書箚。感忭交深，喻言奚既。

賀王太尉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陟將壇，榮擁節旄，再司宮鑰，伏惟慶慰。恭以留守太尉英名高世，碩望端朝。遍參法從之華，升翊大猷之美。清衷妙簡，僉議攸歸。全魏撫封，方倚安邊之略；中軍制閫，爰加授鉞之崇。開府云初，偃藩增重。欽聞誕告，寔切歡悰。阻伸望履之儀，第極瞻風之素。

回熙州趙龍圖啓

比審祇膺宸渥，榮總藩條，伏惟慶慰。經略龍圖夙以才升，自結主眷。外臺領使，風采著聞；極塞臨戎，方略屢上。復峻齋壇之拜，還登內閣之華。竚觀遠猷，益對來寵。方開幕府，首墜書箚。感忭所深，喻言奚既。

賀韓樞密知院啓

伏審奉膺庭誥，正位天樞，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世濟純忠，時歸碩望。延登廊廟，益隆當宁之知；進秉鈞衡，遂冠本兵之任。壯邦家之柱石，宣帷幄之籌謀。翊贊聖明，鎮服中外。阻修慶謁，第切歡悰。

賀安副樞啓

伏審祗膺帝制，進位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沉正秉彝，惠和迪哲。訏謨足以經遠，厚德足以鎮浮。法從參華，宣忠勞於內外；地官領計，隆問望於弼諧。允當夢卜之求，升贊璿璣之政。淵衷妙簡，輿論僉諧。阻伸慶謁之儀，第切瞻依之至。

賀留守韓相公啓

伏審光膺帝制，榮鎮洛師，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厚德明謨，純誠亮節。再登上宰，協贊太平。領使殊庭，聳具瞻於四海；陪祠泰時，祗顯相於一人。寵建節旄，出司宫鑰；眷求元輔，分正成周。先十乘以啓行，冠諸侯而述職。某乞身得謝，交政預榮，將覿高風，倍欣勞素。

謝兩府狀

祗奉命書，獲解宫鑰。恩容就第，寵冠在庭。雖辭兼鎮之隆，尚忝維師之拜。搢紳聳歎，閭里光榮。竊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迭居二府，歷拜五公。駢珪組以褒崇，慚鼎彝之勳伐。自縱心而請老，無虚歲以告歸。荷異禮之眷留，示至仁之厚賜。賜詔盈几，軺軒接途。以及耄期，始諧夙志。天惟從欲，俯矜一物之誠；相亦有終，

遂繼前人之美。極臣鄰之榮遇，實今古之罕倫。此蓋某官登翼皇猷，布昭元化。人惟求舊，義不忘勞。紆廊廟之矢謨，贊聖神之軫慮。閔其衰篤，許遂佚休。猥以華顛，膺茲殊渥，方棲僻陋，退屏塵紛。荷德至深，誦言奚既。

謝外任前兩府啓

某官左右王家，緝熙帝載，夙贊鈞衡之化，嘗紆廊廟之言。致此衰遲，獲遂休佚，復膺殊渥，不廢舊勞。感幸所深，喻言奚既。

兩　制

某官勵翼帝猷，參華法從，允諧僉論，交贊清衷。以下同。

曹　郡　王

某官望重藩垣，地兼勳戚，贊襄上德，柔惠邦風。以下同。

北京王太尉

某官望重本朝，任隆群后，敦風茲久，樂善有初。以下同。

回謝孫觀文啓

祇奉制函，俯從懇請。恩容就第，❶寵

❶「容」，原誤作「答」，今據四庫本改。

冠在庭。伏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久塵上衮，無補鴻猷。早聞知止之風，備竭告歸之懇。上仁篤厚，眷禮縻留。已寖迫於耄期，始聽還於官政。此蓋某官左右王家，緝熙帝載，夙之可安。惟寵光之絶異，非涯分冠鈞衡之任，嘗紓廊廟之言，致此衰遲，獲全終始。方力辭於天寵，將退託於里居，幸謝塵紛，即安休佚。鄰封密邇，慶問先臨。仰懷求舊之私，益見敦風之美。永惟感佩，曷罄敷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賦　論　策問❶

賦

寅畏以饗福賦 祗畏天道，能饗隆福。　御試

天道昭顯，聖心肅祗，欲興隆而饗福，乃寅畏以承時。深慎清衷，以上當於帝眷；誕膺純祉，能永固於邦基。若夫究精祲之所由，勤夙宵而當畏，何脩而臻治道？何飾而致休氣？唯天爲大，每懷懼而敢寧；惟聖爲能，宜擁祥而不既。欽若元后，簡于上天。日月星辰，有順而有盭；風雨寒暑，或應而或愆。是必建大中而茂對，圖至治以周旋。動以至誠，仰德威而自懼；介之純嘏，享宗社以長延。❷則知萬幾非逸豫而爲，四海在憂勤而保。宜軫慮於當極，以延禧於有昊。惕焉若厲，惟應以寔而不以文；善則降祥，蓋親有德而饗有道。豈不以助順者惟天之理，降福者乃人之能。無其畏則心或怠，有其畏則德乃興。五事交脩，惴如臨於淵谷；萬靈來助，固若保於岡陵。噫！位豈不尊，志非自廣，災常懼於未至，福乃來於無象。所以文王小心而事帝，多祉常懷；高宗見異以飭身，百年常饗。若然，則寶命增永，蘿圖浸隆。謹天戒

❶ 此題，四庫本無。

❷ 「社」，四庫本作「祉」。

以當國，❶延帝休而在躬。用能薦享郊邱，答純禧之所自；躋民壽域，傳徽號於無窮。大哉！建功所以永年，宜人所以受禄。應如律吕之動，報逾影響之速。夫知天之仁愛，人君寅畏者饗其福。

天子龍衮賦 天子龍衮，文以爲貴。　錫慶院試

德至尊者其服稱，禮甚盛者唯君全。作龍衮以昭物，表聖人之御天。繪以文章，既盡飾身之美；□其變化，斯爲取象之先。稽若禮經，富哉天子。內之尊也，必有以副其外；表之著也，蓋有以彰其裏，乃衣龍章，以昭德美。始惟制法，考古象而遠觀；終乃脩容，飭帝躬而光被。若夫祭以嚴備，服而示恭，采交華於五色，衣炳象於群龍，助國體之輝赫，壯天威之肅雍。有降有升，固異三公之服；或飛或躍，蓋尊萬乘之容。觀其驤首君躬，存身帝衮，若翔雲之初矯，如在天而益遠。珮玉焉以節其行步，冕旒焉以增其赫烜。絢采章之十二，其制昭昭；賁儀禮之三千，厥容宛宛。豈不以至廣大者函夏，極崇高者聖君。不尊不顯，何以一於衆？不美不飾，何以大其勳？是必以多爲貴，有放而文。下視華蟲，豈攀鱗之可及？旁開繡黼，疑奮翼以相分。上不可以降而卑，下不可以僭而擬。四靈之瑞，唯王者之應；六衣之用，唯人君而已。宜帝明而作服，制所由興；周人取以登山，文爲之始。則知大而化者聖之謂，化而神者龍之爲。服之身而益顯，稱其德以攸宜。

❶「戒」，原誤作「成」，今據四庫本改。

彼交以爲旂，間日星而並麗；章而作韍，配山火以猶卑。又曷若服以昭明，文惟經緯，矯如奔翥之狀，蔚若騰陵之氣。故曰衣者身之章，其斯以知天子之貴。

論

成敗之幾在察言論　御試

天下之事，已成而後知其是，已敗而後知其非，此衆人之智也。聖人觀成敗於未然之前，而知成敗於已然之後；不慮之於行事之始，而慮之於聽言之時。以爲凡事之機，出於此也。天下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而敗也。故古人有一言可以興邦，而亦可以廢者，雖其言未必如是，❶然而興廢之所由也。今夫有以仁義之言説於人主，而人主知其所謂仁義而行之，則凡事莫不成於仁義。然而仁義必久而效，不可一日而成也。知其不可一日而成而遂不行，則天下之事亦不成也。唯能久而行至於成，則是由於察言之善也。今夫有以佞邪之言説於人主，而人主不察於佞邪之言而從之，則凡事莫不敗於佞邪。然而佞邪必久而效，亦非一日而敗也。知其非一日而敗而試爲之，則天下之事終亦必敗，則是由於察言之不善也。然而成敗之故，❷不可不察也。昔舜之時，天下可謂大治矣，然而君都臣俞，其相戒則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夫舜固無逸樂怠荒之事

❶「未」，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❷「故」，四庫本作「效」。

也，然而必以爲戒者，防其所由也。舜不以其言爲過而從之，是以無逸樂怠荒之事，而所以成也。堯之時，咨天下之可登庸者，放齊曰：「朱也可。」堯曰：「吁，嚚訟，可乎？」夫堯之心，欲求天下之聖賢而付之以天下之事，而放齊以朋比舉朱，堯不以其言爲是而卒不用，故終無敗事。向使從其一言之舉而用，則天下之事幾何而不敗哉！❶是以《書》稱堯曰「聰明文思」，而稱舜曰「濬哲文明」，以能察成敗於未然也。然而言有似是而非者，則人主何以知之？曰：惟至正能辨天下之邪，唯至静能制天下之動。聖人必先深其思慮，廣其聰明，虚己以來直言，考古以鑑成敗。是以言之一入乎耳，而事之利害、計之得失，昭然已在其前。獨觀萬化之原，而修之廟堂之上，豈待於已然之後迺爲慮哉？然則成敗之機在察言，信矣。

中庸論五首

一

聖人之道，必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必始於微而後至於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

❶「哉」，原誤作「我」，今據四庫本改。

然。君子於其不覩不聞之間，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覩可聞之間，動静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慎其獨也。人之不覩也，如其欲覩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❶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不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人既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既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己。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責於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

❶ 「有」下，原衍「之」字，今據四庫本删。

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於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❶」此中庸之大略也。

二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既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内而出。自内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内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内，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

❶「味」下，四庫本有「也」字。

知至」，❶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知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三❷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爲仁義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於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爲而成。誠在內者形於

❶「物格知至」，原誤作「物至知知」，今據四庫本改。

❷「三」，原作「中庸論」，四庫本無。今依前後題改。

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諭，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爲人子者誠於孝，爲人臣者誠於忠，爲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爲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❶是故天地爲之誠化，日月爲之誠明，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諭，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四

聖人之德既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

❶「謂」，原誤作「爲」，今據四庫本改。

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耻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耻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强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强者有間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曰勉强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五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爲君子而不欲爲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爲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爲君子；以己不欲爲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爲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爲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爲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爲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❶ 聖人者，爲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

❶「反」，原誤作「及」，今據四庫本改。

者，爲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爲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爲太古之爲無爲、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爲也過少，而爲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爲也過多，而爲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説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爲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策問

省試策問二首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凌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

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虚而無實，鍥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絶。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承其末流，❶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寔；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群，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救斯弊，❷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述，爲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間明君賢臣爲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爲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也。既明矣，而不行者，

❶「承」，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❷「救」，原誤作「捄」，今據四庫本改。

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序銘書❶

記

龍門山勝善寺藥寮記

龍門距洛城十五里，❷其西山有浮屠祠曰勝善，興於唐開元而壞於五代。迄本朝太平百餘年，諸祠稍復葺，而勝善尤古，未能興之。事之興敝，存乎其人。藥寮者，太尉潞國文公之所建也。公閔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療者，思有以濟之。相其地，得勝善祠之下方，當闕塞之阨，水陸之衝，南北之通塗，而行旅之所便也。其山出泉，曰真珠泉，公出俸錢，命工徒疊石以爲址，即泉爲藥井，而建寮於其上，十有三楹。是歲，熙寧六年也。公又以勝善爲功德寺，擇僧之知醫者爲寮主以長之。出醫書數百卷，家之良藥珍劑輸之寮，❸和藥之器用備焉。凡郊野之民無有遠邇，與道路之往來有疾病者，造寮而請之，其施與無窮，所及者之衆可知矣。寮之上，則泉之所出也，爲堂曰「珠淵」。其南則三嵁，爲屋以覆大像。又其南曰第四嵁，❹亦屋之。於是勝善之祠復新，人之至者有遊息之所，故樂而忘其勞，

❶ 此題，四庫本無。
❷ 「洛」，原誤作「浴」，今據四庫本改。
❸ 「輸」，四庫本作「貯」。
❹ 「嵁」，原誤作「嵁」，今據四庫本改。

而藥寮之地益加勝矣。其東俯視伊水，暉光澄澈；望香山石樓，若屏障圖畫，蓋天下奇偉之觀也。王公大人建祠宇、修福田者有之矣，未有濟民拯疾誠意之篤如公者也。民受天地之和以生，陰陽寒暑之不時，飲食動作之不節，於是有癘疫之災、札瘥之昏。聖人爲之醫藥，以救其夭死。三代以後，醫師職廢，民之有疾者無所控告於其長上，有志之士雖或能施，而未光也。公視人之疾若己赤子，建長利，圖廣濟，前民之患而爲救以待之，俾民不勞而獲醫，不費而飲藥，古未有也。惟公左右三朝，勤施四方；陰功顯德，被於民物，不可遽數，其著見於洛邑者如此，可謂仁矣。古之君子，思一夫不獲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唯能推己以及人也。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後之君子觀是寮也，則知公之心；知公之心，則知公之政；知公之政，則朝廷德澤之厚從可知焉。來者守之，其勿廢也。某嘗侍坐於公，公語及藥寮，顧曰：「子爲我記之。」某不敢辭公之命，退而書其事云。元豐六年十月日，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某記。

賜墨記

元祐三年三月十七日，修神宗皇帝一朝寔録於門下後省開局，賜李廷珪真墨。臣某謹記。中使李永言。

司馬温公布衾銘記

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

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静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某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某序其本末，❶俾後世師公之儉云。元祐三年七月壬子，范某謹記。

和樂庵記

河南張子京結茅爲庵於其所居會隱之園。元豐中，司馬温文正公爲隸書以名之，取《常棣》之詩「兄弟和樂」云。後十年，子京書與余曰：「庵得名於温公，近以雨壞，復新之。温公没矣，是不可忘也，子其爲我記之。」始余以熙寧中入洛，温公方買田於張氏之西北，以爲獨樂園。公賓客滿門，其常往來從公游者，張氏兄弟四人，出處必

❶「本」，原誤作「木」，今據四庫本改。

偕。余每見公幅巾深衣坐林間，四張多在焉，或弈棋投壺，飲酒賦詩。公又鑿園之東南墉爲門，開徑以待子京之昆弟杖屨相過。於流水脩竹之間，入乎幽深，出乎蔭翳，乃得是庵焉。美木嘉卉，四時之變，無一不可喜者。賓至，則兄弟倒屣怡怡然，信所謂和且樂也。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康伯入洛，則二家兄弟日相從游。其名子京之庵，不惟以善張氏，亦公之志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外物之娛悦，其有可以易此者歟！張氏伯曰明叔，仲曰才叔，次則子京，季曰和叔。自其先君棄官隱居，園池之美，爲洛之冠。子孫不墜其素風，而大賢以爲鄰，有德義之益之可尚也已。是庵也，其與獨樂之園，久而人益愛之，宜子京欲爲之記，而余不得辭也。敝又新之，其勿替哉！

太師堂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内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於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修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覩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

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爲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鹵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清問安，侍膳其中。❶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遥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又以書來曰：「子爲史官，爲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絶。周公老於豐，魯公封於魯，凡、蔣、邢、茅、胙、祭，❷皆爲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於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光輔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册書，由今觀之，邈若古昔。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禄之盛，未有如此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獻馬，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國之植甘棠。於以勸天下爲臣子者之忠孝，爲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國史院修撰范某記。

❶「侍」，四庫本作「視」。
❷「祭」，原誤作「蔡」，今據四庫本改。

序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元祐元年二月日，臣謹上。

東宫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論語》畢。甲子，賜燕於東宫，命宰臣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遣中使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勞甚厚。中燕，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凡十有三人，拜賜於庭，捧觀，皆驚歎喜忭。❶太師彦

❶「忭」，原誤作「抃」，今據四庫本改。

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翼日，彦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寫而輯之。臣某拜手稽首言曰：伏犧氏觀河圖，畫八卦，始爲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焉。洪惟祖宗，皆好筆札。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烈；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群臣未嘗獲覩真迹。今兹儒臣首被此賜，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思，丕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慈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諸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輯，題曰《東宫錫燕》，寘於資善，俾有司掌之，以爲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日，臣某謹序。

古文孝經説序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説。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臣謹上。

仁皇訓典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

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内爲一。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於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宫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❶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❷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爲者也。昔漢自高祖至於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於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吴兢作《貞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於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寔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録天禧以來訖於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

❶「澤厚」，原誤作「厚澤」，今據四庫本改。
❷「氓」，四庫本作「民」。

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銘

義塚銘并序

余叔父故通直郎舉夫人故華陽縣君宇文氏，捨田於成都東郭之外，以給死之無葬者，戒子孫使勿廢其事。子龍水主簿祖亮請余記之。余名之曰「義塚」，而揭之以銘曰：

吾嘗觀於北邙之原，❶聖賢所藏，歎萬古之同此，究終始其何鄉。物生於土而反於土。❷惟人之化，欲人之不覩，是以聖人教民，葬之中野。太古不墳，厚衣以薪。末世厚葬，澆風變淳。君子之於天下，不忍一物不得其所，故己有餘，則推以及人。鄉人有死，葬於何所？縣曰華陽，鄉曰積善，里曰東廟，白土之間，范氏之田，松柏丸丸。骨復於土，魄化爲泉。誰謂無歸，於此終焉。其無忘吾叔之德，而返汝魂氣於天。

書

答劉仙尉書

某啓：人至辱書，承令叔、令弟相繼淪

❶「北」，原誤作「比」，今據四庫本改。
❷「反」，原誤作「及」，今據四庫本改。

謝，想悲痛可勝言邪！嘗謂道純氣節不減先正，惜其一病遂廢，不爲世用，今又止此，甚可歎也。讀足下所爲《亡弟述》，又怪天賦其才如此，而不予之壽，豈所謂「難諶」者哉？足下史學足以繼先正，譬如美木，已有千尺凌雲之勢，在所長養，以待他日之用耳。足下勉之，無以悲傷摧損其志。古之人困窮而通，有憂患而啓發事業者多矣。劉氏門户所繫，唯在足下，可不念哉！寄示先正墓碣石刻甚精。《十國紀年序》欲求張左司書，已面懇許諾。温公之文，張固不惜書也。近《資治通鑑》印本奏御，因思同時修書之人墓木已拱，存者唯僕，尤可感歎！人生會歸於此，但有先後耳。足下所寄《紀年》留此甚久，京師殊苦少暇，方將寫本校正，蜀中求人刻板。猶須一二年乃可成，唯不訝其緩。春暄，千萬厚愛。不宣。某頓首。

答鼂教授書

某頓首，教授鼂君足下：某聞足下之名久矣，以未得見爲恨。承過京師，乃辱示書，將先屈致，顧某無似，何以當之？某始聞足下於司馬公休，又黄魯直道足下爲《揚子雲别傳》。公休、魯直，皆某心慕而畏服者，其稱道足下不容口，是某已得足下於二君矣，然《子雲别傳》亦未之見也。譬如工人聞一美木，賈人聞一至寶，欲見之意何如哉！恨以拘出入之禁，不得走館舍。然幸識尊公風采，有家世之舊，且與校書聯職事，群從獲見者非一也。古人或相望於千里，或相得於異世，未識其面，往往已知其心，況今相因已如是乎！或車從尚少留，休日不鄙，如書所戒，幸甚幸甚！某再拜。

傳

康節先生傳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吴、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❶蓬蓽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於家，不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一人挽之行遊城中，所過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受而不辭。其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絶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壤集》。雍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贈恤。吴充請於上，贈秘書省著作郎，賜粟帛。韓絳守洛，言雍隱德邱園，聲問顯著，❷賜謚曰康節。

王延嗣傳

唐、宋間，延平郡有隱君子，姓王氏，諱

❶ 「徙」，原誤作「徒」，今據四庫本改。
❷ 「問」，四庫本作「聞」。

延嗣，字季先，光州固始人也。世爲州里豪右，從父潮、審知，俱以勇俠霸於一鄉。唐末之亂，四方豪傑競起，大者以王，小者以伯。壽春王緒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因留軍中計事，將爲誅巢之舉。時秦宗權約會兵討賊，審知語於緒曰：「此何足以成事哉！」遂逗留不進。宗權爲巢敗走，大怒，以兵攻緒，乃□南奔入閩，有衆數萬，而緒以猜刻失將佐士卒心，一夕，爲亂軍所斃，推潮爲主帥，❶遂奄有福建。景福元年，唐拜潮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潮卒，審知代立。乾寧四年，唐升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君幼失怙恃，養於審知。爲兒童時，謹愿端慤如成人，未嘗戲笑。事審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彌謹。審知寢疾，躬奉湯劑，未始須臾離庭闈。雖甚勞苦，不見有倦色。審知亦以是器而憐之，撫如己子。審知諸子豪氣相高，日以馳馬試劍爲事，君獨泊然無欲，惟喜觥玩書史，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寢食爲之幾廢，故多識前言往行。褆身行己，每以古人自期。儒冠書服，雍容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邦有大故，❷國有大疑，將就謀焉，則引古驗今，抵掌議論，凜凜風生，不可尚已。審知嘗戲謂之曰：「此我家措大兒也。」審知既撫有全閩，將欲録君以官，君聞之力辭，懇免至於三四，不聽，乃稱疾不出者逾月。審知使人往訊之，因手書以上審知，其略云：「《春秋傳》載孔子之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以名器者，國家礪世之具，

❶「帥」，原誤作「師」，今據四庫本改。
❷「故」，四庫本作「政」。

苟上有私授之失，則下啓奸覦之心。居平世猶之可也，況今天子播遷，大盜蠭起，迹其所由，正緣朝廷政出多門，刑賞滋濫。大王親舉義兵，爲國平亂，軋於賊臣，決策入閩。士卒將佐棄鄉井墳墓，捨父母妻子，從王南征，何所圖哉？志於立功名耳。今師旅暴露日久，大勳未集。大王膺茅土之封，領節鉞之寄，肅將明命，作鎮於閩。尚未班爵策勳，以旌戰士，而首欲以爵命猥及無知之私親，將士覩望，解體必矣。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伐衛，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禄位。』僕雖愚瞢，粗靈於鶴，儻或僥榮冒禄，偷安利己，以陷王於衛君之地，雖粉骨糜肌，亦不足以贖其過。」審知以其言切利害，益器重之，然終不能奪其志。稍寢其命，曰「姑俟他日」而已。未幾，唐亡，梁太祖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仍升福州爲大都督府，命至閩，審知將拜賜焉，君力諫之曰：「吾家本田舍郎，二父蒙國厚恩，迭秉節旄。朱全忠賊臣，固嘗與我比肩事主。徒以挾穿窬之資，逞豺狼之暴，肆虐流毒，盜有神器，人神共憤，其能久有此土？我縱不能如留侯爲韓復仇，沛公爲義帝發喪，其忍北面以事之？義不帝秦，此其時也。」審知俛首久之，曰：「此特腐儒陳言，無補寔用。知彼不知己，兵法所大忌。彼雖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諸侯，加之堅甲利兵半於天下，東征西伐草折卵碎。我憑數州之地，輒嬰其鋒，是自取顛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雖弑逆僭舉大號，而外窘於晉，日夕支吾方且不暇。重以楊行密方據江淮，實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北。梁人雖欲襲我，得乎？此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況彼以新造之

梁，雄據中原，大統未一，内怨外叛，腹背受敵。尤其甚者，與晉相持，雌雄未決，其能越大江、度脩嶺，以與我角耶？故司勳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誠能於此鋭意自治，内以修政，外以治軍，使府庫充實，兵革犀鋭，如小白之於齊，勾踐之於越，國勢日張，霸圖日盛，近約吴越，遠結江淮，外連荆楚，仗義合兵，爲國討賊，其誰敢不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反覆條陳數百言，審知竟不能用其策。君拂膺太息，私竊歎曰：「大丈夫以氣爲主，氣先索矣，無能爲也！」審知歲時遣使朝貢於梁，阻於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從登、萊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聞之愀然，因復爲審知歷陳梁無足畏之狀，勿傷財損人以自詘。且言：「治亂之機常隱於冥冥，而自古觀人之國，則每預見而前知者，蓋勝負之形已分矣。如齊仲孫知魯之未可動，房玄齡謂隋之必將亡，莫不若合符節。以今形勢觀之，則朱梁決不能爲我患，萬無足畏。然異時作難，當在江表吴越之間。」其後果然。審知初不甚領略其意，自是君始浩然有隱遁巖穴、全身遠害之志，而牽於審知有鞠育之恩於己，念未有以報之，不忍遽遂翩然。初，潮卒，審知代立，疑外議有未甚服從者。會僚屬有獻言，請以威嚴繩下之不從令者。審知始用其言，乃務以誅戮爲事。君言於審知曰：「《書》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語》云：『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此萬世治國、齊家、君天下之大法也。小人中無遠慮，乃導王以苛虐爲政，不亦悖乎！王緒之失，實本於是，覆轍在前，王所目擊，可不戒哉？」審知亦爲之改容。君每侍審知左右，

覺微有怒色，必怡聲軟語進説，以解釋其意。前後有犯顔垂死復活者蓋千餘人，❶識者固已知君陰德之必有後也。閩俗喜佛，而審知亦溺於浮屠氏之説，窮極土木之功以興佛宇，財力殆困。君力言於審知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本物外之人，以寂滅爲宗，非有益於人之國。今乃蠹民財，損民力，以從事於斯，是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謂善於其事者，無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終也，卒無補於侯景之亂。『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矧夫今日方欲以取威定霸，其可崇此不急之務以蠹國傷民耶？」審知卒不悟。自此帑藏日虚，民力日困矣。審知本武夫，初不省禮樂詩書之教，其後折節下士，開學館，育人才，故唐賢士大夫避難南來者皆厚禮延納之。招來蕃舶，綏懷海上諸蠻，貿易交通，閩俗康阜，皆君有以啓之。審知諸子皆不肖，服飾車騎，侈異相勝，視君敝衣緼袍藾然，率皆非笑。有從而諷君者，君正色，徐以語之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漢文之賢君而衣弋綈，以公孫之賢相而用布被，後世以爲美談。況處多虞之世，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尤當以漢文、公孫爲法。顧予何人，既無汗馬之功，復無籌幄之佐，❷徒藉季父之貴，得依餘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優游卒歲，無所用心。日夕兢惕，尚虞滿盈，以速禍敗，矧敢不衷其服，自菑厥身？」諸子爲之忸怩。審知雖起於任俠之徒，而天性純儉，自奉甚薄，聞君此言，嘉歎不已。時自

❶「死」下，原衍「必有後也」四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佐」，原誤作「位」，今據四庫本改。

朱梁簒唐之後，强藩巨鎮，相次僭號改元。審知王閩日久，驕心日滋，屢有效顰之意。君極口切諫其不可，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皆有大功德著於天下，故天命有歸，人心胥附，然後應天順人，起而君之，固非細事。當紂之時，西伯躬盛德大業，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服事殷。曹孟德剗平禍亂，威震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盜弄神器於掌股間，漢之爲漢，特位號耳，而猶終於其世，不敢登尊履極，蓋以天命人心之有在耳。今王雖聰明英武，出於萬夫之上，然功未著於中原，威未加於海內，蕞爾之閩，地不大於吴、楚，兵不加於梁、晉，而輒欲謀此大事。諸鎮聞之，稱兵而南，則師直爲壯，我復何辭？是乃操無益之虚名，享必然之實禍。僕嘗諫王勿臣朱梁，且王以僕言爲不知彼己，而今日不意復爲此圖，其可謂知彼己乎？誠於此時檢身脩德，惟懷永圖，敦好睦鄰，以大桓、文之業，則生享方面之尊，歿存忠義之名，以垂裕後昆，無有窮已，不其韙歟？今乃不此之思，而謀爲劉聰、石勒之舉。縱使諸侯未暇致討，得以偷安假息，一旦有真主出，其能赦我哉？」審知雖不樂其言，然志之於心，終其身不失臣節，君之力也。審知諸子，君素惡之，而獨與延政善。及審知卒，延翰竊立，君謂其所親曰：「此真沐猴冠耳。」延翰聞而憾之。君因約延政同隱，延政唯諾，然志於得國，不行。一日，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軍府將吏因勸進。君曰：「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此子能自免乎？使在先王之世，予固當以死争，然斯人也，何足與語。吾族其血矣乎！我雖不能餓死

首陽，然亦豈可延頸待戮？」因潛隨賈舟逸去，將欲遵海濱而處。偶值閩使者自海上還，遇君，迫之以歸。至黄崎，君乃捨舟宵遁田間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延平。因愛其佳山水，遂有終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爲名，蓋以唐與王音韻相近，而亦自謂唐之遺民，於是隱焉。時延平人物凋零，鄉無校，家無塾，士風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闕。君始以五經教授學徒，人皆以「唐五經」呼之。未幾國亂，骨肉自相屠戮。繼而南唐兵取閩，王氏族屬靡有孑遺，皆如所料，僅脱於難者惟君一人。自非明哲保身，其能爾耶？君初聞閩滅，乃衰絰出郊，東望故國，一酹先王，大慟而還，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王氏之滅，非天也，亦自取之爾，復何言哉！」始，李景之滅閩也，乃以富沙、延平、劍浦三縣爲劍州。刺史陳誨將欲興建黌館，以延多士，初聞「唐五經」之名，始議表君教授俊造。君聞之曰：「昔孟軻氏不以三公易其介。使富貴如我所欲，則冠貂蟬、秉節旄久矣。惟夫不以易其介，故所以遁世而無悶。」❶遂以廢疾謝絶賓客，終日杜門，雖比鄰亦莫得見其面，環堵蕭然。卒於大宋乾德四年，壽九十有四。娶黄氏，先卒於閩。晚得一子曰玠，有賢行，秀而不寔。娶鄭氏，有子一人曰餘慶，治家有法，輕財重義，鄉閭之人皆以仁厚長者歸之。娶邱氏，有男六人，女二人。二女皆適士人。男曰説，曰詢，曰綬，曰端，曰靖，季子早亡，餘皆業儒。端一舉中嘉祐八年進士第，今爲河陽節度推官，有文有守，不忝厥祖，施諸政事，所至皆有仁聲。

❶「故」，四庫本無此字。

娶魏氏，卒而無子。繼室徐氏，生二女一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寢疾也，呼其子玠而囑之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不復可見爾。近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孫欲榮其親者，墓惟恐其不大，馬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揭豐碑，褒揚盛美，彌亘道左。是皆無益於亡者，適所以爲寇盜發掘之標。唐末之亂，❶王公貴人、賢士大夫例遭此禍，路旁每見，爲之動心，可不戒哉！我病且死，汝則埋之。切勿狥俗，以陰陽風水吉凶爲拘忌，但擇高明爽塏之地，免卑濕沮洳足矣。不封不樹，勿爲標識、銘誌、碑碣之具，聽人耕種其上，芻蕘雉兔往來勿禁。慎毋蹈衰世餘習，自貽後悔。」及君卒，其子玠葬君於水雲村之原，一如治命。及玠之卒也，子餘慶方在襁褓。玠始病篤，因自取針刺其姓於餘慶之右臂，及封乃祖遺書數卷留以付之。喪服既除，其妻持孤子適他族。洎餘慶長而母亡，惟見臂字遺書而已，迄莫辨其祖所葬之地。日月既邁，詢之鄉老，亦無有能知之者。至今子孫春秋拜掃展省，合祀於其子玠之墓耳。❷嗚呼！如君之全身遠害也，何其慎終惟始，而其長慮却顧又何其遠也！世之小人嗜利亡軀，朝不謀夕，其視於君，爲何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試禮部，始識君之曾孫端於京師逆旅中，與之語，喜其有誠明自得之學，不入時輩，每親炙之。是年，端登進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塵忝。自入仕，契闊二十餘年。一日邂逅於河陽幕府，雖其淹

❶「末」，原誤作「宋」，今據四庫本改。

❷「玠之墓耳」至「而卒於國朝之」，原錯版漏頁，今據四庫本補。

回沮抑，而氣未嘗少衰於曩時。儻非以其所學充其所養，能爾邪？祖禹近參訂唐史，事有疑似者數條，質之於端，悉能援引他傳雜説，並唐文士碑銘書疏之類以決其疑，莫不皆有證據。予深德之，而且歎其博洽。端因發蠹篋，出乃祖遺録相示，曰：「曾大父生於晚唐，長於五代，而卒於國朝之初，經歷甚多，閲世甚久，惜其晦迹不仕，不得託名於一代史書。前輩已往，知者絶少，第恐將遂湮没，爲子孫者不得無罪。吾子其能爲我發潛德之幽光乎？」祖禹曰：「唯。」謹以君出處遺事而次第之，以爲家傳。直述其言與其所行耳，不敢置一字褒貶於其間，庶幾子孫稍得其實。後之君子尚論古人者，見其傳而得其人，則是非美惡於是有在，固非祖禹所得專也。傳成，歸之於端，俾藏祖廟，以爲無窮之傳云。

贊曰：甚哉！出處君子之大致也。五季之亂極矣，聞人奇士不幸生於其世，未有不被其汙衊者，求之於傳，蓋無完人。君獨能歸潔其身，視軒冕若將浼焉。彼其克享眉壽，始終名節，垂裕後昆，在當時豈不謂之難得哉？況乎議論磊落，本乎純正，有晉叔向、唐陸贄遺風，尤非五代間諸臣所能到。使之一旦立人之朝、食人之禄，想其正色凜凜，臨大節而不可奪。惜其埋光匿影，其在當年，猶不可得而見，況後世乎！是知自昔英雄豪傑、義夫節婦，跡不踐於中朝，名不登於太史，聲名文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計哉！司馬子長謂伯夷、叔齊，微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耳，渠不信然？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青詞　祭告文　哀詞　誄文❶

青　詞

代文潞公交歲設醮青詞

伏以上天孚佑，❷雖高而聽卑；大道無爲，至虚而善應。惟誠可達，有感必通。適臨交歲之期，欽奉祈祥之典，輒申精懇，仰扣上真。伏念臣幸以微生，獲逢嘉運，入登上宰，出莅齋壇。久塵三事之榮，復玷上公之秩，寵禄已逾於涯分，勤勞無補於涓埃。矧加告老之年，未遂遺榮之志，懼害盈之有咎，恐非據之生災。每夙夜之自思，若冰淵之俯蹈，敢忘齋祓，祇事薰修。伏望玉闕宸君、璿穹真聖特迴靈睠，俯徇愚誠，永綏耆艾之躬，申錫康寧之祉。一門之内，均慶善以蒙休；四序之間，常安和而迪吉。

又

伏以元皇布氣，群物流形；大昊司春，四時更始。凡居覆載，皆荷亨嘉。適臨交歲之辰，敢用祈祥之典。輒殫精懇，仰扣上真。伏念臣幸稟微生，夙蒙休運。被三朝

❶ 此題，四庫本無。
❷ 「孚」，四庫本作「敷」。

之眷遇，❶塵上衮之尊榮。曾無補於明時，顧久尸於厚禄。頹光將迫，告老未從。恐貽非據之災，自取疾顛之咎。是以虔依道妙，祇按仙儀。伏望金闕宸君、璇穹衆聖曲垂昭鑑，大降鴻私，保兹衰晚之齡，錫以康寧之福。冀終身之佚樂，壽考維祺；俾闔宇之靖安，子孫逢吉。仰高明之臨下，期志願之弗違。

祭告文

河南府祭太皇太后文

維年月日，具官臣某敢昭告於大行太皇太后：臣聞坤厚之德所以配乾元，《關雎》之風所以始王化，自昔三代之盛，暨于兩漢之興，皆繄内助之賢，以啓後人之慶。恭惟睿德，光越前聞。篤生王家，進儷宸極。輔佐仁祖，表正宫闈；保佑英皇，統臨天寓。勉徇聽朝之請，旋申復辟之文。仁覆萬方，功流億祀，懷生之品，被澤無窮。皇帝出震乘乾，自家刑國。問安内寢，侍膳東朝。極四海之尊榮，盡兩宫之孝養。而穹旻降禍，軒曜淪輝，飈駕上賓，日御遄改。山陵備禮，儀衛啓行。臣分職留都，奉嚴復土，駿奔道路，祇率典司。敢薦薄儀，用伸微懇。謹具牲酒之奠，瞻望靈駕，臣無任攀號殞越之至，伏惟尚饗。

❶「遇」，原誤作「運」，今據四庫本改。

百官祭文

恭惟聖宋受命，祖宗垂統，重熙累洽，與天無極。實賴内有淑德之助，輯寧家邦。伏惟太皇太后誕生勳族，陟配仁祖，母儀萬國，表正六宫。翊奉英宗，越升明兩。遭家多難，稱制從宜，罔踐外朝，亟復明辟。逮夫皇帝嗣膺寶歷，尊奉祖闈，率四海之歡心，極兩宫之孝養。宜錫丕祉，壽如岡陵。奄違聖日，□□□□❶哀纏宸極，痛結海内。今山陵備禮，容衛届涂。臣等服在具寮，留司洛邑，駿奔夙夜，不遑啓處。敢薦薄禮，用昭精誠，伏惟尚饗。

提轉祭文

昔者虞美皇、英，罔顯詒謀之慶；周稱任、姒，不聞戡難之功。歷觀載籍之所傳，未有擅名之能備。恭惟太皇太后自家鍾慶，惟聖定祥。體柔明而配天，本静專以法地。若其教風之所成就，德業之所維持，子孫繼聖以相承，社稷再安於獨運。儀刑天下，表正人倫。享至養於兩宫，視太平者四紀。宸闈淵默，宜受祐於無窮；❷仙駕徊翔，俄御風而莫返。❸人神懷痛，夷夏遏音。將祔因山之安，爰臨同軌之會。臣等任聯

❶「□□□□」，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祐」，四庫本作「祜」。
❸「俄」，原誤作「儀」，今據四庫本改。

部按，職預駿奔。覩容衛以增哀，奉牲牢而述事。伏惟尚饗。

河南府祭濮王夫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於濮安懿王夫人：惟靈生自茂族，克配賢王。柔範令儀，四德式備。輔佐君子，有夙夜之勤；嚴事先祖，有齊潔之志。奉采蘩之職，成鵲巢之風。子孫衆多，福禄光大。宜家之義，流慶無疆。自奄違王國，日月既遠，今得吉卜，歸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敢具薄禮，靈其鑑之。尚饗。

百官祭文

風姓之後，國於任城，胙土命氏，其源蓋遠。惟靈圓精挺質，方祇稟秀，柔儀令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祇勤夙夜，嚴恭内事，精一其德。自先帝之世，疏恩啓封。奄違聖時，日月悠遠，既得吉卜，克祔寢園。輀車在涂，爰及封境。恭致薄奠，靈其鑑之。尚饗。

提轉祭文

自昔聖賢之所由興，邦家之所以御，雖本身修，實資内助，懿厥碩人，夙欽師傅。惟濮定祥，起家是據，輯睦内外，式安且譽。王有烝嘗，蘋蘩是具；王有嘉賓，豆籩孔庶。如何不淑，奄先朝露，歲月其逝，音徽如故。背平臺以即遠，遡寢園而將祔。旐晚飄風，松深隱霧。盛禮惟稱，新阡是固。某等任列外臺，職當陪赴，祇薦薄奠，惟誠

之寓。尚饗。

又❶

濮惟大國，宗室之尊，宜有令德，爲之內助。惟靈生稟慶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祇勤婦職。協睦宗族，罔或時怨。宜降年有永，受福無疆。而鳴玉早閟，光儀杳遠，播美彤管，流芳舊宮。歲時既易，宅兆未卜，今屬盛禮，從祔園次。銘旌所屆，遠道有輝。某等職在封圻，敢薦薄奠。尚饗。

祭叔母宇文氏文

維元豐七年歲次甲子正月辛丑朔二十日，姪左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某，謹備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縣君叔母宇文氏之靈：有唐之季，中原荼毒。宇文及范，自秦徙蜀，歷世昏姻，著于邦族。惟我叔母，我之自出，王姑之子，先祖之甥。歸我叔父，媲德賢明，爲婦孝恭，爲母慈愛。子孫既多，福禄未艾。宜享眉壽，始盛終全，如何不弔，遽奪其年！嗚呼！昔我先妣，實維冢婦。同事舅姑，維存叔母。今也則亡，靡瞻靡顧，羈孤之感，每懷其故。宿官于洛，久去庭宇，屬纊踰時，乃始聞訃。殯不哭帷，葬不走墓。哀恫未怠，日月如騖。寓奠祥薦，寫其衷素。尚饗。

祭司馬文正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柔兆攝提格九月丙辰

❶「又」，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朔二十五日庚辰，門生具官范某，謹以深衣肴酌之奠，敬祭于太師温國公之靈：嗚呼！賢哲之生，得天粹精。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惟公兼之，以集厥成。孝悌之性，感于神明，立於朝廷，乃見大節。莫堅金石，莫明日月，金鑠石毁，日昃月闕，公之忠誠，確不可奪。山有時而裂，谷有時而竭，玉有時而折，斧有時而缺，公之義烈，直不可屈。是故三公之位不能貴，萬鍾之禄不能富。公貴以德，公富以義，公所自有，非由外致。天下之士聞公之風，貪者廉，懦者有立志。其流波之所激，餘風之所被，千世之下，猶將興起。充塞天地，外格夷狄，無有遠邇，愛戴如一。三尺之童，服公忠實；跂行喙息，被公德澤。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凡民休戚，繫公用捨。爰立作相，六合鼓舞，如熱得濯，如飢得哺。曰明明天子，聖后惟母，子育我黎民，畀兹哲輔，盡瘁憂勤，不知有身。終食之間，不忘愛君；假寐之頃，亦常在民。遑恤其病，以至于没。孰有如公，以身殉國。某自爲布衣，辱公之知，教誨成就，義兼父師。昔聞於公，生欲不欺，死欲不愧。奉以周旋，其敢失墜！從公在洛，十有三年，忝命還都，公入陶甄，謂别復合，如形影然。公今喪歸，乃始長乖，流慟何及，終天永懷。昔者子貢築室於塲，嗟今不能，撫己隕傷。薄奠矢辭，公乎不亡。尚饗。

又祭文正公文

元祐二年正月□日，❶門生范某，敬以

❶「□」，底本爲空格。以下不一一出校。

清酌時羞之奠，祭于太師温國文正公：惟公静也嶽立，動也川鶩。❶宅道之奥，操治之具，舉而措之，事不愆素。期年而定，忽失其據。二聖軫悼，萬民思慕，愈久愈深，惟誠之著。峴首墮淚，蜀人野祭，方之今日，曾未足紀。某蚤以諸生，辱公之知，從公半世，以及長辭。日月其逝，宅兆已卜，義當奔走，❷千里赴哭，官守有常，又義不得。公之風烈，❸在於天下，❹一話一言，爲法來者。有狀有銘，有贈有謚。顧惟小子，復何述矣。猶當執筆，傳公行事，詳記實書，以待良史。寓奠告公，鑑此精意。尚饗。

爲范相祭鮮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耽玩《易》、《老》。見於事業，發爲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强。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脩竹，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縱心，乃補衮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隕傷。歸于其邱，實邇吾鄉。涕灑秋風，酹此一觴。❻尚饗。

❶「鶩」，原誤作「騖」，今據四庫本改。
❷「當」，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烈」，原誤作「謚」，今據四庫本改。
❹「在於」，原誤作「顧惟」，今據四庫本改。
❺「執」，原誤作「勢」，今據四庫本改。
❻「酹」，原誤作「酎」，今據四庫本改。

祭韓獻肅公文

維元祐三年六月十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太傅康國獻肅公之靈：某登公之門，幾三十載。將老書局，遇公洛川。公言于朝，爲之引重。雖大鈞之宰，不責報於一物；而知己之賜，敢自同於衆人！今公永歸，不預祖奠，感念疇昔，實疚于懷。敬薦菲薄，將其誠意。尚饗。

祭呂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二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婿修實録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太師申公丈人之靈：嗚呼！去聖已遠，道學不明。中庸至德，民鮮能久。過與不及，其失之均。惟公體被中和，性涵純粹。天降大任，先覺斯民；真宰不言，化育萬物；巨浸無際，並包百川；從容廟堂，不見聲色；虛一而静，漠然無心。二聖恭己，四方奠枕。非夫深造自得，尚友淵、騫；謨明弼諧，思齊稷、契，何以居今之世，如見古人，極深研幾。宅道之妙，經濟之用，乃其緒餘。公今云亡，梁木實壞，邦國殄瘁，何痛如之！某辱知於公，實自蚤歲，取其迂拙，遂齒昏姻。知己義重，踰於親愛。儀刑師表，靡所瞻依。追惟訓言，流慟何已。敬致薄奠，惟公鑑之。尚饗。

又祭正獻公文

維元祐四年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壻具位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恭祭于太師申國正獻公：嗚呼！自公之殁，纔歷旬時，邦家失其蓍蔡，善人喪其宗主。緬懷風烈，猶有典刑。二聖追思，衆賢景慕。尚式于治。日月逾遠，宅兆卜期。某官守有常，義不得往，西望引領，爲天下慟。寓此薄奠，惟公鑑之。尚饗。

奠申國夫人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五月庚午朔十四日癸未，壻具位某，謹以素饌清茶之奠昭告于申國夫人：恭惟天生淑德，作配大賢；教成于家，助及于國。而探賾道妙，超出物表，死生之際，不累其心。通儒哲士，未能及此。某昔受室于潁，得拜夫人，退居洛陽，實同淡泊。音容杳遠，十有七年。今從申公，永宅玄壤，不克躬奠，慘結於懷。寓此薄禮，展其精意。尚饗。

祭蜀公文

嗚呼！昔先考大夫與公親雖父子，義實朋友。並游太學，同年登科。某自爲兒童，居公膝下，撫育教誨，均於所生。不幸早孤，公實哀念。及夫既冠，再至京師，猥以藝文，隨例求舉。公一見稱奬，延譽於公卿之間。從仕以來，教之忠義。屏居洛邑，十有三年。公每肩輿，凡五六至。奉侍几

杖，嘗聞訓言，惟公實爲門内知己。前年承事傾喪，惟公是憂。上恩賜告，省公于許，齋詔勞問，簡于聖心。豈期踰年，公遽薨殞。平昔誨語，跬步敢忘？追惟慈顔，邈不復覩。今復蒙恩予告，奔赴葬期。奠此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叔承事文

嗚呼！叔之文章，其取科第如俯拾芥，而仕不登於館閣；叔之才能，其處繁劇如新發硎，而任不至於公卿。天惟與之聰明，而不畀之壽考，平生所有，百未一施。某與叔相從，實自幼少，日來月往，凡四十年。譬如期松柏於九霄，望驊騮以千里，中道而止，命也奈何！嗚呼！叔之隕喪，忠文八十，上恩予告，來省來哭。今也不幸，忠文大故，復蒙賜告，送喪即路。一慟而訣，薦此薄具。尚饗。

祭從叔主簿文

某至和之初，越來京師，叔在襁褓，茂質日舒。嘉祐之末，再來赴舉，叔始總角，從師受書。風姿粹美，如玉之瑜。熙寧、元豐，侍行入洛，文章論議，煒燁卓犖。如蘭之茁，以至馥郁；如麟之育，以見頭角。如何不淑，蚤世隕落。三十年間，如夢一昔。嗚呼！親則叔尊，年則姪老。誰謂中年，反哭妙少。人生一世，孰爲永久？譬如共行一塗，至有先後，其間脩短，竟亦何有？惟其不亡，是謂不朽。尚饗。

祭從叔母靳氏文

惟忠文公與夫人先君，有場屋之舊，歲寒不改，重以昏姻。一爲布衣，一仕貴顯，鄉曲士論以爲美談。夫人以令善承家，❶以雍和配德，舅姑稱孝，宗族具宜。而降年不永，蚤世隕喪，音容幽翳，今踰十年。筮日先遠，即安宅兆。敬薦薄禮，用伸至誠。尚饗。

祭司馬諫議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六日丙寅，成都范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亡友公休諫議之靈：嗚呼！某昨與公休同講《無逸》，今講書畢，一篇之義，已録上之。公休進對，❷請讀《孟子》，今則有詔講《孟子》矣。此二書者，公休遺意也。公休雖没，已陳之説，復備上覽；所請之書，日講帝前。没而言行，其何所憾！降生不永，命也奈何！此天下所共哀傷，不獨朋友之痛也。平生出處，無不同之。一朝睽隔，葬不及送。寓此薄薦，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端明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閏八月丁巳朔日，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録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令弟夔州司理參軍祖哲，恭祭于端明

❶「承」，四庫本作「持」。

❷「進」，原誤作「遊」，今據四庫本改。

殿學士、贈右光禄大夫趙公之靈：惟公學于先王，道備文武，先帝識拔，曰「予方虎」。出入西鄙，垂二十年。南伐交阯，奏功于天。西師有征，深入其阻，公曰不然，卒如公慮。帝趣起公，往固吾圉。士卧于邊，農游于畝，二聖倚公，隱如長城。季路一言，獷俗不盟。元祐之初，公求解去，我實責公，追先帝遇，勞于王事，以死繼之，炳炳公心，惟天實知。公之云亡，朝野震驚，羌使慟哭，夷落失聲。羊公罷市，諸葛野祭，昔聞其語，今見其事。嗚呼！人之生世，于何其久！惟德與名，可以不朽。惟公知我，義實執友。寓此奠觴，以告公柩。尚饗。

祭從叔母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二月甲寅朔十二日乙丑，❶具位范某，謹以羊一、豕一、清酒香燭之奠，致祭于縣君叔母程氏之靈：惟靈生于相門，令德淑哲，作配君子，逮事皇舅。惟忠文公，一世師表，邱園退老，垂二十年，實賴冢婦，庀其家事。祭祀賓客，率禮不違；撫育諸孤，均愛如一。宜享眉壽，而不永年。從祔皇姑，爰及遠日。敬致薄奠，惟靈鑑之。尚饗。

告文正公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玄黓涒灘二月甲寅朔二十日，門人范某，謹用清酒香燭虔告于温國文正公：昔孔子作《春秋》，絶筆三年而

❶「七年」，原誤作「十年」，按：元祐無十年，「壬申」在七年，今據改。

沒，至漢而《春秋》始用；太史公作《史記》，既歷三世，其書始行；揚子雲作《太玄》，後二百歲而《玄》始興。古之聖賢作經著書，期於後世，不必親睹其行於世也。子雲有言：「聖人愈鈍而後利，衆人愈利而後鈍。」不其然歟？《資治》之書，凡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可謂遠矣；歷英祖至神考二世十九年而成，❶可謂久矣；公之精力，盡於此書，可謂至矣。元祐之初，有詔刻板摹印。今已奏御，頒及公卿，而公父子皆不及見也。此書藏於帝室，副在名山，今又立於學官，與六籍並行。天下之士，聞公之名，則想公之風；讀公之書，則見公之志，千載之下，其猶存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惟立德立言可以不朽。爲公相者，當時則用，沒則已焉，去不旋踵，而後之人易其所爲者多矣，惟公沒既久，而人思益深。其政在朝廷以爲準的，其書在學者以爲宗師，公其可無憾矣！今天子遣使以印本賜公家，某與成此書，故敢告終事于公之廟室，惟昭鑑之。尚饗。

告先妣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長子翰林侍講學士、左朝散郎、❷國史院修撰兼修國史、輕車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某，敢昭告于先妣高平郡太君：某奉七月癸巳詔書，登進講職。褒贈之典，達于淵泉。啓封高平，錫命在第。祇服官次，無由奉將天澤，謹遣弟姪展禮致誠，伏惟昭

❶「至神」，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散」，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鑑，膺茲寵渥。謹告。

祭妹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兄某，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亡妹仙源縣君之靈：慶曆戊子，大江之南，惟汝初生，後我八年。夙喪先妣，汝始總角，先君鍾愛，懷抱鞠育。兄弟不夭，蚤皆孤苦。我來京師，汝侍祖母，季父是依。既長有歸，水陸萬里，從官東西。惟汝德性幽閒令淑，孝事舅姑，睦於姻族。我昔在洛，汝惟兩川，自我不見，幾二十年。免喪東來，慰我顏色，汝無間言，以爲我戚。東遊吴越，道喪其子，憂結于中，繼之以死。嗟我兄弟，白首未虧，今汝先我，孰知我悲！惟汝之夫，清介特立，將護汝柩，返于鄉邑。念汝藁殯，旅魂飄揚，告别終天，酹此一觴。❶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月朔日，兄某，遣姪沿致祭于亡弟五郎之靈：嗚呼！昔我先祖，教訓諸孫，蚤聞《詩》、《禮》，惟我弟昆。叔父入官，有才未試，病厄其生，半塗而逝。流風餘澤，宜在後人，如何不淑，壽止中身！古之盛時，兄不哭弟，今也忽焉，驚心隕涕。死生隔闊，道阻且長，何以寫哀，寓此奠觴。嗚呼哀哉！尚饗。

❶「酹」，原誤作「酧」，今據四庫本改。

祭叔母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日，姪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院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某，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母壽安縣君之靈：楊氏范氏，世爲昏姻。夫人之歸，逮事祖妣。配德仲父，温慈惠和，垂四十年，内外尊仰。福禄壽考，子孫衆多，克昌其家，以仕以學。有一于此，孰不願然？況於兼之，其可無憾。某一去桑梓，二紀半生，繫官于朝，屢上歸懇，願莫之遂。忽焉永違，瞻望西門，捫膺隕涕。寓此薄奠，明靈鑑之。尚饗。

陝府謁諸廟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閏四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某神：昔先王疆理天下，陝在侯衛之服，周、召分主，諸侯以此爲中。由周以來，千有餘歲，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守土之政，視他郡國爲難。某待罪從官，天子命以撫字陝人。惟神有廟於此，能使風雨時若，稼穡豐登，民無札瘥，盜賊不作。豈惟太守得以塞責，此邦之人亦將有牲牷黍稷、馨香芬苾，以歌舞神惠，豈不休哉！尚饗。

謁先師文

惟夫子以道爲萬世師，自京師至于郡

縣皆有廟貌，自天子至于守令，皆北面祀事。昔門人有言：「生民以來，未之有也。❶」其在茲乎？某受命守邦，未遑寧舍，謁款廟學，式遵故常，不敢贊天之高，譽日之明，惟潔誠以告。尚饗。

祭文正公墓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七月庚子朔，❷門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前知陝州軍府事范某，謹以香幣時羞之奠，昭告于太師溫國文正公：道有至公，德不以力，衆所同然，天不可易。古之聖哲，以衆爲師，衆不我私，❸亦不我欺，匪力可致，惟誠之爲。伯夷之清，柳下之潔，三尺之童，莫不心悦。如彼白日，幽必見之，又如雷霆，隱必聞之。惟公之名，溥被四海，本其一心，罔有內外。著之簡策，發爲事功，加于生民，澤浸無窮。公初爲相，夷狄咸喜。公没于府，海濱來祭。歷考前世名德之宰，三代以來蓋未之有。某自昔從公，十有七載。今守是邦，歲月其邁，入敬公里，遺烈如在。近望公墓，不獲展拜。寫誠於文，薦此清酹。尚饗。

祭資政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七月庚子朔九日辛未，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某，❹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留守資政六叔之靈：

❶「也」，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甲」，原誤作「戊」，今據曆書改。
❸「私」，四庫本作「秘」。
❹「宫」，原誤作「官」，今據四庫本改。

昔在太尉，是生五子，先公爲長，公於弟季。皇祐進士，治平賢良。直言于庭，大對洋洋。神宗知人，登公諫府，匪躬正色，終以職去。元豐之末，擢記言動。上之嗣服，光華侍從，乃貳天官，乃長禁林。入輔大政，同德一心，士夫所望，方倚以相，出偃藩垣，奄忽以喪。某爰自幼少，學于公所，先公訓言：「視爾季父。」公在近班，姪後叔前，並侍帷幄，講讀相先。公入中書，繼踵玉堂，引嫌獲避，士以爲光；公去政府，姪忝再命；公三改藩，姪亦告病。東洛西陝，同日除書，謂當參省，隣壤而居。不圖凶災，乃以訃來。會喪於洛，肝隕心摧。惟公事業，光照簡策，炳若星漢，終古不没。偃師新阡，商亳故都，❶卜兆云吉，日月其徂。祇命祠宫，言趨畿邑，復道洛師，適及葬日。往來三月，痛毒于懷，寫情不文，維以告哀。嗚呼哀哉！尚饗。

哀　詞

明道先生哀詞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卒

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

❶「亳」，原誤作「毫」，今據四庫本改。

居洛陽殆十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辭，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❶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之不幸也，其命矣夫！」

誄　文

康節先生誄文

維熙寧十年七月癸丑，安樂先生卒洛陽，士大夫皆來哭弔且歸賻，門人治喪。天子下詔，贈先生著作郎。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伊闕之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邵居北土，❸命姓于燕，康公之後，邈矣其綿。❹皇之家初，乃遷衡漳，以及先生，其

❶「不」，原誤作「下」，今據四庫本改。
❷「去」，四庫本作「在」。
❸「邵」，原誤作「郡」，今據四庫本改。
❹「綿」，原誤作「縣」，今據四庫本改。

道大光。中和之發，在於明哲之性、之美、之才、之傑，不激、不厲、不異、不同，亦坦而莊，亦和而恭。其幽惟顯，其外惟中。少也志壯，始强于學，聖亦我同，彼惟先覺。直趨其奧，力取其卓。鶴鳴于皋，鴻漸于陸，厥聲載振，于彼淇澳。幅員之大，目所未窺。博覽遐觀，以爲吾資。徜徉四方，遵海而歸。爰自帝邱，遷宅中土。考卜澗瀍，周公之宇，陰陽所和，可以游處。初無一廛，莫蔽風雨。顏子陋巷，原憲環堵。云何不樂，惟孔之苦。推測天地，元化之祖。旁羅日月，貫穿今古。爰暨草木，昆蟲之微。細入毫末，大包九圍。探賾索隱，極深研幾，筆之於書，皇極是統。以充其氣，❶以養其勇。富貴不降，威武不竦。豈無爵位，孰可致之？亦有軒冕，孰能榮之？不雕其樸，❷不耀其奇。❸玉韞于山，珠藏于淵，豫章偃蹇，蔽日參天。莫得而用，其材乃全。昔之隱者，或遇衰世，遯迹山林，其流以弊。先生之隱，其道彌昭。唐虞之際，於以逍遥。龜龍游沼，麟鳳在郊，豈必陳力，乃光于朝。先生之化，被于鄉黨，無有遠邇，聞風心嚮，❹來見來請，各滿其望。今也則亡，孰爲師長！嗚呼哀哉，死喪之戚，❺有生所畏。疇昔臨之，精爽不二。委命待終，漠然而寢。❻惟其一心，俯仰不愧。明明我后，有命自天，錫之好爵，賁于重泉。庶幾來者，景行其賢。嗚呼哀哉，先生之殁，自秋

❶「充」，原誤作「克」，今據四庫本改。
❷「其」，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❸「其」下，原衍「不」，今據四庫本删。
❹「心」，四庫本作「趨」。
❺「戚」，四庫本作「威」。
❻「寢」，四庫本作「寐」。

徂冬，不聞其聲，不覩其容。去此故庭，就彼新宫。人誰不歿，名則無窮。惟其令德，有始有終。作此哀誄，播其流風。嗚呼哀哉！尚饗。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大理寺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淮，字次公。其先開封人，曾大父尚書工部侍郎、贈司徒諱去華，始居河南。大父光禄少卿、贈兵部侍郎諱師錫，歸老于家，教訓子孫，世稱爲有德君子。父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景伯，以孝友篤行推於士大夫，至今河南言家法者必先張氏。君即職方長子。少舉進士，長以祖蔭爲郊社齋郎，調廣安軍岳池尉。代還，丁其妣長安縣君李氏憂。服闋，補河南登封尉，以薦者得廣信軍判官。未幾，以職方憂去官。外除權杭州觀察推官，考滿，改衛尉寺丞、知壽州六安縣。以疾謝歸，改大理寺，遂卒，實熙寧七年七月丁酉，年五十二。明年九月癸未，祔于北邙之先原。君事大父母、父母盡其孝，執喪哀毁，有聞於人。既孤，撫愛諸弟尤篤。治家謹嚴，能守其先法。居官耿介有立，佐幕府，遇事未嘗苟合，而其長亦皆器愛之。及當遷秩，有司誤降一等，有與君同者將訴諸朝，君不可，曰：「爵禄，命也，其可以訟求之邪？」久之，有司以誤聞朝廷，復進君秩一等。六安邑大事繁，前令數以不任職免，君至不數月，稱治。議事於州，與州符下邑，有不便於民者，必力争之。屬疾，謁歸，民相率詣按察使請留者千餘人，

又禱祠以幸其疾愈。君娶李氏，工部尚書莊公兑之女，有淑行。二子：長曰⿰牜先，郊社齋郎；次曰兢。四女，長適秘書省正字司馬康，餘皆幼。將葬，弟涇以河南張君雲卿之狀來謁銘。銘曰：

張氏之顯，世不絕書。❶降宅河洛，其支扶疏。入則孝弟，出則忠謹。自家及邦，父訓子順。光禄之懿，職方之純，澤其子孫，宜在于君。禄則不厚，老亦未及。有惠于人，止於下邑。有弟有子，實蕃其宗。歸于先丘，君子之終。

虞部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并序❷

司馬氏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其裔曰征東大將軍楊，始居安邑，後魏析安邑置夏縣，子孫遂爲夏縣人。自征東至今，墳墓在焉。君諱京，字亢宗。曾祖諱珂，祖諱暠。考諱諮，贈衛尉卿。妣王氏，封福昌縣太君。君以從祖太尉公蔭，補太廟齋郎，調涇州司法參軍，又爲齊州司法參軍，舉監秦州清酒，以最改衛尉寺丞，轉大理簽書□州判官，通判綿州、潞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虞、比、駕部三員外郎，知趙州，未赴，改博州。遷虞部郎中，歲滿代還。元豐元年六月戊戌朔，❸以疾終于家，年六十。八月壬寅，祔於先原。君爲人質直，言行無采飾，於宗族僚友無隱情。在官勤於職業，不避寒暑勞辱，❹凡劇務人所難處者，君至

❶「書」，原誤作「善」，今據四庫本改。
❷「并序」，四庫本無。
❸「元年」，四庫本作「二年」。
❹「辱」，原誤作「媷」，今據四庫本改。

則立辦，而遇下以不欺。始爲參軍、監酒，❶梁丞相守秦州，政尚威嚴，官屬震慄。君嘗白事不可，丞相厲色呵之，君端立于庭，争之愈强，必從乃已，丞相無如之何。在潞州，太守役兵治園亭，旬休不得息，君直縱遣之。太守又行伍保法，一人有罪，輒連坐數家，日撻數十人，君一切釋去不問。太守雖甚怒，然以君廉潔周慎，卒無以中傷也。其知博州，值河朔盜賊大起，百十爲群，所在剽掠，晝入縣鎮，驅殺官吏。君督責討捕，歲餘悉平。時强盗捕得即承者，法皆免死，盜倚法爲姦益滋。君擇其尤無良者，諭伍伯悉搒殺之。文潞公安撫河北，以博州多盜，始欲奏劾君，或止之曰：「此介直人也，公徐察之，宜勿遽。」已而潞公深知其能，乃表薦之。君安恬守分，不妄圖進取。始得州，即乞監終南太平宫，不遂，不得已之官。官滿又乞，亦未遂而卒。君篤於骨肉，赴其急難，竭力無所憂。❷性儉約，自初仕，縮衣節食，圭銖積俸禄。❸晚年頗優足，即散以賙親戚之貧者。族人有從之假貸，無問多少，無所拒。既而歸之，輒怒曰：「同家異財，此大不義，某不爲也。」其自奉菲薄，如其初時。君先娶洋州司户參軍曹識女，封仙居縣君，生一男四女，先君卒。再娶西京左藏庫使王懷齊女，❹封長安縣君，生四男二女。長子曰祀，河中虞鄉主簿，次曰櫟，曰猶，曰拒，曰推。❺長女適左侍禁白昭僅，次蚤卒，次適大名夏津主簿劉

❶「酒」，原誤作「將」，今據四庫本改。
❷「憂」，四庫本作「愛」。
❸「圭」，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改。
❹「齊」，四庫本作「濟」。
❺「推」，四庫本作「擢」。

嗣宗，❶次適乾寧軍判官楊迪簡，次二女尚幼。銘曰：

司馬自晉，安平枝分。承繼綿綿，在後之勤。君之行己，始信邦族。仕不蘄進，以及州牧。儉以居家，直以居官。不畏不侮，在古爲難。一其所履，其終如始。納銘墓中，以贊實美。

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爲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爲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爲潁上令，棄官處廬山之陽，❷今爲屯田員外郎。道原少潁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説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鄘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爲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説，下至稗官雜説，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鑑》，❸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

❶「夏」，原誤作「道」，今據四庫本改。
❷「處」，四庫本作「家」。
❸「修」，原誤作「條」，今據四庫本改。

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爲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脩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寖不悦。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❶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税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殁，使其子爲書來告曰：「子其爲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博學强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朝奉郎陳君墓誌銘并序❷

君諱知儉，字公廙。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真宗朝爲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爲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博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

❶「忤」，原誤作「仵」，今據四庫本改。

❷「并序」，四庫本無。

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爲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於世家，沉厚精敏。少孝謹，修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於時。初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不拜。王荆公執政，欲引以修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徙權發遣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父與人鬭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憐，且庸知非弟乎？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款伏。❶以官吏失入罪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鑱石紀其事。坐言濬河非是，奪金部，授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久，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爲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於洛陽履道坊第，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奥。好賢喜善，出於誠心。視當世名公卿大人，樂克己就之，忠信之士，則篤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一時賢儁。今樞密副使吕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

❶「伏」，四庫本作「服」。

法無私而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寬厚。舉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閻邱氏，封壽陽縣君。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一女，適大理寺丞馬玿，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公留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某爲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葬從先兆，既固而寧。詔於無窮，永緘茲銘。

汾陽郭君墓誌

郭君諱詢，字某。其先晉人，自唐御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避亂，遂家廣都，子孫今著籍焉，於蜀爲大家。君從父兵部侍郎輔，位顯于朝。族人以文學蔭補仕進者六七人，君獨貧，無以養親。爲人强力感激，不耻惡衣糲食，積累纖微，以養父母。少有矣，乃周游四方，以致其贏。身處勞辱，而父母裕如。既孤，昆弟姊妹必待君以養。晚年有田宅以居，則能損己以周人之乏。凡有疾病者、死喪者，必奔走赴救焉，有餘者助之力，不足者助之財，故鄉黨皆稱君爲善人、長者。元豐三年八月某日卒，年若干。明年八月，葬于廣都某鄉里之先原。父諱某，母某氏。娶張氏，❶生一子曰某。四女，長適范祖元，餘皆幼。將葬，弟子熙以書抵洛求銘。余先祖母，君之姑也，故不得辭。乃紀其世系，書其行事，俾刻石而納諸墓，是爲銘。

❶「張」，四庫本作「某」。

供備庫副使富君墓誌銘

君諱紹京，字世昌，河南人，司徒韓國公贈太尉之第二子。母晏氏，周國夫人。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改太常寺太祝。熙寧初，韓公領鎮海節鎮河陽，自大理評事奏换東頭供奉官。公還政，❶恩遷内殿崇班，監西京窑務，轉内殿承制。元豐三年，上以韓公在仁宗朝首議建儲，策勳拜司徒，特授君閤門祗候，乞監西京都亭驛。以年勞轉供備庫副使。爲人孝弟温恭，事親竭力，接人盡禮，見之者不知其爲貴公子也。好讀書史，慕忠義死節，慨然有志於功名，遂請易武爵。其授閤門祗候也，或勸之起就職，答曰：「吾父母皆垂白，豈忍一日離去哉？」因奏乞管庫，以便親。上謂宰相曰：「富某子爲親乞管庫，宜爲速行。」即日奏下，得請。莅官勤恪，安於卑冗，不待長吏督察，事必整治。韓公居家，動静如繩矩，君能左右，循法無違。賓客入其門庭，見子弟之謹，覩隸御之肅，而公之家政可知。蓋成德之君子，舉必由禮，躬行而教從，在邦在家，莫不一以正也。君以奉親，故學醫，精究其術。凡公飲藥，必案視方書，考驗衆説，論定審察，先嘗而後進。韓公年八十，視聽不衰，夫人素羸，亦無甚疾。雖公與夫人能自養以享康寧，人子之至誠篤孝實有賴云。六年閏六月，韓公薨，君纍然執喪，其七月丙寅，以疾卒，年三十有七，識與不識，皆爲之哀。娶張氏，故相文節公之從孫，封長安縣君。二子：曰定方，守秘書省

❶「政」，原誤作「故」，今據四庫本改。

校書郎；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一女，未嫁。其十一月庚申，從韓公葬河南府河南縣南張里皇考秦國公墓次。伯氏朝奉紹庭泣謂祖禹曰：「吾弟不幸蚤死，子其銘之。」祖禹不得辭。銘曰：

遠矣富氏，辰顯於周。忠諫死狄，義動諸侯。韓公之生，振起風烈。入相三朝，載其直節。哲人之澤，宜及後昆。懿哉仲子，用譽其門。莅官居家，恪謹克孝。蹈襲規矩，匪煩告教。惟相有子，乃君有臣。如何方壯，亟隕其身。北邙之原，瞻彼松柏。歸從先公，萬古是宅。

工部尚書致仕李莊公許昌郡夫人錢氏墓誌銘

夫人錢氏，其先吴越武肅王之族。曾祖師紹，祖承德。忠懿王之入朝，考秀始仕爲左侍禁，贈左武衛上將軍，葬於宛丘，遂爲陳人。妣淮陽郡太君倪氏，博通經史，訓飭子弟，享壽幾百年。兄故吏部侍郎象先，仁宗朝以經術勸講，出入侍從，推爲名臣。夫人性明悟，端厚文雅，有母兄風。年十八，歸于故工部尚書李莊公兑。孝事舅姑，禮接族人，長幼疏戚，無不得宜，迄于没身，内外未嘗有間言。自奉儉約，衣至十年不易，而周給宗族之乏，恩施務厚。莊公仕寖顯，與夫人素相禮重，每退朝，夫人必從容諷切以古之忠義。其出藩於外，則勸以尚德緩刑。莊公立朝大節不渝，而爲政寬猛相濟，夫人有助焉。善爲歌詩，多或數百言，平生所著千餘首。讀經史佛道書，手不釋卷。博聞强記，談論清辨。自曉音律，精於曆數。莊公捐館于洛陽，夫人治家如公

之存，而加之以肅，其家豐厚，愈於故時。洛爲通邑大都，衣冠之族，盛於天下。夫人雖不出閨門，而士大夫交口稱之。晚而好理性之學，頗自得，喜怒憂樂不入於心。屬疾，預治後事，既革，又自言終之日時，如期而薨。實元豐七年十月癸未，享年八十三。初封福昌縣君，累進延安、許昌郡二夫人。子男六人：曰茍及，次四人皆早亡，曰宗約，前朝奉郎、行大理評事。女五人：長適光祿卿楊璵，封同安郡君；次適大理寺丞張淮；次適長水主簿譚洙；次適承奉郎孫林；次適潁昌府節度判官楊琪。孫男二人：曰永，郊社齋郎；曰京。孫女二人。孤宗約將以明年正月丙申葬夫人於永安縣唐興鄉雙塔里，祔莊公之墓，使以狀問銘於祖禹。既辭不獲，乃譔夫人之行而系以銘：

錢在吳越，其顯以國。武衛之奮，肇服戎職。篤生夫人，淑哲而文。母兄是似，唯德之勤。自其宜家，以至終老。天錫之報，康寧壽考。❶詩正夫婦，禮謹閨門。誄行刻辭，以告後昆。

朝議大夫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嗣弼，字夢符。其先居中山博野，自文簡公葬河南伊闕，今爲河南人。曾祖諱贊明，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祖諱元白，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冀國公；妣楚氏，晉國夫人。考諱琳，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爲魏國文簡公；妣陳氏，魏國夫人。文簡公在仁宗朝，

❶「考」，原誤作「老」，今據四庫本改。

入輔出藩，任兼文武，威望赫奕，爲時名臣。有子四人，公在仲也。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再補將作監丞，五遷尚書郎，賜五品服。官制行，自比部郎中易階朝散大夫，轉朝請大夫，賜三品服。自簽書彰信軍節度判官，九任知郢州，不行，改知光州。以疾歸京師，踰年致仕。今天子即位，改朝議大夫，累勳至上柱國。元祐元年二月甲戌，終于武成坊之第，享年六十。公性孝愛樂易，不爲畛域，而志堅正不可奪。幼力學，舉進士，已而專奉親治家。遇事强敏，處心平直，文簡公器之，凡家之政，悉委於公。女弟榮國夫人，適今中書右丞相韓公。初，韓公爲陝西轉運使，榮國病留京師，公迎致弟與韓氏二甥朝夕左右，召醫嘗藥，奉事甚篤。伯兄嗣隆終尚書郎，無子，公擇族人子爲之後，使主喪，且言於朝而官之，奉兄喪葬於洛。公唯一子，方病甚，不顧而行。人或勸之，公曰：「吾不忍吾兄之孤也。」其後，公子亦良愈。程氏自冀公以上，先葬鄭，墓近水，當徙，公即辭守郡，求爲閒官，力營之。合族人之未葬者凡十三喪，遷之伊闕。公自督役，寒暑不息，雖大雨，猶杖藜芒屩立雨中，至暴露感疾，乃克葬。魏國夫人之族貧不能自存，公聚而養之，至於終身。故人有任郎官而歿者，孤女鬻於人，公贖而嫁之。所至舉職業，不爲苟簡。初爲國子監主簿，故事：收田租以贍學者，歲入無法，不可會。公謹出納，省浮費，未幾，積倉豐溢，所贍倍衆。在河南幕府，神宗即位，詔給軍賞，帑藏不繼，將貸於民。公議以轉運司封樁錢給之，一日而既，軍民皆悦。永厚陵役，❶使者委公

❶「永」，原誤作「來」，今據四庫本改。

總領，事皆先期而集。監司交薦其能。英宗大行在塗，河梁未固，主者不知所出。公命積草實橋下，而決其上流，靈駕以濟。民有盜人園果，見捕窘迫，投礫傷園主。吏欲寘重法，公薄其議，杖之而已。熙寧初，朝廷更法令，上大夫進拔不以次，執政以公才可用，且與公有舊，召之。公終不往，乃自通判擢守郡；又辭不行，求管勾嵩山崇福宮，杜門静默，貴要罕識其面。方衆人趨競，而公不動其心，獨引避退處。雖在市朝，聲迹不接於人，若山林隱遯之士。生於富貴，而恬於榮利乃如此，其可謂君子矣。生喜爲歌詩，效長慶體，慕白樂天之爲人，有文集二十卷。先夫人楊氏，封崇德縣君，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密公之女；後夫人賈氏，封壽安縣君，丞相魏國文元公之女：皆先公而卒。子男三人：公孫，奉議郎，删定門下中書外省擬進格；其二幼亡。女七人：長早世，次適朝散郎、行太常博士吕希純，通直郎晏暉，❶承事郎王嶇，承議郎張恕，承事郎馮詡，適張氏者亡，其次幼亡，季在室。孫男六人：仁問、義問皆夭；次曰禮問，假承務郎；智問、孚問，皆郊社齋郎；幼曰廣問。女三人：柔問，早夭；幼曰都問，平問。公與弟朝議大夫嗣恭、朝請郎嗣先皆友愛篤睦。公主家事，如文簡公存時。公卒之日，朝議方提點梓州路刑獄，而朝請爲太僕主簿，與孤公孫奉公之喪。以其年三月從祔於伊闕先原，合二夫人之墓。將葬，使以狀問銘於祖禹，謹諾而爲銘：

程自伯休，世德既顯。以迄于宋，大集文簡。侃侃惟公，孝友温仁，克永其家，以

❶「直」，原誤作「真」，今據四庫本改。

禔厥身。豈無膴仕，不以易志。❶施于邦國，百未一試。義有可爲，公則安之。利所在焉，退縮不窺。完其始終，人莫我疵。刻詩于墓，惟後之知。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❶「不」，原誤作「下」，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❶

永嘉郡夫人富氏墓誌銘

太子太保田宣簡公諱況之夫人富氏，河南人。曾祖處謙，祖令荀，考言，皆贈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妣劉氏，❷祖妣趙氏，妣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夫人之兄韓國文忠公與宣簡公爲布衣交，秦公與太夫人皆奇愛夫人，愼擇可妻者。❸素器重宣簡公，遂以夫人歸田氏，生十九年矣。時公已登進士第，益務力學，夫人總治内事，不以豪髪累公之勤。已而公舉賢良，對策第一，遂登侍從，位樞密使，而文忠公爲丞相，對居二府。歲時朝謁，夫人與秦國太夫人、嫂周國夫人偕入，世圖之以爲盛事。宣簡公自樞府以疾謝政，夫人奉養扶持竭其力，凡六年如一日。公薨，子幼，夫人葬于潁昌陽翟縣。初，公買第于洛，夫人遂徙家焉。久之，夢公告以居室被水，如是者再三。日夜憂惻，筮之如夢；使相地者視墓，亦協。乃往告而發之，果有水側其柩。夫人臨壙號慟，改葬河南壽安縣甘泉鄉龕澗村。凡再襄事，規畫一出其意，所以奉終之禮，無不飭備。春秋躬

❶「銘」下，原有「二」字，今據四庫本及鄰卷文例删。
❷「曾」，原誤作「增」，今依文意改。
❸「者」，原誤作「省」，今據四庫本改。

濯溉執饌，以享田氏之祖考。自以未逮事姑，每奠姑位，容色必戚。退告人曰：「吾恨未嘗一日伸婦禮也。」元豐中，詔修國史，夫人命其子旦以宣簡公奏議、行事、功狀上史官；又命旦編次公文章爲三十卷上之，請藏秘閣。夫人性莊静，不妄言笑，御家嚴整有決，閫外敬憚。教子以問學取友，每聞有賢士大夫至，喜見顔色，親視膳飲以進客。文忠公與親族語治家，必以夫人爲法。元祐二年正月庚辰，薨於西都之第，年七十二。初封德安縣君，累進永嘉郡夫人。無男子，以宣簡公弟之子至安爲後。公薨，至安終太常寺太祝，復以公弟之子旦嗣，今爲承奉郎。女一人，適鄧州順陽令寇仲宣，其三月亦卒。孫男三人：綬假承務郎，縯早夭，經尚幼。旦服喪羸毀，將以七月葬夫人，祔宣簡公墓。使以狀來求銘，其可辭？銘曰：

懿卜妻田，❶既昌且延。以及夫人，歸其後賢。《鵲巢》之風，《碩人》之族。内外顯融，厥聲載肅。惟夫暨兄，對秉樞鈞。象服翟茀，一時三人。宣簡有行，夫人將之。宣簡有文，夫人章之。惟勤惟艱，以立厥家。匪初之勤，其終又嘉。汔於有成，以詒孫子。在後之承，無怠無止。

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

夫人尹氏，河南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諱洙之女，太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張公諱景憲之妻。起居以文學行義重於一世，天下之士稱師魯，則知其爲尹公。夫人事父母莊敬守禮。歸于太中，張氏西都名族，姑

❶「田」，原誤作「曰」，今據四庫本改。

李夫人，宰相文靖公之女，治家尤謹法度。夫人奉事，常得其歡心。太中初爲小官，仰禄，夫人甘淡薄，一豪不輒費，唯李夫人所欲用，不計多寡有無，至以笄髮繼之。太中寖顯于朝，夫人猶菲食惡衣。李夫人喜宴集，夫人身執爨，與群婢等寢食，一有不安節，則夫人傍徨不下堂。將没，執夫人手曰：「婦孝不可忘也。」姑既没，感慕久而不衰。與太中相待如賓，雖子婦不冠不見。尹公謫官而卒，夫人痛念終身，嘗勉其弟曰：「汝忘而父以譏廢而志不伸乎？」太中没，諸孤歸洛。夫人不出閨庭，而士大夫皆稱其嚴整有法，入其門，肅如也。其戒諸女曰：「汝曹事夫如事父，❶敬而有别，乃可以久。此吾得於汝外祖之言也。」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而待。以元祐二年正月甲戌，終于京師，年六十二。初封宜芳縣君，進封長樂郡君。❷子五人：塾，承議郎，通判莫州；量，河中府司録參軍，監兖州酒税；益，宣義郎，删定令勑官；重，承奉郎，監察利軍酒税；直，承奉郎，監齊州税。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石熙，次適信安軍判官李毅，次適承議郎李士京，次適承奉郎韓宗質，次許嫁承奉郎富直清，次尚幼。孫男三人，女四人。諸孤奉夫人之喪，將以某月某日祔河南府河清縣上官村太中之墓，以狀諗於太史氏范祖禹。惟古之君子必有賢配儆戒，以成其德。若太中仕不苟合，風節著見於時；出入侍從，而清貧如素士。諸子皆克孝，事親盡力，務養其志。然則夫人

❶「曹」，原誤作「曾」，今據四庫本改。
❷「君」，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所以助其夫、訓其子者，從可知矣。銘曰：《易》正家道，《詩》厚人倫。教本於内，行反諸身。夫人之賢，克配君子。有德有言，前烈是似。直内方外，士之所難。於穆夫人，居之以安。歸從皇辟，賛有幽刻。詒其子孫，視此爲則。

朝請郎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保孫，字子遠，其先深州束鹿人。曾祖光偉，贈太子中允。祖文質，贈尚書左僕射。父存，以禮部尚書致仕，贈特進，謚恭安。曾祖妣李氏、孟氏。祖妣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妣劉氏，贈安康郡太君。自僕射徙居冀州，今爲冀州信都人。恭安公事真宗、仁宗，歷踐臺省，任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英宗、神宗朝，累遷尚書。碩望重德，爲時名臣。公恭安公之第二子也。父任守將作監主簿、監冀州酒税，簽書安武軍節度判官。以父老，不欲爲他州官，朝廷亦優待恭安公，故公三爲冀部從事。熙寧中，大河自棗强西泛，寖逼郡城，將築隄於東郊，占公家田。吏議移之民田，公不可，曰：「與其損民，不若自損。」卒置隄於其地。通判恩州。先是御河在郡中，元豐四年大河北決，自大名徐曲口注御河，朝廷議欲遂令黄、御河合流，以通邊漕。都水監都運司調夫修，御史度用工二十五萬。公上言：「大河水悍，非御河所能容，其勢必漲，爲一州患。方今農作，重被災害，調發至廣，仍爲甘陵憂，甚無謂也。不若塞徐曲決口，用工少而無後患。❶」朝廷從之。契丹使

❶「工」，原誤作「二」，今據四庫本改。

過郡，守丞餞之南門。使曰：「兩朝通好日久，往來如一家，可謂太平。」守不能對。公曰：「太平無象，何但爾邪？」❶使者服曰：「誠名言也。」七年，告老得謝。❷官累朝請郎，勳柱國，服紫衣金魚。八年十一月己巳卒，年七十一。公爲人醇謹孝弟，出於天性。事恭安公，不冠帶不敢見，過庭必趨。恭安公夜分不寐，不敢退。出入第，門外上下輿馬。自言平生未嘗對父坐。恭安公官於四方，公未嘗一日離左右。及將歸老，公始仕爲鄉里官，年四十餘矣。恭安公久尊顯，奉養如意。既老閒居，夜必蠟炬，他費稱是。月朔月半宴郡僚，❸必陳樂，四方珍羞異味無不備者。❹公損己以率家人，積用而致隆於親，如是幾二十年不衰。居信都者宗族百人，開南北二第，恭安公居北第，餘皆南第。凡廩餼絲枲湯沐之用，親疏如一。❺而公自奉儉薄，弊衣冠，❻菲飲食，蓋侃如也。兄台孫蚤卒，視其子與孫踰己生。姊適李氏，夫亡，其家不貧，公養姊於家，爲其甥男女嫁娶。恭安公薨，終喪不居堂奧聽事。❼郡人以公篤行，皆敬仰則傚之。內外宗族事公如事恭安公焉。太師司馬文正公之夫人，公之女弟也，常道公以訓其子弟曰：「如彼可以爲孝矣。」公好讀書，老而不倦。見賓客恭敬甚，惡言人之過。其在甘陵，部刺史嘗問公以屬吏能否，對曰：「公自察之。」終無所毁。其爲政唯恐人知之，

❶「何」，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年告」，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❸「月朔」，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❹「異」，原誤作「累」，今據四庫本改。
❺「一」，原誤作「二」，今據四庫本改。
❻「弊」，四庫本作「敝」。
❼「聽」，四庫本作「廳」。

不好立名,❶然人皆稱其長者。娶楊氏,卒贈蓬萊縣君。繼室以其妹,封壽安縣君。子男一人,世京,太子中舍,先公卒。女六人:長適磁州録事參軍郭郁;次初適守將作監主簿皇甫僖,再適衛尉寺丞馬鼎;次適西頭供奉官李宗彦;次適奉議郎校書郎司馬康;次不育;次適郊社齋郎司馬棫。孫男三人:克和,郊社齋郎;克勤,永静軍司理參軍;克偕,❷未仕。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孤克勤以元祐二年十月葬公於邢州龍岡縣白圭鄉夷儀里,祔僕射公之塋。司馬校書狀公行事,抵史官曰:「吾舅行如此,其可以不銘?」謹諾而銘曰:

張氏在冀,莫如恭安。顯於四朝,壽考多盤。惟其有人,幹父承考。孝弟慈祥,以至耆老。鄉人尊之,率化以躬。循循唯謹,萬石之風。豈無多文,亦有善辯。❸君子之行,唯日可見。夷儀之里,白圭之原。永閟斯銘,慶在後昆。

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其先出於漢太尉震。❹八世祖珂仕唐爲漢州金堂令,卒官。子膳爲國子祭酒,從僖宗入蜀,葬金堂君於綿竹,因家焉,遂爲綿竹人。曾祖諱曄,祖諱克。❺考諱宗道,有隱德,鄉黨尊敬,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曾祖妣宇文氏,祖妣何氏。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太君。公幼聰警

❶「不」,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偕」,四庫本作「諧」。
❸「辯」,原誤作「辨」,今據四庫本改。
❹「尉」,原誤作「將」,今據四庫本改。
❺「克」,四庫本作「充」。

雋拔，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居无爲山著書，自號无爲子。以其學背時好，❶名所居曰「自信堂」。皇祐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荆南府。丁光禄憂，服除，召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賜服緋魚，權判官。❷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詿誤者自陳，悉獲免。開封繁劇，府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仁宗知其才，欲擢寘侍從，執政以公年少，抑之，改判三司户部勾院。以母老，求領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英宗書公姓名於寢殿，未及用。神宗即位一月，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詔遣押班王昭明、管勾御藥院王中正、李舜舉使陝西勾當公事，公上言：「君之始年，要在端慎。方天下拭目傾耳，以觀聽新政。館閣臺省之臣，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使，而必用中人乎？」又言中正妄言邊事，欲以固寵，請罷近職，置之閒地。又乞案薛向、李肅之擅興，种諤、高遵裕矯制取綏州之罪，❸處以典刑；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從之。又言向傳範后族，不當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宜易之，以杜外戚僥求之源。執政言傳範以累典郡有政績而授，非緣外戚與之。上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其他日妄求也。」宰相有乘時旱歉，多買民田，及用所厚善者爲修實

❶「背」，原誤作「皆」，今據四庫本改。
❷「判」，原誤作「推」，今據四庫本改。
❸「遵」，原誤作「尊」，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録檢討官，又乞其子判鼓院。公累疏論列，上爲罷檢討、鼓院。又重進退大臣，乃罷公諫職，除兼侍讀。公力請外任，御史中丞滕元發以爲言，上手詔賜元發曰：「繪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迹疏遠，立朝寡識，不畏强禦，知無不爲。朕一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之亦甚篤矣。❶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可示朕手札，諭以此意，令早承命。」公謂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不閱月，再知諫院，以母疾辭。丁内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闕中丞累月。及公執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

公上言：「當今舊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吕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不必專用《左氏》之說。」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横。」時方行免役法，公上言：司農寺升畿縣户等，而多取緡錢；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常平張靚多率役錢至七十萬。❷以是連忤執政，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杭爲東南會府，公始至，獄訟多壅，剸決悉無留繫。時諸路監司多新進輕鋭，陵轢郡縣，雖藩鎮大臣不敢校。會旱蝗大起，詔遣監

❶「矣」，原誤作「一」，今據四庫本改。
❷「役」，原誤作「投」，今據四庫本改。

司巡案捕蝗官，監司坐視不出。公移文詰責，促其行，吏民感之。境内蝗皆抱木死。幾月，公被召受代之明日，蝗復生，民作歌以思公。復拜翰林學士兼侍讀。李憲爲安南副招討，公上疏，以唐白居易諫用吐突承璀爲言，憲卒不行。時議加孔子帝號，公上言不必追尊。又言不宜用大遼曆改閏月。悉從之。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神宗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己者擠之，言公受饋薦人，而其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卒於州，年六十二，實元祐三年六月丁丑。

公爲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盡無回忌。敏於吏事，事至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贊拜禮，胥吏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爲神宗所知，前後皆有除用。❶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也。」其在京南，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如命何！」及二聖嗣位，連起公領藩郡，且召用，而公不幸以歿，豈非命歟！其官自太子中允五遷爲禮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朝散、朝請大夫，歷知太常禮院、判官告院、吏部流内銓、審官西院、三班院、太常寺兼禮儀事、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初封華陰縣子，食邑五

❶「有」，四庫本作「自」。

百户，進封號郡侯，❶食邑一千户。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男四人：長久中，太廟室長；積中，黄州司法參軍；使中、出中，皆承務郎。女二人：長適前利州綿谷主簿李象先，次許嫁承務郎范百慮。孫女二人。有《群經索藴》三十卷、《无爲編》三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稿》七卷。公因謫居荆南，夫人與諸孤奉公之柩，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荆南江陵縣龍山鄉全家村。楊氏、范氏爲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孤屬以銘，其可辭？銘曰：

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迄於公。公居无爲，學以自信。與古爲徒，匪今之徇。坦坦爲人，矯矯爲臣。正色於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日陳於帝。亦無沮威，亦無避勢。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帝之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帝將庸之，君正是屬。誣不自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於天。二聖照臨，起公徐方。與民所欲，再命於杭。杭人懽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蝗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齊。公殁於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適荆，其自今始。❷

承事郎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嘉，字子豐，成都人。曾祖諱璲，曾祖妣索氏。祖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妣李氏、龎氏，封榮國、昌國太夫人。考諱鎮，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

❶「號」，原誤作「號」，今據四庫本改。

❷「自」，四庫本作「在」。

蜀郡忠文公。妣李氏，某郡君；張氏，長安郡君。忠文公第三子也。以蔭爲秘書省正字，勾當都茶庫。中進士第，改大理評事，以官制易階承事郎。用薦爲市易司屬官，因奏請究其弊，詔領之。❶爲其僚所傾，坐冒賞奪官累年，復承務郎。神宗山陵，權都粮料，已號爲稱職。司馬文正公當國，素知其才，且用之。侍坐於文正。得疾，踰年而卒，年三十九，實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君性明雋，於書無所不讀，慨然有志於功名。其學，天文、兵法皆究其微。爲文章，亹亹如原泉之流，尤喜論當世之務。居官善治繁劇，他人力不給而君沛然有餘，談笑而事集。方失官，志不少抑，益務爲學磨厲，思有所試，卒困不偶，豈非命也！娶李氏，朝奉郎大昕之女。再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寬之女。子男三人：祖野，假承務郎；祖恩、祖某，皆承務郎。女二人。君卒之明年，忠文公薨。四年八月，從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其從兄子祖禹爲之銘曰：

於戲從父，有蘊不施。如田之菑，如室之基。弗獲弗菼，維後之詒。有如不信，視此銘詩。

開封府太康縣主簿范君墓誌銘

君諱百歲，字子老，成都人。端明殿學士、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蜀郡忠文公諱鎮之第四子也。母清河郡君張氏、長安郡君李氏。熙寧中，忠文公請老，君以明堂恩得試秘書省正字。性温良粹美，自少至長，言行

❶「領」，原誤作「領」，今據四庫本改。

有常。忠文公官於京師，門生寓館者常十餘人，退朝教誨不倦，繼之以夜，子孫受學，皆有家法。故君童丱嗜書，不待獎勵。博通載籍，多識國朝故事。每講經義、爲文章，公必賞愛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二兄皆登進士第，君益感慨强學。□衛州司法參軍，❶試河北轉運司爲第一，再舉於禮部，不中，調開封府太康主簿。未赴而卒。年二十九，實元豐□年□月□日。忠文公爲文祭之甚哀，諸名公皆痛惜之。娶韓氏，直秘閣宗師之女。初韓獻肅公與忠文公同壻屋，既貴顯，約爲婚姻。獻肅一見君，奇之，許妻以女。已而獻肅女卒，以孫女歸之。子男三人：曰祖□，假承務郎；曰祖□，假承奉郎；曰祖□。女二人。❷元祐四年八月己未，從忠文公葬汝州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銘曰：

君之爲人，❸如玉粹温。敏於行而力於文。天不畀之年，蚤世隕身。歸從先公，汝水之濆。維其繼承，在後之勤。

梁國郡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應天府虞城人。曾祖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涣，❹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祖妣某氏，某郡太夫人。考獻臣，殿中丞；妣李氏，隴西縣君。王氏南都望族。夫人生而淑懿，孝敬慈祥，父母愛之，慎其所歸。年十七，適東萊蔡公。公諱

❶「衛」上，底本空一格，當有闕字。
❷「二」，四庫本作「三」。
❸「之」，原誤作「子」，今據四庫本改。
❹「涣」，原誤作「漢」，今據四庫本改。

某，初出繼伯父參知政事文忠公。夫人事姑備盡婦道，内外無間言。姑夫人薨，公悉以文忠公□業與其弟延嗣，❶秋毫無所取。家貧，奉養甚薄，夫人安之。族人以乏告者，必竭所有濟其急。常勸公苦學，勿恤家有無。見公登進士第，擢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夫人封同安縣君。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三十三。後十年，公爲龍圖閣直閣學士，追封太原郡君，又封梁國。元祐五年三月，公以吏部侍郎薨於京師，十月某日，葬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夫人合祔。子男六人：　惇、懌皆右承奉郎；悰，蚤世；惲，右承務郎；恂，蚤世；恪，右承務郎。四子皆孝謹好學，能世其家。女二人：長適和州防禦推官前國子監直講沈誅，次適右通直郎、提舉三門白波輦運文永世。孫二人：興孝、興宗，並假承務郎。孫女三人，皆幼。銘曰：

夫人之行，宜公偕老。天畀淑哲，嗇其壽考。如彼築室，既營弗處。如田之菑，亦不克庾。勤則多矣，不享于身。惟其慶善，以利後人。箕潁之陰，歸于幽宅。刻詞昭美，其閟無極。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❶「公□業」，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

公諱逵，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爲延州西路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恤其家，録公爲三班奉職。時范文正公仲淹爲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絶人。一日捕虜，誤殺屬羌，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爲陝西經略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皆誚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没，於是向之誚公者以不出師爲幸，且服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爲駐泊捉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

如葛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可禽也。」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州叛，安撫使田公況、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❶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嘗同事范公，❷臻爲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衆歸順，貴等由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爲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閤門祗候，然後論功。都帥嫉之，不肯議賞，復阬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公守城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争往饋之。久之方脱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召公謂之曰：「保塞之冤，盍訴于我？」公曰：「賞以閤門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已詳，而君不言，真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❸又以爲定州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邊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

❶「昭」，原作「照」，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❷「侍」，原作「持」，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❸「沿」，原誤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爲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爲寇。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監、兼同提點諸州軍寨搉塲，❶未行，選爲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其主簿號，❷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吴公奎固不可，虜欲脅之。夜聞帷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虜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觀。」公曰：「當觀於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别次。」乃入，卒觀不賀。使還，虜人以爲言，吴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龐公籍鎮并州。❸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廟以爲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遥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爲報命，虜遂伏。龐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義反，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義親信，置左右以爲小吏，❹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虚實情僞、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吏爲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州。又銜枚夜進，踰旬，至仕義

❶「提點」，四庫本作「巡檢」。
❷「簿」，四庫本作「尊」。
❸「州」，四庫本作「門」。
❹「吏」，四庫本作「史」。下「吏」字同此。

所居桃花州，一戰破之。仕羲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拜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透反，詔以公爲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匝。昌透登栅大呼，公命縱火焚栅，斬其將雷鐵城等數輩，諭昌透令降。昌透曰：「我平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智勇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爲！」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爲神，相率願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禄、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賜號「雄勇亮節功臣」。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幾，兼領殿前司。上親試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皆訴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上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録用之。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略以對，上甚悦，泛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上問公何如，公曰：「富弼忠亮，臣以全家保之。」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復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封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國門，感疾，❶

❶ 「感」上，四庫本有「公」字。

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復令平原夫人往視。❶公曰：「下臣有疾，上爲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琦欲寬塘濼之禁，同列以爲不然，論於殿上。上甚怒，韓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濼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濼。澶淵之役豈無塘濼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濼也。」歐陽文忠公修進曰：「郭某之言是也。」上意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爲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黨羌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始服終叛，爲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當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捺吳川，令征挺身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鵶鶻、訓狐等城。乃散諭諸羌，俾安心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絶。諸羌畏感，争出犒師。因駐兵塞外，觀覽山川，見强弱利害所在，乃城捺吳川。又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効順。又城青雞川。二川形勝相恃，新附降羌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爲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羌利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爲荒萊。

---

❶「復」，四庫本無。

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閒田來獻。」諸羌曰：「謹聞命，有吝田者，我等爲公滅之。」得良田千餘頃。❶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畝，馬五十匹，旬月得壯士千人，騎萬匹，省屯戍餽運之勞。詔獎之，賜捺吴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川寨。神宗即位，加静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指公爲黨。公固請閒郡，召還朝，至京師，閤門待罪。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乃爲宣徽南院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❷至州七日，拜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嵬名山降，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内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縝、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狥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羅重進奉誓表，❸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吝？❹」嵬名褱寨黨移賞浪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虜使

❶「千」，原誤作「十」，今據四庫本改。
❷「充」，原誤作「克」，今據四庫本改。
❸「羅」，四庫本作「囉」。
❹「何」，原誤作「河」，今據四庫本改。

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❶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 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爲驗，虜使遂詘而去。公以其事聞，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 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 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户選壯士一人爲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 景珣庸人，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詗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姓名，❷諜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囚以給我。」檄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

❶「綏」，原誤作「綘」，今據四庫本及上下文改。
❷「首領」，四庫本無。

「彼主幼國疑，❶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上手詔賜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詔，且備册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略以聞。」公上言：「夷狄之性不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終曰：「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删苛法而寧衆心，省重征而安百姓，邪佞不聞於耳，正直常致於庭，天下何憂不和，四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略、應變權宜，貴無聲無形，不可預言。」上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略，遣知河中府蔡公延慶來就議。上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❷壯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鋒未可當。」令毋得輕出。諜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兵應之。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滿。」公曰：「賊師其遁。❸」諸將皆疑，公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虚聲，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郭，暴掠尤甚，公曰：「可矣！」乃使李安、李顒出綏德，❹彭達出順安，❺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檄宥州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詔，侵城

❶「彼」，原誤作「被」，今據四庫本改。
❷「河」，原誤作「何」，今據四庫本改。
❸「遁」，原誤作「道」，今據四庫本改。
❹「李安」，原誤作「季安」，今據四庫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四「神宗熙寧三年八月」條改。
❺「達」，四庫本作「逵」。

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過，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噍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餘皆拒官軍，諸將合攻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將自西路擊延州，公遣李顒往東路視之。顒未及塞，馳還，請濟師，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由金湯、白豹川襲慶州。❶公知秉常在宥州，❷遣燕達將鋭士悉破虜近邊諸塞，❸聲言擣虚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吴積援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遁歸。韓獻肅公絳宣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横山。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别生他變，爲朝廷憂。」以議不合，詔召還朝。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上深以爲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追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甘谷城、通渭寨

❶「州」，原誤作「川」，今據四庫本改。
❷「秉」，原誤作「東」，今據四庫本改。
❸「塞」，四庫本作「寨」。

皆扞西圉，甘谷形勢孤絶，民不樂業。公使增築五城，❶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曰：「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出言。公授以方略，亟遣行。各至其地，則上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宰相勢，多爲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案。朝廷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案韶事皆實，宰相怒，并坐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南院使。❷時遼人遣蕭禧來議地界，上遣吕大忠、李舜舉與禧議，❸手詔問公方略，公悉奏之。北人有降者，衆謂宜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質於我，何以拒之？頃契丹駙馬劉三嘏來歸，仍上平燕策，朝廷恐以小害大，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❹公奏駁之曰：「河東扼二虜之交，與陝西異，誓詔、誓書皆以招納爲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略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❺公獨鎮以静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卨爲招討使，内侍押班李憲副之。已

❶「使」，原誤作「破」，今據四庫本改。
❷「院」，原誤作「號」，今據四庫本改。
❸「李」，原誤作「季」，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❹「陜」，原誤作「改」，今據四庫本改。
❺「迎」，原誤作「逆」，今據四庫本改。

而罷憲，更拜公爲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1]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卨副之。公入見，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略。」上問所須，曰：「願得鄜延、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勅牓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事，請散牓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2]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鋭，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僞觀察使劉應紀爲賊謀主，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强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却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桄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良壁岸下。紿告曰：「和斌、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百倍。[3]公叱騎將張世矩、王愍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蹙入

[1]「行」，原誤作「務」，今據四庫本改。
[2]「下」，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3]「百」，原誤作「自」，今據四庫本改。

於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爲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僞大將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旨。公入塞，亦疾甚，卧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赦交人。❶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閒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禄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蕘、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吕昭問、内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秉文、廣濟主簿范植皆其婿也。❷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帥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

❶「交人」，四庫本作「之又」。
❷「植」，四庫本作「埴」。

樂，召公强致之。公涕泣就坐，毀瘠不勝衣，遂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爲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爲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拊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❶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上論之甚詳，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❷數萬皆爲精鋭，兵械犀利，爲諸路最。善用將校，每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遣爲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於新塞，❸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之力也。」公每戰，必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鬥，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既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❹須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爲功。嘗語其子曰：「吾

❶「愿」，原誤作「憲」，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❷「厲」，原誤作「屬」，今據四庫本改。
❸「塞」，四庫本作「寨」。
❹「如」，原誤作「知」，今據四庫本改。

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録之，曰《竹庵精慮》。又古人言行可師者，擬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爲詩，有《五原》、《蘭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對境圖釋》五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在仁宗時，有功南海，爲名將。英宗、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出入中外，常爲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爲安，論將帥必以公爲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讋，遂不敢動。公常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寖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爲槨棺，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一時之選，趙卨初掌機宜，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爲名臣，世以公爲知人。初，范文正最先知公，獎拔之；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稱公不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爲請，辭不獲，乃銘曰：

　　惟郭之先，受氏自號。❶ 世有顯庸，以

---

❶「號」，疑當作「虢」。

踐邦伯。桓桓郭公，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厥勳。仁宗惟仁，天德不殺。疆理南海，公初奮伐。英宗惟英，整肅四方。登公樞廷，大震氐羌。神宗惟神，耀我聖武。西守南征，公爲方虎。帝命公往，匪亟匪游。蠢爾交蠻，自昔邦讎。西宅。功成身危，爲衆受責。披其五州，炎荒是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釋師十萬，耽玩收桑榆。公以老告，身與疾俱。二聖起公，將萬夫之特。云誰無勇，孰如公識。惟其成烈，人，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夷。不知其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墓誌神道碑銘❶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家退翁居母夫人之喪，將葬，命其子太學博士彬以左奉議郎黎君特之狀，❷請銘於太史氏。謹撫其實曰：夫人楊氏，眉州眉山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爲州著姓。母侯氏，尤深浮圖氏之學，諸講師聞其言，❸皆闇然服，自以弗及。夫人年十九，適家氏，贈朝散大夫某，其夫也。大夫兄弟八人，族大口衆。皇舅治家嚴整，每稱夫人曰「吾家順婦」。夫人性仁孝謹甚。鷄初鳴，立舅姑户外候，侍婢問起居已，乃趨中饋，具飲食，滌器皿，必手所親。睦娣姒，怡如也；待妾御未嘗厲聲色，欣欣如也。大夫事親孝，居兄弟宗族間友愛，夫人有助焉。大夫既不仕，退居東郊，用窶狹，❹二親喪畢，分其器服，夫人一不取。及子朝請更守二郡，❺夫人躬儉素，衣至屢澣。有弊衾，家人請易之，不許，曰：「吾方安此。」卒不易。猶其在東郊時也。性好施，約己以趨親戚之急，其待遇之惟恐不至，然未嘗伐其德。日誦佛

❶「神道碑」，四庫本無。
❷「特」，四庫本作「持」。
❸「聞」，原誤作「間」，今據四庫本改。
❹「狹」，原誤作「挾」，今據四庫本改。
❺「更」，原誤作「吏」，今據四庫本改。

書，以祝子孫，雖寢食不廢。自彬及餘慶，幼時與俱卧起，慈愛甚篤。或誦書夜分，夫人亦爲不寐。大夫捐館時，夫人治家，每夙興以待旦。其居處語默，皆有法度，故子孫以文行稱於鄉黨、仕於朝廷，夫人之教有自已。朝請所至，夫人必戒以治獄務仁恕，不可以喜怒輕重。神宗祀南郊恩，封長壽縣太君。元祐五年正月某日，終于第，享年八十有二。子定國，即退翁，爲左朝請郎，前知懷安軍。女二人，適孫圭、程參。孫彬，左宣德郎、太學博士。孫女三人，長適某，次未嫁而卒，次適某。曾孫餘慶。曾孫女四人。七年三月，合祔於大夫之墓。銘曰：

天施無親，惟彰厥善。有淑諸幽，必報於顯。夫人居家，孝敬温慈。仁以爲德，壽考是宜。動則規矩，言則教訓。有子有孫，莫不令問。眉山峨峨，江水湯湯。福基慶源，既厚且長。

宋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夫人史氏，成都人。考諱遜，以懿行稱於鄉黨。妣張氏。夫人温淑莊静，事親至孝，歸宋氏。夫諱瑱，以文學中鄉舉，不第而卒。夫人事舅中散公、姑壽安郡太君，盡婦道，宗族無間言。事夫以礼，教子有法。安貧處約，未嘗愠歎。元祐四年三月乙亥，❶終于里第，年七十。其年四月，葬金沙，合祔其夫。四男子：曰先，曰親，❷曰允，曰充。二女子，適宇文渭、范祖義。孫

❶「三」，四庫本作「正」。
❷「親」，四庫本作「觀」。

男三人，女五人。允薦于國學，方寓京師求仕，夫人訃至，乃歸。祖禹先妣崇德縣太君，夫人姊也。余顧念先妣即世，而諸舅皆喪，獨夫人存，今亦亡矣，允以銘爲請，乃銘以寄哀。銘曰：

歸後其辟，❶終古是宅。瞻彼鮮原，有敏松柏。爲善白首，胡報之嗇。子孫其昌，視此幽刻。

同知樞密院趙公神道碑銘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户部侍郎趙公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薨于位，年七十有二。訃聞，皇帝、太皇太后震悼，趣駕臨奠，哭之哀，輟視朝二日，賻襚加等，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諸孤奉喪歸盩厔，❷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誄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祐之初，太皇太后保祐皇帝，功格於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凡所建置，必視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内歡欣震動，頌詠聖德，如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爲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❸寬厚清静，息兵省刑，民無勞役，四方安枕。公既没，而人皆歎恨，以爲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銘於碑。

❶「後」，四庫本作「從」。
❷「屋」，原誤作「屋」，今據四庫本改。
❸「見」，原誤作「是」，今據四庫本改。

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曾祖妣昌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彬，祖妣岐國夫人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剛，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翔，今爲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仕爲孟州司户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圭田脩學校，鄰邑之士裹糧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爲鑑。❶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丞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絶水訟，民以比召、杜。❷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雜夷獠，險甚而難守，不若舍之，❸而建郡於汶川，因條著其詳，爲《西山别録》。及熙寧中，朝廷經略西南，就公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慎賞罰、廣聰明、更積弊。帝嘉納，對垂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❹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彦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馮京安撫諸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❺未報。乃求

❶「鑑」，四庫本作「監」。
❷「杜」，原誤作「社」，今據四庫本改。
❸「舍」，四庫本作「合」。
❹「言」，原誤作「宫」，今據四庫本改。
❺「曹」，原誤作「曾」，今據四庫本改。

對，力言乞追昭明等，不則受顯逐。❶帝爲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帝從之。先是，以六月詔，議追尊濮安懿王典禮，公首上疏，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對辨，以定邪正。章七上，又與呂誨等合十餘疏。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爲皇，三夫人並爲后，公杜門請罪。翌日，詔令速赴臺，公懷侍御史勑告納帝前，乞去職，詔還其勑告。公又上疏，以死争之，劾議臣與中人交結，惑母后降手書，❷反欲歸過至尊，自揜其惡。其十月，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延和殿。帝問濮園議，公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即二父，非典禮。」帝曰：「卿嘗見朕言欲皇考濮王乎？❸」公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帝曰：「此中書過議。朕自數歲，先帝養以爲子，豈敢稱濮王爲皇考邪？」公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之疑。」是時連日陰晦，帝指天色示公曰：「天道如此，安敢更襃尊濮王乎？朕意已決，亦無庸宣諭。」公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非臣愚所及。」帝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不決者久之。會建議者言於帝，❹以爲難與言者並立，於是呂誨等皆罷。公使還，待罪，乞與誨等同貶，不報。閤門趣公入對，復懇請，帝曰：「卿欲就龍逄、比干諫争之名乎？孰若學伊尹、傅説，留以輔朕之不逮。」公惶恐退，上疏曰：「臣何敢擬倫前賢，亦終不敢奉

❶「逐」，原誤作「達」，今據四庫本改。
❷「手」，原誤作「子」，今據四庫本改。
❸「王」，原誤作「皇」，今據四庫本改。
❹「者」，原誤作「省」，今據四庫本改。

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章又十一上，遂出通判汾州。❶ 自是公名重天下。神宗即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就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入爲開封府判官。奉使契丹，因奏事，帝問曰：「卿爲監司久，當知青苗法便也。」公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時用事者以公有人望，可藉以爲重，欲公助己，使其徒陰諭公曰：「當以御史知雜奉待。」公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路轉運副使。同列欲更置運事，與公議異，除公知涇州。後公之言頗與事酬，復以公爲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路轉運使。以親老，請便郡，得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欲置交子以權之，命公制置。公以謂交子恃本錢，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轉運使皮公弼議不合，❷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轉運使，以親老不行。十年，差知陝州。❸ 未幾，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府太平宫。丁太尉憂，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今天子嗣位，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拜户部侍郎。元祐三年，請老，優詔不允。其四月，遂輔政，封開國侯。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任。自元豐中河決小吴，北注界河，東入於海，先帝詔曰：「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太吴，以護北都。至是水官請還河故道，

❶「汾」，原誤作「分」，今據四庫本改。
❷「轉」，原誤作「韓」，今據四庫本改。
❸「知」，原誤作「西」，今據四庫本改。

下執政議。公曰：「開河役夫三十萬，用梢木二千萬。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而遽興此大役，臣竊憂之。今朝廷方遣使相視，果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虜寇不止。❶公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戎狄。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虜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而水官復請塞北流，公固争之，卒詔罷夫役，如公所議。洮河諸戎以青唐首領寖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用師。公曰：「不可。御夷狄以大信爲本，朝廷既爵命之矣，彼雖失衆心，而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又乞廢渠陽軍，紓荆湖之力。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公既屬疾，猶以邊防爲憂。及薨，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公寬仁愛人，唯恐傷之。色温而氣和，人望之知其長者也。其在朝廷，義所當爲，勇若賁、育，守之不變。事君與人，一以至誠，表裏洞澈，如見肺腑。故面引廷争，而人主益知其忠；未嘗爲同，而僚友莫之或怨。其誠慤素信於人也。娶劉氏，尚書駕部郎中晃之女。❷賢淑孝敬，配德君子，治家有法度，先公十六年殁，追贈益昌郡夫人。子四人：孝諶，瀛州録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

❶「不止」，原誤作「下上」，今據四庫本改。
❷「駕」下，原有「兵」字，今據四庫本删。

某，❶蚤卒；彦詒，太康主簿。皆强學力行，是似是宜。孫男六人：基，郊社齋郎；垂，假承務郎；塈，右承務郎；壁、璗、堅，未仕。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戭、戡。公所著《春秋論》三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别録》一卷。惟公在仁宗之世爲循吏，事英宗爲争臣，神宗朝出處以義。二聖從民所望，遂大用之，而居位未幾，功業不究。然其著見之效已暴於天下，炳於後世，列於太常，藏之史官。考公行事，所至可紀，今掇其大者，揭之神道，以詔於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惇德有容。遺我後嗣，實自祖宗。在仁宗時，公始試吏。民曰父母，來予攸塈。簡於英宗，正色匪躬。帝欽良臣，曰惟汝忠。爰暨神考，公心如一。言有違從，不撓其直。二聖曰「咨，汝惟舊臣。亟其就位，翊我樞鈞」。元祐之政，惟天是若。天聽予民，❷惟民是諾。公在廟堂，四鄙戢兵。靡有内外，皆吾孩嬰。天嚮仁人，錫公壽考。方終相之，不憖一老。❸南山有虧，公名永垂。過者必式，忠厚之碑。

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君墓誌銘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爲左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於家，疾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以

❶「某」，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
❷「予」，四庫本作「于」。
❸「不」，原誤作「下」，今據四庫本改。

俟。詔以君久疾，不給俸，其自止日續給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備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内侍挾御醫三人診視治療，❶以君清貧，命醫毋得受饋，俟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宜久虚，願領宫觀，養疾西都。」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舉嵩山崇福宫。詔曰：「勿藥有聞，即膺吾用。」遣内侍諭旨，俾留京師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及奏事，二聖嗟悼不已，命優恤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❷布帛有加。❸既，又遣内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十一月甲申，葬陜州夏縣太師温國文正公墓次。

君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仁宗，爲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曾祖妣皇甫氏、祖妣聶氏、妣張氏，皆封温國太夫人。文正公以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起相二聖，勤勞帝室，慰答民望，爲元祐宗臣。君幼端謹，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器愛之，或當遠出，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❺或

❶「挾」，原誤作「授」，今據四庫本改。
❷「賻」，原誤作「睦」，今據四庫本改。
❸「布帛」，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❹「幼」，原誤作「初」，今據四庫本改。
❺「官」，原誤作「宫」，今據四庫本改。

數日不返家，夫人輒憂思形於寐厭；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敏學過人，博通群書。熙寧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時文正公爲翰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脩《資治通鑑》，奏君檢閲文字。官制易，階承事郎。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毁幾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來陜、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公之子也。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韓獻肅公薦，擢秘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爲校書郎。文正公爲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毁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其啓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於墓。凡文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上以進德，上必虚己聽之。四年，爲修《神宗實録》檢討官。上疏言：「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爲國必有九年之畜，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❶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❷盜賊可虞。昔魏李悝爲平糴之法，國以富强。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

❶「多」，四庫本作「必」。
❷「竭」，原誤作「禍」，今據四庫本改。

饑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𢈪，故天下復平。唐太宗正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畜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畜，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爲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爲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饑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貯，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

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吕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通職事，亦先帝詔書本意也。❷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稿，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奏對邇英閣，君初對，勸上自强於學，以孝

❶「吕」，原誤作「君」，今據四庫本改。
❷「本」，原誤作「今」，今據四庫本改。

德爲治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毁瘠纍然，治療不愈，至是益侵。累奏乞留臺宫觀，詔不許，遣内侍賜御膳勞問。後乃予優告，猶力疾解《孟子》二卷。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召醫李積於兖。積居野，年七十矣，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絶，積遂行。至，則疾不可爲也。没，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爲恨。享年四十一。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於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内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静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爲人潔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二聖遣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固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娶張氏，大理寺丞淮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桓，皆承奉郎。桓早夭。三女，長適假承務郎楊克覲。先君卒，❶其二皆幼。祖禹與君同修《資治通鑑》，同爲正字、著作，同修《實録》，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以後事，其孤請銘。嗚

❶「先君卒」，原誤作「光君奉」，今據四庫本改。

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

烈烈温公，迪我祖宗。卒相二聖，以成天功。公休之賢，是學是似。民曰幸哉，温公有子。温公有子，天子有臣。世其休風，❶澤我下民，執經帝前，日勸帝德。帝曰良哉，補予衮職。惟其所有，訖未一施。中道而止，天實奪之。惟人之生，❷惟德可久。没而民思，是謂不朽。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❶「臣世」，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❷「生」，原誤作「主」，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胡氏，故寶文閣待制、通議大夫、彭城開國錢公諱暄之配也。其先居婺州之永康。曾祖瀫，大理寺丞。祖承師，尚書吏部郎中，贈禮部侍郎。父賁，右班殿直。母朱氏。夫人幼失所怙，世父尚書公則愛其容德有異，親鞠育之。尚書爲三司使，徙家開封，遂爲開封人。彭城公，❶吴越忠懿王之孫，英國文僖公之子。少以文學有聲場屋間，英國夫人尤所鍾愛，慎擇昏姻。聞夫人之賢，遂委聘焉。錢氏宗族盛大，夫人入門，内外莫不贊賀。從姑入見，仁宗面賜冠帔。彭城公升朝，封文安縣君。夫人孝於姑，順於夫，和於娣姒，待上下親疏皆適其宜。性寬裕凝重，雖燕必莊，未嘗有疾言遽色，閨庭自肅。彭城公不殖財産，累官列卿，而家甚清約。夫人能安之，稱家之有無以遇親賓。教諸子有法度，故皆謹飭自立。熙寧中，仁宗女周國大長公主將下嫁，神宗擇主婿，欲得士之敏秀而文者，夫人之子景臻在選中。帝見其名氏，曰：「此大勳之後，忠孝之家，當無以逾矣。」召見，大悦，即詔以景臻尚主，擢彭城公少府監，進封夫人

❶「公」，原誤作「内」，今據四庫本改。

同安郡君。入謝禁中，帝勞問甚渥，顧謂近侍曰：「温厚若此，宜其有令子也。」再錫命服。彭城公出守南陽，夫人入辭，帝見所進名猶稱郡君，詔封永嘉郡夫人。是日，三宮幸後苑，因留侍宴。在鄧得風痹疾，❶大長公主遽入，面請遣其子景升省疾，詔乘驛以往。彭城公還朝，賜第於苑城之北，與主第相望。初，神宗詔陳國長公主等行見舅姑禮，及大長公主出降，中書請如故事。帝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叙姑嫂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依兗國公主之禮。」然大長公主天性孝恭，每見夫人，親執婦道，旨甘温凊，唯恐不至。夫人春秋既高，恬愉安養，十有餘年，歲時家人獻壽，綵服戲膝下，孫曾滿前，未始以貴盛自驕。嘗謂人曰：「吾何以致之？此自錢氏德澤長遠爾，吾敢忘乎昔乎？」今上祀明堂，加安康郡太夫人。夫人篤信釋氏，晚年深究性理，惡殺生類，未嘗鮮食。將終，方晝寢，忽謂左右：「當掖我興。」正坐，奄然而化。時元祐五年十二月丁巳，享年七十有六。上與太皇太后、皇太后遣内嬪臨奠，賜白金千兩。皇太妃、淑妃亦問卹相繼。大長公主爲姑行服，哭臨如禮，太皇太后聞之，遣使賜縞帛二百疋。子男十二人：景杰，成都府温江尉，蚤卒；景略，右朝奉郎；景歷，右奉議郎，先夫人而亡；景升，右朝散郎；景棻，右宣德郎；景孺，保静軍節度推官；景勳，復州玉沙縣令；景規，集慶軍節度推官；景臻，隨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景振，右班殿直；景持、景特，皆右承務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少府少監吕

❶「痹」，原誤作「彈」，今據四庫本改。

希績，次亡。❶孫男女四十四人。忱，右騏驥副使，及次男，宜春郡主，及次女，皇家所自出也。恢，前汝州司理參軍；愷、慱，皆右班殿直；懌，潞州司理參軍；悌，潁昌府法曹參軍；惰，陳州司理參軍；愉，太廟齋郎；忭、慎、慉，皆假承務郎；懈、忻、恂、惕、忕、惲、惼、悟、惀，未仕；二未名。女適宗室右衛率府副率令珂，次適右班殿直夏大章，次適宗室右千牛衛將軍令珪，餘在室。曾孫男女六人。彭城公以元豐八年薨，葬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諸孤將以夫人捐館之明年二月辛卯合祔，以少府少監呂君之狀問銘於太史氏，不唯紀夫人之懿行，亦所以見本朝家法之正也。銘曰：

胡本姚氏，帝舜之冑。爰及太姒，實啓厥後。錢以吴越，入爲帝臣。毓慶蕃昌，世惟有人。忠懿之孫，文僖之子。夫人宜家，並受多祉。仁宗天屬，神考擇配。夫人有子，以賢克對。夫列近侍，啓封大邦。赫奕寵榮，一世之光。壽考令終，歸從皇辟。魏陵之原，闕此幽刻。

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呂公墓誌銘

公諱希道，字景純。其先自太原副留守，始爲河東人。由文穆公而下，三相五尹，遂家開封，世族冠天下。曾祖蒙亨，大理寺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祖夷簡，守太尉致仕，贈太師、❷中書令兼尚書令、秦國公，謚文靖公，配饗仁宗廟庭。考公綽，翰林侍讀學士，贈司徒。曾祖妣李

❶「亡」，原誤作「六」，今據四庫本改。
❷「師」，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氏、祖妣馬氏，妣上官氏，封魏、秦、英三國太夫人。公爲兒童時，已端愿不妄言動，文靖公參國政，奏授守校書郎。遇郊禮，將復奏遷官，公方七歲，固辭，請及族人之未仕者。文靖公由是奇之。慶曆六年，獻所爲文二十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司徒出鎮永興、秦鳳，皆以書寫機密侍行，❶入判登聞鼓院。宗室女之子例得官，❷無嫡庶辨。公上疏請殺庶子官爵，至今以爲定法。通判揚州。大姓湯氏訟，閱十二年不決，部刺史檄責，州將患之。公曰：「世豈有不可窮竟事實耶？請不問湯，先治吏。」果得情，鞫吏受財數百千。黥吏，止訟。三司使邵必以解池歲課久負，慎擇守，奏公知州事。陝西轉運使張靖言薛向鹽法非是，詔委近臣同三司考究。漫生鹽歲約增二十餘萬緡，靖以爲非實，移公案驗。公曰：「漫生鹽歲實若以爲鈔，即溢鈔，分布諸路害鹽法。如此，雖無漫生可也。」議者以公言爲然。始，解人不知向學，公毀淫祠及寺無舊額者百餘處，取其材廣學宫。士得居處講習，即學爲公立生祠。❸知和州。郡境有麻湖，瀕江二十里，環湖田數千頃，無畜泄之備，雨久則田皆陷澤中，爲一方患甚鉅。公疏河通江，介湖中爲溝港，雨暴注則寫諸江，因溝港通運舟達城中。數千頃皆爲良田，歲收三百餘萬斛。朝廷優賞其功。熙寧六年，初行免役法，有司欲過取羡錢。公召諸邑令，使量民力爲人額，❹一定無所增損。使者謂公措置不當，奏劾以他事，竟釋

❶「侍」，原誤作「待」，今據四庫本改。
❷「例」，原誤作「列」，今據四庫本改。
❸「即」，原誤作「郎」，今據四庫本改。
❹「力」，原誤作「量」，今據四庫本改。

罪，而朝廷以公所定役法推之一路爲式。神宗方講修馬政，置河南、北監牧二使，樞密使陳公升之薦公權領其事。朝廷素知公，遂任爲河南監牧使。公建議：「川茶、色帛，蕃部資以爲急用。邛蜀茶歲出不勝計，積久賤，即棄之。内帑縑帛新壓故，不時泄，且壞。請以西川上供銀易茶，帛漬損者變緋緑，轉致塞下，以易蕃馬。」詔即行之。併廢原武、淇水兩監，歲省錢二萬緡，民佃牧地四千五百餘頃，得租六萬斛以助買馬。朝廷方委公馬政，而獻言者以冗占牧地民兵，請一切廢監。公言：「兵馬錢穀，國之要務。兵闕可招，錢穀可斂，馬政不可旦夕得。❶唐初，因隋馬三千匹，命張萬歲領牧事。麟德中孳數至七萬六千，置八使領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❷猶爲狹隘。國馬之盛，獨稱有唐，而緩急有備。今兩監牧地止二萬頃，比唐十不及一。臣承乏領使，國馬大事不敢避，萬死盡言。」書上，建議者慚沮不敢辨，乃捃公以報孳息不實，卒廢監，公亦還朝。神宗察公言直，釋其罪。公初以奏課對，神宗諭以言者欲於沙苑牧羊，計綱入京。公言：「此細務，臣不敢煩天聽。❸」上曰：「有唐故事。」公曰：「唐都雍，去沙苑近，今京師非比也。」條其利害，凡費緡錢數萬，神宗釋然納之。爲開封府推官。民有相詈激語，近訕上，無悖慢情，尹及同僚皆欲以指斥抵法，公力争請上聞。神宗果笑曰：「小人無知，灼非本情，釋之。」府中皆歎伏。廨火，延燒比屋，坐左

❶「政」，四庫本作「廢」。
❷「地」，原誤作「池」，今據四庫本改。
❸「煩」，原誤作「頌」，今據四庫本改。

遷監南京糧料院。數月，朝廷察其非辜，遷知滁州。又知汝州，權發遣三司都勾院，❶除知澶州。辭日，上諭公以「河徙，欲鎮安百姓，執政進擬從官，朕選用卿」。公至澶，以治績稱，秩滿再任。❷河朔保甲白晝持梃，公爲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因緣枉法，掠聚貨賄，監司隱忍不敢詰。公一日發其贓狀，僚屬皆惶恐，公即獨奏其事，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公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劫掠處斬之，餘皆配隸，澶人感泣。朝廷亦命他路監司審其獄，皆實，重貶德。自是與提舉司益不協。保甲有犯法者，諸邑稍加懲治，則必反中以他事。公檄諸邑，保甲犯法，有疑必送州。至則悉論如法。提舉官怒，欲劾公，其同僚以公辭直，不敢書，乃已。元豐五年夏，河東注，靈平埽一夕潰，岸幾決。公曰：「此正前日之曹村也，❸事不可再。」即馳至河上自督役，河得無虞。先是，河決小吴，南直靈平下埽，❹甚急，當歲有水患。乃請開大吴口導河循西山北流，論者以爲得禹之舊迹，自是曹村無水患矣。轉運判官張適上河朔鹽利以助邊計，詔推行之。公曰：「祖宗手詔在，北門地多斥鹵，民所衣食，故通鹽不禁。河朔之人可安不可擾。」適深恨怒。初，澶河未徙，南北城相望，河貫其内，故并河爲禁地。河既徙而北流，人往來退灘，未有禁。有盜千餘人劫掠他州縣，❺夜道退

❶「勾」，原誤作「旬」，今據四庫本改。
❷「任」，原誤作「往」，今據四庫本改。
❸「正」，原誤作「止」，今據四庫本改。
❹「下」，原誤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❺「千」，四庫本作「十」。

灘，適因奏：「强賊由城中過，法當案責守臣。」遂罷還朝。今上即位，❶朝廷亦悟公無罪，除知湖州。吴興六邑出役錢七萬七百餘緡，而募直止四萬二千，其餘爲羡，公首請蠲除。書上，適與詳定所議合，即施行之。徙知亳州。淮南饑，仍歲大雪，民凍餓濱於溝壑。公至，即請出常平倉粟賑救。民有壞屋以爨，❷公不俟聞，發官芻賤鬻之。公上言：「朝廷以孤幼財産盡録以寄官，俟長而給之，此仁聖惠恤之至也。今之諸路監司不能上體朝廷意，往往假貸，藉以爲他用，民有終身垂白不能得者。請立法，毋輒貸用。」入爲少府監。元祐六年三月乙丑寢疾，終于京師興寧坊之第，享年六十七。公性寬厚，平居沉静端默，雖子弟不見其喜愠。熙寧、元豐中，士急於進取，公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必力争。及元祐之初，❸吏治寬平，公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常。爲十郡，皆有惠政，去而人思之。有文集二十卷。其官自秘書省校書郎五遷爲太常博士，又七遷至太常少卿，易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左中散大夫。娶虞部郎中王珣瑜之女，累封華原郡君，先公五年亡。子男九人：之問，朝奉郎；延問，宣德郎；❹君問，通直郎；昭問，宣德郎；榮問，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徽問，真州六合縣主簿；舜問，泗州司理參軍；芻問，假承務郎；次不及名。延問先亡。女四人：長、次

❶「今」，原誤作「命」，今據四庫本改。
❷「救民」，原誤作「民救」，今據四庫本改。
❸「及」，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❹「宣」，原誤作「宜」，今據四庫本改。

皆適宣義郎張填，❶次適通直郎王博古，次適宣義郎張卿佐。孫男十人：時中，蚤亡；有中、守中、剛中，並假承務郎；和中、惇中，並亡；民中、適中；餘未名。孫女十人。其年六月壬寅，諸孤奉公之喪，葬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神崧里司徒公墓之右，華原夫人合祔。前葬，以太學博士許君之彦狀來謁銘，謹諾而銘曰：

溫溫呂公，惇德有容。奕世不顯，公奮自躬。有惠於州，有勞於使。惟帝知之，乃命以事。屢進屢已，不見色難。❷如川之渟，人莫撓之。謂公不達，公事四世。開國中都，正卿是位。謂公不壽，亦既耆老。公多子孫，❸福禄是保。懷忠之原，神崧之宅。嗚呼呂公，茲謂不没。

壽昌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繼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陳國公。祖兼，著作佐郎，❹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魯國公。父子融，尚書兵部侍郎致仕。其先青州益都人，夫人伯父沂國文正公曾相仁宗，徙京師，今爲開封人。夫人幼聰悟，妣張夫人卒，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張夫人至孝，張夫人愛之如所生。十九，歸于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左正議大夫張公仲莊。張公，太府卿居業之孫，祁

❶「適」，原誤作「通」，今據四庫本改。「填」，四庫本作「塡」。
❷「難」，四庫本作「詞」。
❸「子孫」，四庫本作「孫子」。
❹「作」，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國文孝公觀之子。夫人逮事太府，奉舅姑盡婦道。文孝立朝居家，細行必謹，有漢萬石君之風。夫人動循法度，文孝嘉之曰：「有婦如此，吾家無慮矣。」文孝公薨，不月而姑河南夫人亦捐館，夫人毀瘠，幾不能勝。治喪事以禮，睦族人以恩，族人之貧者，出奩具以周其急，撫諸姪如己子，由是内外皆尊敬之。嘉祐中，正議守劍州還，卒于京師，二子皆未冠，夫人畢力襄大事，嚴治家庭。性仁愛寬厚，待子孫、遇婢妾，無大聲色，而閫内自肅。平居服飾質素，歲時祭祀，常先諸婦視牲滌濯，雖老不懈。凡家事無改於舊，率如正議時。初，文孝將薨，召夫人屬以後事，❶夫人奉遺訓，斯須不忘。教子必以禮義，常曰：「文孝以德行起家，清白之訓，以屬於予。❷子孫當勉以繼之，勿使人謂家風衰於祖考，則爲孝矣。」少好内教，老而彌篤。晨起具服焚香，誦佛書，視外物翛然。元祐六年七月庚申寢疾，卒于京師武成坊之第，側身而没，神識不亂。享年六十有七。以正議封壽昌縣君，以子進封太君。二子：曰保微，右朝奉大夫、太府寺丞；曰保衡，大理評事，蚤卒。四女：長適右朝奉郎吕昌文，次適右宣德郎王佾，❸餘幼亡。孫男二人：山、几。❹女二人：長適右承事郎吴某，次適進士趙希旦。其年□月□□葬河南府□□縣□□鄉□□里，祔正議之墓。銘曰：

夫人之生，德禮之門。歸于令族，仁孝之昆。爰初盥饋，夙夜勤止。乃薦蘋藻，以

❶「召」，原誤作「君」，今據四庫本改。
❷「於」，原誤作「以」，今據四庫本改。
❸「佾」，四庫本作「价」。
❹「几」，四庫本作「凡」。

奉永祀。爲婦爲母，皆可矜式。視其子孫，足以知德。傳家之訓，在後承之。詔于幽壤，系此銘詩。

朝奉郎郭君墓誌銘

君諱子皋，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廣明之亂，六世祖御史中丞甫從僖宗入蜀，弟及爲廣都令，遂家焉。曾祖漢平。祖仁渥，贈職方員外郎。父輔，尚書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累贈光禄大夫。母徐氏，贈天興縣太君。君以光禄蔭補太廟齋郎。好學屬文，嘗薦於有司，初任成都府新繁主簿，丁内艱，服除，調成都犀浦主簿、邛州大邑主簿、陝州司理參軍。❶舉者十有四人。改衛尉寺丞、知邛州大邑縣。縣北與蜀州晉原接境，每歲二邑之民鳩工爲堰，決渠溉田。晉原據上流，有餘則注之他江，以邀邑民得重賂，乃不爲病，謂之「買水」，人素苦之。❷君至，均以夫井，斷木爲平以限水，廣深多寡，自木爲準，目曰「水平」。由是大邑之水不買而足，號爲「郭公平」。❸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爲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務以二年爲任，❹監司奏留君半歲，遂著令以二年半爲任。舉者三十人，知昌州，遷太子中舍，易階通直郎。瀘卒譙青因博戲殺人獄，五徙輒變，監司委君一訊而折，❺以具獄讞，

❶「邛」，原誤作「卯」，今據四庫本改。下「邛州」同。
❷「苦」，原誤作「居」，今據四庫本改。
❸「爲」，四庫本作「曰」。
❹「任」，原誤作「保」，今據四庫本改。
❺「訊」，原誤作「設」，今據四庫本改。

竟獲免死。於是一路獄之難決者多以委焉。徙知劍州。官軍討瀘夷，道出劍關，戍關卒數十人輒亡從軍，❶以幸戰功。及師還，❷主將悉捕送郡，❸有司以爲禁卒逋亡，踰月當死。君曰：❹「離戍從軍，非亡命也。」止罰而釋之。❺郡當兩山之間，❻民架竹爲茅屋，依山而居，故多火災。君教民易以瓦，官爲陶瓦貸貧民，不費而革，自是無火患。遷奉議郎、知利州。今天子即位，覃恩遷承議郎，以疾請便郡，歸成都，遷朝奉郎。元祐二年四月十日卒於家，❼享年五十有五。君居家孝友，族人有貧不能葬者，君出家資市地具喪以葬。❽居官忠信，明習法令，精於吏治，務在愛民，不以勢利易其守，以是所居可紀，所去見思。❾娶石氏，中大夫洵直之女，封□□縣君。六子：曰⿰王扁，蜀州江原主簿；曰瑜，太醫局丞；曰瑀、❿曰璉，皆業進士；曰瓛、曰某，蚤亡。四女：長適進士陳叔達，次適進士史折，其二亡。孫男六人、女一人。以六年□月□□葬於鄉里。君蚤有退居之志，嘗曰：「仕爲郎，其可已矣。」及病，乞致仕，命下而卒。銘曰：

郭氏自唐，從狩於蜀。世有令人，以暨光禄。恂恂使君，孝友篤誠。有惠在人，不

---

❶「戍」，原誤作「戊」，今據四庫本改。
❷「及」，原誤作「父」，今據四庫本改。
❸「主」，原誤作「生」，今據四庫本改。
❹「曰」，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❺「而」，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❻「之」，四庫本無。
❼「於」，原誤作「丁」，今據四庫本改。
❽「具」，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君」，原誤作「居」，今據四庫本改。
❾「思」，原誤作「恩」，今據四庫本改。
❿「瑀」，原誤作「璃」，今據四庫本改。

隕厥聲。爵位豈多，岳牧方試。壽老豈多，耆耋未至。如彼泉流，既深既長。慶在後人，子孫其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三上表乞骸骨，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禄之，而不煩以政。❶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奏疏曰：「穆雖年過七十，精力尚彊。自爲布衣，閩中公人稱『四先生』，❷穆其一也。平生歷官，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擢居左省，論議不苟，復爲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年耆德茂，❸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爲可榮，而爲朝廷計，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人君未有許之，❹故有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車，自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爲國子師，非藉其筋力趣辦職事，正宜用老者爲之，不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不報。公將行，公卿大夫多爲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爲詩，空學出祖，供張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堂上，辭訣而去。都人觀之，歎息曰：「所未

❶「政」，原誤作「致」，今據四庫本改。
❷「公」，四庫本作「士」。
❸「年」，原誤作「學」，今據四庫本改。
❹「有」，四庫本無，注「闕」。

見也！」公至杭州，明年正月辛丑，❶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來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爲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何以辭，❷乃序而銘之。公字閎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高祖爲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爲侯官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❸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兄一妹，常教之曰：「汝曹當各爲世人矩範，乃足吾志。」追封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爲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爲「四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毁盡禮。既葬，將廬於墓而終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有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六試於有司，四爲第一，登進士末科。初仕爲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爲國子學官。至壽安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爲西監直講。❹久之，□詔召爲國子監直講，❺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士。乞納一官，先南郊追封考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汾州。神宗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❻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闕員，陳襄爲御史知雜事，因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

❶「辛丑」，四庫本無。
❷「其」，原誤作「甚」，今據四庫本改。
❸「考」上，原衍「某」字，今據四庫本删。
❹「監」，原誤作「講」，今據四庫本改。
❺「□」，四庫本作「前」，下仍注「闕」。
❻「侍」，原誤作「待」，今據四庫本改。

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在王府一紀，每講説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極陳之，二王敬深禮焉。❶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散大夫。至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厲學者。❷先是，鑑湖以旱乾，民多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告老，差管勾杭州洞霄宫。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爲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爲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乞公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簡静。」公遇事抗直無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爲祭酒。公自爲直講及祭酒，諸生請問，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諸生尊其經術，安其教訓，心悦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爲多。都官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託其孤。公曰：「託孤吾所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蚤卒，追封永福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揚子令張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數，❸先公卒。孫男二人：畯、畛。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之居，曰：「即此亦

❶「敬深」，四庫本作「深敬」。
❷「厲」，原誤作「屬」，今據四庫本改。
❸「數」，四庫本作「敷」。

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于州之積善坊。及公没，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于江都蜀岡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風，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傅，學者求師。天子不違，皆以畀之。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幽顯。銘公之蹟，以勸爲善。

集賢院學士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賦，字正臣，唐申國公士廉之後。五代祖官於中山，因爲中山人。曾祖整，不仕。祖柔，贈左神武將軍。考尹，右衛將軍，累贈太尉。母某氏，某郡太君。所生母楊氏，累贈遂平郡太君。公以太尉蔭補右班殿直。景祐中登進士乙科，改授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太常少卿。神宗即位，遷光禄卿，特拜秘書監，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元豐官制易中大夫。今上即位，遷太中大夫，以通議大夫致仕。公初爲武爵，非其所好，力學中第，乃仕。知真定府真定縣，通判劍州、成德軍、邢州、石州，❶知慶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郢七州，提點陝西、河東兩路刑獄，判尚書司封、太常寺，提舉萬壽觀，最後守郢。求閒局，提舉崇福宫，❷遂請老。公在成德，永寧軍雲翼兵謀作亂，公密知之，以白主帥。主帥委公平其事，人遂以安。先是，保州軍亂，掠公私金帛萬計，檄公往受而復散之，皆得均一。以其事聞，朝廷旌賞焉。慶成

❶「成」，原誤作「城」，今據四庫本改。
❷「提」上，四庫本有「再」字。

地狹，民困於役，殆無虚歲，❶多破産者。公言於朝，十減六七，民力遂寬。城東歲被水患，募民築堤禦之，軍城獲安。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閏歲殺人尤多。公命擒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絶。饒州有寃獄，更累守不能決，公奉制推鞫，不數旬而辨，人皆服之。婺州民相率詣轉運使，請徙公易其守。唐州土曠民寡，税入至薄。❷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户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亂，及本朝承平，❸今領縣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飢民，計口與田。比公罷歸，增民萬一千三百八十户，給田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八頃，❹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税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隁四十有四。詔書奬之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亂梗，❺繕修陂堨，❻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公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賞。天子諭執政曰：「尚寬等在唐闢土疏水，❼招輯民户，始無曠土，❽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狀加職，以勸天下。」公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❾皆朝廷嘉其墾闢之功也。中人程昉以帶御器械領

❶「殆」，原誤作「治」，今據四庫本改。
❷「税」，四庫本作「歲」。
❸「承」，原誤作「永」，今據四庫本改。
❹「六千」，四庫本作「一千」。「三十」，四庫本作「二十」。
❺「亂」，四庫本作「荒」。
❻「堨」，原誤作「竭」，今據四庫本改。
❼「疏」，原誤作「流」，今據四庫本改。
❽「始」，四庫本作「殆」。
❾「直」，原誤作「置」，今據四庫本改。

都水外監丞，奏請於滄州境開西流河口，引水河卣州城西，入北流河，灌三塘泊。公時守滄州，執政先以書抵公，意其協力。公以謂大河迫州城，歲增隄防，猶恐奔溢，不可妄引，不從昉議。然昉卒開西流河，費工鉅萬，而功亦不成。昉方以貴近用事，執政者主之，公力排其説。後昉數以事捃公，而卒不能得。公上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仁宗時，兖國公主下嫁，一第之費，緡錢數十萬，它物稱是。臣聞禁中今有大長主、長主凡五人，若皆以兖國爲比，則其費無極。乞講求前代及祖宗時典故，取中制爲定式，俾有司守之。」❶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❷而刑書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爲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又言：「漢有雲臺，唐有凌煙閣，皆圖功臣。祖宗有天下以來，文武之臣有大功者不爲少，而繪像之制未聞。宜於禁中建閣圖寫，命詞臣爲贊。」事多見施行。公雖歷顯仕，家無餘貲。退居襄陽，元祐七年冬十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八十有四。有《白雲集》十卷、雜文十卷、奏議五卷、刀筆二十卷、事類書抄二百卷。❸娶某氏，封□□郡君。三子：曰興嗣，未仕；曰興仁，如京副使，❹皆先公卒；曰興禮，北京留守推官。一女，適進士李齊。孫五人：

❶「俾」，原誤作「裨」，今據四庫本改。
❷「賊盜」，四庫本作「盜賊」。
❸「二」，四庫本作「一」。
❹「如」，四庫本無，注「闕」。

傳正，三班借職；傳式、傳行，皆郊社齋郎；傳慶、傳道，未仕。孫女六人。公歷内外官幾六十年，天資彊力，無一日少懈。爲人剛嚴，内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爲立生祠云。八年九月丙申，葬襄州襄陽縣順德保檀溪之陰，夫人某氏祔。余從祖父奉議郎嘗爲公掾屬，公深知之。公既没，其孤因奉議以狀求銘於太史氏，余不得辭。銘曰：

余觀熙寧中，天子方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遣使者四出，冠蓋相望。當此之時，士大夫争言功利，然考其實，未能如所言也。唯高公自治平中孜孜民政，招懷流亡，户口歲增，發於誠心，勞來不怠，與夫希世而爲之者異矣。故詔書最先褒賞，數進職秩，以風天下之吏。比之召、杜，豈虚乎哉！嗚呼！高公施實德于民，而見知於人主。生有顯榮，没有遺愛，名垂後世，爲宋循吏，凜凜古人之風烈矣。❶

長壽縣太君聶氏墓誌銘

夫人聶氏，其先太原人。曾祖遵美，贈大理評事，❷徙居陳。祖諫，❸右補闕，贈尚書刑部員外郎。❹父震，太常博士、秘閣校理。母吕氏，永樂縣君。校理以德行文學名一世，生五女，皆適士大夫之賢者，夫人其季也。年十七，歸郝氏。郝公諱戭，蔡人也。夫人之歸，諸姊之夫皆已官達，郝公家世清白，篤行苦節，夫人安於淡泊，若將終

❶「凜凜」，原作「廩廩」，今據四庫本改。
❷「評」，原誤作「卿」，今據四庫本改。
❸「諫」，四庫本作「詠」。
❹「贈」，原誤作「增」，今據四庫本改。

身。郝公晚登進士第，爲通山令，年五十，以父耋老，上書辭禄，守太子中允致仕。❶請蔭授父官，未及命而丁憂。居喪毁瘠，負土起墳，廬墓三年乃還家，詔賜粟帛。大臣交薦，朝廷累降告命起之，郝公志不可奪。所親或勸夫人，公方年踰知命，盍勉以仕乎？夫人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彊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郝公終辭不受。由是得贈父大理寺丞，母斛斯氏、繼母顧氏、冉氏、田氏皆追封縣太君。夫人事舅，歷事皇姑，前後如一，皆以孝聞。聚族衆多，接之禮意得宜。郝公三妹在室，夫人愛養過於己子。夫族有甚貧者，❷日周其急，斥奩具以繼之。嘗飭家人曰：「事能忍，則何所不利？」至於妾御，亦不加以聲色，中外未嘗有間言。教諸子莅官守法，廉慎平恕，勿爲苛察。故諸子從政，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夫人從夫封長安縣君，以長子升朝，進封長壽縣太君。元祐八年九月戊戌，終于河南府福昌縣季子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九。四子皆力學，長闢之，及進士第，累官左朝奉郎、大宗正丞。闈之，右宣德郎、知汝州郟城縣事，皆先卒。問之，河南府永安主簿。閔之，鄉舉經明行修，爲福昌尉。二女：長適進士董詵，蚤卒；次適鄉貢進士李祐。孫男女二十九人，曾孫一人。夫人之没，福昌吏民往往聚哭盡哀。喪歸蔡，過郟城次子舊治，邑人輟耕罷市，吊酹而哭，❸皆曰：「此善教其子者也。❹」夫人不出閨闥，而仁心所感如此。其年十一月甲

❶「允」，原誤作「乞」，今據四庫本改。
❷「貧者」，原誤作「者貧」，今據四庫本改。
❸「酹」，原誤作「酎」，今據四庫本改。
❹「善教」，原誤作「教善」，今據四庫本改。

申，祔于西平縣明化鄉德化里郝公之墓。初，夫人伯姊嫁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是生太師温國文正公。夫人既葬，季氏以左朝請郎元某之狀來請曰：「先君之葬，文正公銘其墓。惟吾母之行不可以隱晦不聞，願爲之銘。」余諾而銘曰：

惟古君子，必有賢配。敬修于家，由内及外。猗歟郝公，孝感神明。實惟夫人，輔以至誠。克成其夫，又訓其子。立朝居官，是有是似。天錫之報，考壽令終。❶子孫振振，不墜素風。黔婁之妻，孟氏之母。夷考夫人，無愧於古。

集賢院學士知潞州朱公墓誌銘并序❷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曾祖琪，贈衛尉少卿；妣寧氏，安陵縣太君。祖文郁，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妣孔氏，河南郡太君，高氏，許昌郡太君。考景，光禄卿，贈太尉；妣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公，太尉長子。幼好學，十歲能屬文，賦詩有警句。尚書拊其背曰：「大吾門者汝也。」得任子恩，辭以與其弟，尚書益奇之。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遷臨晉令，以太尉疾解官侍養。太師文潞公舉公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李夫人憂，服除，❸爲虢略令。又丁太尉憂，終喪，爲脩武令。邑有

❶「考壽」，四庫本作「壽考」。
❷「并序」，四庫本無。
❸「服」，原誤作「外」，今據四庫本改。

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案畝加租，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脩武廢爲鎮，民以爲不便，公力爭不能得。察訪官欲奏留公領鎮事，公辭之，改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督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代還，改著作佐郎。今范丞相帥慶州，辟簽書判官。樞臣薦公，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用上殿恩，得簽事河陽判官。今呂丞相守長安，辟簽書判官。朝廷伐西夏，❶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❷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每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殿祠以避之，❸亦賴呂公力護獲免。❹官制行，改奉議郎。代還，簽書湖州判官，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守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用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司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問公：「民已蘇息未？」❺愛民當如赤子，朝廷自非臺諫公正、執政得人，一人耳目何由盡天下事？」又諭公：「薦賢不當避

❶「伐」，原誤作「代」，今據四庫本改。
❷「倚」，原誤作「何」，今據四庫本改。
❸「殿」，四庫本作「嶽」。
❹「呂」，原誤作「召」，今據四庫本及上文改。
❺「息」，原誤作「自」，今據四庫本改。

親，避親則有遺賢。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襃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愼數易吏以省送迎，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飢，遣公振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議明堂，請天神悉從祀，諸陵薦新，復祖宗之舊，西戎疆埸不可許以城寨。拜右諫議大夫，賜三品服。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脩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補外，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復脩撰、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終于官，年五十有八。公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惇睦，靡有間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❷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相踵，公勞來安定，日爲食以食之。一日食飢者，至暮不暇食，遂感

❶「還」，原誤作「選」，今據四庫本改。

❷「賦」，四庫本作「給」。

疾，猶彊視事。未終前二日，親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胡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致知格物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若賁、育，唯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衛尉寺丞恕之女，封壽仁縣君。❶子男三人：純之，假承務郎；二蚤夭。四女：長適洛陽尉范鎬，次適三班奉職時操，先公卒；次適河中府教授程穎，次許嫁假承務郎王康民。孫男二人：完，假承務郎；宏，幼。有諫疏文集若干卷。其年五月壬寅，❷葬河南偃師祁村北原先塋之次。弟左朝奉大夫光逢與孤純之請銘。余昔友公於洛，又爲僚於左省，公，余之所畏也，銘其可辭？銘曰：

嗚呼公掞，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彊。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祁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❶「壽仁」，疑當作「仁壽」。

❷「年」，原誤作「外」，今據四庫本改。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禄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爲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禄，字子功。曾祖諱璲，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鍇，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龎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爲長，公其季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舍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爲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辭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爲應天府楚丘主簿。❶ 渦河役民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十一月工畢。❷ 縣人德之，相與爲佛事三日爲公謝。以薦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

❶「丘」，原誤作「江」，今據四庫本改。
❷「十」，四庫本作「不」，似是。

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❶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内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爲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秘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吴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户等科之，民以爲患。公奏曰：「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土所無有而求市於民，❷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税外有新税，自唐僖宗優山南，免其税，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税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永懿者以贓虐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益、利兵，轄文、龍邊界，令領郡政，名實兩失。❸乞選文臣知州，而武臣監路分兵，則名分

❶「昔」，原誤作「者」，今據四庫本改。「皇」，四庫本作「王」。

❷「土」，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改。

❸「名」，原誤作「右」，今據四庫本改。「失」，原誤作「夫」，今據四庫本改。

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淯井，官軍覆敗，選部使者經畫其事，❶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官熊本爲察訪，專節制，使者聽于軍所。羅箇墓夷數千人窮蹙請命，裨將賈昌言貪功，欲屠之。公諭以殺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彼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乎？」本矍然，遣屬官程之元持檄畀昌言，受其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奏乞以清閒之燕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對所以勞徠安輯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之制。臣謂治務有先後，❷理勢有緩急。今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日之令固有未便，設復爲此而至於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孑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爲訐激，朝廷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知發，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爲閉糴之令。河南開封諸邑不恤荒凶，而督累年逋負；決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爲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必不如法意，而至於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繫也。《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爲仇怨，禮義廉耻，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

❶「選部」，原誤作「運郡」，今據四庫本改。

❷「臣」下，原衍「爲」字，今據四庫本删。

詿誤，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寬易。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拔或非其人，事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爲參謀，公上疏曰：「今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勳蔭恩澤用，有以瘝敗收，有未嘗歷邊任、經戰陣，有以故群盜得官而才無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遷官。願詳覈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校其所長，參而伍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有四人姓名以上，且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發，❶賜鎧甲以寵軍容，所在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麤暴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爲人指蹤，❷而未可莅衆也，況又委之辟使臣，許以察官吏，❸小人處此，必有乖忤，識慮無取，紀律不明，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寬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蔓。」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爲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倐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❹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悦。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

❶「發」，四庫本作「法」。
❷「蹤」，原誤作「衆」，今據四庫本改。
❸「官」，原誤作「臣」，今據四庫本改。
❹「人」，原誤作「之」，今據四庫本改。

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稅。久之，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爲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温公議復差役法，公謂温公曰：「熙寧初，某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牙前數百人，而民甚悦。其後有司求羡餘，務刻剥，爲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温公不從。及議郡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繩之，❶將見當黥衣赭充塞道路矣。」❷温公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宴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爲樂也。」祐歎服。次會同館説儀制，公爲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爲法者邪？」反覆詰

❶「繩」，四庫本作「懲」。
❷「黥」，原誤作「黜」，今據四庫本改。

問，❶虜屈而從之，遂兩宣問。❷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强盜及故殺、鬭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而温公謂宜論死。公請問言之，温公曰：「彊盜可憫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則不可。今予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温公復書曰：「鬭而救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蹊田，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此介甫鵪鶉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滅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滅人之國而欲復之也，❸故有蹊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息訟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寘之死，與還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爲例，則差之毫釐，後將噬臍，其可得邪？」温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年冬，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密，至有枉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勘。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吏畏法罪，❹不憚論殺。」因以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貸者之數以聞。❺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告，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勉公從執政意，公復書責之。執

❶「反覆詰」，原誤作「及復語」，今據四庫本改。
❷「宣」，原誤作「宜」，今據四庫本改。
❸「惡」，原誤作「忠」，今據四庫本改。
❹「法」，四庫本無。
❺「二」，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政怒，言於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❶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囚，❷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爲筦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員外置，不獨恩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員多無以注，公檢索諸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❸亟補之，人情悦服。外選所以便遠官，久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爲宜。領詳定省寺勑令。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其半，公不可，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銷之。自今犯法及死亡皆勿補，❹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胥吏之去者怨讟囂然，至有棄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額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吴。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命公與給事中趙君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黎陽，閱舊牘，得神宗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吴，東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

❶「同」，原誤作「例」，今據四庫本改。
❷「請既」，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諸囚」，原誤作「請因」，今據四庫本改。
❸「久」，原誤作「文」，今據四庫本改。
❹「補」，原誤作「捕」，今據四庫本改。

閉決口，俟見大河歸納，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先帝詔書並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爲便，見公奏，不悦。既還，尚書省以詔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爲中國之險要，自大吴決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虜中，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河之名，而無禦寇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蹇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寇之警，非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爲辭，是欲動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虜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吴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虜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北去，可必否？❶」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議，❷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❸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伾之西，至於衡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會獨流口，❹入界河，東歸於海，合禹之蹟，前人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横

❶「否」，原誤作「召」，今據四庫本改。
❷「未」下，原衍「足」字，今據四庫本删。
❸「已」，原誤作「也」，今據四庫本改。
❹「獨」，原誤作「閑」，今據四庫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一「哲宗元祐四年春正月戊戌」條改。

議，王孝先、俞瑾輩緣旁以自進爾。臣既案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臣竊惑之。況小吴之決，先帝神幾睿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脉絡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略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今一孝先，乃敢妄議。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瑾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外。詰朝，❶執政奏事，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爲是役，調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六路百餘州之民，欲以冀幸不可必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絀衆論，其事乃寢，以是爲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❷留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❸其情非一，不可偏舉。❹」於是疏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及，❺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説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爲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啓，必反覆

❶「詰」，原誤作「語」，今據四庫本改。
❷「英」，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
❸「此」，原誤作「政」，今據四庫本改。
❹「偏」，原誤作「徧」，今據四庫本改。
❺「及」，四庫本作「反」。

陳之。歲旱，以《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❶又曰：「因災異求直言，仁祖聖謨也。陛下即位之始，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於人言，從而修之，下可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公奏：「待之之禮，宜損於前。俟其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以安遠爲令德，不以來遠崇虚名。」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參詳官。❷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廷無留事。凡爲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閲牒訴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者。僚屬請以囹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守臣之功邪？」固請不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❸召儒臣講説，請上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爲。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公曰：「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奈何復欲合祭於圜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詩，故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豈春夏亦合爲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❹惟公獨爲是説，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議禮，諸公豈可輕變邪？」久之，辯於上前，宰執皆

❶「官」，原誤作「師」，今據四庫本改。
❷「罷」，原誤作「罪」，今據四庫本改。
❸「謁」，原誤作「謂」，今據四庫本改。
❹「府凡」，原誤作「省此」，今據四庫本改。

言：范某之言，禮經也，然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熙河帥范育累奏，阿里骨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十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争，言於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理固不順。今阿里骨未有過，温溪心輩叛否未可知，若發兵應援，先伐阿里骨，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動矣。」❶大臣曰：「外事不可喻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爲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阿里骨，如拒抗即討之。公奏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聞有離貳，遂選置蕃官而代之邪？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毫髮，徒啓夏國唇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阿里骨恭順如前日。育又奏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大臣韙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争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況版築之初，蕃寇衝突，勝敗未可知邪？」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陰爲回河之計，❷增隄防，進緶埽，公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壅遏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❸而東流不能吞納，爲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豐，復北入内黄，而德清軍實被水患，❹如公言。公罷政之明

❶「釁」，原誤作「爨」，今據四庫本改。
❷「之」下，原衍「患」，今據四庫本删。
❸「奔」，原誤作「東」，今據四庫本改。
❹「被」，原誤作「校」，今據四庫本改。

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吕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同案視，亦無以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内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爲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而已。常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爲欺也，況事君乎？」平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期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❶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内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郎端平之女，追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下卸司；祖修，右承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宫；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粮料院；祖義，❷雄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禮部，祖義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適鄧州司法參軍鮮于群，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濩、浹、測、洌、減、渥、瀸、滌、液、湒、激。

❶「氣」上，原衍「風」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義」，四庫本作「羲」。下「義」字同。

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爲皆可法。」上之視學，祖禹與勸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同進同獻納左右。❶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爲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内朝凡五年。及出守陜，將省公於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大者，❷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庭，英祖親策。言人所難，帝獎其直。入補衮職，神考欽明。蹇蹇匪躬，帝諒其誠。置諸左史，以遺聖嗣。乃贊書命，乃議祥刑。必本於仁，必正於經。河決而北，朔方其咨。二聖命公，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敷文禁林，入侍經幄。辨别忠邪，以裨聖學。中書基命，考慎其人。登貳宰司，帝屬良臣。公拜稽首，惟艱於兹。在始慎微，庶終不墮。事有可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天奪之年，不究厥位。省洛之南，❸實惟土中。刻銘幽宮，以詔無窮。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❶「進同」，四庫本作「進對」。
❷「大者」，原誤作「人旨」，今據四庫本改。
❸「省」，四庫本作「有」。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皇族墓誌銘

保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洽，字景和。曾祖魏王元佐，太宗之子。祖允升，平陽郡王。考宗回，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公。妣李氏，隴西郡君。公幼聰敏謹重，不妄語笑。初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求師擇友，專精於《詩》、《書》，積十餘年。或勸其就試於有司，公曰：「讀書學古，足以治吾身而已，安可干國之賞邪？」改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漢東捐館，居喪哭泣幾失明。遷坊州團練使。❶丁母憂，號毁，聞者傷之。乞守墳百日，宗正以例不許。公遣長子士瞻以狀詣丞相府力請，❷朝廷憫其懇切，從之。遂爲定制，宗室守墳自公始。於是伏處墓次，布衣蔬食，❸至卒哭，則形體殆無人色，咸稱其孝。❹制詔曰：「銜恤既久，善喪有聞。」今上即位，遷右金吾衛大將軍、開州防禦使，改領保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元祐七年十月十四日卒，年五十有三。遺命薄葬。贈崇信軍節度使、房國公。公天資儉約，無

---

❶「坊」，四庫本作「均」。
❷「士」，原誤作「上」，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❸「蔬」，原誤作「監」，今據四庫本改。
❹「咸」，原誤作「成」，今據四庫本改。

聲樂翫好。家多藏書，手不釋卷。雖居私室，必斂袵正席，内外肅然，無敢犯者。奉朝請四十餘年，未嘗有小失。娶王氏，封和政郡君，贈中書令秦王審琦之曾孫，先公九年卒。和政事舅姑以孝聞，嘗割股愈姑之疾，論者以配公之德爲宜。四男：一蚤亡；曰士瞻，右内率府副率；曰士悏、曰士⿰車從，皆左班殿直。十女：三早亡；長適左班殿直刘建中；次適左侍禁劉佃；次適承務郎樊彦和；次適田珣，次適焦元叔，次適范陶，皆三班奉職；餘在室。孫男四人，女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房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孝惟恭。稽其德行，宗室曾閔。子孫不忘，萬石之謹。

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世復，字希静。曾祖德芳，楚康惠王。祖惟能，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父從贇，鄧州觀察使、南陽侯。母會稽郡夫人康氏。所生母陸氏，封安福縣太君。初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衡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吉州團練使。❶ 坐罪非自犯，奪官二等。未幾，還一等官。又數年，復舊官。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原州防禦使。公性剛嚴，治家整肅，事親孝，事長順。發言質直，無少阿曲。留意圖史，通《尚書》大義。仁宗嘗賜

❶「吉」，原誤作「告」，今據四庫本改。

御書十二軸，有「忠孝世復字希静」七字。公嘗集三聖宸筆草字，兩進于上，寵賚金帛。元祐二年十月，葬安福君，往來墓次，冒寒感疾。明年四月八日卒，年五十有四。娶姚氏，右千牛衛上將軍宗望之女，封河東縣君。十二男：曰令匹，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曰令逭，贈徐州觀察使；曰令介，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皆卒。曰令終，❶右侍禁；曰令宁，左班殿直、監常州鹽税；七人皆未賜名而卒。女十五人：長適右侍禁郭譯，次適東頭供奉官姚彦輔，次適奉職張敦，皆卒；次適内殿承制陳仲立，次適故右侍禁劉侯，❷次適前舒州桐城縣主簿張祁，次適三班奉職史厚躬，次適奉職耿之常；六人在室而亡，一人幼，在室。孫男六人：曰子讜，三班奉職；次皆幼。孫女七人，長適奉職袁弼，次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❸銘曰：

仁皇手札，以寵宗親。公得之多，禮異群臣。惟其忠孝，行本諸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眉州防禦使追封通義侯墓誌銘

侯諱仲科，字師哲。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信安僖簡王允寧之孫，❹韓榮思王宗諤之第八子。母韓國夫人馮氏，所生母仁和縣太君閻氏。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

❶「終」，四庫本作「涔」。
❷「右侍」，原誤作「侍右」，今據四庫本改。「侯」，四庫本作「俣」。
❸「安」，原誤作「永」，今據四庫本改。
❹「信安」，原誤作「安信」，今據四庫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仁宗慶曆二年三月己巳」條改。

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少好學，通五經，專治《尚書》。以喪服，未嘗一試。孝敬友悌，性寬厚，樂施予。侍韓王、夫人疾，衣不解帶者各踰旬浹，居喪致哀如禮。所生母卒，以毀得疾。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三十有二。娶劉氏，皇城使永吉之女也，封嘉興縣君。二男，曰士泚、曰士陴，皆左班殿直。女一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❶銘曰：

振振宗子，孝敬友悌。刻意藝文，曾未一試。從祔九原，永膺此志。

右金吾衛大將軍慶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令莒，字曼叔。曾祖惟忠，贈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舒國公。祖從藹，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父世本，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母張氏，安定縣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累遷鳳州團練使、慶州防禦使。卒於元祐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四。公性聰敏好學，博通群書。喜爲詩，不尚華采。初葬彭城公，有司穿壙於陰穴，既畢，而公知之，累表請改卜。朝廷以既定不可易，特置角堠，❷以識其名。母夫人疾，藥必親嘗而後進。❸居喪毀瘠，表乞廬墓，遂感疾而終。娶吳氏，封永福縣君。九男：曰子筌，率府副率；曰子隆，右班殿直；曰子遵，三班奉職；曰子遡、子適，未仕；餘皆夭。十女，太和縣令英罕、❹右

❶「河」，原誤作「海」，今據四庫本改。
❷「堠」，原誤作「堆」，今據四庫本改。
❸「親」，原誤作「視」，今據四庫本改。
❹「英」，四庫本作「吴」。

班殿直張永錫、右班殿直陳頵、三班借職李繽、三班奉職吴披，其壻也；二在室，三蚤亡。孫女三人，二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生於軒冕，❶樂在名教。君子之行，維民則效。系此銘詩，以彰純孝。

右武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令瞿，字師聖。❷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質之孫。❸右屯衛大將軍世鎮之子。母長安縣君周氏。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和州刺史、吉州團練使。元祐四年四月九日，卒于昭化坊私第，年三十有八。侯幼時事母以孝聞。好學，博通經史，善爲歌詩。工筆札，宗室碑刻多請侯書。娶郭氏，封太康縣君。一男，曰子完，三班奉職。三女，適三班奉職梁允明、三班借職張克侊、故進士王舜欽。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昔漢東平，爲善以顯。惟侯克孝，文藝勉勉。弗克庸顯，喪此邦彦。

右武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令巍，字君則。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

❶「冕」，原誤作「昆」，今據四庫本改。
❷「師」，四庫本作「思」。
❸「博」，原誤作「轉」；「質」，原誤作「賢」；今據四庫本及《文獻通考》卷二七七《封建考》「宋諸王」條改。

規之子。母涇陽縣君和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澤州刺史、秀州團練使。初，魯公譽望，爲宗室一時之冠。處身正家，悉有法度。每聞昕鼓，必先至學館，族人無敢後者。英宗建宮學，取以爲法。侯克紹先德，敦厚莊謹，不妄言笑。好讀書，篤志于學。性尚儉素，居處苟完而已。❶治家以嚴，中外敬憚。子孫在側，雖閒燕，必正立拱手。平居終日，容貌端肅。魯公薨，執喪哀毀。元豐中，兩乞試，以期服不得就。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劉氏，封永泰縣君。五男：曰子綏，右班殿直；曰子絳，三班奉職；曰子維，曰子縝，曰子綽。九女，左班殿直李球、張濟，右班殿直王澈，左班殿直孟滋，太廟齋郎王子充，其壻也。孟氏女蚤卒，四在室。孫女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魯公，宗室之冠。思古僖侯，興學自泮。廣陵嗣音，亦廣德心。弗試而隕，流風可欽。

左朝請郎通判亳州軍州事墓誌銘

君諱令懇，字懇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❷楚國僖安公守巽之孫，濱州防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敦思公世該之子。❸母南陽縣君李氏，繼曰壽昌縣君李氏。初賜名

❶「完」，四庫本作「安」。

❷「吉」，原誤作「告」，今據四庫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三「英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甲申」條改。

❸「思」，四庫本作「惠」。

令始，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❶歷右監門率府率，試換朝請大夫、太子中允，監北京糧料院，改太常丞，監在京倉。官制行，改奉議郎，遷承議郎。丁開府憂，服除，監進奏院，改今名。今上登極，轉朝奉郎、簽書鎮海軍判官，遷朝散郎、通判亳州，轉左朝請郎。君幼不戲弄，長嗜書，力學不倦。每厭宮邸，思有所效用其材。神宗之初，許宗室補外官，得召試學士院，換文資。初至北京，人謂宗子長于富貴，必不事事。君清慎廉勤，過於寒素，監司交薦之。丁開府憂，既除喪，家財一毫不取。或以爲言，君曰：「吾不忍父母没而與兄弟競財也。」歷官十五年，所居見稱。性無他好，雖在職，未嘗廢書，歷代史皆手抄。精筆札，工篆籀，善爲尺牘。而恬於勢利，未嘗謁公卿之門。人或勸之，君曰：「富貴儻有，不假妄求；命若止此，求之何益？」聞者賢之。元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亳州官舍，年四十有一。娶田氏，贈太師、中書令欽祚之孫女，封秀容縣君。二男：曰子意，業進士；次蚤夭。四女，長適成安主簿滑延年，一在室，二蚤亡。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祖宗以來，不假名器。公族異材，終老不試。先帝稽古，試以吏事。君以文學，始逾强仕。命不可延，亦遂其志。❷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士幅，字信之。鎮江節度使、郇國

❶「右内率府副率」，原誤作「名内卒府副卒」，今據四庫本改。

❷「志」，原誤作「忠」，今據四庫本改。

公允成之曾孫，容州觀察使宗儒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坊州刺史仲午之子。母福昌縣君王氏。以父蔭補右班殿直，改左班。少涉學，頗能詩，性有巧思。監相州臨漳鹽酒税，[1]勤於吏職，未幾課增羨。[2]元祐八年六月七日卒，年二十有五。娶王氏。一男一女，[3]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吏事惟勤，緣飾以文。壽維不遐，[4]亦克有聞。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令泌，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惟能之曾孫，[5]保静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寧郡王從古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世設之子。母永嘉縣君程氏。幼

賜名。[6]補授右班殿直，改左班。補外任，監鄜城酒税。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二十。娶田氏。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王孫，[7]試吏以勤。既冠而隕，未克有聞。

右侍禁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亮，洛苑使。祖察，西頭供奉官。父復，供備庫副使。母壽

[1]「税」，原誤作「極」，今據四庫本改。
[2]「課」，原誤作「詠」，今據四庫本改。
[3]下「一」，四庫本作「二」。
[4]「維」，四庫本作「雖」。
[5]「慶」，原誤作「殿」，今據四庫本改。
[6]「幼」，四庫本作「初」。
[7]「王」，原誤作「三」，今據四庫本改。

安縣君趙氏。君既笄，適宗室右侍禁令組。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卒，年十八。君資性柔明，服勤婦道，善於女工，不妄笑語。檢身以禮，居家以儉，事上接下，爲人所稱。二男，[1]曰子權，次未名。□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家室，惟儉以勤。年則不永，婦德有聞。

安化軍節度使榮國公妻馮翊縣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密，[2]贈保順軍節度使。祖守信，贈右監門衛將軍。考琮，贈左領軍衛將軍。夫人年十六，適安化軍節度使、榮國安恪公仲玘，封馮翊縣君。事舅姑，晨昏有常節，接夫相敬如賓。榮公薨，罄其資裝，盡禮以葬。撫育諸子，隆於慈愛，而其情均一。子士泞將赴官亳州，夫人與之訣曰：「吾不復見汝矣！」左右皆怪之。不一月而感疾，元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五男：曰士仡，[3]蚤卒，贈右屯衛將軍；曰士歸，[4]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曰士朁，右武衛大將軍、端州刺史；曰士彫，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泞，右侍禁。三女：長適東頭供奉官田良彥，[5]次適右班殿直唐振，次適假承務郎周譚。孫男五人：曰不疑，右監門率府率；[6]曰不

[1] 「二」，原誤作「一」，今據四庫本改。
[2] 「曾」，原誤作「魯」，今據四庫本改。
[3] 「士」，原誤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4] 「士」，原誤作「出」，今據四庫本改。
[5] 「田」，原誤作「曰」，今據四庫本改。
[6] 上「率」字，原誤作「卒」，今據四庫本改。

倿，未仕；曰不晦，曰不厭，皆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女十人。九年二月己酉，❶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爲婦孝敬，爲母慈愛。子孫詵詵，福禄未艾。宜享眉壽，養不可待。

華州觀察使妻永福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唐尚父子儀之後。曾祖守信，贈太傅。祖世隆，贈太子少師。父承顔，贈左清道率府率。年二十，適華州觀察使仲寂。入門而娣姒皆喜，受饋而舅姑交慶。觀察捐館，守孀育孤凡二十年。左右媵侍常假以顔色，内外親戚不覺有薄厚。御僕使，治居第，皆有條理，宗族稱之，多取法焉。元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卒，年四十有五。五男：長蚤卒；曰士衆，右監門率府率，卒，贈左領軍；曰士編，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以力學登科第；曰士弇、士俛，皆右侍禁，居官有稱。皆君之善教云。五女：長適左侍禁王植；次適節度推官王璋；次幼亡；次適左班殿直霍梓，❷卒；次適假承務郎陳敏求。❸孫男四人：曰不匿，曰不虛，皆三班奉職，餘未仕。孫女八人，長適三班借職朱輔國，❹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❺銘曰：

尚父在唐，功格于天。覃延厥後，其慶綿綿。歸于公族，宜其家室。爲婦爲母，皆可矜式。

❶「年」，原誤作「月」，今據四庫本改。
❷「梓」，四庫本作「祥」。
❸「務郎」，原誤倒，今據四庫本改。
❹「朱輔」，原誤作「未補」，今據四庫本改。
❺「府」，四庫本無。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安縣君蔚氏墓誌銘

君蔚氏。曾祖興，四廂都虞候，❶贈太師。祖昭敏，殿前都指揮使，贈太師、中書令。考保用，東染院副使，贈左領軍上將軍。君幼喪父，母萬年縣君李氏携之改嫁宋氏。既笄，歸監門衛大將軍、贈懷州防禦使、河内侯仲謙，封長安縣君。河内侯好學，構閣於邸中以藏書，君助而成之。聞別院樂聲，則曰：「淫哇之音，吾家不可有也。」河内侯卒，君教諸子，專以經史。斥出服御華靡，敦尚儉素，以至終身。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男六人：曰士見，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奄，右監門衛大將軍；次蚤亡；曰士域，右内率府副率，卒；次二人蚤亡。六女：長適西頭供奉官彭珪，次適左侍禁曹希仲，次蚤亡，次適河清主簿楊元振，次適順陽縣尉任綽，次適莒縣尉夏琦。孫男六人：曰不傲，三班奉職；曰不忮，曰不求，卒；曰不撓，曰不屈，曰不妄，卒。孫女二人，皆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助夫藏書，惡鄭好樂。以此治家，勤儉素樸。思古賢淑，九原可作。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長壽縣君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繼隆，贈太師、尚書令、楚國公。祖昭亮，贈太師、尚書令、崇國公。考惟賞，右騏驥副使。母曹氏，譙

❶「四」，原誤作「福」，今據四庫本改。「候」，原誤作「侯」，今據四庫本改。

郡君。君幼孤，鞠於兄嫂。性和靜，處於閨室，雖姻戚罕獲見。自恨幼失怙恃，每時節忌日，❶哀號不食，家人稱其孝。年二十，歸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戩。奉其姑榮國夫人盡婦道，居夫室未嘗厲聲，宗族疏戚，交譽其美。元祐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二十有四。一男，曰士位，右班殿直。七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顯顯令族，作配宜家。孝敬淑慎，壽考弗遐。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妻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浚儀人。曾祖堯封，贈太師。祖化基，觀察使。考守素，國子博士。君幼孤，養于伯父左藏庫使守誠、伯母宜春縣主。性孝謹，伯父母愛之過於己女。年十八，歸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璑。事舅姑盡禮，與家人上下雍睦。率府好學，君常勉之。治家有法，服用節儉。女工不矜巧，婦容不尚侈。居則嚴整，淡如也。元祐八年五月十四日卒，年二十有七。四男：曰士沐、士潏，皆右班殿直；二未賜名。五女，四尚幼，第二女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有四德，持以靜專。❷宜享遐壽，云胡不延。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妻安平縣君江氏墓誌銘

君江氏，開封人。曾祖文溥，儀鸞副

❶「忌」，原誤作「之」，今據四庫本改。
❷「持」，原誤作「待」，今據四庫本改。

使。祖規，揚州司理參軍。父惟善，西頭供奉官。年十六，歸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士競，封安平縣君。與康州皆好佛書，悟空理，緝室異處，外世事，屏紛華，以清静爲樂。及疾，家人出珠璣錦繡之服，將爲斂具，君却之，易以常服乃受。元祐五年六月八日卒，年三十有六。二男：曰不溢，曰不匱，皆右班殿直。二女，長適進士李絳，次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專静，亦克盡性。屬纊弗華，其終以正。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妻安福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承休，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祖世範，左驍衛將軍。❶父克敦，内殿承制。母杜氏，永和縣君。年十五，歸青州觀察使仲覽之子士戴爲介婦。與其姒協力治内事，奉舅姑孝敬，接姻族柔順，待夫以禮而敦睦，御妾以嚴而不忌，奉身以約而不華。元祐五年十二月七日卒，年二十有八。五男：曰不倦，蚤卒；曰不僊，三班奉職；曰不損，曰不俅，曰不作，皆幼。二女，長在室，次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宜其宗家，惟孝以勤。弗克壽考，婦德有聞。

❶「衛」，原誤作「尉」，今據四庫本改。

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妻大寧縣君花氏墓誌銘

君花氏，開封人。父永安，左班殿直。君年十八，適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令群爲繼室，封大寧縣君。事舅姑孝謹，奉祭祀嚴敬，接族人以睦，爲繼母以慈，宗室稱焉。元祐八年五月十日卒，年二十有七。五男：曰子建，三班奉職，卒；曰子延，三班奉職；次蚤夭，曰子佐，曰子某。七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爲婦孝敬，爲母均一。是惟可銘，以賁幽室。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皇族墓誌銘

左承議郎妻崇德縣君宋氏墓誌銘

君宋氏。七世祖太子太師、蔡國公彦筠有功於五代時，退老，及國初，爲開封人。曾祖文質，贈左屯衛將軍。祖世寧，西頭供奉官。考良肱，左侍禁。君年十八，適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令時，賜霞帔服。率府少孤貧，力學，欲以立名。君喜，悉捐簪珥鞶帨易書史，輔成其志。元豐初，禁士子游宗室甚，率府表乞就學外第，宗老大人皆不欲，率府不敢違。君力勸之，乃得出。諸常與往來者，厚具待之，客不知其貧。未幾疾革，聞大宗正方審察率府文藝上朝廷，謂宗人曰：「延吾數日，聞召命足矣。」卒年二十有一，實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既卒，率府召試秘書省中等，換授通直郎，賜五品服。今爲左承議郎、光禄寺丞。追封崇德縣君。君性静慧，喜翰墨，博誦浮屠書，戒家人不殺生物。初群居，族人會廟中，有以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婦家故薄，今奉孀姑，縫衣裳外，不敢及其他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諸女諸婦必以君爲言。侍姑壽光太夫人四年，恭恪無間言。一男，曰志。女元、阿秀，後君一年卒。元祐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樂羊斷織，勉夫以學。聞君之風，死者

可作。如彼稽田，勤而弗獲。

左班殿直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父德用，杭州助教。母張氏。年十六，適左班殿直士屹。性柔淑，奉舅姑惟勤，能睦其族人。精於音律女功之事。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年一十九。男，❶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于宗，孝敬睦媚。云何不淑，蚤隕厥身。

左班殿直妻魏氏墓誌銘

君魏氏。曾祖杲，贈左驍衛大將軍。祖處約，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孝祥，左藏庫副使。母趙氏，平原縣君。君既笄，適宗屬左班殿直士穠。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年二十四。一女，始三歲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懿彼魏姜，柔静順專。❷胡嗇其壽，陪祔新阡。

右千牛衛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士安。祖諫，左班殿直。父益，❸試將作監主簿。❹母張氏。歸右千牛衛將軍令劭，賜霞帔服。性温恭節儉，奉身不華。主中饋，戒殺生物。元祐

❶「男」，原誤作「歲」，今據四庫本改。
❷「柔」，原誤作「宗」，今據四庫本改。
❸「父」，原誤作「文」，今據四庫本改。
❹「作」，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二年七月三日卒，年二十有二。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宗家，約禮無華。心不違仁，壽胡弗遐。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資，字承之。越懿王德昭之曾孫，舒國公惟忠之孫，楚國安僖公從信第三十四子。母孫氏，贈富陽郡君。所生母王氏，贈永寧縣太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侯少聰慧，長而敏學，長於詩書。英宗選置諸宮學官，立大小學，限以年，能記誦、試合格者始遷太學，得預聽書。時多以大宗正司之試爲艱，故雖年長者往往多在小學。侯尚幼，首應格。於是宗室勸勵，執經者衆矣。神宗選宗子執事太廟，衆皆憚讀册，侯獨以選攝太祝。寢疾，誡其子曰：「吾雖無奇節，亦自省無大過，汝曹慎勿以富貴自驕。」元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一。初娶李氏，振武軍節度使璋之女，封仁和縣君。再娶賈氏，供備庫使世宗之女，❶封崇德縣君。七男：曰令錯、曰令覺，皆右班殿直；曰令巻，左班殿直；曰令紓，右班殿直；三人未名。五女，三人蚤卒，二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❶「宗」，四庫本作「京」。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五「神宗熙寧五年六月己丑」條有左藏庫副使賈世京，或是一人。

於皇神考，永世克孝。相維宗子，駿奔在廟。平陽册祝，維德馨香。肅恭神人，令聞不忘。

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墓誌銘

侯諱世職，字叔良。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安僖公從信之第二十六子。母孫氏，富陽郡君。所生母徐氏，太寧縣太君。初賜名，補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侯性警敏，髫齔就學，宗藩器之。年十二，安僖公嘗會宮傅，侯侍坐，賓戲之曰：「聞好讀書，有何事？」侯即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安僖公深嗟賞。及長，無侈靡玩好之欲，聚書至千餘帙，名儒碩學之士多從之游。趣尚清遠，不屑世務，志在多識前言往行，經籍自娱而已。富陽夫人疾亟，侍藥衣不解帶，灼臂灌頂，禱請備至。由是崇信佛教，深戒殺生。居喪哀毁骨立。及葬，遇大雪，跣扶匶，行數十里，哀感行路。晚而好禪宗之學，棲心真寂，不復茹葷，超然有遺俗之意。爲贊頌至二三百篇，曰《通明集》。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日卒，❶年三十有九。支體柔弱如生，内外異之。娶陳氏，南康王洪進之裔，右侍禁宗誨之女，封壽安縣君。自寡居，不御脂澤，常服大練，非祭祀賓客，酒肉不陳於前。送迎不逾閾，能守侯之家法。四男：長未賜名卒；曰令流、曰令丙，並右班

❶「二月」，原作「三月」，按：元祐元年有閏二月，今據四庫本改。

殿直，蚤卒；[1]曰令玗，左班殿直。九女，亡者四人，第二女適陳寧之，次適王正臣，第五女適王存，皆三班奉職，一在室。[2]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亹亹東陽，敏學而文。惟孝惟忠，事父事君。非苟知之，亦行之勤。刑于室家，壼範有聞。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墓誌銘

公諱令倫，字順之。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曾孫，全州觀察使、新興侯從郁之孫，虔州觀察使、南康侯世奕之子。[3]母王氏，河南縣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濱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康州防禦使。公幼而穎悟，喜讀書，不好弄，動静語默如成人。居父喪哀，毁瘠過制。事母以孝聞。夙夜彊學，日誦數百言。書無所不觀，尤工律詩。肄業之餘，間以習射。仁宗嘗試，賜弓矢以寵之。御家有法，閨門嚴肅。爲人沈厚詳雅，趨進應對，從容可觀。天資清約，飲食衣服不事華侈，及祭祀賓客則致其豐美。素嗜唐史成癖，嘗語諸子曰：「汝曹將補外官，[4]當務清白兢慎，勿爲諂佞貪汙。吾每觀李勉、林甫之行事，正邪如白黑，誠宗臣之鑑戒也。」元祐八年五月壬寅卒，年四十有九。娶安氏，封安福縣君。十一男：曰子西，右

[1]「蚤卒」，四庫本無。
[2]「在」，原誤作「右」，今據四庫本改。
[3]「虔」，原誤作「度」，今據四庫本及《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附録》趙伯茂條改。
[4]「官」，原誤作「宫」，今據四庫本改。

監門衛大將軍、秀州刺史。次未名而卒；曰子晉，左班殿直；曰子噩，右班殿直；曰子平、子貢，並蚤卒；曰子亞、子霖，並三班奉職；曰子工、子丙、子亘，皆蚤夭。九女：長適左班殿直王冕，次適左侍禁張宗晟，次適左班殿直王偲，次適右班殿直倪圭，次適右班殿直張克和，次三人蚤卒，一幼在室。孫男三人：彥國，左班殿直；彥輔、彥迪，未仕。孫女二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彬彬公子，敏學而藝。帝錫弓矢，魯邦方器。❶尚論古人，以詔子弟。厥鑑不遠，在唐之世。

右千牛衛將軍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懷懿，南作坊副使。祖用可，閤門祇候，贈左千牛衛將軍。父漢卿，內殿崇班。母崇德縣君趙氏。❷年十五，適右千牛衛將軍令振。❸奉舅姑盡婦道，事夫以禮，閨門雍睦。元祐八年正月癸亥卒，❹年二十有一。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士會適秦，其處爲劉。遥遥厥後，有嫁公侯。曄曄其榮，忽掩諸幽。

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墓誌銘

侯諱仲韓，❺字子儀。魏恭憲王元佐之

❶「方」，四庫本作「分」。
❷「母」，原誤作「勢」，今據四庫本改。
❸「令」，原誤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❹「八」，四庫本作「二」。
❺「韓」，四庫本作「韡」。

曾孫，❶密國公允言之孫，❷祁國公宗説之子。母張氏，封清河縣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瓊州刺史、西作坊使、左騏驥使、皇城使、榮州團練使。侯好學，不事豪靡。爲人坦夷，睦於宗族。博物多能，技藝無所不通。熙寧中，詔宗子服屬疏遠者得補外官，授曹州兵馬都監。任滿，除許州兵馬鈐轄。又歷鄆、潁二州。曹素多盜，侯設方計督捕，盜發輒得，終侯去無留患，人賴以安。許有殺一家數人而亡去，吏不能得。侯逐捕指其家，執之曰：「此殺人者也。」驗之，果服。在鄆及潁，前後守將及部使者以事諉之，類得辦治，故多薦之者。行營場閲軍士，會天大寒，疾作，不少輟。元祐二年正月癸亥，卒於潁之官舍，年五十。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娶劉氏，封永安縣君。繼室錢氏，封仁和縣君。八男：曰士冰、曰士兟，皆西京左藏庫使；曰士懣，莊宅副使；曰士訏，右侍禁；曰士桴，左班殿直；餘蚤卒。九女：長適内殿崇班程保民，次適右侍禁彭寅，次適西頭供奉官劉公亮，次適曹州濟陰縣主簿顔幾道，次適三班奉職應發，一在室，餘蚤夭。孫男十三人：不輒、不疑，皆三班奉職；不惑、不輕，皆三班借職；❸不輟、不慭、不悔、不茹、不倦、不偏、不傳、不琢，❹未仕。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善

❶「佐」，原作「祐」，今據四庫本及《宋史》改。

❷「密」，原誤作「定」，今據四庫本及《宋史》卷二四五《漢王元佐傳》改。「言」，原誤作「信」，今據《宋史·漢王元佐傳》改。

❸「借」，原誤作「侍」，今據四庫本改。

❹「琢」，四庫本作「瑑」。

孜；曾孫女一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矯矯公子，出而試吏。智則有餘，莫不辦治。夙夜匪懈，以身狥公。卒爲宗藩，有賁其終。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京師人。曾祖堯基，贈驍衛上將軍。祖諤，文思副使。父曈，東頭供奉官。母趙氏。君端麗聰穎，喜讀書，善爲歌詩，精於筆札，父常奇之。年十六，適北海郡王之子、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塡。内外宗族，莫不宜之。父監通州酒税，君出送，悲泣而返，數日不食，憂思感疾。元祐元年四月癸巳卒，年二十。男女各一人，皆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夫豈不思，自約以禮。之子于歸，出祖其親。卒以憂隕，觀過知仁。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王墓誌銘

王諱仲曄，字子華。曾祖魯恭靖王，祖濮安懿王，考沂國公宗詠。王，沂公長子也。母杜氏，河南郡夫人。初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史、忠州團練使。濮王三夫人祔濮園，預從行，還拜潭州觀察使。今上即位，遷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初，杜夫人娠王七月而生，幼多疾，不好弄。及長，儀質端謹，性寬而和。事上知禮節，居家不妄言笑。既富且

貴，奉己尤儉約，無聲樂妓妾，❶玩好嗜欲，一不以經心。平居掃一室，終日坐寐其間，幽閒閴寂，❷常人所不堪，王處之泊如也。或勸王曰：「身爲侯伯，屬籍親近，而所養太薄，奚至自苦如此耶？」王正色曰：「世人有不免飢寒者，吾爲宗室，賴祖宗之德，致位豐顯，其獲温飽爲幸厚矣，安可爲侈汰之事哉！」每朝廷加官錫賚，命既下，王憮然曰：「我不幸有負薪之疾，力不足以奉朝請，高爵重禄，自取便安，取死有餘責矣。」❸元祐元年七月病劇，以聞，天子命中貴人挾太醫診治，太皇太后撫問尤至。癸酉薨，年四十有五。兩宫傷悼，遣内人致奠，賻錫加等，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東陽郡王。命入内省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惟簡典治喪事。八月己丑，具鹵簿鼓吹，❹出殯于城北殿恩佛祠。❺夫人郭氏、再娶王氏，❻皆無出，終以無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國子孫，蕃衍而昌。沂卒于公，以啓東陽。猗嗟東陽，幼極於病。澹泊無欲，安以順命。寵至而懼，居逸而憂。流連荒亡，爾公爾侯。四十五終，兩宫所悼。孰如王賢，而不耈老。❼王雖無子，宗不絶世。琢石有文，以詔來裔。

❶「妾」，原誤作「妄」，今據四庫本改。
❷「寂」，原誤作「寐」，今據四庫本改。
❸「取」，四庫本無。
❹「具」，原誤作「其」，今據四庫本改。
❺「殿」，四庫本作「慶」。
❻「再娶」，原誤倒於「夫人郭氏」上，今據四庫本改。
❼「耈」，原誤作「苟」，今據四庫本改。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妻呂氏墓誌銘

君呂氏，開封人。曾祖祐之，贈司徒。祖士隆，贈工部侍郎。考蒙吉，太子中舍。母伊氏。適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子獻。事舅彭城公以孝，和其夫族以睦。歲時祭祀躬執饌，内外親族稱爲賢婦。彭城公薨，居喪盡禮。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卒，年二十有三。温恭柔惠，寡於言笑，未嘗以喜怒形顔色。精於女工，誦書歌詩，筆札音律，不學而能。二子：曰伯夷，舉進士；曰伯通，蚤亡。一女，亦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行潦之藻，季闌尸之。❶寘諸宗室，神實饗之。庶聞其風，命已亡之。

三班奉職墓誌銘

君諱子琦，字韞之。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曾孫。❷保寧軍節度使、昌國公世亨之孫。文州團練使令褫之子。母平原縣君陳氏。以父任爲三班借職，遷奉職、監汝州都作院。性孝謹，平居深默，似不能言。而臨事明敏，居官夙夜勤職。遠家庭數百里，畏慎常若在旁。元祐八年九月庚子卒，❸年二十有三。娶史氏，供奉官永年之女。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❶「闌」，四庫本作「女」。
❷「從」，原誤作「後」，今據四庫本改。
❸「九」，四庫本作「七」。

其來也，孰與之？其去也，孰奪之？宜壽而夭，維世之悲。

三班奉職妻史氏墓誌銘

君史氏，開封人。曾祖達，左金吾衛大將軍。祖青，右領軍衛大將軍。父永年，西頭供奉官。母王氏。年十九歸文州團練使之子三班奉職子琦。事舅如父，佐夫以法度，不敢懈。才六月而卒，實元祐六年五月癸未。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母結其縭，夫脱其纓。如桃之華，蕡實未成。

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贈安武軍節度觀察留後信都郡公墓誌銘

公諱世繁，字約之。曾祖德昭，越安懿王。祖惟正，同安郡王。考從讜，同州觀察使、馮翊侯。母襄國夫人符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台州團練使、右金吾衛大將軍、袁州防禦使。元祐元年十一月癸酉薨，年四十有五。公幼孤，嶷嶷能自立，趣操不群。長而好學，嗜書史，黄老百家之言無所不觀。其歌詩，[1]得風人古雅之思。嘉祐中上巳，仁宗錫宗室宴，命射，屢中的，受賞

[1] 「其」，四庫本作「善」。

賚。仁宗御書「守信義，不巧作，好碩學，精六藝」十二字以賜之。公持心近厚，喜忠孝，常戒子弟以燕語無臧否人物，當自顧何如爾。有以是非言者，必艴然卻之。或曰：「豈以爲妄邪？」公曰：「人之言雖真僞雜出，大抵生於愛憎之變，吾不願聞也。」有隸卒喪母，貧無以葬，盜公白金以爲送具。公捕得之，置金而釋其罪，語人曰：「吾不欲以金傷孝子之意。❶」所受禄，均贍族人之孤遺者，率常無餘。襄國夫人喪，既殯，與昆弟表乞廬於葃室，卒哭而返。著《忠孝録》五卷，有歌詩十卷。夫人和氏，故相凝之後。❷六子：曰令閑，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曰令畎，太子右内率府副率，蚤亡；曰令玧，右班殿直；次未名卒；曰令膧，左班殿直；次未名卒。一女，蚤亡。孫男四人：子昇，承務郎、簽書淮康軍節度判官；次未名卒；子温，右班殿直；次未名。孫女三人，長適三班奉職葛達，次蚤亡，次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王孫嗜學，仁祖所知。賜札丁寧，實寵嘉之。東平樂善，馬侯戒子。寥寥千載，公繼其美。

右監門率府率贈左領軍衛將軍護軍天水縣開國子墓誌銘

君諱仲靡，字和叔。魯恭靖王元份之曾孫，濮安懿王之孫，濟陰郡王宗輔之子。母惠國夫人裴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

❶「意」，四庫本作「心」。

❷「凝」，原誤作「疑」，今據四庫本改。

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府率。幼静默，不爲遨嬉。既長，有志于學。丁内艱，治喪紀，奉祭祀，盡心竭力，不得遂其學問之志。繼以育母嬰疾累年，躬親藥膳，勤苦憂戚，傷其生之不幸。元祐七年四月戊寅感疾卒，年二十有一。娶郭氏，生二女，皆蚤夭。君既没，郭氏服喪盡禮，如君之存。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王之孫，濟陰之子。志于學問，惟才之美。濯濯嘉禾，方秀而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皇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寧州團練使贈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墓誌銘

侯諱令軀，字君寶。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子。母涇陽縣君和氏。初賜名，補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代州刺史、寧州團練使。侯幼聰悟，不爲兒童戲，惟喜筆硯。長而好學，魯公愛之，不使治他務，惟令奉賓客，掌辭翰。魯公薨，未禫，而涇陽夫人棄養，哀毁幾滅性，執喪五年，無違禮。生長富貴，深以驕奢爲戒。志行修潔，不蘄人知。性仁愛，不喜殺生，婢僕有疾，必躬爲拯療。不邇聲色，好學不倦，宗室稱之。元祐五年九月庚午卒，年四十有四。娶梁氏，封和順縣君。八男：曰子囊，右内率府副率，蚤卒；曰子買，卒，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曰子贄，左班殿直；曰子賀，三班奉職；曰子賢、曰子贊、曰子質、曰子賁。六女，長適右班殿直李宗彝，次適左侍禁劉和卿，次適右侍禁路志行，次適涇陽縣尉邢希古，二人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惟古邦君，荒墜厥緒。侯不驕溢，以守貴富。附以韓魏，猶貴欲然。凡厥子孫，視侯之賢。

楚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楚國公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良僖墓誌銘

公諱世恩，字君貺。曾祖楚康惠王德芳，太祖第三子。祖英國公惟憲。考榮安僖王從式。母□□□□某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衛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梅州刺史。熙寧七年，神宗命公以潮州刺史、楚國公，主康惠王之祀，正拜袁州刺史。景靈宮奉安祖宗神御禮成，以康惠繪像恩遷雅州團練使。今上即位，授楚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公幼有成人之量，及長，謙沖謹厚，動循禮節。居家孝友，與人愷悌。榮王之喪，三年不入寢室，不飲酒茹葷。元祐元年，兄崇信軍節度使世采卒，公哀悼感疾。二年四月乙未薨，年四十有七。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良僖。夫人宋氏，封永康縣君。八男：曰令勔，右武衛大將軍、濠州刺史；次蚤卒；曰令璆，右侍禁；曰令勸，曰令覿，皆左班殿直；曰令啓，右班殿直，蚤卒；曰令珸，左班殿直；曰令剔，右班殿直，蚤卒。九女，長適故右班殿直宋安國；次蚤卒；次適左班殿直范湍，卒；次適陳州司法參軍吴瓌，卒；次三人蚤卒；次二人幼。孫男十二人：子禂，三班奉職；子禋，右千牛衛將軍，襲楚國公；子禨，三班奉職；子禝，蚤卒；子禄、子祾、子球、子禬、子琰、子禪，未仕；二人幼。孫女十人，四人蚤卒，六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

安縣。銘曰：

太祖洪支，追王楚邦。爰暨良僖，啓楚故封。禴祠烝嘗，薦其苾香。龍衮桓圭，❶以對先王。於皇神宗，敦睦繼絶。列聖在天，緜緜瓜瓞。公多孫子，仁孝之祉。乃公乃侯，世奉楚祀。

右班奉職妻安氏墓誌銘

君安氏，開封人。曾祖靖，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祖居簡，供備庫副使。父巽，左班殿直。母馬氏。歸宗室三班奉職子瓔。君在家，孝於親，順於長，巧於女功。及適趙氏，事舅如父母，奉夫如長上，内外親屬，無不得其歡心。平居下氣怡聲，未嘗忤物。宗族每娶婦，輒指爲法式。奉職官深州，君内治家事，祭祀、賓客，必竭其力，或捐脂澤奩具，以佐賙急。故奉職入官未幾，衆翕然稱之。元祐八年十二月辛酉卒，年二十有五。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無攸遂，是職中饋。克相其夫，以濟外事。宜壽而夭，❷永賫厥志。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駰，字希才。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惟和之曾孫，❸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從審之孫，右屯衛大將

❶「桓」，原誤作「栢」，今據四庫本改。
❷「夭」，原誤作「大」，今據四庫本改。
❸「安定」，四庫本作「宣城」。

軍世仍之子。母安福縣君潘氏。初賜名，補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幼喪父，號毁，族人幾不忍聞。當祭，感薦具之不豐，約日費，甘疏糲，以奉先祀，如其志。乃語人曰：「某之願足矣。」事母以孝聞。從師受《書》、《易》，好學不倦，爲詞章雅麗清新。美風姿，善筆札，隸字尤得古法。娶朝散郎劉革之女，先卒。貴戚求婚，預言資送鉅萬，侯曰：「娶妻以爲宗事，❶非爲利也。」將再娶妻之妹，或曰：「彼貧而陋。」侯曰：「貧陋而賢，此吾所述也。」將納采，元祐二年四月丁亥卒，年二十有五。一男，曰子侃，三班奉職。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藝而有文，宗子之秀。天畀之明，而嗇其壽。惟其不享，以利厥後。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刺史贈明州觀察使追封奉化侯墓誌銘

侯諱令愔，字和叔。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孫，均州防禦使、武當侯世宣之子。母普寧郡太君張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刺史。性孝友厚重，不妄笑語。居家謹嚴，接人謙恭，口不言人過失。好讀書，祁寒盛暑不少怠。爲篇章，操紙筆立成，音律弈射之藝無不通。喜賙人之急。屬疾，普寧夫人每往視之，侯恐貽母憂，雖至困，

❶「事」，四庫本作「祀」。

强怡悦，未嘗言疾苦。元祐二年三月丙子卒於顯仁坊私第，年三十三。娶王氏，□壽縣君。七男：曰子勱，三班奉職；曰子威，右班殿直；曰子隱，三班奉職；曰子奎、子翬，餘皆幼。三女，長適三班借職鄭燎，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言不訾毁，無辱身兮。力疾自悦，恐傷親兮。君子之行，宗室信兮。慶則有餘，在後人兮。

右武衛大將軍光州刺史贈明州觀察使追封奉化侯墓誌銘

侯諱令壺，字聖奥。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質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世鎮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光州刺史。侯幼孤，事母兄孝友。性純儉，治家如寒素者，絶聲伎之玩。喜讀書，爲歌詩，屢求試换外官，不許。元祐五年十二月壬子卒，年三十有六。娶蘇氏，封永安縣君。一男，曰子伯，三班奉職，蚤夭。五女，長適三班奉職高去華，次適左侍禁劉必，❶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寵而能降，富而能約。惟孝惟忠，必謂之學。欲試其有，訖未及施。用昭厥美，刻此銘詩。

❶「必」，四庫本作「佖」。

右監門衛大將軍慶州刺史贈□州□□使追封遂寧侯墓誌銘❶

侯諱令劓，字子思。同安僖靖王惟正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安化軍節度使世覃之子。母武昌郡夫人郭氏，繼曰壽安郡夫人夏氏，所生閻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五年，獻所爲文，召試有司，入等，加慶州刺史。六年五月丁丑卒，年三十有三。侯弱不好弄，澹然終日無所忤。夙喪父，哀毁如成人。事嫡母及所生無違禮，友於兄弟，處閨門雍睦，上下無間言。篤志好學，未嘗以聲色自娱。月入俸，度所費外，皆以市經史，購祖宗御書、前代筆蹟，畜異墨奇硯，盈於篋笥。爲人美鬚髯，善嚴飾，進退雍容可觀。娶安氏，封德安縣君。三男：曰子琥，三班奉職；曰子璪，次幼。三女，長適假承務郎王偃，次在室，次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玉隱於山，珠潛於淵。其美發外，如人之賢。惟侯之行，不晦亦顯。刻銘於幽，以勸爲善。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登州防禦使追封東牟侯墓誌銘

侯諱令賽，字聖美。同安郡王惟正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安化軍節度使世覃之子。母武昌郡夫人郭氏，

❶「衛」，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繼曰壽安郡夫人夏氏，所生閻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六年五月丙戌卒，年三十有二。侯夙喪父，毀瘠如禮。性沈毅，寬厚寡言，志樂清静，無他好。燕居爲小室，聚書史圖畫，躭翫無斁。善威儀，進退容止可觀。好施予，得俸禄以濟貧窮，施浮屠無所愛，卒之日，家無餘財。娶任氏，封崇德縣君。二男：曰子凉，三班奉職；次早夭。四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惟侯之生，居養不移。偃仰一室，躭玩書詩。自禔其身，而不耈老。瘞辭於幽，惟後之考。

左班殿直妻呂氏墓誌銘

君呂氏，開封人。父師道，東頭供奉官。母張氏。君年十七，適左班殿直士僅，德州防禦之子。事舅至孝，宗族長幼皆得其懽心。勉其夫以學，宫邸稱賢。元祐七年六月丙寅卒，年十八。生一男，踰年亦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崧之下，洛之滸，藏諸幽，維永固。

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妻仁壽郡夫人李氏墓誌❶

夫人李氏。祖漢瓊，彰德軍節度使。

❶「誌」下，四庫本有「銘」字。

父文昶，供備庫使。夫人年十五，歸於東陽郡公宗辦。宜於家，和於族人。富貴榮溢，自視歆然。尤好修身養性之術，每閱儒釋書，忻然有所得。常勉東陽公以學，東陽由是力於文，皇祐中爲舉首，召試禁中，獨中高選。熙寧初，薨，夫人持戒絶葷茹，澹泊縞素，若將終身。訓諸子孫以學，維東陽之業。❶諸子孫服其教，菲飲食，躭經史，寤寐勤勞，數年之業成。於是仲綰、仲瑝、仲緘、士獲，❷繼登科第，遷優秩，宗屬改觀，以相勸勵。魏邸文學之盛，由夫人之訓也。仁宗時，嘗召燕宮中，夫人同命婦，特髫見。上顧之曰：「宗戚近屬有德者固當異數。若東陽家，無宜碌碌以朝。」詔有司命改服，自後以包髻入，當時榮之。初封金鄉縣君，後以夫貴，封德安郡君。神宗時，以積行之懿，特封仁壽郡夫人。元祐五年五月丁亥薨，年六十有八。至今宮邸言婦德之美，可以爲閨門軌範者，以夫人爲稱首。男十六人：曰仲富，左率府率，幼亡；曰仲尋，故羽林大將軍、黎州團練使，贈鄆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曰仲綰，故台州防禦使，贈武康軍節度使，追封崇國公；曰仲瑝，邠州觀察使；曰仲緘，右武衛大將軍、端州團練使；曰仲汧，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仲琨，右千牛衛將軍；曰仲闓、仲穀，並右監門率府率；餘七人皆蚤卒。女十九人，長適殿直張從懋，次適供奉官李仲正，次適侍禁王鎬，次適左藏宋安道，次續侍禁王鎬，次適奉職高烈，次適侍禁石繼承，次適殿直李士宏，次

❶「維」，四庫本作「繼」。

❷「瑝」，原誤作「理」，今據四庫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五「神宗熙寧七年八月庚午」條改。

適假承奉郎周剔，餘十人皆幼亡。孫男三十二人：士獲，右武衛大將軍、濮州團練使；士託，右武衛大將軍、汀州刺史；士陸，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純、士忞，並右侍禁；士伴、士春、士榅、士洚，並左班殿直；士令、士聰、士琰、士牽，並右班殿直；一人未賜名，餘十八人皆蚤亡。孫女出適者八人，未出適者十二人，餘皆蚤亡。曾孫男二十二人：不黨，右班殿直；不諂、不磷、不溢、不惑，並三班奉職；十二人未名，餘五人皆蚤亡。曾孫女出適者一人，未出適者十有二人。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於穆夫人，宗婦之賢。有母之教，蕃其子孫。仁祖神宗，異禮錫命。凡厥有家，宜視其慶。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妻金華縣君石氏墓誌銘

君石氏，洛陽人。曾祖繼遠，贈太尉。祖熙政，贈右屯衛將軍。考中本，供備庫副使。兄中立，參知政事。君幼專静，不爲嘻戲。長適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奚。入見，賜命服，以夫貴，封金華。事舅姑孝，接親族恭，教育子孫均一。榮州好學，所友多賢俊，君具膳飲、致饋遺，未嘗少倦。榮州試學士院爲第一，君有助焉。元祐三年正月丙辰卒，年四十有三。八男：曰士綴，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砡，右侍禁；第六、第八皆幼，四人未名而夭。七女：長適右班殿直馮安老，次適右班殿直張采，次適右班殿直楊安惇，第七尚幼，餘

亦蚤夭。孫男九人：曰不愠，三班奉職；八人皆幼。孫女五人，皆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石氏自衛，碏爲純臣。以及洛師，世有顯人。賢淑宜家，宗子之門。克成其夫，施於子孫。

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永安縣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曾祖堯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祖榮右，❶衛尉少卿。父知德，尚書虞部員外郎。母董氏，今封仁壽郡太君。其先閬州人，自高祖秦國公顯，遂居開封，今爲開封人。夫人年二十二適宗室、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世瑞，封永安縣君。既嫁六年，而觀察捐館。除喪未幾，長子右屯衛將軍令騶亦卒，奉禄亦薄，殆無以養給。夫人安於窮約，處之不憂，鞠育幼子令鄺，盡其勤愛。嫠居十七年，始終如一。令鄺既長，以左班殿直監泰州税，乃迎侍之官。夫人教子有素，故居職見稱，薦者甚衆。元祐七年七月戊戌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五。二子，即令騶、令鄺也。孫男三人：曰子惇，三班奉職；其二幼。孫女二人，適進士陳元均、高公肅。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陳氏大家，奕世冠冕。以及夫人，在家亦顯。終養於子，少報爲善。

右千牛衛將軍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應機，贈户部尚

❶「右」，疑當作「古」，陳堯咨子輩皆以「某古」名，見《宋史》卷二八四本傳。

書。祖咸熙，贈衛尉卿。父昭嗣。君年十五，適右千牛衛將軍士註。❶事舅姑孝而謹，接幼少和而肅。千牛有美才，善爲文章，尤通音律。君聞其講誦書史、留意翰墨則喜，稍習聲樂，則終日若有戚容。千牛嘉其志，悉屏他好，自力於學，試有司，中高選，君有內助焉。元祐己巳六月甲子卒，年二十有一。生一子，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關雎》之詩，以婦人勉夫以正，爲道化之行。如君之少，而能如此，是可嘉也已。

右監門率府率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仁罕，贈太子太師。祖謙，保静軍節度使，贈中書令。考懷安，供備庫使。母長安縣君伊氏。君年十六，歸右監門率府率仲軾。率府不喜聲色，而頗好學。君事舅姑，夙夜不懈。間斥奩具，以佐率府與親賓遊。舅防禦病，飲藥未愈，君刲股肉，爲粥以進，防禦服之，翼日而瘳。上其事於宗正，諸宫稱其孝。元祐五年正月己丑卒，年二十有二。男，❷長未名而夭；曰士鈠，右班殿直。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截髮教子，陶氏之母。割肌愈舅，趙宗之婦。千載之後，過者式墓。

右千牛衛將軍贈左屯衛大將軍墓誌銘

公諱仲肩，字聖稽。漢恭憲王元佐之

❶「牛」，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男」上，依文意疑脱「二」字。

曾孫，安遠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孫，巴州團練使、祁國公宗説之子。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三遷至環衛官。元祐七年五月戊戌卒，年三十有四，贈大將軍。公幼聰敏，樂詩書，無富貴之習。事上以恭，接下以禮，兄弟聚居雍穆。尤喜賑施急難。皇族姻媾，或非士族，公常耻之。父母察其意，及昏，爲求公族，得楊氏故中書令崇勳之孫女。公既没，治家規範一不改其舊，教諸子以善道，宫中稱賢。六男：曰士顯，❶左班殿直；曰士⿰忄憲、曰士裰、曰士槊，皆右班殿直；二人幼，未賜名。五女：長適三班奉職張昞，一在室，三蚤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詩》歌魯侯，壽母令妻。屯衛有室，其德克諧。公雖蚤世，子孫保之。

右武衛大將軍通州團練使贈洪州觀察使追封豫章侯墓誌銘

侯諱令琮，字子奇。太尉、中書令、冀王惟吉之曾孫，武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守巽之孫，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國公世該之子。母李氏，南陽縣君。繼母李氏，壽昌縣君。侯性沈厚，方二三歲，出語輒驚人，有老成之風。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常州刺史，以大將軍領通州團練使。遭母南陽縣君喪，粥飲不入口三日，毁瘠追慕。事父盡孝，親教諸弟以經史，勉之以學。繇是諸弟

❶「顯」，四庫本作「顥」。

皆以文學試換，多爲文資，見稱於人。侯長於《詩》、《書》，好《論語》、《孟子》、《老》、《莊》。雖閒燕，非法言不道。出居外第，俾諸子接朝士，通世務，效官知所守。久之，復還宮邸，感先人棟宇而哭。元祐七年六月己未卒，年四十有九。娶董氏，封蓬萊縣君。三子：曰子道，三班奉職；曰子瑛，右班奉直；曰子球，三班奉職。四女：長適左班殿直焦通，次適進士劉希顏，二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曾孫侯氏，惟忠與孝。克顯克承，祖考之教。俾其後人，永有則傚。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皇族墓誌銘

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令迤。冀康孝王之曾孫，僖安公守巽之孫，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國公世該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遷率府率。性孝友謙恭，好學，刻意於書史文章，將求試有司。元祐元年七月辛未卒，年二十有二。娶王氏，朝奉郎子淵之女。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陋巷之士，易以成名。公子公孫，鮮克有聲。惟君力學，有志於古。如適千里，蹟於跬步。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孝感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曾祖惟志，左屯衛大將軍。祖凱，威武軍節度使，贈太尉。父大方，西京左藏庫使。嫁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誠。性惠和勤儉，甚宜其家。元祐元年閏二月己酉卒，年二十有三。二男，長不育，次曰子孟，三班奉職。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王氏世將，于歸公族。胡嗇其年，不畀遐福。

右侍禁妻翟氏墓誌銘

君翟氏，開封人。曾祖藏之，内殿崇班。祖儀，供備庫副使。父元衡，右宣德郎。君幼端麗，勤于女工組紃之事，承順父母，顔色無違。年十五，歸相孝定王孫、成州防禦使之子、右侍禁士掄。事舅姑盡婦道。從夫之官，監武勝軍酒税。元祐四年七月癸巳卒于官舍，年十有九。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翟氏自周，世有顯人。之子于歸，蚤隕厥身。

右侍禁妻鄭氏墓誌銘

君鄭氏，世氏族。少卿隨之孫女。歸右侍禁令詷。事舅姑孝以勤，從夫順而正。雍容肅慎，以禮自防，娣姒稱其賢。元祐二年九月卒，年二十有二。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鄭本姬氏，來歸公族。如春之華，其隕何速！

左班殿直妻錢氏墓誌銘

君錢氏。高祖吴越忠懿王；曾祖惟演，英國公；祖晦，贈定武軍節度使；父景祥，右宣德郎。君年十五，嫁宗室左班殿直令燽。❶ 事舅姑盡婦道，處閨門之内肅如也。趙君伯叔兄弟最衆多，君奉其長以敬，待其幼以和，下至婢妾，皆得其歡心。元祐

❶「燽」，四庫本作「幬」。

四年六月戊申卒，年十有七。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錢自吴越，納其山川。女爲宗婦，珪組蟬聯。既克有家，而不永年。

隨州觀察使漢東侯妻陳留郡君吴氏墓誌銘

夫人吴氏。曾祖廷祚，永興軍節度使，追封燕王。祖元慶，左羽林衛將軍。父守仁，西京左藏庫副使。母華容縣君高氏，嘗夢群女鮮服，擁旌仗而至，有一女跪拜於前。父占之曰：「必有女貴者。」及生，室有紅光，家人異之。年十七，適故隨州觀察使、漢東侯宗楷。事舅姑盡婦道，治家恭勤節儉，雖臧獲亦遇之以禮，媵妾滿前，無妒忌之行。主於慈愛，有饋生者，必育之而不忍殺，歲放禽魚以萬數。輕財好施，賑貧恤孤。侯先娶崔氏，有寡妹無子，夫人待之如己妹，人莫知其非親。侯薨，夫人教子以義，俾開閤延賓客，當世名士樂從之游，故子孫以多才顯於宗藩。元祐八年六月庚午，卒於春明坊之别邸，年七十有四。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葬河南永安縣，啓侯之窆而合諸墓。男十有五人：曰仲皐，建州觀察使；曰仲俟，卒，贈密州觀察使；曰仲參，卒，贈右屯衛大將軍；曰仲晊，右監門率府率；曰仲廖，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曰仲冉，右監門衛大將軍、寧州刺史；九人未名而卒。六女：長適西京作坊使張扶，封長壽縣君；次適東頭供奉官杜宗弼，❶封長安縣君；次適内殿承制張瑛，封福寧縣君；次適左班殿直郭若

❶「杜」，原誤作「社」，今據四庫本改。

一，封福昌縣君；次適左侍禁吴祥，封仁壽縣君；次適東頭供奉官婁嗣正，封永康縣君。孫男二十有四人：士富，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極，右武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伷，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士鱣，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品，故左領軍衛將軍；士晉，右侍禁；士贛，右監門率府率；士聞、士許、士闉，皆右侍禁；士葆、士堵、士莅、士悓、士唓、士㦃，皆左班殿直；士暇、士澮、士傯、士侍、士矆，皆右班殿直；三人未名。孫女十有九人：長適左侍禁向正卿，次適東頭供奉官陳迪，次適西頭供奉官康伸，次適潤州司法參軍郭弼，次適左班殿直李端信，次適右班殿直鄭造，次適假承務郎李垣，次適三班奉職唐公彥，次適假承務郎孫公宣，次適三班奉職劉璹，次適三班奉職張珪，次適三班奉職孫思誠，餘在室。曾孫二十人：不剛、不器、不慭、不貪，皆三班借職；不習，右班殿直；不求、不憂、不劌、不愆，皆三班奉職；餘未仕。曾孫女二十有二人。❶銘曰：

宗子宗婦，居天屬之貴，享天禄之富，所不足者爲善，所可願者永年也。如夫人之福禄壽考，子孫衆多，其爲善也可知矣。

權孟州節度推官妻田氏墓誌銘

君田氏。曾祖承謂，贈左驍衛將軍；祖紹淵，贈右金吾衛將軍；父良佐，西京左藏庫副使。母旌德縣君趙氏。君既笄，適馮翊侯之子孟州節度推官子櫟。初，君在提孩，趙君祖母柴夫人嘗謂其女旌德君

❶「十」上，原衍「人」字，今據四庫本删。

曰：「我孫子櫟當娶此女。」後柴夫人卒，馮翊侯亦卒。君父母以趙君孤幼，欲求昏它族。察君意不可，故卒歸趙氏。是時，趙君補三班奉職，未幾，以詞學登科，賜進士出身，改授文資，親族以此多君。隨夫寓于博州。元祐六年八月卒于博，年二十有一。男女各一，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鳳得其凰，和鳴鏘鏘。會日苦短，別日苦長。

右千牛衛將軍妻仙源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父詵，文州團練使，尚越國賢惠大長公主，越國養君以爲子。君既長，事所養禮敬不怠，越國亦愛之如己出，爲擇良匹。年十七，嫁宗室右千牛衛將軍子綸。入謝禁中，神宗延問，進止如禮，言對詳而不華。神宗嘉歎，優賜金帛；兩宮太后遣中使勞問，皆有賜焉。君事舅姑孝，睦夫族曲有禮意。居務簡儉，專誦釋氏書。元豐八年十月庚寅卒，年十有九。太皇太后賜錢十萬賻其喪。一男，曰伯益。二女，皆蚤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宗之女，賢惠有聞。女嫁宗子，芝蘭染芬。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崇安縣君石氏墓誌銘

君石氏。曾祖保吉，太祖朝尚公主；祖先普，光州團練使；考繼勳，左藏庫副使。幼奇警，能讀班大家《女戒》。及笄，聰明和靜，歸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鄄。事皇姑

彭城郡君盡婦道，執姑喪毀瘠。性不妒忌，能和其族人。元祐三年七月辛亥卒，年三十有三。三女，二蚤卒，季女生七年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石氏近世，昏姻天屬。以及其孫，來嫁公族。朱輪煌煌，彤管煒煒。不克偕老，中道而止。

左班殿直妻吴氏墓誌銘

君吴氏。曾祖均，贈太子左清道率府率；祖世安，贈左朝散大夫；父沛，左朝散郎。母伊氏，華容縣君。天資聰惠柔順，善音律。年二十，歸原州防禦使仲防之子、左班殿直士專。從姑齊安郡君入謁禁中，賜霞帔。服事舅姑孝，接娣姒睦，約於奉己，至躬自澣濯。元祐五年九月乙亥卒，年二十有二。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吴之先，太伯仲雍。慶流苗裔，以有延陵。女嫁於宗，命服是膺。蚤世而隕，未克顯承。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曾祖永和，贈太尉；祖茂則，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父巽，客省副使。母壽昌縣君高氏。年十九，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宥。性靖淑，閑於容止。奉祭祀無違禮，其家宜之。事寡姑，朝夕不懈。元祐五年三月戊辰卒，年二十有二。一女，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瞻彼西陵，祖宗之原。葬從先后，永固

萬年。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孫氏墓誌銘

君孫氏。曾祖可度；祖成，贈左監門衛大將軍；父吉，左金吾衛大將軍。母延安郡君費氏。君幼孤，鞠養於兄嫂。敬服姆教，容止有聞。年十六，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士㥚。事寡姑盡婦道，居家雍睦。元祐六年九月辛亥卒，年二十有六。三男，蚤卒。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西陵之原，祖宗所宅。葬從夫家，是謂天屬。

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

侯諱世掌，字持正。越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保寧軍節度使、安僖公從信之子。妣富陽郡夫人孫氏，所生母贈太寧縣太君徐氏。初賜名，補右内率府副率，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威州刺史、光州團練使。元祐七年九月辛丑卒，年四十有六。侯性清約，不以紛華盛麗爲悦。藏書滿室，喜與賢士游。親舊急難，畢力賙之。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與奢寧儉，爲禮之本。好書日益，好施日損。汎愛親仁，其道則遠。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墓誌銘❶

侯諱士倞，字子強。信安僖簡王允寧之曾孫，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宗敏之孫，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博陵郡公仲仍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累遷台州刺史。性謙約，厚於族人，處其事不啻如己事。弟妹幼孤者盡力鞠育，以至昏姻，皆有成立，宗室稱之。元祐四年四月乙卯，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三十三。娶曹氏，❷封仁壽縣君。一男，曰不愓，三班奉職。三女，❸長適何興宗，次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君子務本，愛始於親。幼吾之幼，以及他人。惟侯之行，有志於仁。

右千牛衛將軍妻崇德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曾祖慥，海州司理參軍；祖珪，承奉郎；父履祥。年十八，適北海郡王之子、右千牛衛將軍仲夽。性淡素，善書禮。勤孝盡婦道，與夫相待如賓，平居無戲言。元祐七年二月甲子卒，年二十有一。一女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冀妻饁耨，梁婦舉案。幽人之正，中不自亂。家道尚嚴，聖哲所歎。

---

❶「北」，原誤作「比」，今據四庫本改。

❷「曹」，原誤作「曾」，今據四庫本本及下文《右武衛大將軍台州刺史妻仁壽郡君曹氏墓誌銘》改。

❸「女」，原誤作「幼」，今據四庫本改。

右武衛大將軍台州刺史妻仁壽郡君曹氏墓誌銘

君曹氏，開封人。曾祖玹，贈左屯衛將軍。祖僅，贈左驍衛大將軍。父謂，贈左武衛將軍。年十五，適右武衛大將軍、台州刺史士倞。治家循理，常以奢僭爲戒。北海侯好義，君尤喜之。撫諸幼、御婢妾，皆曲有恩意。元祐五年正月壬戌卒，年三十有七。一男，曰不惕，三班奉職。三女，長適夏興宗，❶次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曹氏勳族，赫奕后家。女適宗子，儉而不華。凡厥子孫，毋失之奢。

欽州防禦使妻安康郡君柴氏墓誌銘

夫人柴氏，世京師人。曾祖禹錫，贈中書令、尚書令。祖宗亮，贈太子太師。父貽憲，贈左驍衛大將軍。母壽安縣太君張氏。夫人在家時，事父母孝敬，待人寬以和，内外親族無長少皆稱之。既笄，適欽州防禦使世表。逮事舅姑如父母，皆得其歡心。其待欽州，循理而順，以善相告。欽州亮直，行己有方，嘗曰：「夫人助我。」舅姑没，執喪哀毀。平居奉佛持齋，多蔬食，戒殺生。賑施孤貧幾五十年，終始如一。初無疾病，一夕勉欽州以自愛重，守舊節，教子

❶「夏」，四庫本及上文《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墓誌銘》作「何」。

孫。元祐六年八月甲午卒，年五十有八。六男：曰令佗，右内率府副率，曰令皛，右内率府副率，皆蚤卒；曰令甘，右武衛大將軍、保州團練使；　曰令椿，卒，贈右領軍衛將軍；曰令航，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令泮，右千牛衛將軍。三女，長蚤卒；次適故侍禁李需，次適侍禁張汝弼。孫男十一人：子平，三班借職；次子未受官；子兆，殿直；子力，奉職；次七人未官。孫女四人，長適奉職張宗璟，次適奉職武晉，二人在室。曾孫女二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柴氏大宗，作配於宋。率婦之職，性孝惟恭。從夫之榮，大邦啓封。慶在後人，乃侯乃公。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侯諱士穎，字濟叔。濮安懿王之曾孫，寧海軍節度使、沂國公宗詠之孫，郢州防禦使仲山之子。母臨安縣君王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三遷至所終官。自能言至丱，性質和静，爲兒戲，必陳書帙筆硯。七歲，從諸父兄擇師友，以經史自課，日誦數百言。及冠，通大義，爲詞章清警藻贍。王家故多前代名帖，心想手臨，爲人書石刻以百數。或報以珍玩，却而不受。風格整秀，内融外潤。恥爲膏粱之飾，頂破烏帽，策款段馬，日奉朝請，出入閭巷，人莫知其王孫也。事母至孝，屬疾，恐貽親憂，忍不治者累月。元祐二年九月丁丑卒，年二

十有五。娶王氏。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濮國子孫，衆多蕃衍。廣平好學，亦樂爲善。純素之行，雖隱而顯。

右侍禁妻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曾祖永崇，供備庫使；祖允濟，贈左驍衛將軍；父仲逵，供備庫副使。母靖安縣君蔡氏。年十七，適右侍禁士洞。容質婉淑，性識聰悟，巧於女工，通文史，能爲詩。奉舅姑孝，事夫順，族人稱之。元祐四年七月戊寅卒，年十九。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歸於王孫，宜其室家。三歲爲婦，壽胡不遐。

右班殿直妻林氏墓誌銘

君林氏。曾祖懋；祖秀，保捷指揮使；父澤，東頭供奉官。母董氏。適右班殿直子繙。事舅姑孝，與娣姒輯睦。恭儉温惠，治家有法。元祐八年七月丁亥卒，年二十有六。一男，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林氏之先，問禮孔門。名過泰山，千古如存。歸於公族，不享永禄。壽夭自天，云何其速。

賀州團練使妻長安縣君侍其氏墓誌銘

君侍其氏。曾祖某，贈左千牛衛上將軍；祖溥，供備庫副使；父玠，右侍禁。適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天水郡公士雋。事舅姑孝，閨門雍睦，無愠色怨言。治家有常法，飲食衣服器皿不爲華侈，取適而已。元祐元年七月己巳卒，年三十有七。七男：曰不溢，右監門率府率；曰不惑，右班殿直；曰不愚、不怍，未仕；餘皆蚤卒。五女，二蚤卒。孫男二人，女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之德，惟中饋。勤於家，儉弗侈。從西陵，利後嗣。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皇族墓誌銘

左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妻渤海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高氏。曾祖瓊，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韓武烈王。祖繼和，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遵武，文思副使。母李氏。夫人以元祐八年八月歸宗室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子騫。十二月癸亥卒，年二十有三。夫人性惇慧，在父母家柔静而和。巧於女工，善筆札。既嫁，事舅姑如父母，相夫以正而順，誨子以義而慈。貴州前夫人男女十人，夫人鞠育，一如己出。雖處室未易寒暑，及卒，男女號慕哀毁，一如喪親妣焉。五男：曰伯應、曰伯膺、曰伯廣，皆三班奉職；曰伯慶、曰伯廑。五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夫人之歸，鳴雁始旦。宛其没矣，歲律方晏。有子十人，愛母無間。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妻長壽縣君杜氏墓誌銘

夫人杜氏。曾祖彦鈞，贈安化軍節度使。祖贊，皇城使。父宗旦。歸宗室故蘄春侯子買，封長壽縣君。性慧巧，善治家。事舅姑孝，接親族和，雖媵妾遇之必以禮。

居侯家，儉若寒素之族，衣服不喜華侈，厭逐游觀之樂。侯以賢稱於宗室，夫人有內助焉。侯卒，夫人居喪如禮，不飲酒茹葷。元祐八年六月庚申卒，年二十有九。三男：曰伯璵，蚤卒；二人幼。三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杜氏之先，世出陶唐。嬪於宗子，佩玉鏘鏘。蚤世而隕，令問不忘。

三班奉職妻安氏墓誌銘❶

君安氏，開封人。曾祖靖，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祖居簡，供備庫副使。父巽，左班殿直。母馬氏。歸宗室三班奉職子瓔。君在家孝于親，順于長，巧于女工。及適趙氏，事舅如父母，奉夫如長上，內外親屬無不得其懽心。平居下氣怡聲，未嘗忤物，宗族每娶婦，輒指爲法式。奉職官深州，君內治家事，祭祀賓客必竭其力，或捐脂澤奩具，以佐賙急。故奉職入官未幾，衆翕然稱之。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❷年二十有五。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無攸遂，是職中饋。克相其夫，以濟外事。宜壽而夭，永齎厥志。

贈開府儀同三司昌國公妻同安郡君安氏墓誌銘

夫人安氏，京師人。曾祖解州防禦使習，祖左侍禁懷正，父東頭供奉官承祐。母

❶ 按：此篇已見卷四七，題「右班奉職妻安氏墓誌銘」。
❷ 「十八日」，卷四七作「辛酉」。

李氏。年十七，歸宗室昌國公仲騑。事舅姑謹肅，治家有法。待内外親屬，無貴賤長幼，一以禮，雖遇婢妾，亦未嘗大聲色，故無不得其歡心。故和義郡夫人，昌公之繼母也，夫人奉之愈加敬順，未嘗以纖介致異。昌公事繼母亦以孝聞，人以爲有内助焉。既而公先夫人捐館，夫人執舅姑及公之喪，哀毁盡禮。戒子孫必以慈儉爲稱首，子孫服其教訓，循以爲法。累封同安郡君。元祐七年四月壬午卒，年五十有六。九男：曰士感，右武衛大將軍、渭州刺史；曰士齒，右内率府副率；曰士趨，左班殿直；曰士㔫，右班殿直；曰士頒，右班殿直，卒；四人蚤夭。女二十人，適左侍禁劉鉉、❶供備庫副使張從厚、西頭供奉官葛世明、承務郎劉公佐、三班奉職王審方，二人幼，十三人皆蚤卒。孫男五人：不求，三班奉職；不愚，右班殿直；不惑，三班奉職；二人幼。孫女三人，二蚤夭，一人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❷銘曰：

澗溪沼沚，潢污行潦。筐筥錡釜，❸蘋蘩藴藻。夫人是職，公侯之宫。著爲壼則，繼彼《國風》。

右侍禁妻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世京師人。曾祖玉，贈中書令兼尚書令。祖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父舉一，左藏庫使。母任氏，封永安縣君。君天資勤儉，志於女工，父母愛之。歸

❶「鉉」，四庫本作「鉉」。
❷「葬」，原誤作「節」，今據四庫本改。
❸「筐」，原誤作「篚」，今據四庫本改。

宗室右侍禁士普。歲時祠享饋奠，必盡恭敬，禮如事生，宗族稱焉。奉姑孝謹，治家和柔。從夫官於汜水。元祐四年七月壬申卒於官舍，年二十有四。一女，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惟張氏，遭遇獻后、仁祖之世，寵禄盛大，子孫衆多，昏姻公族，宜矣。降年不永，其命也夫！

右班殿直妻陳氏墓誌銘

君陳氏，閬州人。曾祖省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祖堯佐，相仁宗，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鄭國文惠公。父象古，右宣德郎。母陸氏，繼母鄭氏。君幼穎悟，長而端麗，巧於女功。奉順母教，未嘗有違。母有所怒，君在傍，必移而爲喜。其言如不出諸口，家人未嘗聞笑語之聲。適宗室右班殿直子明，冀王之後也。以孝敬爲舅姑所愛，族人莫不宜之。元祐七年三月丙申卒，年二十三。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嬀之後，國爲陳氏。鄭公文孫，來嫁宗子。方華而隕，如彼桃李。

右武衛大將軍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墓誌銘

侯諱仲遄，字行可。魏恭獻王元佐之曾孫，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厚之子。母王氏，同安郡君；繼曰曹氏，壽安郡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原州刺史。風

儀秀偉，神氣惇實。幼不好弄，讀《論語》、《孟子》，通大義。既長，服膺儒術，覃思經典。英宗患宗室不學，增教官，立課式，俾日試月考，由小學升大學，簡不率教者損俸以懲之。侯夙夜勤勵，率常中選。神宗以經術取士，侯治《易》及《周禮》，大宗正以名聞。兩試秘閣不中第，遂不復舉。徧讀歷代史氏、諸子百家之書，間爲歌詩雜著以見志。神宗大興太學，教養多士，侯以宗室不可無學，圖立宗子學，立升進法條上之。會西師興，不報。天子朝饗太廟，侯以司尊相灌鬯。禮成，因論周官尊彝，作上中下三篇奏之。屢欲試吏事，齟齬不得施，乃絶意於仕。教二子力學，試有司中選。元豐二年，魏邸災，侯力負所蓄經史以出，室無孑遺，徙居京城之西北隅，門無車馬之跡。與兄弟和樂。闢軒於序南，手植叢竹，作《篠軒記》以志焉，日以詩酒自娱。初與教官侯溥游甚款密，溥死累年，因過其墓，作詩以弔之。又與進士劉克敦爲布衣交，克敦死，哭之於墓，爲哀詞十章。宗室稱其善交。元祐二年正月己巳卒，年三十有七。娶劉氏，封永康縣君。六男：曰士宇，以文學中選，爲左承議郎；曰士淝，試亦中格，爲侍禁；曰士洋，殿直；曰士嶟、曰士隆、曰士巵，皆殿直。五女，長適殿直張燾，次適借職高秩，三尚幼。孫男女十六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宗勸學，侯入鼓篋。神宗造士，侯出挾策。雝雝在宫，肅肅在廟。公子信厚，邦國之教。

前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令騂，太尉、中書令、冀王惟吉之曾孫，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孫，鎮江軍觀察留後、北海郡公世静之子。母襄陽郡太君張氏，繼母壽光縣君慕容氏。元祐五年十月癸丑卒，年二十有九。娶徐氏，永寧縣君。五男一女。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厥祖考，惟公侯。厚其終，掩諸幽。

左班殿直妻翟氏墓誌銘❶

君翟氏，開封人。曾祖藏之，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祖儀，供備庫副使。父元弼，西頭供奉官。母，皇伯彭城郡公宗厚之女。君幼喪母，鞠於父。性至孝，卓然有立，父命主閨門之事，家人裕如也。及長，適母兄故華陰侯仲遄之子左班殿直士隆。事姑謹而敬，治家嚴而理，相其夫以正而順，中外族人稱之。元祐八年十二月壬申卒，年十有六。一女，曰馮奴。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君出自趙，歸爲宗婦。方華而隕，❷何夙不莫。

❶「翟」，原校改爲「崔」，按：本書卷四八《右侍禁妻翟氏墓誌銘》之誌主，爲此翟氏之堂姊妹，又其祖翟儀，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九「神宗元豐七年冬十月乙未」條，今不改。本篇下同。

❷「方」，四庫本作「才」。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岏，字士固。❶贈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曾孫；贈金州觀察使、新興侯從郁之孫；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世芬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四年五月甲申卒，年二十有八。侯幼而老成，及長篤學，治詩書。襁褓喪父，所生母劉氏適人。侯及冠始知之，訪求無所不至，俸入罄其所有，慶弔人事皆絶，期以知存没而後已。元祐三年得其母，迎入宫，晨昏定省，竭力致養，乃有生意，寢食始自安，宗族稱孝。娶張氏，封壽安縣君。三男，曰子確，三班奉職；二人並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昔唐德宗，亂失其母。轍跡四海，没身弗覯。惟侯克孝，終得其親。凱風寒泉，今有令人。

三班奉職墓誌銘

君諱子皓，字商老。贈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孫；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令卞之子。嫡母樂平縣君徐氏，所生母王氏。初，授三班奉職。幼不妄言笑，既長，能自擇所守，有老成人之志。燕居端肅，如見大賓。與人交，必求勝己者。事父

❶「士」，四庫本作「子」。

母以幾微而諫，亦無少忤其意。接親族和順而有禮義，內外莫不敬愛之。十歲能爲詩，往往有驚人之句。六經諸子百家無不該覽。每旦未冠櫛，手已執卷，夜分猶聞書聲。父欲室之，□□□登一第以爲親榮，誓不娶也。篤志於學，過勤得疾。事親素謹，雖病未嘗去側，父母屢遣，終不易其志也。元祐七年正月癸丑卒，年二十。所爲詩賦雜文十五卷，藏於家。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英公子，被文華兮。少而强學，樂無家兮。天畀之才，生有涯兮。既冠而字，命不遐兮。

左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曾祖惟寶，贈左驍衛大將軍。祖宗旦，西京左藏庫副使。父豫，右侍禁。母柴氏。年十八，歸左班殿直士鐃。事舅姑孝敬，嫁之明年，姑病，扶侍，躬承湯藥，灼臂祈請，數日而愈。元祐六年六月辛亥卒，年二十有一。一男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內夫家，外父母家，唯事舅姑孝，斯可已矣。降年不永，其命矣夫。

右屯衛大將軍妻康氏墓誌銘

君康氏，京師人。曾祖琪，左內率府率。祖公元，左侍禁、閤門祇候。❶父德濟，供備庫副使。母長安縣君王氏。適左屯衛

❶「祇」，原誤作「低」，今據四庫本改。

大將軍仲瞞。❶不逮事舅，事姑以孝聞。元祐二年五月丙子卒，年三十有四。三男：曰士宰、曰士邃、曰士崞，並左班殿直。女二人，❷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凡婦之行，宜莫如孝。姑慈而從，古之善教。子孫繩繩，永有則效。

左奉議郎妻旌德縣君彭氏墓誌銘

君彭氏，京師人。曾祖睿，武昌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祖再問，右千牛衛上將軍。父崇一，左藏庫副使。母安福縣君折氏。年十八，歸右內率府副率令珣。君幼聰慧端靜。精於女功，歲時爲奇巧纖麗以獻中外尊親，而自服用甚質。歸率府，事舅姑勤敬。所居隘狹，幾不容足，鄰舍未嘗聞人聲。率府以千牛將軍，大宗正與教官偕薦補外官，召試秘書省，換授奉議郎、監滑州倉草場。君治內益清儉，雅尚清素，有儒者風。元祐六年二月丙辰卒於官舍，年二十有八。四男，三早亡，幼曰子砥。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遠矣彭氏，大邦之後。歸於公族，宗子之秀。克成其家，不享眉壽。

右屯衛大將軍妻安樂縣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其先泉州人，自曾祖寧遠軍節度使文顗始居京師，今爲開封人。祖綬，

❶「仲」，原誤作「伸」，今據四庫本改。
❷「女」下，原衍「幼」字，今據四庫本删。

大理評事。❶考承德，東頭供奉官。夫人幼警悟，未笄，適右屯衛大將軍世侹。事舅姑孝謹，撫育子孫，下逮媵御，莫敢不肅，而皆得其歡心。内外親族貧乏者，必賙恤之，親疏輕重，各稱其情，人無間言。屯衛在宗子中號爲家法可稱者，夫人内助，預有力焉。元祐四年六月乙卯卒。七男：曰令休，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防禦使；曰令族，右武衛大將軍、高州團練使；餘皆卒。女適内殿承制楊應善。孫男女二十有三人，曾孫男女七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帝舜之後，胡公國氏。在齊爲田，苗裔寔蕃。夫人宜家，内外雍肅。以有子孫，顯於公族。

右千牛衛將軍贈左屯衛大將軍墓誌銘

公諱令緻，字景炤。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贈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孫；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邢氏。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公幼不好弄，舉止嚴重，長治《書》、《易》，徧觀先儒及近世名家義説，擇其善者從之，其餘誦習。不務博而貴精，非終帙，非嘗越視他書。《論語》、《孟子》、荀、揚諸書皆能諷誦。學李白歌詩、沈傳師字書。❷平居静掃一室，文史筆研列置後前，正坐或竟日。素樂

❶「大」，原誤作「天」，今據四庫本改。
❷「師」，原誤作「飾」，今據四庫本改。

施與，或以貧乏告，則視其戚疏緩急而厚薄先後之，甚者不暇請於父兄，或解衣乞之，無難色。性篤孝，視父母色少有不悦，未嘗安寢。已而見喜容，必命酒自慶。元祐二年得疾，大寧郡君素鍾念，每來視，公必自力冠櫛而興，若無所苦者。囑兄弟以儉葬。十一月壬申卒，年二十有五。娶張氏。二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事親色難，子夏所聞。力行有餘，篤志典墳。施不獲報，蚤隕厥身。

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妻德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高祖承衍，尚秦國大長公主，贈尚書令、鄭王。曾祖世隆，贈尚書令。祖堯明，❶昭州團練使。父誨，文思副使。君生於富貴，天資淑懿。長適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世劬。事舅姑盡婦道，治閨門以禮法。奉祭祀敬而嚴，恤惸獨惠而均。元祐四年十一月壬午卒，年三十有九。六男：曰令夤，左班殿直；次蚤亡；曰令澶，左班殿直；曰令慎、曰令竿，皆右班殿直；次未賜名。八女：長適右班殿直季珣，次適三班奉職楊訓，二蚤亡，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詩》歌《碩人》，宗族盛大。惟君之貴，赫奕内外。雖不眉壽，亦顯不晦。

❶「堯」，四庫本作「克」。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士㷍，字明叔。濮安懿王之曾孫，廣陵郡王宗誼之孫，英國公仲論之子。母建安郡君杜氏。五歲，授右班殿直。濮王二王夫人祔園廟，轉左車，遷右侍禁。少秀穎好學，性純孝。英公薨，哀毀感疾而卒，年二十。實元祐四年十一月己酉。娶高氏，□祖□在大夫之姪。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子野毀卒，《春秋》哀之。雖不勝喪，君子懷之。

左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曾祖繼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國公。祖昭亮，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崇國公。父惟賞，贈右驍衛將軍。母曹氏，沂王之孫女。年十五，適淮康軍留後、沂國公之子右班殿直士澧。君聰慧而安静，幼喪其母，深處房闥，兄弟罕見其面。既嫁，事舅淮康孝敬，衣服飲食不務華侈。見其夫好學，則有喜色，欲罄所有以助之。元祐三年十二月癸酉卒，年十有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父母后族，舅夫天屬。其新孔嘉，其究何促。

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妻長壽縣君劉氏墓誌銘

君劉氏，開封人。曾祖知信，贈太師、

中書令。祖承嗣，皇城使、資州刺史。父永壽，三班奉職。君柔順寡言，好施惡殺，承上御下，動循法則，族人皆樂其有純德。諸子雖幼，切於求師以教之。常語其夫以「子孫不立，爲衣冠之耻」。年十五，適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刺史士蕙，封長壽縣君。元祐三年十月甲午卒，年二十有九。二男：曰不侮，三班奉職；次幼。三女，長適李偉，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不榮世禄，以教其子。賢母之行，宜賁彤史。

贈曹州觀察使妻安康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開封人。曾祖漢忠，保静軍節度使，贈司空。祖□政，眉州防禦使，贈司徒。父道恭，慶州團練使，贈明州觀察使。夫人幼端慧，不爲嬉戲。既笄，柔閑婉淑，事父母孝敬。年十八，歸宗室、贈曹州觀察使、濟陰侯世統，封安康縣君。入見坤儀殿，慈聖光獻皇后顧問家世，夫人言母永嘉郡太君李氏，章懿皇后之姪也。慈聖勞問久之。夫人性温静，衣服飲食約而不華，喜賙中外之貧者。事姑如母，友娣姒如同氣，敬夫如賓主。左右給侍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而皆得其歡心。濟陰侯病且卒，夫人悲泣感疾，勅諸子曰：「爾曹幼孤，宜力學治身，以無忘先人之訓，則吾雖死，目且瞑矣。❶」諸子恭慎，能如其教。嫠居十餘年，元祐八年五月癸未卒，年五十。男五人：曰令香，右千牛衛將軍；曰令傪，内殿崇

❶ 「矣」，原誤作「笑」，今據四庫本改。

班；次蚤卒；曰令衸，左班殿直；曰令僎，❶右班殿直。三女，長蚤卒，次適潘棐，❷次適王僅，皆三班奉職。孫男七人，❸子瞞，❹三班借職，餘皆幼。孫女五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顯以世族，嬪于宗室。守義而教，寔維母德。子孫詵詵，先訓是則。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❶「僎」，原誤作「奂」，今據四庫本改。
❷「潘」，原誤作「濼」，今據四庫本改。
❸「七」，四庫本無，注「闕」。
❹「瞞」，四庫本作「購」。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

皇族墓誌銘

右金吾大將軍濰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墓誌銘

公諱令教，字景修。曾祖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祖從質，定州觀察使、博陵侯。考世京，徐州觀察使、彭城侯。母臨安郡夫人張氏。初賜名，補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左武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濰州防禦使。公少聰敏，善屬文，通五經，諸子百家無所不觀，蓄書數萬卷。美風儀，洞曉音律。好讀晉史，慕嵇叔夜、阮嗣宗之爲人。閑居，座右多植修竹，每援絃賦詩，超然有遺世之志。然尊賢樂施，常若不及。奉身端潔，治家簡儉。元祐五年四月庚子薨。臨終，戒諸子以不能終養爲恨。年四十有四。著《詩書大義》十卷、歌詩集十卷。娶郭氏，故參知政事贄之曾孫，封德安縣君，先公一年卒。九男：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子雲，曰右班殿直子思，曰三班奉職子泰，曰子才，餘皆幼。女十人：長適右侍禁向子平，次適右班殿直錢岵，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博陵之孫，彭城之子。敏而好學，世濟

其美。振振信厚，時如麟趾。

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妻德安縣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贇，中書令、襄國文懿公。祖紹昇，光禄卿。父肅之。母陳氏。夫人適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令教。性静專愿順，歷三十年，其終如初，門中無愠色，無怨言。治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豐侈，而必精以旨；❶其衣無故新，澣濯縫紉，而必潔以完；其語言周旋，容止進退，必從容以和。元祐四年三月壬午卒，年四十有四。九男：曰子雲，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子思，右班殿直；曰子泰，三班奉職；曰子才，餘幼。九女：長適右侍禁向子平，次適右班殿直錢岵，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易》在中饋，婦無外事。《詩》美鵲巢，德如鳲鳩。起家而有，可配公侯。夫人宜之，是以似之。

秀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昌國公墓誌銘

公諱世享，字公壽，太祖四世孫也。曾祖德昭，越懿王。祖惟忠，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父從謹，贈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嫡母薛氏，高平郡夫人；育母張氏，以公貴封寧國縣太君。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達州

❶「旨」，原誤作「肙」，今據四庫本改。

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文州團練使、沂州防禦使。今上即位，遷秀州防禦使。公幼樸茂不群，宣城愛之。九歲喪父，號毁如成人。長嗜學，治《詩》、《書》、《論語》、《孟子》，通大義。熙寧中，學官薦公明經，可召試，會有制，宗室不許舉，而許自列。公不欲蕲進，然爲學不已，間爲詩以自樂。躬訓子弟，督責嚴甚，故家廷遵尚禮義，肄習學業，爲宗藩所矜式。精於書札，❶善射藝。性孝友敦睦，輕財喜施。事高平夫人盡禮。寧國君初喪，英宗遣内人奠慰，自是宗子育母死，内人致奠，自公始。居心喪，晨夕定省，憂戚未嘗見於色容，恐失君母之意；退就異宫，則哀苦備極，以訖喪期。故高平愛之如己出。高平之喪，哀毁過制，遣子姪上表，願守菆至卒哭，詔許之。及葬，在道稍遇險阻，必躬自扶匶。仁宗山陵，仲兄均州防禦使世祥從葬，子幼稺，未能任事，著令許命婦送葬，會其妻病不能往。公四上奏請行，詔特從之。其後許弟護葬，自公始。燕居，大書「積陰德」三字，揭之座隅。其撫養教督、濟贍族屬之孤遺，唯恐不至，凡衣食之用，凶嘉之費，皆仰給焉。故人丁淳之女失身於人，公以財購出之，又辦資裝，擇良家子嫁之。族人有疑事必咨公，公爲處畫如己事，無不中節。善與人交，久而益厚。喜賓客，多畜名書畫、筆硯紙墨，遇朋友親舊，把酒相樂，推誠無間，❷故士多稱愛之。元祐元年二月癸亥卒，年四十有七。病革，遺命教戒諸子，託後事於弟貴州防禦使世恬。或勉以饘粥藥劑可愈，公曰：「死

❶「札」，原誤作「礼」，今禮四庫本改。
❷「推」，原誤作「惟」，今據四庫本改。

生命也，其逃乎！」訃聞，天子賻恤甚厚，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昌國公，謚曰良恭。娶錢氏，封金城縣君，吴越王之後、供奉官隆祐之女，先公二十六年卒。十三男：曰令褫，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次未名而夭；曰令詵、曰令咺，並右侍禁；曰令精、曰令嶷、曰令諧、曰令龔，並左班殿直；曰令橡，曰令柱，並右班殿直；一未名而夭。十六女：其壻奉議郎胡仔，右侍禁張宗傑，三班奉職馬綖，右班殿直郭永璋，承務郎李大中，三班奉職董臯、吕執中、李埶、向慤、劉蒙，三人在室，餘夭，適郭氏、吕氏者皆卒。孫男十六人：子琦，三班奉職，卒；子琬、子琳，蚤卒；子玓，右班殿直；子玕，三班奉職；餘皆幼。孫女八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翼翼昌公，孝友温恭。簡於帝衷，善積厥躬。其生也榮，其没也令。公多子孫，天錫之慶。

右武衛大將軍處州刺史妻壽光縣君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曾祖貽永，贈尚書令兼中書令。祖道卿，贈右領軍衛上將軍。考彭年，左藏庫使。妣李氏，崇德縣君。年十六，適右武衛大將軍、處州刺史士健。事姑盡禮温恭，朝夕無少懈，勤於家事，凡十六年如一。元祐七年九月戊子卒，年三十有二。六女，一蚤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崧維嶽，有洛維川。永固其藏，于千萬年。❶

❶「千萬」，四庫本作「萬千」。

右千牛衛將軍妻永和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其先河東人，徙居開封。曾祖延貴，贈左衛上將軍。祖宗益，工部郎中，贈朝請大夫。考脩遠，奉議郎。母壽昌縣君趙氏。君純粹燕婉，淑慎温恭。未笄，適右千牛衛將軍仲疇，封永和縣君。性樂詩書，尤喜屬文。元祐五年三月丁卯卒，年三十有二。十一子：曰士燕、曰士暚，皆左班殿直；曰士諟、曰士代、曰士麀，皆右班殿直；次二未名，其四未名而夭。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張氏自晉，歸於本朝。昏姻天屬，令問宣昭。其華蚤落，其實椒聊。

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贈徐州觀察使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仲雪，字潔己。韓恭懿王元偓之曾孫，相孝定王允弼之孫，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宗制之子。母文安縣君柴氏。初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❶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瀛州刺史、榮州刺史、榮州團練使。侯性夷淡嗜學，至忘寒暑。北海公藏書萬卷，教育諸子。侯以通經，一試於有司，不中選，遂不復舉。爲詩多警句。日飲斗酒，不以家事屑意。事母以孝

❶「太子」，四庫本作「歷」。

聞，與諸弟友愛。居喪哀毀，❶至性過人。元祐八年八月己丑卒，年四十有一。娶宋氏，朝請大夫惠國之女，封永昌縣君。五男：曰士壁，左班殿直；曰士渼，右班殿直；餘未名。六女：其壻池州司理參軍劉寔，右班殿直潘稟，餘幼。侯月受奉錢十萬，一妻一妾而處室，没之日家無餘財。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孝定賢王，北海好書。侯克承之，亦有名譽。在後之人，無忘厥初。

右侍禁墓誌銘

公諱令絽，字景武。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孫；今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邢氏，❷所生石氏。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殿直、右侍禁。幼好學，誦書日數千言。長而治《易》，博通先儒及近世名家義説。喜唐人詩，諷誦不廢，寢食燕語必及之，故宗族朋友皆樂與之游。性復好施，人以急見抵，解衣與之，家雖屢空，晏如也。年二十，始調監富國倉門，在官專以賦詩自遣。既罷，吏惜其去，遮留終日乃得歸。授京西巡轄馬遞鋪，未赴。元祐五年四月丁酉卒，年二十有五。娶王氏。一男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孔惡飽食，博弈猶賢。況於言詩，樂以窮年。道未之思，夫何遠焉。

❶「居」，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邢」，原作「祁」，按：其兄弟令緻、令注墓誌分別見卷四九、卷五二，母均作邢氏，今據四庫本改。

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士覿，字公會。贈鎮江軍節度使、郇國公允成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宗嚴之孫，原州防禦使仲防之子。母齊安郡君石氏。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府率。性醇素敦謹，事親竭力，奉己務儉。元祐二年七月己巳卒，年二十，贈左領軍衛將軍。娶張氏，西京左藏庫副使禹錫之女。三男：長未名而夭；曰不珪，三班借職；曰不璪，未仕。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厚於親，薄於己。爲人子，能如是，全而歸，可無愧。

右屯衛大將軍妻平原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曾祖壽益，❶贈贊善大夫。祖文炳，殿中丞。考用莊，左班殿直。歸右屯衛大將軍令講。屯衛群從及諸父姑姊當執婦禮以見者數十人，君待以和敬，一無間言。屯衛捐館，既除喪，君尚少，父以其無子，欲更嫁之。君泣，以死自誓不許。元祐元年正月乙巳卒，年一十有八。❷生一女，失之。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共姜守義，衛作《柏舟》。如君之節，乃宜公侯。無愧死者，往從之遊。

❶「壽」，四庫本作「受」。
❷「一」，四庫本作「二」。

右屯衛大將軍妻崇德縣君張氏墓誌銘

君張氏。父道周，左侍禁。適右屯衛大將軍令箋，封崇德縣君。君夙喪父，事母以孝聞。既歸，不及其舅，事姑如事母，族人稱焉。屯衛兄弟四人，最處幼，君常勉以悌，由是親愛益篤。屯衛卒，君嫠居，不樂其生。元祐元年宮中火，驚而感疾。十二月庚申卒，年三十。男二人，曰子賡，三班奉職；次男及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伯姬火死，諸侯畏宋。君以駭隕，亦惟義重。凡婦之節，没而爲用。

左班殿直妻杜氏墓誌銘

君杜氏。曾祖正己，蓬州録事參軍。祖宗敏，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父士言，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年十九，適康州刺史仲弓之子、左班殿直士瑊。君幼聰敏，性質婉麗，巧於女功，父母愛之，求昏得公族。事舅姑盡孝，閨門肅然。元祐八年三月壬辰卒，年二十有三。一男，三歲矣。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杜氏后族，派别流長。嫁於宗支，罔克壽臧。銘以昭之，俾後不忘。

右監門衛大將軍威州刺史贈徐州觀察使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令亶，字歸聖。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惟能之曾孫，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從贄之孫，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世復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坐罪非自犯，奪一官。未幾，復舊秩，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威州刺史。侯性和裕，未嘗失色於人。力學好古，熟漢、唐史書。善音律，多畜古器以爲玩。侍東陽公疾，冠帶不去體，居喪致毀。事母盡孝。元祐四年七月辛卯卒，年三十有二。娶永和縣君姚氏，文思副使公綽之女。繼室永嘉縣君王氏，內殿崇班悔之女。二男：曰子讜，三班奉職；次尚幼。七女，長適三班奉職袁弼，餘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君子之行，不見聲色。疇克能之，惟侯可則。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北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史，字仲揚。冀王惟吉之曾孫，廬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度之孫，建武軍節度使、嘉國公世括之子。母彭城縣君劉氏、長樂郡君高氏。初賜名，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秀穎，刻意於學，無聲色狗馬之好，宗族稱其孝友。元祐元年八月庚子卒，年二十有八。娶張氏，封永康縣君。

二男，❶曰子欽，右班殿直；次二人及一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善積於身，宗族信之。不永厥年，亦未克施。

左班殿直墓誌銘

君諱子建，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安僖公從信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世登之孫，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刺史令群之子。母秀容縣君高氏。以父蔭補三班借職，改奉職。幼有成人之志，不妄言笑。從師受學，樂讀書，喜筆札，日誦數百言。元祐七年六月辛未卒，年十有三。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楊氏童烏，育而不苗。懿懿宗子，亦隕瓊瑶。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永壽縣君程氏墓誌銘

君程氏。曾祖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戩，宣徽南院使、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父莘，文思使。君幼端謹沈厚，精於女功，不喜華飾。年十七，歸遂寧郡王之子、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世設。承上接下，不失其宜。侍姑疾，夫婦衣不解帶，宗族稱之。性儉約，治內嚴肅而能寬恕。教諸子以孝友，諸女以禮法。元豐中，封永喜縣君，❷賜霞帔服。

❶「二」，依下文疑當作「三」。
❷「喜」，據文題疑當作「壽」。

元祐三年十月庚辰卒，年三十有七。六男：曰令泌，左班殿直，卒；曰令諓、曰令悺、曰令説、曰令玓，並左班殿直；曰令莰，右班殿直。六女：長適三班奉職王誨，次適三班奉職韓端仁，次適三班奉職宋克先，次在室，餘蚤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程氏近世，執政之門。教於公壼，以適宗藩。《鵲巢》之風，《麟趾》之配。宜家有慶，在其後裔。

内殿崇班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君諱士嶇，字和叔。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滕王宗旦之孫，右屯衛大將軍仲寅之子。初賜名令瑋，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本唐州防禦使世滋之子也，元豐初出繼屯衛，改今名。以學官薦，換右職，補外任，改授西頭供奉官、監壽州酒税，未赴，權勾當翰林司。遷東頭供奉官、内殿崇班、磁州兵馬都監。元祐四年四月己巳卒于官，年二十有七。君幼誦詩書，喜議論，❶與之交者無不愛其才。歷官處繁劇，强敏有餘，薦之者十餘人。初赴壽春，請對，得上殿論當時利害數事。神宗嘉之，下其章有司，面諭令過郊禮而行，乃命權翰林司。娶張氏。二男，皆幼。一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神宗定宗子補外官之法，故凡有一善必奬之，所以長育其才也。聖意豈不遠哉！

❶「喜」，四庫本作「嘉」。

左侍禁妻范氏墓誌銘

君范氏，京師人。曾祖守斌，贈左司禦率府率。祖文玉，内殿崇班。父滋，累舉進士，隱居自適。君既笄，歸于郢州防禦使、越國公之子左侍禁子閔。性質温粹，儀度端雅。喜習筆札，尤嗜書史。事舅姑勤孝，姑愛之如己女，中外宗族，一無間言。元祐四年五月癸未卒，年二十有三。三男：曰伯度，次蚤夭，曰伯庠。一女。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范本祁氏，陶唐之裔。嬪于宗子，令儀婉懿。宜其家人，弗克永世。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皇族墓誌銘

昭信軍節度處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崇王謚孝温墓誌銘

王諱宗瑗，字君玉。太宗之曾孫，魯恭靖王之孫，濮安懿王第十三子，英宗之弟也。嫡母王，三夫人王氏、韓氏、任氏。所生母耿氏，以王貴，封德國太夫人。仁宗賜名，補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左清道率府率、右監門衛將軍、右領軍衛大將軍、右驍騎大將軍、襲州刺史。治平中，英宗謂輔臣曰：「朕自即位，罕見都兄弟。❶心實歉然。❷宜以正官奉内朝，冀時得顧視。」遷真州團練使。神宗踐阼，遷憲州防禦使，改邕州觀察使。三夫人改葬濮園，王護喪如禮。還，拜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兄濟陰郡王薨，神宗臨奠，因詣濮王祠堂。王與昆弟序班祠下，神宗勞問甚悉，遂下詔曰：「因謁濮祠，顧瞻諸伯叔父，形容齒髮皆非昔日，深用惻然。」除崇信軍節度使，封漢東郡王。今上嗣位，授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王性沈静，喜愠不形於色。器質渾厚，容止莊肅，雖疎賤必冠帶見之。

❶「都」，依文意或當作「諸」。
❷「歉」，四庫本作「慊」。

而寬大無所不容。居室器用，不尚華侈；衣服純素，食無珍異。愛人好施，振恤急難，親族之貧者多賴焉。英宗入居儲宮，委王調護神宗，習之世務，意甚勤切。德國在堂，王祿未豐顯，怡顏養志，服御玩好凡可以順適其心者，罄其所有，無所不爲。英宗雅稱王篤孝。德國病逾歲，王晝夜省侍，❶席不安寢，衣不緩帶，灼臂禱請，無所不至，卒不起。居喪哀毀，徒跣扶柩，以至墓所，表乞廬墓終制。天子雖奪情不許，深嘉歎之。自德國薨，不邇聲色，獨居靜處，出侍妾數十人。元豐中，從幸瓊林苑，命射，一發中的，神宗稱賞，賜與甚厚。神宗不豫，王處一室，憂見於色，外人不得入者月餘。聞宮車晏駕，號慟不食，感疾失語，踰年稍復自支。常追懷神宗眷遇之厚，雖久而哀不忘。居家，歲時祭享，必先期處別室，齊潔累日，然後行事，❷恭恪無少惰。❸燕閒，諸子侍左右，教以忠孝。皂隸有過，必三犯然後罰。閨門上下，雍睦嚴整，宗室親戚多指以爲法。喜讀《左氏春秋》、歷代史書。晚年無疾，方食於正寢，神色精明如平日，忽不語，少頃而薨。年五十有六，實元祐三年五月癸亥。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三日，制服苑中哭之，百官慰于崇政殿門。太皇太后同臨奠，恤其孤，恩意甚厚。歸賵賻，別賜金帛加等。贈太師，追封崇王，謚曰孝溫。命入內省押班梁惟簡、內供奉官劉永年、入內省高品、李祁護喪事。❹六月甲午，具鹵簿鼓吹，出殯于城北乾元福聖佛

❶「侍」，四庫本作「視」。
❷「行」，原誤作「所」，今據四庫本改。
❸「惰」，原誤作「墮」，今據四庫本改。
❹「李」，四庫本作「季」。

祠。王先娶彭氏，武昌軍節度使眷之孫女，封英國夫人。今正室劉氏，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與之孫女，封嘉國。六男：曰仲伊，❶右監門率府率，蚤卒；曰仲誥，❷右武衛大將軍、永州；❸曰仲譁、曰仲諱，皆右千牛衛將軍。十女：長壽縣主，適東頭供奉官任懷亮；太康縣主，適內殿崇班徐珪；秀容縣主，適文思副使程達，卒；永寧縣主，適西頭供奉官胡天經；和義郡君，適西頭供奉官周軫，卒；遂寧郡君，適右侍禁夏悦；同安郡君，❹適左侍禁彭詢；長樂郡君，適右侍禁翟士永；文安郡君，適右班殿直周涇；次在室。孫男十人：士崙，左班殿直；士適，❺右班殿直；士奇、士碌，❻皆卒；士灑、士仇，右班殿直；四人未名。女八人，長蚤亡，餘幼。九年二月己酉，從太皇太后之喪，葬於河南永安縣永裕陵之西。

銘曰：

太宗諸孫，安懿多子。英宗承統，藩國奉祀。於穆崇王，宗邸稱賢。治平之初，有命自天。帝曰：「嗟，予伯仲叔季，咸造內朝，以慰予志。」神宗嗣服，濮屬攸尊。大啓土宇，並王而藩。惟是崇王，協贊帝德。英宗所託，❼神考是翼。上之光宅，惇叙九宗。將旄相印，益以附庸。生有顯榮，没有令譽。從葬西陵，利其後嗣。

❶「仲」，原誤作「神」，今據四庫本及下文改。
❷「誥」，四庫本作「詰」。
❸「州」下，原重下文「仲諱皆右千牛衛將軍十女長壽縣主適東頭」十八字，今删。四庫本注「闕」。
❹「君」，原誤作「尹」，今據四庫本改。
❺「適」，四庫本作「邁」。
❻「奇」，四庫本作「苛」。
❼「託」，原誤作「説」，今據四庫本改。

楚州防禦使楚國公贈奉國軍節度使夫人宋氏墓誌銘

夫人宋氏，開封人。曾祖龜，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譙國公。考絪，西頭供奉官。母張氏。伯父綬，參知政事。年十七，歸楚州防禦使、楚國公世恩，封永康縣君。夫人奉舅姑恭順，接娣姒以和，撫諸子均一。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有二。八男：曰令勔，右武衛大將軍、濠州刺史；次未名而亡；曰令璪，右侍禁；曰令勸、曰令覿，並左班殿直；曰令启，右班殿直，蚤卒；曰令珸，左班殿直；曰令剔，右班殿直，蚤卒。九女：長適故右班殿直宋安國；次蚤卒；次適右侍禁范湍，卒；次適陳州司法參軍吳環，卒；次三人蚤卒，次二人尚幼。孫男十二人：子禴，三班奉職；子禋，右千牛衛將軍，襲封楚國公；子禨，三班奉職；子禝，蚤卒；子禄、子祾、子球、子禬、子琰、子禪、未仕；二人幼。孫女十人，四人蚤卒，六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遠矣宋氏，有商之裔。宋在今朝，世德孔昭。懿哉夫人，終始惟一。載其令淑，有銘斯石。

左侍禁妻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開封人，後徙家許州，今爲潁昌人。曾祖榮。祖澄，贈左千牛衛大將軍。考瓌，左藏庫使。母長安縣君李氏。君生數歲，已能承順父母顏色。既長喪父，白其

母曰：「不幸早孤，劬勞無所報，惟是不嫁，以終養母。」母、兄不能抑，處室二十三歲。宗室士泉聞其孝行，❶歎曰：「吾母亦寡居歲久，幼弟未昏，若得此女爲婦，使娣姒共奉甘旨，豈不善歟？」遣行媒力請於長安君。長安君感其意，奪君志而嫁之，遂適士果弟左侍禁士兟，❷贈虔州觀察使仲行第三子也。入見禁中，賜霞帔服。君既嫁，果能事姑與兄公，恭恪盡禮，閨門雍睦，上下欣悦。然未嘗須臾忘母，思念感疾，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卒，❸年二十有四。一子，後三歲，未賜名，亦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處爲孝女，歸爲孝婦。雖則有行，終念其母。銘以昭之，純孝之墓。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墓誌銘

侯諱令攀，字子高。贈保静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平郡公惟叙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齊國公從旼之孫，耀州管内觀察使世逸之子。侯幼而奇警，記誦文字，一見如宿習。比既長，嚴於禮法，動静周旋，容止必肅，衣冠必正。母和義郡夫人疾篤，醫有難色，公封股爲羹以進，母疾隨愈。仁宗爲育宗子，聞侯幼敏，賜以飛白小字，宗室榮之。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

❶「泉」，四庫本作「臬」。
❷「果」，四庫本作「臬」。按：依文意與上士泉（臬）顯係一人，當據改。
❸「五」，四庫本作「三」。

率、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元祐五年某月甲辰卒，年三十有六。娶李氏，皇城使詵之女，封仁壽縣君。三男：曰子安，三班奉職，蚤卒；曰子雋，右班殿直；曰子宏，三班奉職。四女：長適石州司録參軍吳德言，三人幼。九年二月己酉，❶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廣平蚤慧，仁祖所知。既長克孝，以禮自持。玉韞於櫝，其卒不施。

廉州防禦使贈感德軍節度使華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歗，❷字子威。魯恭靖王之曾孫，❸濮安懿王之孫，濟陰榮王宗輔之子。母惠國夫人裴氏。少自刻厲，不狃驕侈，翹然秀穎，見者不敢待以常兒。及長，循守法度，上下無間言，内外莫不加敬。事榮王能候顔色，❹怡聲氣，愉之於道，終王身無過行，宗族以爲有賢子之助。王寢疾，藥必嘗而後進。病革，刲股肉以饋。王薨，廬於殯，卒哭而後返。惠國太夫人薨，時神宗山陵有日，上與太皇太后遣内人弔臨，公因復命號訴，願與王皆得從葬，許之。葬歸，悉出王餘積陳於庭，召諸弟子姓下至妾媵頒之，❺無不滿其意。俸廩悉均分孤弱，爲置師友，教育如己子。諸子弟矜慎謙儉，如寒素之士。晚益清約，所居一室蕭然，終日服用不過繒布。元祐七年二月乙卯卒，年四十有三。娶安定郡君康氏。男四人：右侍禁士閎，右班殿直士暱、士忝、士𥓂。九年

❶「九」，原誤作「元」，今據四庫本改。
❷「歗」，四庫本作「歡」。
❸「孫」，原誤作「祖」，今據四庫本改。
❹「候」，四庫本作「順」。
❺「頒」，原誤作「須」，今據四庫本改。

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孔氏之門，閔子克孝。人無間言，舉以爲教。公孝於親，以睦族人。有聞於宗，是謂立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贈蘄州防禦使蘄春侯墓誌銘

侯諱子買，字漢翁。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曾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孫，襄州觀察使、襄陽侯令軀之子。母和順縣君梁氏。初賜名，補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侯天資挺特，不待教而有立。初，魯公未有家孫，得侯甚喜，故極愛之。長而好學，事親孝敬，友於兄弟，睦於宗族。雖生長富貴，而有儒者之風。或勉以換官吏部者，侯曰：「余重去親側，❶如不得奉晨昏之養，❷雖日受萬鍾不願。」元祐五年三月某日卒，年二十有七。❸娶杜氏，封長壽縣君。三男：曰伯璵，三班奉職；二人及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古之求仕，不遠千里。或以親屈，捧檄而喜。惟侯之孝，不去其親。《南陔》戒養，今見其人。

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

侯諱仲全，字端玉。曾祖元佐，贈魏恭

❶「側」，原誤作「則」，今據四庫本改。
❷「奉」，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❸「二」，四庫本作「三」。

憲王。祖允言，安遠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父宗説，池州團練使、祁國公。母清河縣君張氏。初賜名，補環衛官，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仁宗不豫，上表請灼臂以禱。仁宗疾愈，賜御書以旌之。輕財好施。治第吹臺之東，亭榭池閣，雕飾甚麗，圖書翰墨，環列左右，當世知名之士間與往來。曉音律，尤善弈棋，通於工巧技藝之事。元祐六年二月庚寅卒，年六十二。娶陳氏，封新安縣君，先卒。九男：曰士雋，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曰士琫，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貝，蚤亡，贈右屯衛大將軍；曰士黝，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儻、士遒，皆右侍禁；士鋭，左班殿直；餘幼亡。十六女：長蚤亡，次適左侍禁裴公謹，次適内殿崇班周復古，次適吉州司理參軍王例，❶次適台州録事參軍許求，次適三班奉職裴阡，次適三班奉職曹參，三在室，六人亡。孫男十三人：不溢，右監門率府率；不惑，右班殿直；不愚，未仕；不磷，三班奉職；不惟，❷未仕；不諂，三班借職；不佞、不懼、不華、不危、不群、不疑、不瀆，皆幼。孫女十人，四蚤亡。曾孫男二人、女二人，長夭，次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宗子，侯多才藝。灼肌請命，忠簡於帝。保其寵位，以没於世。詒厥子孫，繩繩善繼。

❶「例」，四庫本卷五十二《右監門衛大將軍天水郡開國侯妻新安縣君陳氏墓誌銘》作「洌」。

❷「惟」，四庫本卷五十二《右監門衛大將軍天水郡開國侯妻新安縣君陳氏墓誌銘》作「怍」。

蔡國長公主墓誌銘

神宗皇帝之第九女，母曰武美人。生於元豐八年正月庚戌。上即位，爲皇妹，封嘉國。薨於元祐五年正月壬辰，生六歲矣。上輟視朝三日。主性慧悟，已能好書畫。追封蔡，窆奉先資福院。九年二月己酉，祔永厚陵之西原。銘曰：

《易》贊帝妹，《詩》美王姬。其位在中，車服有儀。英宗之孫，神宗之子。何彼穠華，未齔而止。

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永安縣君向氏墓誌銘

君向氏，皇太后之姪女。曾祖傳正，贈太尉。祖約，贈工部侍郎。考宗儒，刑部員外郎。君年十五，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嘉州刺史仲企。性專静寡言，事舅姑勤孝，温謙敬慎，族人稱之。爲皇太后所親愛，歲時賜賚有加。及疾日，遣中人存問，國醫診視。元祐三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三十有四。太后遣中使致奠，厚賻其喪。十男：曰士鑈、曰士慮、曰士焆、曰士謻，皆左班殿直；曰士遹；次未名，餘皆幼亡。女八人：其壻三班奉職田有嘉、施求，三女未嫁，餘皆幼亡。孫男三人，孫女二人，❶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作嬪於宗，帝母所親。宜其室家，子孫詵詵。遐不眉壽，蚤世隕身。

❶「二」，四庫本作「三」。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妻永興縣君程氏墓誌銘

君程氏，開封人。曾祖懷亮，左藏庫副使。祖勳。父祥，供備庫副使。歸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令話。事舅姑循法度，以禮自防。安素樂儉，不喜紛華。教子，日督程課。敦序夫黨，勤勞中饋。盡斥奩具，置書史，以助其夫之學，有古賢女儆戒相成之風。元祐六年三月癸亥卒，年二十有九。二男：曰子傳，三班奉職；曰子僊。三女，長早夭，餘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程伯休父，宣王司武。變彼宗婦，克永其緒。敬戒夙夜，配古賢女。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仁和縣君曹氏墓誌銘

君曹氏，京師人。曾祖詡，贈比部郎中。祖同文，贈朝奉郎。父評，右奉議郎，通判潁州。君事父母孝，性尚儉素。好讀儒者書，作五七言詩百有餘篇，人多誦之。其筆札亦精妙。父嘗曰：「此女所配，宜得賢君子。」年十八，歸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眘，濮安懿王之孫、南康郡王之子。夫婦相敬如賓。其夫前室之諸子，愛之不異己出者，無少不均。接内外親族以和，莫不宜之。元祐四年四月丁巳卒，年十有九。二男：曰士徂，左班殿直；曰士偀，右班殿直。四女，皆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曹出於周，叔鐸始封。遥遥後裔，有嫁

於宗。方結其縭，蚤閟厥容。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士璭，字子輿。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郇國公允成之曾孫，華州觀察使、華陰侯宗鼎之孫，奉國軍節度使、申國良僖公仲嬰之子。母金華縣君陳氏，繼曰長壽縣君魏氏。君事親以孝聞。丱歲知學，既長，博通群書，善屬文。美風儀，材武過人，尤長於射御。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請補外官，監軍器庫門。累遷右侍禁、監西京商税，未赴。元祐六年五月甲戌卒，年二十有六。娶曹氏。四男，二人幼，未名，二人與三女皆蚤夭。❶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男子之事，禮樂射御。《詩》美魯侯，允有文武。矯矯公子，蚤終令譽。

右班殿直妻李氏墓誌銘

君李氏，開封人。五世祖昉，❷相太宗。曾祖昭述，翰林侍讀學士。祖正卿，贈朝議大夫。父士考，❸朝奉郎。母嘉興縣君劉氏。君夙喪父，嘉興擇壻，得其姊之子、冀康孝王之雲孫、英州防禦使之子右班殿直子翔。入見禁中，賜霞帔服。❹君性淳和，動有法則。善書札，通音律，篤志於女工。既嫁，以書札音律非婦事，絶不復爲。專奉祭祀，勤定省。箴纊紉縫未嘗不親。動必

❶「三」，四庫本作「二」。
❷「昉」，原誤作「助」，今據四庫本改。
❸「考」，四庫本作「彦」。
❹「帔」，原誤作「披」，今據四庫本改。

聽於其夫，無所敢專。隨夫監驛於邢州。享年二十，元祐八年九月己亥卒於官舍。二男，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李氏家法，未墜素風。捨彼繁聲，專此婦功。潔薦蘋藻，公侯之宫。❶

右屯衛大將軍妻吉安縣君楊氏墓誌銘

君楊氏，開封人。曾祖全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邢國公。祖崇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考宗識，贈左衛大將軍。母福昌縣太君趙氏。君幼端重，容止有法，柔静寡言。長適右屯衛大將軍仲參。敬其夫如賓，事舅姑以孝聞。屯衛早世，❷君年始二十，母憫其孀，❸欲奪志而嫁之，君泣而不許，母憐其節，不强也。自是屏簪珥，斥鉛華，衣服無文采。晨起掃一室，薰潔誦佛書，柔日必齊素，終老不厭。穉兒未勝衣，俾就學學，晝誦夜講，日課稍怠，必嚴顔色而訓之。族人或曰：「夫人有子，單子名係屬籍，設不使知道學，富貴可坐致，何苦效寒素家，急禄養耶？」君曰：「生子不可不教，吾獨一兒，尤當力學以榮其身，惰而愚，非吾之志也。」族人乃服。君有兄曰中孚，有弟曰中良，皆早卒，藁殯未葬，福昌君以爲憂。君捐斥奩具珠玉服玩，以相其費，餘以賙族人之貧者。福昌君卒，君號慕，每哭，衄血不止。既葬，以哀毁感疾。病革，子孫環泣，囑其子曰：「吾見若

❶「宫」上，原衍「功」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世」上，原衍「君」字，今據四庫本删。
❸「孀」下，四庫本有「獨」字。

成立，瞑目無憾矣。」元祐五年十二月癸丑卒，年五十。男二人：長未名而卒；次士佡，右武衛大將軍、慶州刺史。一女，早亡。孫男四人：不器，三班奉職；不習，右班殿直；不憂，三班奉職；次未名。孫女四人，長適右班殿直寇彦若，三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屯衛之墓。銘曰：

衛母七子，不安其室。邦人刺之，《凱風》是作。宋有宗婦，二十嫠居。之死靡它，義殉其夫。始爲節婦，終爲賢母。千載之後，當式其墓。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皇族墓誌銘

左班殿直妻楊氏墓誌銘

君楊氏。曾祖延福，左監門衛上將軍。祖忠，金吾衛大將軍。父永保，左侍禁。母費氏。年十八，元祐五年正月，適宗室左班殿直士諫。十一月丙子卒。君性柔和，幼敏悟，寡言笑。在家孝，父母愛之。及歸趙氏，勤共婦道，閨門之内，上下皆得其歡心，姑復愛焉。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之子于歸，春冰未泮。不臘于室，良人哀歎。❶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令注，字景相。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贈宣州觀察使從謹之孫，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子。母大寧郡君邢氏。初賜名，授右班殿直，遷左班，進右侍禁。幼不好弄，及長，静默寡言笑。喜學《論語》、《孟子》、揚雄《法言》，皆略成誦。治《尚書》，通大義。讀史傳，必反復詳洽然後進，不貪多務得而涉獵不精，間則作詩以

❶「歎」，原誤作「歡」，今據四庫本改。

自適。初，調監河南第二草場門，公方二十，吏卒以其未嘗更事，❶皆易之；已而莅事敏察，無敢以欺，始大畏服。司農卿廉正臣操下嚴急，部吏鮮能可其意，❷獨薦君之才。文潞公一見器之，曰：「吾讀史，愛漢、唐宗子之賢，子其勉之。」授光州監酒税，未赴。元祐六年十一月乙巳卒，❸年二十有五。娶曹氏，左藏庫副使備之女。二男：曰子穀，三班借職；次未名。一女，在室。君俸入無幾，而輟之以延文士者常三之一，❹及卒，室無餘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振振宗子，學以入官。工欲善事，器利且完。方升而隕，如彼飛翰。

右武衛大將軍鳳州刺史妻永安縣君郭氏墓誌銘

君郭氏，開封人。高祖從義，事漢爲燕王。曾祖彥昇，左監門衛大將軍。祖遵式，左領軍衛將軍。父昭簡，内殿崇班。母長安郡君王氏，繼曰長樂縣君王氏。君年十六，適右武衛大將軍、鳳州刺史令緝。君在家事父母孝，及歸鳳州，事舅姑如事父母。鳳州昆弟衆多，君上奉兄君，❺下待諸叔，處

❶「吏」、「更」，原均誤作「史」，今據四庫本改。
❷「吏」，原誤作「史」，今據四庫本改。
❸「乙巳」，原作「己巳」，四庫本作「乙巳」。按：元祐六年十一月無己巳，今據改。
❹「文」，原誤作「又」，今據四庫本改。
❺下「君」字，四庫本作「公」。

娣姒和，敬夫族，長幼莫不稱之。鳳州性疏財，君約己儉素，奉養有節，雖脂澤奩具、金珠服玩，往往斥以佐用度，助家費，殆盡，不以介懷。元祐八年八月癸丑卒，年三十有八。五男：曰子玉，前監潁昌府舞陽縣酒稅；❶曰子稱，三班奉職；曰子懿，蚤卒；曰子珮，三班奉職；一幼，❷未名。七女：長適三班奉職王仲約，次適三班借職潘絳，次蚤卒，次在室，次夭，次二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郭本姬氏，二虢之後。世有顯人，以及宗婦。成夫之義，不以其富。

右千牛衛將軍妻崇仁縣君高氏墓誌銘

君高氏。曾祖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祖遵夷，內殿承制，贈左驍衛將軍。考士永，文思使。君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姪也。年二十，歸右千牛衛將軍士紘。事舅姑孝敬，教子以義方。喜讀儒書，尤能翰墨。千牛力學應科舉，家事悉以委君。治有條理，好賙人之急，俸祿隨輒費盡，不介其意，常若有餘。元祐五年二月十一日卒，年三十。子男四人：曰不矜，蚤亡；曰不遠，三班借職；二人幼。三女，在室。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姜任之族，❸馬鄧之家。賢淑有聞，而壽不遐。

❶「潁」，原誤作「穎」，今據四庫本改。
❷「一」，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❸「任」，原誤作「仕」，今據四庫本改。

右屯衛大將軍妻静安縣君鄭氏墓誌銘

君鄭氏，開封人。曾祖守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諡安毅。祖惟懿，贈左衛大將軍。父佐，内殿承制。母趙氏。君嫁右屯衛大將軍令音，封静安縣君。六年而屯衛卒。元祐四年五月十二日，君卒，年二十有九。君歸屯衛爲冢婦，敬事舅姑如事父母。温和謙謹，喜愠不形於色。居夫喪，晝哭夜止，心内慘怛，而奉舅姑貌常舒裕，見者不知其抱憂戚也。三男：曰子漸，三班奉職；次蚤夭；曰子涓，三班借職。孫男一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造次用禮，企彼敬姜。壽弗克永，名則不亡。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永安縣君夏侯氏墓誌銘

君夏侯氏。曾祖廷敏，不仕。祖仁訥，安陸尉。父緬，右侍禁。君年十七，歸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蜕。勤孝儉約，夫族宜之。封永安縣君。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卒，年二十有三。殯於金輝門外興教佛祠。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柔惠且淑，宜其公族。胡嗇其年，弗享終禄。

右監門衛大將軍妻孫氏墓誌銘

君孫氏，開封府助教惟道之女，母張氏。適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稷。性簡静，奉舅姑敬，接娣姒睦，長幼稱之。嫁六年，元

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年二十有一。一男，曰不屈，三班奉職。二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坤道柔順，陰德静專。無非無儀，乃婦之賢。

台州防禦使贈武康軍節度使追封崇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絹，字公權。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懿恭平陽王允升之孫，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公宗辯之子。初賜名，授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侯少愿慤寡言，有成人風，長而機警。無他好，宴居一室，環列書史，凝塵滿席，澹然終日。每歎曰：「宗室託肺腑，坐糜爵禄，無補於時。飽食煖衣，喪其良心，豈不惜哉！」由是盡心於學，專治《詩》。從師受《易》，通大義。是時朝廷屢詔選教官以教宗子，有能通經術、行誼修飭者以名聞。公爲舉首，召試學士院，以《詩》、《易》對義，中選，拜開州團練使，❶遷衛州防禦使。今上即位，遷台州。元祐三年二月戊子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夫人王氏，封安康郡君。❷十二男：曰士託，右武衛大將軍、汀州刺史；曰士伴、士春，❸並左班殿直；士帲，❹右班殿直，卒；餘蚤卒。七女，第三女適推官任寶賢，餘蚤卒。孫男七人：曰不諂、曰不柔，並三班奉職；餘幼。孫女三

❶「團練」，四庫本作「防禦」。
❷「安」，四庫本作「永」。
❸「伴」，四庫本作「倖」。
❹「帲」，四庫本作「帡」。

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維古公族，溺於富貴。宴安懷毒，敗德速戾。有斐宗子，學以自修。詒厥子孫，以公以侯。

贈蔡州觀察使汝南侯墓誌銘

侯諱令赫，字民瞻。冀康孝王之曾孫，陳州觀察使、淮陽侯之孫，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陰公之子。太祖元子越王即侯之高祖。康孝王國於冀，特命立宮，故子孫別而屬於冀。母張氏，金華縣君。侯初賜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領龔州刺史。幼而秀穎，自異於群兒，中或戲之，則正色儼然，笑語不妄。記識敏悟，四歲受《孝經》，六歲通《論語》，七歲能爲二韻詩。喪父，哀毁如成人。❶既長，涉獵百家書，能爲文章。事母尤篤孝，奉諸兄敬順。爲雁序齋，日隸學，侯每先至，及退必最後。金華君性嚴，治門内有繩法，子孫諸婦皆畏憚。侯有所規，則能寬容而納之。元祐元年閏二月戊申卒，年三十有九。娶王氏，封永和縣君。一男，曰子瑜，右班殿直。三女，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英宗建宗學，廣教官，神宗俾宗子得從科舉，而公族彬彬，益向學矣。如侯之美秀而文，使之立朝廷，豈不爲名卿才士大夫哉！

❶「成」，原誤作「或」，今據四庫本改。

右監門衛大將軍天水郡開國侯妻新安縣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曾祖明之，尚書駕部郎中。祖易，祠部員外郎。父祐之，袁州分宜縣主簿。適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全。性儉約，衣服不爲文繡，飲食不務豐備。祭祀不親，以爲不恭。四十餘年，所求於夫者薄，而施於人者衆，室無餘貲。天水公延置門下皆宿師老儒，夫人厚具供給，故諸子皆以藝業稱，❶而諸孫亦舉進士。事母李氏盡其力。母年九十有五而終，棺槨衣衾如禮。元祐四年三月甲午卒，年六十有二。九男：曰士雋，右武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曰士琫，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貝，蚤卒，贈右屯衛大將軍；曰士黝，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儻、士遒，皆右侍禁；曰士鋭，左班殿直；餘幼卒。十六女：長蚤卒，次適左侍禁裴公謹，次適内殿崇班周復古，次適吉州司理參軍王洌，次適台州録事參軍許球，次適三班奉職裴阡，次適三班奉職曹參，三人在室，餘六人亡。孫男十三人：不溢，右監門率府率；不惑，❷右班殿直；不愚，未仕；不磷，❸三班奉職；不怍，未仕；不諂，三班借職；不佞、不懼、不華、不危、不群、不疑、不瀆，皆舉進士。孫女十人，六人幼，四蚤亡。曾孫男二人。女二，長夭，次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❶「故」，原誤作「改」，今據四庫本改。

❷「惑」，原誤作「感」，今據四庫本及卷五十一《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改。

❸「磷」，原誤作「隣」，今據四庫本及卷五十一《右監門衛大將軍墓誌銘》改。

懿彼令德，宜其侯宮。澣濯是服，粢盛以豐。子孫振振，詩禮之風。

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妻同安縣君馬氏墓誌銘

君馬氏，京師人。曾祖德韶，贈左武衛將軍。祖崇正，贈左金吾衛上將軍。父用舟，贈右金吾衛將軍。母萬年縣太君武氏。年十七，適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士歸。君沈厚溫純，簡靜嚴潔，無侈靡之習。姑馮翊君久病，侍醫藥，積憂成疾。未幾，姑没，君執喪哀毁，疾益侵。元祐五年六月己亥卒，年三十八。一男，曰不晦，三班奉職。七女：長適左侍禁王治，次適左班殿直宋齊，次適太學進士張鉉，次適開封進士唐諮，三人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馬氏之先，蓋出司武。命姓以官，世不絶史。惟此宗婦，允矣淑人。致孝於姑，而隕厥身。

右監門衛大將軍達州刺史贈真州觀察使追封常山侯墓誌銘

侯諱令擢，字公秀。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僖穆王守節之孫，彭城郡公世延之子。母李氏，崇仁縣君；劉氏，德興縣太君。初賜名，補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達州刺史。侯性質端重，眉宇軒秀，❶自爲兒時，彭城公常奇之。服公、夫人喪，號毁

❶「秀」，原誤作「考」，今據四庫本改。

過制。治家治身，皆有法度，雖家人未常見其喜愠。與伯兄濟州防禦使令續友愛，極於雍睦。輕財重義，❶俸入以賙貧窶，不問有無。善騎射，洞曉音律，擊拂、博弈皆妙，❷然未嘗縱以爲樂。書無所不觀，觀輒記憶不忘。至學官講義，則執經就列聳聽，難問從横不窮，又復以訓諸子。神宗享太廟，始擇用宗子執事，侯首被其選。元祐五年五月乙丑卒，年四十有四。初娶王氏，左藏庫使遵道之女，封壽昌縣君；繼室曹氏，文思使謹之女，封長安縣君。十男：長蚤夭；曰子紳，右監門率府率；曰子縉，右班殿直；曰子綱，三班奉職；曰子綸，三班借職；曰子綬、曰子純、曰子經、曰子繹，未仕；其一幼亡。八女：長適右承務郎吴宰；次適右班殿直張百常；次適三班奉職張格，卒；餘在室，一幼亡。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常山彬彬，允武允文。雖遊於藝，惟學之勤。蚤世而隕，其行有聞。

漢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婺國公墓誌銘

公諱仲華，❸字景文。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孫，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公宗回之子。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三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成州團練使、舒州防禦使。公性敦厚謙恭，喜愠不見於

❶「財」，原誤作「則」，今據四庫本改。
❷「拂」，原誤作「佛」，今據四庫本改。
❸「華」，四庫本作「革」。

色。與人交，久而益敬。居母隴西郡君李氏喪，毀瘠追慕，請廬於殯室，有司以無往例不許。公遣子姪詣相府懇請，朝廷憫而從之，後遂爲例。奉朝請四十餘年，未嘗有過失。疏財好施，親識或假貸，皆不忍取，恐傷其意。客有獻詩者，許贈以萬錢，未與而客死，客之子初不知。他日，召而與之，曰：「是以爲祭享之資，庶不負吾宿心也。」公無聲色之奉，喜畜圖書，葺舍館，一室翛然，左右經史，遊息其間。仁宗嘗爲飛白書，❶又真書其名以賜之。❷元祐五年八月己酉薨，年五十有二。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十三男：曰士對，右監門率府率，卒；曰士縱，右武衛大將軍、隴州刺史；曰士澋、曰士証，皆右監門衛大將軍；曰士佖，右侍禁；曰士翀，左班殿直；曰士豨，右班殿直；餘蚤卒。九女：長適西頭供奉官董价；次適左班殿直王子愈；次適左班殿直孟滋，卒；餘五人亡，一人幼。孫男十人：不愚，左班殿直；不息、不掩、不倨、不矜，並三班奉職，餘五人幼。孫女十二人：長適左班殿直曹暾，次適進士董昌言，四人蚤亡，餘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亹亹婺公，克顯於宗。宗室濟濟，婺公愷悌。豈無貨色，公樂詩書。豈無高位，公有令譽。延陵繫劍，不倍死者。公之與人，無愧前古。年踰知命，没啓國封。公多孫子，其慶無窮。

❶「白」，原誤作「帛」，今據四庫本改。
❷「又」，原誤作「人」，今據四庫本改。

右千牛衛將軍妻夏氏墓誌銘

君夏氏，開封人。曾祖竦，贈太師、中書令、鄭國文莊公。祖安期，龍圖閣學士。考伯孫，左朝議大夫。母永嘉縣君任氏。適右監門衛將軍仲珣。性温仁柔克，事姑以孝聞，宗族宜之。屬疾，久不愈，戒其夫曰：「毋復以針藥煩我，無益也。」元祐五年正月戊子卒，年三十。女四人，皆幼。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有夏之先，實維姒氏。❶顯矣其族，嬪於宗子。令淑有聞，弗克永世。

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妻王氏墓誌銘

夫人王氏，京師人。曾祖貴，贈左衛將軍。祖振，海州團練使。父從善，内殿承制。母長壽縣君張氏。年十五，適洺州防禦使士穎。元祐元年七月己卯卒，年二十有一。一男，右班殿直。女一人，在室。夫人在家，孝於父母；既嫁，又能孝事其姑。性温静，口不言人是非，尊屬稱之，曰如老成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婦道之勤，如事父母。孝敬風成，❷弗克遐壽。

右侍禁墓誌銘

君諱令璪，字君寶。贈昭信軍節度使、

❶「姒」，原誤作「似」，今據四庫本改。

❷「風」，疑當作「夙」。

英國公惟憲之曾孫，榮安僖王從式之孫，贈崇信軍節度使、譙國公世采之子。初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右侍禁、監陳橋鹽稅，勤於吏事。元祐七年三月丙申卒，❶年二十有五。娶吴氏。二男，皆幼。吴氏守義不嫁。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哀哉王孫，天不假年。躬行於家，有婦之賢。

吉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譙國公墓誌銘

公諱世采，字徽之。曾祖楚康惠王德芳，祖英國公惟憲，考榮安僖王從式。初賜名，補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歷右監門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高州刺史、右羽林軍大將軍、茂州團練使、和州防禦使，遷吉州。性恭肅，容貌嚴整，每造朝，進止可觀。奉祠陵廟多被選，未嘗有失。仁宗嘗書「忠孝」二字面賜之。嫡母高夫人蚤卒，藁葬英公別塋。榮王薨，公表請遷祔王墓，竭力以奉大事，宗室稱孝。所生母李氏，公未勝衣，被出，轉徙失其所歸。高夫人喪畢，公勤惻哀疚，形於寤寐，訪求得之，封長壽縣太君，歿贈安康郡太君。姪令磋蚤夭，嗣續不立，公爲經畫後事，躬視細務，用度一出於己，人以爲難。公生於宗邸，不喜紛華，約身持法，好施樂善。没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貸俸以畢襄事。元祐四年五月壬午卒，年五十。娶高氏，供備庫副使遵憲之女，封文安縣君，卒；繼室以慶州經略使遵裕之女，封崇

❶「七」，原作「十」，今據四庫本改。按：元祐無十年。

安縣君，皆太皇太后之從妹也。十七男：曰令祁，成州刺史，曰令祛，寧州刺史，皆右武衛大將軍；曰令晝、曰令缶，皆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令璋，莊宅副使；曰令僡，❶右侍禁；曰令穌、曰令璚，皆左班殿直；曰令銁、曰令稻，皆右班殿直；七人亡；曰令祝，右内率府副率；曰令璨、令駥、令騰，皆左班殿直；曰令瑶；餘二人未名而夭。女六人，適康承益、李諒、李誼、薛恭之、管泳，並奉職，一早夭。孫男十一人：曰子禮，三班奉職，早夭；曰子珪、曰子愿、曰子思，皆右班殿直；曰子先、曰子行、曰子生、曰子徊、曰子珊，皆三班奉職；曰子告、曰子瑮，未官。孫女十五人。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爗煜榮王，❷克大其後。公實似之，忠孝兩有。帝錫之書，焕若星斗。惟其令名，❸没而不朽。

右侍禁妻王氏墓誌銘

君王氏，開封人。曾祖克恭，贈右監門衛大將軍。祖有度，文思副使。父仲簡，供備庫副使。母永康縣君趙氏。年二十，適右侍禁令頔。不逮事舅，事姑勤孝。侍禁出補外官，得監虢州玉城鎮。聞所治在深山窮谷間，❹民居户不滿百，而飲食服用皆無有。君勉侍禁以清白，泰然能安之。元祐七年八月甲戌卒，年二十有八。四男，皆未名，二女，長女與次男皆蚤卒。九年二月

❶「僡」，四庫本作「憓」。
❷「爗」，四庫本作「煜」。
❸「令」，原誤作「全」，今據四庫本改。
❹「間」，原誤作「問」，今據四庫本改。

己酉，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嬪於公族，柔惠静專。勉夫以正，維婦之賢。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皇族追封記　石記

皇族追封記

故魏王追封記

王諱□，英宗皇帝之第四子，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生五歲，仁宗賜名仲格，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英宗爲皇子，王從居慶寧宮。英宗即位，改賜今諱，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博州防禦使，封太寧郡公。進拜耀州觀察使，封鄠國公。治平元年，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二年南郊，加檢校太尉。神宗嗣位，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勝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與仲兄今徐王乞解官服英宗喪，下有司議，不許。英宗祔廟畢，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高密郡王。熙寧元年，出就外傅。南郊，加特進，賜功臣號「崇仁保運」。四年出閤，授保信、保静軍節度使，封嘉王。明堂，加開府儀同三司、功臣號「翊戴」。七年南郊，加功臣號「同德」。十年南郊，加功臣號「守正」。後罷功臣號。❶元豐二年，加賜公使錢歲八千緡。三年，拜司空，封曹王。今上踐阼，拜太保、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荆王，贊拜不

❶「罷」，原誤作「寵」，今據四庫本改。

名。五日一朝見於宮中，❶如見大長公主之儀。神宗祔廟畢，拜太傅，武寧、鎮海軍節度使。元祐元年，賜親賢宅以居，拜太尉，真定、江陵尹，成德、荆南節度使。王自熙寧訖於元豐，累請居外第，避東宮，神宗詔曰：「朕上承先帝，順事兩宮，顧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倫之愛？」終不許。至是懇請，今上不得已，乃許之。三年七月戊申，王薨於親賢宅西位之正寢，年三十有三。比及殯，二聖再臨喪，再輟朝，前五日，後一日。太常考行：「『守禮執義曰端，博聞多能曰獻。』請以端獻易王名。」九月甲寅，出殯於西門之外。王夫人王氏，封潭國。❷十男：孝哲，右驍衛大將軍，蚤卒，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孝詒、孝參、孝奕、孝騭，皆團練使；次蚤卒；孝忱、孝穎、孝愿，皆大將軍、團練使；孝永，大將軍。七女：長封永嘉郡主，❸六人幼。王生而秀嶷，長而穎異。端重明粹，孝敬悌順。伏膺儒學，賓禮宮僚。寬仁愛人，出於天性。在英宗時，神宗以長子主器，與徐王講學東宮，王以幼子日侍宮中。神宗既即政，上奉兩宮，下接二弟，怡怡愉愉，言必温，色必悦，賜玉帶、玉魚，以表異於群臣，天下稱孝友。王與徐王居東宮二十年，日奉朝請，問安兩宮。圓丘、明堂，五陪祼獻，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協心同德，❹蕃屏帝室，天下稱賢王。今上恭己守成，尊禮近屬。太皇太后齊家治國，内外肅穆。王正身潔己，慎静而謙，無毫髮之私，天下稱朝廷至公焉。元祐八年九月，

❶「朝」下，原有「如」，今據四庫本删。
❷「潭」，原作「渾」，今據四庫本改。
❸「主」，原誤作「王」，今據四庫本改。
❹「德」，原誤作「得」，今據四庫本改。

太皇太后崩，天子追惟先后季子之愛，❶哀王之蚤世薨落，將以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之喪，葬於永厚陵之北，❷命臣祖禹誌王之墓。臣承詔，既論次王之德行而銘之矣，有司謂當刻石以表神道，昭示後世，故又取其大略而書之。謹記。

故鄧國長公主追封記

神宗皇帝元豐五年正月乙酉，皇太妃朱氏生第八公主於宮寢。❸八年，今上即位，爲同母妹，封忻國長公主。生而温懿，既能言，即穎悟，性樂閒静，如老成人，天資孝愛。神宗崩，乳保初不使主知，主覺而固問，乃以實告。哀不自勝，至忘寢食，因感疾。十月辛未薨，❹年四歲。時皇太妃護神宗靈駕西行，聞訃，哀其聰哲而降年不永，追封鄧國。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祔於永厚陵。昔唐太宗晉陽公主五歲，克孝慧而蚤夭，太宗哀之。今鄧國四歲孺慕，繼以薨隕，加於晉陽一等矣。臣承詔序次本末，刻石以表於墓。謹記。

故蔡國長公主追封記

神宗皇帝元豐八年正月庚戌，後宮武美人生第九公主於禁中。今上即位，以皇妹封嘉國長公主。六歲慧悟，已能弄筆書畫，好錦繡女功之事。元祐五年正月壬辰

❶「季」，原誤作「李」，今據四庫本改。
❷「北」，原誤作「比」，今據四庫本改。
❸「寢」，四庫本作「邸」。
❹「辛」，原誤作「卒」，今據四庫本改。

薨，上輟視朝三日，追封蔡國，殯奉先資福禪院。九年二月己酉，從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之喪祔於永裕陵之西原。昔宣王考室，感熊羆虺蛇之夢，生男有室家君王之慶，生女無父母詒罹之意，以爲周德之隆。惟神宗誕受帝祉，天屬衆多。蔡國始生六年，幼有淑質，而未及成肅雍之美，助《召南》之化，豈非其命也？臣承詔，既爲銘而納諸壙，又刻石以表於墓。謹記。

皇族石記

右武衛大將軍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漳州刺史士鯁第三男，贈容州觀察使、普寧侯宗儒之曾孫，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仲盤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五年七月庚辰生，八年九月癸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贈感德軍節度使惠國敦孝公第三女墓記

贈感德軍節度使、惠國敦孝公仲越第三女，贈太師、信安僖簡王允寧之曾孫，贈太尉、韓榮思王宗謂之孫。母安定縣君楊氏。治平四年正月己巳生，元祐二年六月甲申卒，年二十有一。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侍禁女墓記

右侍禁士𥬠長女，❶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彥之曾孫，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仲寂之孫。母元氏。元祐二年五月丙寅生，明年七月丁巳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内率府副率子右班殿直士捧墓記

右内率府副率仲需子士捧，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開府儀同三司、郯王宗惠之孫。母張氏。元豐八年六月戊寅生，元祐元年三月賜名，授右班殿直。六年八月甲辰卒，始七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綴第三女，贈開府儀同三司、郯王宗惠之曾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奚之孫。母仁壽縣君馮氏。元豐七年七月乙卯生，元祐二年正月壬申卒，始四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子右班殿直士瑲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仲琨長子士瑲，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觀察

❶「𥬠」，原誤作「𥫱」，今據四庫本及本書卷四十五《永福縣君郭氏墓誌銘》改。

留後、東陽郡公宗辦之孫。母安福縣君沈氏。元祐元年六月戊申生，其年十一月賜名，授右班殿直，五年八月己亥卒，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沂州團練使子三班奉職子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沂州團練使令甄子子淳，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曾孫，密州觀察使世雄之孫。母孝義縣君蘇氏。熙寧十年十二月壬午生，元祐元年遇明堂賜名，授三班奉職。八年七月乙巳卒，年十七。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珥長女，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曾孫，金州觀察使仲微之孫。母曰永安縣君黄氏。元祐五年十二月戊午生，元祐七年七月丙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謁第二男，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曾孫，金州觀察使仲微之孫。母曰壽安縣君李氏。元豐三年四月壬寅生，元祐三年六月乙酉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遂州觀察使男墓記

遂州觀察使仲碩第六男，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孫。母曰遂寧郡君劉氏。元祐元年二月癸酉生，元祐三年十二月辛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宗漢之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曰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十月十六日生，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卒，年一十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❶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第三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遹之女，❷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吴國公宗絳之孫。母曹氏。元祐四年三月十八日生，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夭，年一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褒第二女，贈華州

❶「南」下，四庫本有「府」字。

❷「遹」，原誤作「適」，今據四庫本及本卷後《右監門率府率之女墓記》改。

觀察使、華陰侯宗鼎之曾孫，贈□□□□□□公之孫。母長安縣君張氏。元豐三年三月甲子生，元祐八年九月庚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密州觀察使之女墓記

密州觀察使世雄第十二女，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曾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孫。母同安郡君錢氏。元豐三年二月壬午生，元祐四年五月丙子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金吾衛大將軍漳州防禦使之女墓記

右金吾衛大將軍、漳州防禦使令瓊第三女，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曾孫，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魯國公世規之孫。母曰延安縣君李氏。熙寧三年十二月壬戌生，元祐五年十一月己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想之長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曰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十月丁巳生，元祐四年五月戊戌卒。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❶謹記。

❶「于」，四庫本無。

右監門率府率之女墓記❶

右監門率府率仲適第二女，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吴國公宗絳之孫。母曰曹氏。元祐四年三月己丑生，是年八月乙丑卒。九年二月己酉，葬于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女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想第四女，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符之孫。母秀容縣君劉氏。元豐八年十月庚辰生，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丙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於河南永安縣。謹記。

徐王第四男嘉州團練使贈感德軍節度使永國公墓記

皇叔徐王之第四子，嘉州團練使、贈感德軍節度使、永國公孝錫，仁宗皇帝之曾孫，英宗皇帝之孫。庶母高氏。元豐八年三月丙辰生，元祐二年八月乙未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徐王第八女墓記

皇叔徐王之第八女，仁宗皇帝之曾孫，英宗皇帝之孫。庶母高氏。元豐七年二月

❶ 按：墓主與本卷前《右監門率府率第三女墓記》之墓主父母、生卒、入葬時間均同，或係一人。

戊寅生，元祐元年八月己酉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男墓記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仲洙長男士虢，❶右班殿直、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孫。母郭氏。元祐四年九月戊寅生，五年八月壬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仲杵第五男士鷁，右班殿直、贈鎮江軍節度使、郇國公允誠之曾孫，贈静難軍節度使、追封新平郡王宗保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豐五年四月甲子生，元祐六年十一月丁未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欽州刺史子三班奉職子振墓記❷

右武衛大將軍、欽州刺史令穆子子振，保寧軍節度使、楚安僖公從言之曾孫，青州觀察使、北海侯世爽之孫。母樂壽縣君徐氏。熙寧四年五月壬辰生，遇明堂賜名，授三班借職，遷奉職。元祐六年十一月丁酉卒，年二十。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❶「士」，原誤作「十」，今據四庫本改。
❷「軍」下，原衍「將」字，今據四庫本删。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皇族石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六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第六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❶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祐二年九月丁丑生，四年七月丁酉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❷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第二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戭第二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六年正月乙亥生，其年九月辛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七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第七子，贈太尉兼中書令、濮安懿王之曾孫，贈

❶「尉」，四庫本作「師」。

❷「二」，原誤作「一」，今據四庫本改。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祐二年十二月丙午生，六年閏八月戊寅卒，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同州觀察使馮翊侯第十二子左班殿直令觀墓記

同州觀察使、馮翊侯世覃第十二子令觀，贈建安軍節度使、同安郡王惟正之曾孫，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從讜之孫。母壽安縣君夏氏。熙寧九年二月癸巳生，元豐三年遇同天節，賜名，授右班殿直。八年十二月甲子卒，始十歲。元祐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廉州團練使第三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廉州團練使令柯第三女，贈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曾孫，贈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陰郡公世長之孫。母清河縣君張氏。熙寧五年十月丁丑生，元祐二年四月壬午卒，年一十有六。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第十三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令夫第十三女，贈瀘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度之曾孫，贈蘄州防禦使、[1]蘄春侯世宏之孫。母長壽縣

[1]「蘄」，原誤作「靳」，今據四庫本改。下「蘄」字同。

君王氏。元祐七年四月辛酉生，明年十月癸酉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前皇城副使長女墓記

前皇城副使令耦長女，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曾孫，贈定國軍節度使、南康侯世綱之孫女。❶母長安縣君劉氏。元豐元年六月丙午生，元祐五年七月庚辰卒，年十三。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子右班殿直士侒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擴子士侒，❷相孝定王永弼之曾孫，司空、南陽郡王宗喬之孫。母夏氏。元祐二年十一月壬子生，其年遇興龍節，賜名，授右班殿直。五年六月甲寅卒，始四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子不矜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紘長子不矜，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曾孫，❸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仲烈之孫。母崇仁縣君高氏。元豐二年六月丙午生，元祐五年七月己丑卒，年十二。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❶「女」，四庫本無。
❷「仲擴」，原誤作「仰擴」，今據四庫本改。
❸「密」，原誤作「蜜」，今據四庫本改。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第五子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士岌第五子，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達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東陽郡公仲烈之孫。母壽安縣君李氏。元祐四年四月癸丑生，五年二月己未卒，始二歲。九年二月己酉，❶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恩州防禦使第十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恩州防禦使仲篪第十女，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郇國公允成之曾孫，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之孫。母同安縣君焦氏。元豐八年二月己丑生，元祐五年九月己卯卒，始六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第六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仲弓第六子，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郇國公允成之曾孫，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之孫。母嘉興縣君杜氏。元祐二年十月乙酉生，六年甲戌卒，❷始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❶「年」，原誤作「月」，今據四庫本改。
❷「年」下，四庫本有「□月」二字。

右監門衛大將軍第二子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肅第二子，❶贈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從贊之曾孫，贈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吴興侯世經之孫。母壽安縣君史氏。元豐八年七月乙卯生，元祐八年十月壬申卒，始九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府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第六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仲杵之第六子，曾祖郇國公允成，祖新平郡王宗保。母長壽縣君李氏。元祐四年九月甲戌生，十二月丙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二女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仲鋸之第二女，曾祖定王允良，祖左金吾衛大將軍、雄州防禦使宗藺。母崇德縣君魏氏。元祐二年十月癸卯生，明年閏十二月戊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長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仲僙之長女，曾祖永嘉郡王允迪，祖祁州防禦使宗粹。母賈氏。元祐五年九月庚辰生，七年三月己未卒，始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❶「肅」，四庫本作「簫」。

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二女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令瑲之第二女，曾祖贈同州觀察使、追封馮翊侯從讜，祖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榮國公世程。母福昌縣君李氏。元祐四年五月丙申生，五年七月甲戌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第四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篤之第四女，濮安懿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壽昌縣君李氏。元豐戊午九月丙申生，元祐七年四月辛未卒，年一十有五。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潤州觀察使第八男右班殿直墓記

潤州管内觀察使仲佺之第八子、右班殿直士騎，濮安懿王之曾孫，贈康王宗樸之孫。❶母安定郡君劉氏。元祐元年五月己未生。初賜名，授右班殿直。八年七月甲辰卒，僅八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潤州觀察使第十一女墓記

潤州管内觀察使仲佺之第十一女，曾祖濮安懿王，祖贈康王宗樸，母安定郡君劉

---

❶「樸」，原誤作「模」，今據四庫本改。

氏。元豐辛酉四月甲戌生，元祐七年六月甲寅卒，年一十有二。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潤州觀察使第十二女墓記

潤州管内觀察使仲佺之第十二女，濮安懿王之曾孫，贈康王宗樸之孫。母安定郡君劉氏。元豐辛酉十二月庚戌生，元祐六年閏八月甲申卒，年一十有一。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英州防禦使第八女墓記

英州防禦使令蘧之第八女，贈陳州觀察使、追封淮陽侯守約之曾孫，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北海郡公世静之孫。母劉氏，封德安縣君。元祐六年九月癸丑生，明年正月癸卯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州刺史第六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州刺史仲弗之第六子，曾祖郇國公允成，祖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宗仁。母永和縣君錢氏。元祐三年七月丁卯生，四年十二月乙丑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千牛衛將軍第三男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綫之第三子，曾祖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宗嚴，祖右屯衛大將軍仲商。母安福縣君吴氏。元豐七年九月戊

戊生，元祐五年七月癸未卒，年七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三班奉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坰之子子濟，字道卿。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曾孫，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世静之孫。母郭氏，永睦縣君。君七歲入小學，通《孝經》、《論語》，試升中學。十歲下筆成章句，十五通《尚書》，欲舉進士。會朝廷復詩賦科，君晝夜力學，至忘寢食。誦唐李程《日五色賦》，奮曰：「吾當如程取宰相。」供備庫使高士華一見奇之，❶愛其好學，許妻以女。未及娶，元祐七年六月戊辰卒，年十八歲。一男，襁褓。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男三班奉職墓記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課之子子琦，字君玉。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審之曾孫，安州觀察使世肱之孫。母長壽縣君杜氏，繼母建昌縣君彭氏。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始就學，《論語》、《孟子》、《孝經》，皆能説其義。爲文辭有思致，律令亦通大概，教官稱之。❷元祐三年四月己丑卒，年十有九。疾革，囑姚氏妹，使勉其父母以殺哀節哭，已乃自澡潔，衣朝服而逝。得其遺札，如所以語妹者，聞者哀之。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❶「使」上，四庫本有「副」字。

❷「稱」，原誤作「補」，今據四庫本改。

贈崇信軍節度使男右班殿直墓記

贈崇信軍節度使、譙國公世采之子令駥，英國公惟憲之曾孫，榮王從式之孫。母崇安縣君高氏。初賜名，補右班殿直。未娶。元祐五年七月戊辰卒，年二十有一。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將軍興州團練使第七女墓記

右武衛將軍、興州團練使仲旌之第七女，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彥之孫。母和順縣君郭氏。元豐八年三月辛酉生，元祐七年正月壬辰卒，年八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監門率府率長女墓記

右監門率府率士讚之長女，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彥之曾孫，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使仲集之孫。母鄭氏。元祐元年二月丁卯生，二年七月戊辰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長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團練使仲虢之長女，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彥之孫。母長壽縣君康氏。元祐二年八月庚寅生，四年四月辛丑朔卒，年三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使第九女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全州防禦使仲集之第九女，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宗彦之孫。母崇安縣君張氏。元祐三年十二月丙戌生，七年十一月乙未卒，年五歲。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左侍禁之男墓記

左侍禁、監蘇州鹽務令悟之男子蟠，❶贈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之曾孫，貴州防禦使世恬之孫。母曰張氏。年始九歲，元祐七年七月丙午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武衛大將軍興州團練使之男墓記

右武衛大將軍、興州團練使仲厥第五男，平江軍節度使兼侍中、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封濮王之曾孫，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之孫。母曰長樂縣君康氏。元祐六年六月壬寅生，元祐七年五月丁未卒。❷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達州防禦使之男墓記

達州防禦使仲理第十一男，平江軍節

❶「悟之」，四庫本作「寤」。
❷「元祐」，四庫本無。

度使兼侍中、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封濮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曰廣平郡君曹氏。元祐二年三月己卯生，元祐六年□月己酉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達州防禦使之男墓記

達州防禦使仲理第十二男，平江軍節度使兼侍中、汝南郡王謚安懿、贈太尉兼中書令、追封濮王之曾孫，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宗衮之孫。母曰廣平郡君曹氏。元祐三年三月癸酉生，元祐六年□月丁未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南陽郡王之女墓記

南陽郡王宗喬第五女，韓恭懿王元偓之曾孫，定王允弼之孫。❶母曰安定郡君魏氏。元豐六年二月庚午生，元祐五年八月丙午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右領軍衛將軍男墓記

右領軍衛將軍仲訒之男士遺，右班殿直、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之曾孫，蘇州觀察使、吳國公宗綘之孫。母賈氏。元豐八年八月壬午生，元祐元年七月

❶「允」，原誤作「元」，今據四庫本改。

丙寅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昭州防禦使女墓記

昭州防禦使仲玉第六女，贈太師、平陽郡王允升之曾孫，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宗悌之孫。母曰樂平郡君王氏。元豐七年十一月壬寅生，元祐三年十二月辛巳卒。九年二月己酉，葬河南永安縣。謹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手記

傅堯俞欽之。

蘇軾元祐五年正月乞召還。❶

蘇轍子由。

趙彦若元考。

司馬康公休。❷元祐三年十一月薦講官，❸除侍講。

王巖叟彦霖。

朱光廷公掞。

吴安詩傳正。

賈易明叔。元祐四年兩省同舉御史，除殿中。

劉安世器之。

吕陶元鈞。

吕大忠進伯。

吕大臨

張舜民芸叟。

李周純之。

楊國寶應之。元祐六年閏八月二十七日舉御史。

楊瓌寶器之。

謝卿材仲適。

游師雄景叔。

常安民希古。

王汾彦祖。

姚勔輝中。

❶「年」，原脱，今據四庫本補。按：本卷例同者原均闕「年」字，下均逕補，不出校。

❷「休」，原作「林」，今據四庫本改。

❸「十一月」，四庫本無。

張耒❶文潛。

晁補之无咎。

劉唐老壽臣。

廖正一明略。

郝闢之希孟。

吴立禮

張舉子厚。志趣高潔，詞學清贍，甲科登第。二十餘年，侍親終養，屏居不仕，❷安恬之節，❸臣實不如。

曾孝純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薦館閣。

孫賁

錢世雄元祐五年八月舉陞陟，時權進奏院、户部檢法官。

宋大章

樂京已卒。

丁騭公默。

吴師仁坦求。元祐五年四月一日舉三免講，❹乞擢用。前此十科舉講讀。

邵伯温子文。

杜敏求拙翁。元祐四年舉臺閣清要陞陟。❺

劉敦夫元祐四年舉著述科。

龔夬❻彦和。

馮如晦叔明。

馮山允南。❼

陳鵬圖南。

趙伋思誠。

---

❶「耒」，原誤作「來」，今據四庫本改。

❷「屏」，原誤作「平」，今據四庫本改。

❸「恬」，原誤作「怡」，今據四庫本改。

❹「舉」，四庫本無。

❺「陞」，原誤作「陛」，今據四庫本改。

❻「夬」，四庫本作「史」。按：本書卷二五有《薦龔史尚穎札子》。

❼「允」，原誤作「元」，今據四庫本及《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三《馮氏春秋通解》條、卷一九《馮允南集》條改。

張康國饒州教授改官。徐鐸榜及第，元祐七年薦學官。

章元弼蒙之子。公肅、紀常極稱其有文。元祐五年薦學官，七年再薦。

馬涓

朱紱

鄭倞

周行己師正叔。

秦觀能文。

程遵彥杭簽。子瞻極稱其才，云温公亦知之而口未嘗言。

蘇堅袞子。子瞻稱之如程。

韓純彥好學有文，申公嘗欲除館職。

侯臨

邵光子瞻稱之，已卒。

韓宗直公掞稱之。

王普

王當

李楚懷州人，能文。

范致明應制舉，能文。

范致虛元祐三年及第。文甚豪。

賀鑄班行，有文。

朱勃遜之。元祐六年閏八月二十七日，與公掞同舉御史。

王浹能詩賦。

杜常詩學。

王奎永興通判回，方識。久在陝西，言邊事甚詳。云元祐二年秋，❶西人數十萬點集，半年方起，至鎮戎城下，五日而去。本無意入寇，乃梁乙逋欲姑以此舉觀人情也。❷三家共一駝載乾粮，人甚

❶「云」，四庫本作「言」。

❷「乙逋」，四庫本作「沁布」。本條下同。「姑」，原誤作「慕」，今據四庫本改。

苦之。既無所得，自後未易點集。❶梁乙逋更以恩結人心，❷又欲立功以服國人。❸年方三十二。祐六。❹涇原之寇，先殺烽子，故無斥候，❺邊吏亦不知。六年六月三日，鎮戎之役，官吏聚城中不出，❻並聽張之練節制，帥臣無所施爲。李由頤云：乙逋保護嗣子，乃夏之伊、霍。觀其所爲，無篡奪之形。

趙竦平吕梁百步洪之險。❼元祐七年舉公私俱便。善治財賦。

樂舉

李潛元祐六年舉臺閣、清要。

張瓛

游冠卿

雍鈞

蘇嘉元祐七年舉陞擢清要。

石嗣慶

李格潛子。❽子敦極稱之。

孫諤元祐七年舉臺閣。

陳沂元祐七年舉陞擢。

楊宗惠敦夫。

劉處厚敦夫。唐夫極稱之。

趙令畤潁叢。子瞻字之曰德麟，作《字説》，併書來盛稱之，云已薦館閣。宗室。❾

宇文邦彦

傅耆

---

❶「集」，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梁」，四庫本無。
❸「又」，原誤作「人」，今據四庫本改。
❹「祐六」，四庫本無。按：疑有脱文，當補作「元祐六年」。
❺「候」，四庫本作「堠」。
❻「吏」，四庫本作「軍」。
❼「百步洪」，原誤作「洪百文」，今據四庫本及《宋史》卷九六《河渠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五「哲宗紹聖四年夏四月丁亥」條改。
❽「子」，四庫本作「之」。
❾「宗室」，四庫本無。

楊皋
王涣之
張東元祐八年舉著述。
商倚
劉羲仲
尹材處初。元祐四年舉獻納科。❶
張雲卿伯紀。元祐八年薦學官。
陳師錫伯脩。
秦觀少游。
陳軒元輿。坡舉自代。
孔武仲彦常。
應昭緯
蘇昞
周尹❷正孺。卒。
李由頤養正。
朱光裔公遠。
陳元直叔正。❸
陳元紘
張重子威。
吴儔
陳瓘瑩中。
李百禄祐父。
榮輯子雍。❹元祐八年薦學官。
陳恢
宋匪躬履中。
宋景年退叔。
家彬中孺。元祐六年舉臺閣。
石景略

❶「科」下，四庫本有「卒」字。

❷「周」，原誤作「用」，今據四庫本改。按：《安岳集》卷九有《和眉守周尹正孺端公春游醴泉》，本書卷二有《送周正孺知梓州》，當即此人。

❸「叔正」，原誤作「漲止」，今據四庫本改。

❹「雍」，原誤作「榮」，今據四庫本及《山谷集》卷二八《題蔡致君家廟堂碑》改。

蔡肇天啓。元祐六年舉臺閣。
李格非
李徹擇之。
韓宗質
王寔仲弓。
王寧幼安。
徐鐸振父。
游酢元祐五年舉著述科。
田述古明之。
李豸方叔。
張庭堅廣安人。盛僑司業稱之。
李純中師中弟。李徹言：正叔嘗責堯夫不與換官。
鮮于綽大受。
祝康法家。
孫覽傳師。
程之才
程之元德孺。❶
程之邵懿父。
高士英子容。
范子奇中濟。
劉昱晦叔。
喬執中希聖。
謝綬喬云。論議似從二程。❷淮南發運司。
趙屼景仁。元祐五年十月，與兩省同薦御史。
范純禮夷叟。夕舉自代。❸
趙澤元祐四年，兩省同舉御史。
郭晙已卒。
劉當時叔鄭。
富紹庭德先。

❶「孺」，原誤作「儒」，今據四庫本改。按：《施注蘇詩》卷二四《送表弟程六知楚州》題注曰「之元字德孺第六即楚州也」。
❷「二」，原誤作「仁」，今據四庫本改。
❸「夕」，四庫本無。

田子諒
丁綖邃翁。
陳陔
孫安永弟。長社宰，宣德有能政。
蘇京
羅適
張升卿與張宗諤同以茶法勒停。
文勛
徐君平久從荆公學，當國時不隨，子由稱其文字。
李曼修儒。有吏才。元祐六年薦獻納。
宇文昌齡伯修。
安鼎元祐四年兩省同舉御史。
趙君錫無愧。
鄭穆閎中。元祐五年正月備經筵。
鄭雍公肅。元祐五年正月備經筵。
李栝元祐五年知洋州回，始識。
石亘

毛漸知高郵軍，復三十六堰。
朱京
楊畏子安。
傅傳師傳正弟。原明稱之。
李君卿考課第一，未獎。
張安上能吏也。
劉渙公濟。元祐五年七月薦博士。
李傳同上薦。
張景仁同上薦。晁無咎稱之。除教授。
張咸元祐五年七月乞免舉應制。
司馬槱元祐五年八月舉賢良。
謝良佐公掞、正叔皆稱之。元祐六年舉著述。
暢大隱
虞策元祐五年十月，與兩省同舉御史，自湖南運判除監察。
裴綸元祐五年除御史，辭不就。
郭知章

陳祥道用之。精禮學。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劄，乞行其所進《禮書》。❶元祐七年四月二日又薦，乞復爲禮官。

豐稷澤夫。

彭汝礪器資。

潘興嗣

晁説之作《揚雄别傳》，有史才。又六薦著述科。

李常同年。襲弟。廷珍稱其文與李傳相上下。❷

吴儀傳正侄。極稱其文。

許奉世堯夫薦經行，特就殿試。注《孝經》。

扈充元祐六年舉陞擢清要。

鮮于之武元祐六年舉臺閣清要。元祐七年十二月舉宫教。❸

周鍔廉彦。

許彦處中。元祐七年舉臺閣。

司馬庭直孺。

王任叔重。元祐七年舉著述。

李晰邛人，❹能文。元祐八年薦學官。

晁將之元祐八年薦學官。

孫勰元祐八年薦學官。❺

劉達❻焦蹈榜第二人。

李瑺紀常稱其能文。

虞芮喬希聖舉賢良，極稱之。

王誼

王發劉器之舉賢良。子瞻稱其文。

舒焕

吴默

太史范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❶「禮」，原誤作「札」，今據四庫本改。下「禮」字同。

❷「稱」，原誤作「極」，今據四庫本改。

❸「元」、「年十二」，原闕，今據四庫本補。「元祐七年」至「宫教」，四庫本在下「許彦」條末。

❹「邛」，原誤作「卭」，今據四庫本改。

❺「官」，四庫本作「舉」。

❻「達」，四庫本作「逵」。

附録

附録一　傳記

一、《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傳》（元）脱脱等撰（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七八年）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宫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宫，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

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睹儉則儉，睹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于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

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吕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

中，使異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于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

吴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

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

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于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禄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禄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

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

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静，恭己以臨之，虚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

忽有旨召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于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

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

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

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别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藴，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二、《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一九《范直講祖禹傳》（實録）（宋）杜大珪（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摹真手鈔本，一九六八年）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别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父百之，太常博士。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授試校書郎，知資州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坐考别試所文卷犯仁宗藩邸諱，降遠小差遣。編修《君臣事迹》所奏留，遷著作佐郎。官制行，易宣德郎。光得請宫祠居洛，詔以其屬自隨。七年，書成，光因上章稱薦，除秘書省正字。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以此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服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

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而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不所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時吕公著爲左丞，祖禹引嫌力辭，改著作郎，充修《神宗皇帝實録》檢討官，遂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言：「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睹奢則奢，睹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若崇儉樸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故祖禹上又言君子之于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上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

時以夏暑罷講，祖禹又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陛下今日學與不

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也。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慕之，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以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録院修撰。

宰臣蔡確得罪，分司南京，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夫用刑寧失於寬，不可失之于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現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奸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相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伏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日之患。」諫官言宰相范純仁營救蔡確，乞行罷免，祖禹上言：「議者責純仁政事之失，固宜罷免。當確爲相時，純仁流落在外，不聞受確私恩。純仁之進，本不由確。朝廷有大誅賞，亦容大臣各出所見議論，難以責其盡同也。」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

朝廷遣户部郎中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

用出入之數，祖禹上言：「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自安。欲乞自諸路凡有告乏，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户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已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户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疏奏，不報。

時方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深州之費，❶回大河使歸故道。左相吕大防主其議。祖禹又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士大夫亦以爲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偉希合執政，敢肆大言，欺罔朝廷，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水夫欲官興河役，猶邊臣欲生邊事，監官利於功賞俸給，胥吏利於官物得以爲奸，豪民利於貴售稍草，瀕河之民利於聚衆營爲。凡言回河之利者率此輩，非爲國家計也。」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及就職，又言：「臣所領工房，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

俄聞禁中覓乳媪事，祖禹上疏力勸上進德愛身，又上疏勸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直。既而太皇太后命宰臣吕大防諭祖

❶「深」上，據附録三當有「移」字。

禹以外議皆虛傳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從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言事於未然，則誠爲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爲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實録》書成，轉一官，充國史院修撰，改禮部侍郎，遂進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國史院事，又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充官制所編修官。

太皇太后登遐，上親覽庶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議洶洶，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與夫小人之情狀，反覆激切，冀以感動上意。章累上不報。因請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陝州。

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録》詆斥先帝，又附會司馬光變更熙豐法，及妄論乳媪離間兩宮事。初得舉亳州明道宫，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昭州别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崇寧間列名黨籍。宣和八年，追復徽猷閣待制。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子沖、温。

三、《東都事略》卷七七《范祖禹傳》（宋）王稱（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一九八七年）

祖禹字淳父，祖鍇，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舉進士爲校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凡十五年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篡次淹久，致其沈淪，而祖禹安怡静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

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以不爲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復其故常，容皃衣服無異于行路之人，豈人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無服也。祔廟後即吉才經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期服可也。

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爲左丞，祖禹以婿嫌，改著作佐郎，爲實録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向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睹奢則奢，睹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樸以輔養皇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宴，故祖禹上疏言君子之于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哲宗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即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録院修撰。

蔡確既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

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於寬，不可失之于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奸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對，勸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相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日所患」。❶

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爲「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

俄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哲宗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勸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后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當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于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于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則誠

❶「曰」，原誤作「習」，據他書范祖禹傳及本書卷十五《辨邪正》劄子改。

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虚語以爲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改禮部侍郎，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國史院事，又爲翰林學士。

宣仁登遐，哲宗親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論汹汹，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之理，與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以感動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

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録》以爲詆斥先帝，又以祖禹爲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媪事以爲離間兩宫，初提舉明道宫，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别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

初，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子沖、温。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宗社，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爲臣而歸，非有仁者之勇疇能爾哉？夫學以古今成敗爲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爲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爲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

附録二　提要題跋

一、《汪文定集》卷九《題范太史集》（宋）汪應辰（清鈔本）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於卷末。

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三《范正獻公文集序》（宋）魏了翁（《四部叢刊初編》，商務印書館景宋本，民國八年）

國朝自祖宗以來，嵩高豐水之積，暨于數世，風氣開達，人物鍾萃。至昭陵之盛，希聖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爲時用。其砥柱熙寧、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都三范出焉。蜀公、榮公，植立光顯，既各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見，氣質夙成。婿于吕正獻公，客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矧如富文忠、

程正公親炙之，❶呂原明、劉道元諸公則共學焉。今之人以科舉之文嘩世希寵，幸而有獲，則計日月以爲功，十五年間欲爲何等官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速所不暇計，兹其志爲何。始令龍水，見諸咏歌，固已芳潤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逮泰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鑑》上之兩宫，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遴賢以求天命，正始以絶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真，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淪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番休迭上，故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又小人易入而不可摇。君子守道，必得時而後動；小人放利，寧斃國而不慼。故君子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講豫慮而不得人行，小人僥倖嘗試而必如欲。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於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儻庶幾世道之補云。

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范太史集》

（宋）陳振孫（徐小鑾、顧美華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翰林學士成都

❶「忠」，原誤作「思」，今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范祖禹淳甫撰。

四、《文獻通考》卷二三六《經籍》（元）馬端臨（中華書局影印，一九八六年）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録》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一個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微時只胡亂寫去。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

五、《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集部》

（明）曹學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翰林學士范祖禹淳夫撰。鎮從孫也。

六、《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集部·別集類》（清）永瑢等（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六五年）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録。其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秘閣借閱，因爲摘録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與《宋史·藝文志》卷目相符，蓋猶當時舊帙也。祖禹平生論諫不下數十萬言。其在邇英守經據正，號講官第一。史稱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深

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惟其中論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謂分祭之禮，自漢以來不能舉行。又謂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尤未易行。同時蘇軾等據周禮以分祭爲是，而祖禹與顧臨堅持之，後卒從祖禹之議。蓋其君習于宴安，而議者遂爲遷就之論，誠不免於賢者之過。然其大端伉直，持論切當，要自無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當時以賈誼、陸贄比之，良出庶幾云。

七、《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十《集部·别集類》（清）瞿鏞（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舊鈔本。

宋范祖禹撰，無序跋。凡詩三卷，表、狀、劄子九卷，奏議十四卷，進故事一卷，翰林詞草六卷，啓狀一卷，賦、論、策問一卷，記、序、銘、書、傳一卷，青詞、祭告文、哀詞、誄文一卷，墓誌、神道碑銘七卷，皇族墓誌銘八卷，皇族追封記、石記一卷，手記一卷。手記皆書元祐間一時名人，蓋記其所知者以待薦剡也。是集世有兩本，明程篁墩從秘閣鈔得，摘録刊行，僅十八卷，此爲足本，與陳氏《書録》、《宋史·藝文志》合。卷首有樂意軒吴氏藏書朱記。

八、《儀顧堂題跋》卷一一《范太史集跋》（清）陸心源（《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二，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九〇年）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宋范祖禹撰，張立人手抄本，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

十三字，凡遇「仁宗」、「英宗」、「神宗」、「明肅慈聖文母太皇太后」、「皇帝」，及「二聖」、「累朝」、「陛下」字皆空一格，「煦」字注「哲宗舊名」，「佶」字注「徽宗御名」，蓋從宋本傳録者。卷一至卷三詩，卷四至卷六表、狀、劄子，卷七至卷十二表、狀，附笏記，卷十三至卷二十六奏議，卷二十至三十三翰林詞草，附樂語，卷三十四啓狀，卷三十五賦、論、策問，卷三十六序、記、銘、書、傳，卷三十七青詞、祭告文、哀詞、誄文，卷三十八至四十四墓誌、神道碑銘，卷四十五至五十三皇族墓誌，卷五十四皇族石記，卷五十五手記。手記者，記當時人材，或但記姓名，或略叙其官秩，或評論其行誼，蓋當時夾袋之儲以備推薦者，爲文集創格。是集宋以後未見刊本。立人名位，何義門門人，字學褚河南，精圓透逸，酷似義門，自始至終數十萬言，無一字訛奪，尤爲難得，誠善本也。

九、《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集部》（清）丁丙（《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二，中華書局影印本，一九九〇年）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舊鈔本。

宋范祖禹撰。公文章剴切明暢，集中所上《喪服疏》、《進德愛身疏》、《保護聖躬疏》言甚切直，其忠君愛國之念，溢於言表。所著表狀中内有五卷是代文潞公、富韓公、韓康公所作，言詞明暢。朱子云：「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其推重如此焉。考陳録皆作五十五卷，與此本合。

十、《嘉業堂藏書志》卷四《集部》（清）繆荃孫等（吴格整理點校，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范太史文集鈔》十八卷，舊鈔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蜀人。范鎮之從孫。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爲學士，坐黨論貶死。《宋史》附范鎮傳。全集五十五卷，現在尚存。此本一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秘閣借閲摘録刊行，擿藻堂復從之鈔出，鈔校均精，然非完本也。收藏有「擿藻堂圖書記」朱文、「平陽季氏之章」白文兩方印，「休寧汪季青藏書記」朱文大方印，「汪氏柯庭校正圖書記」白文長方印。（繆稿）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陳新
本册責任編委　李暢然

